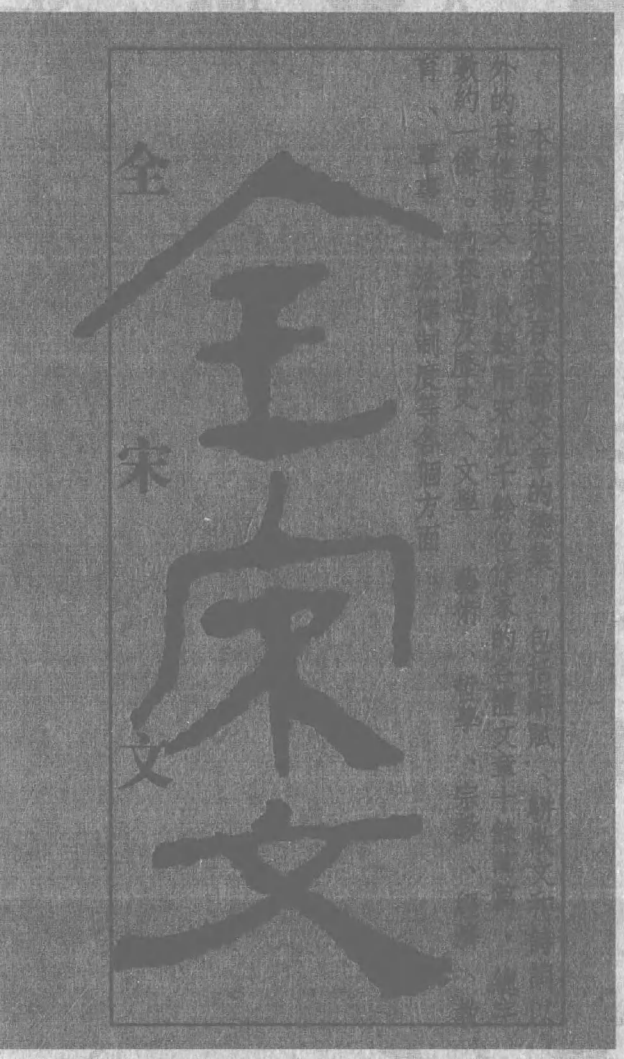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八八册



第二八八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六五三七

黄　榦　一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一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四……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五……四
與李敬子司直書　六……四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七……六
與李敬子司直書　八……六
與李敬子司直書　九……七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〇……八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一……九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二……九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三……一九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四……一八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五……一八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六……一七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七……一七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八……一六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九……一五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〇……一五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一……一四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二……一四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三……一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四……一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五……一一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六……一〇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七……一〇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八……九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九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〇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一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四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五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六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七

全宋文卷六五三八

黃　榦　一三

復楊知縣通老 一 一九
復楊知縣通老 二 二〇
復楊知縣通老 三 二一
復楊知縣通老 四 二一
復江西漕楊通老 二二
復楊知縣通老 二二
復楊知縣通老 二三
復楊知縣通老 二三
復楊知縣通老 二四

復劉師文寶學……三二
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三四
復蘆子陳監酒……三五
與嘉興鍾知府書……三六
與或人……三七
復輔漢卿主管書……三九
上江西運使書……四〇
復李仲詩淮西帥……四一
復交代王寺丞……四四
復李軍使書……四五
黄　榦　一四
與劉晦伯侍郎書……四六
與胡總卿書……四七
與蔡總郎書……四八
復豐宅之淮西帥……五〇

與胡伯量書 一……五二
與胡伯量書 二……五三
與胡伯量書 三……五四
與胡伯量書 四……五四
與胡伯量書 五……五五
與胡伯量書 六……五五
與胡伯量書 七……五六
與胡伯量書 八……五七
與胡伯量書 九……五七
復胡伯量書 一……五八
復胡伯量書 二……五八
復胡伯量書 三……五九
與胡伯履西園書……六〇
復胡叔器書……六〇
復葉味道書 一……六一
復葉味道書 二……六三

復葉味道書　三……六四
復李公晦書　一……六五
復李公晦書　二……六六
復李公晦書　三……六六
與某人書……六七
全宋文卷六五四〇
黄　幹　一五
與鄭成叔書　一……六九
與鄭成叔書　二……七〇
與鄭成叔書　三……七〇
與鄭成叔書　四……七一
與鄭成叔書　五……七一
與鄭成叔書　六……七二
與鄭成叔書　七……七三
與鄭成叔書　八……七三
與鄭成叔書　九……七四

與鄭成叔書　一〇……七五
與鄭成叔書　一一……七五
與鄭成叔書　一二……七七
與鄭成叔書　一三……七八
與鄭成叔書　一四……七八
與鄭成叔書　一五……七九
與鄭成叔書　一六……七九
與鄭成叔書　一七……八〇
與鄭成叔書　一八……八一
與鄭成叔書　一九……八一
與鄭成叔書　二〇……八二
與鄭成叔書　二一……八二
與鄭成叔書　二二……八三
與鄭成叔書　二三……八三
與鄭成叔書　二四……八四
與鄭成叔書　二五……八四

與鄭成叔書　二六……八五
與鄭成叔書　二七……八五
與鄭成叔書　二八……八六
與鄭成叔書　二九……八七
與鄭成叔書　三〇……八七
與鄭某書……八八

全宋文卷六五四一

黃榦　一六

與李侍郎夢聞書　一……八九
與李侍郎夢聞書　二……九一
與李侍郎夢聞書　三……九二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九四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二……九五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三……九七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四……九八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五……九九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六……一〇〇
全宋文卷六五四二
黄　榦　一七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七……一〇四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八……一〇五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九……一〇六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〇……一一〇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一……一一三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二……一一七
別幅……一一八
舉李夢聞書　一……一一八
舉李夢聞書　二……一二〇
全宋文卷六五四三
黄　榦　一八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一……一二〇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二……一二二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三……一二三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四……一二四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一……一二六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二……一二八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三……一二八
辭再知安慶府……一三〇
復林正卿……一三一
與潘謙之　一……一三三
與潘謙之　二……一三三
與潘謙之　三……一三四
與潘謙之　四……一三四
與潘謙之　五……一三五
答潘謙之　一……一三五
答潘謙之　二……一三六
全宋文卷六五四四
黄　榦　一九……一三八
復楊志仁書　一……一三八

復楊志仁書　二……一三八
復楊志仁書　三……一三九
與楊志仁書　四……一四〇
與楊志仁書　五……一四〇
與楊志仁書　六……一四一
與楊志仁書　七……一四二
與楊志仁書　八……一四三
與楊志仁書　九……一四五
與楊志仁書　一〇……一四五
與楊志仁書　一一……一四六
與楊志仁書　一二……一四七
復甘吉甫　一……一四七
復甘吉甫　二……一四八
復甘吉甫　三……一五〇
復甘吉甫　四……一五〇
復甘吉甫　五……一五二

復甘吉甫　六……一五三
復甘吉甫　七……一五四
復甘吉甫　八……一五四

全宋文卷六五四五

黄　榦　二〇

與閩縣學諸友……一五五
與林宗魯司業　一……一五六
與林宗魯司業　二……一五八
與林宗魯司業　三……一五八
與黄去私書……一六〇
復余道夫書　一……一六〇
復余道夫書　二……一六一
與孫居敬提刑……一六二
與江陵吴帥賓客張生簡……一六二
答林公度　一……一六三
答林公度　二……一六五

答林公度 三……一六五
答林公度 四……一六六
答林公度 五……一六六
答林公度 六……一六七
答林公度 七……一六八
答林公度 八……一六九
答林公度 九……一六九
答林公度 一〇……一七〇
答林公度 一一……一七〇
答林公度 一二……一七一

全宋文卷六五四六

黄幹 二一
復陳師復監簿……一七二
復陳師復寺丞 一……一七三
復陳師復寺丞 二……一七四
復陳師復寺丞 三……一七五

復陳師復寺丞　四……一七七
復陳師復寺丞　五……一七七
復陳師復寺丞　六……一七九
與真景元直院　一……一八〇
與真景元直院　二……一八〇
與孫行之正字……一八一
復趙蹈中寺丞……一八二
與李子復書……一八三
與趙省倉……一八四
答陳泰之書　一……一八五
答陳泰之書　二……一八六
答陳泰之書　三……一八六
答陳泰之書　四……一八七

全宋文卷六五四七

黄　榦　二二
與李貫之兵部書　一……一八八

與李貫之兵部書　二……一八九
與李貫之兵部書　三……一九一
復李貫之兵部　一……一九二
復李貫之兵部　二……一九四
復李貫之兵部　三……一九五
答林季亨書……一九六
答林子至書　一……一九八
答林子至書　二……一九八
答鄭子立書……一九九
答鄭子羽書　一……二〇〇
答鄭子羽書　二……二〇一
與吴伯豐……二〇一
答王幼觀……二〇二
答董叔重之子書……二〇三

全宋文卷六五四八

黄　榦　二三

與陳子華書……二〇四
復王幼學書……二〇五
復鄒俊甫書……二〇七
復王主簿……二〇七
復黄會卿……二〇八
復黄清卿……二〇九
復薛希賢書……二一〇
答余瞻之　一……二一〇
答余瞻之　二……二一一
復饒伯輿　一……二一二
復饒伯輿　二……二一四
復饒伯輿　三……二一五
復饒伯輿　四……二一五
復趙立夫……二一六
復林自知……二一六
與張敬父書　一……二一七

與張敬父書　二……二一八
復李隨甫書……二一九
答梁寧翁書……二一〇

全宋文卷六五四九

黃　榦　二四
復李汝明書　一……二一二
復李汝明書　二……二一三
復李汝明書　三……二一三
與曾文仲魯仲　一……二一四
與曾文仲魯仲　二……二一四
與葉雲叟書　一……二一五
與葉雲叟書　二……二一五
與葉雲叟書　三……二一六
與葉雲叟書　四……二一六
與葉雲叟書　五……二一七
答或人……二一七

答黄伯新……二三〇
回考亭諸丈劄子……二三一
與楊德淵書……二三一
荆南與吴宣撫乞罷置櫃事……二三二
與宇文宣撫言荆襄事體……二三三
與宇文宣撫畫一六事……二三五
論建寧社倉利病書……二三七
代胡總領論保伍書……二三八
回總郎言築城事書……二四一
覆李心傳論易書……二四三
回漕司行下放寄莊……二四三

全宋文卷六五五〇

黄　榦　二五

通兩浙趙漕啓……二四四
通提領所董主管啓……二四五
通提領所豐提屬啓……二四六

通嘉興知府啓……二四七
謝兩浙漕司送錢啓……二四七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啓……二四八
回崇德吴尉啓……二四九
通屬官啓……二五〇
通孟主管啓……二五〇
通程主管啓……二五一
謝兩浙詹漕薦啓……二五三
通江陵府教授啓……二五四
回臨川陳主學啓……二五四
謝江西王提舉薦啓……二五五
謝撫州陳守薦啓……二五六
謝江西胡漕薦啓……二五七
謝江西章提舉薦啓……二五八
賀福建章漕啓……二五九
通江西提刑啓一……二六〇

通江西提刑啓　二……二六〇
通江西王安撫啓……二六一
謝史丞相啓……二六二
通淮西李帥啓……二六三
通淮西錢漕啓……二六四
通安豐郭守啓……二六五
通江東柴漕啓……二六六
謝史丞相……二六六
賀劉尚書仲則……二六七
代劉氏女嫁鄭氏婚書……二六八
大兒娶舅氏女婚書……二六八
仲子娶潘氏女婚書……二六九
季子娶趙氏婚書……二六九
長女嫁高氏婚書……二七〇
叔女嫁陳氏婚書……二七〇
代朱氏娶李氏婚書……二七〇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疏……二七一
全宋文卷六五五一
黄　榦　二六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二七二
送徐居父歸永嘉序……二七三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二七四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二七五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二七六
與郭德元序……二七八
輔仁録序……二七八
久要録序……二八〇
黄西坡文集序……二八〇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二八一
書蔡西山家書……二八二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二八三
書晦菴先生正本大學……二八四

跋三衢毛氏增韻……一二八四
跋方耕道書……一二八五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一二八五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一二八六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一二八六
書襲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録……一二八七
跋南康胡氏鄉約……一二八七
書晦菴先生語録……一二八八
書東萊吕先生寄李文簡手帖……一二八九
書晦菴先生家禮……一二八九
跋陳履道先墳菴額大字……一二九〇
跋陳履道辯誣卷……一二九一
跋陳履道烝嘗田約……一二九一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一二九二
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一二九二
書陳密學守城録……一二九三

書龜山楊先生帖……二九四
書趙華文行狀……二九四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二九五
葉雲叟子名序……二九六
趙季仁二子字序……二九六
林子至子字序……二九七
林良夫三子字序……二九八
李維志字序……二九八

全宋文卷六五五二

黄　榦　二七

臨川郡學講義……三〇〇
隆興府東湖書院講義……三〇二
新淦縣學講義……三〇三
竹林精舍祠堂講義……三〇八
安慶郡學講義……三〇九
南康白鹿書院講義……三一五

全宋文卷六五五三

黄　榦　二八

漢陽軍學講義……三一七

全宋文卷六五五四

黄　榦　二九

大學經一章解……三三五

大學章句疏義……三三八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三四〇

繫辭傳解二章……三四三

中庸總論……三四六

中庸續説……三四九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説……三五〇

五常五行太極説三條……三五二

孟子説三條……三五三

讀左氏傳雜説三條……三五五

敬説……三五六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黄子洪……三五七
全宋文卷六五五五
黄　榦　三〇
催科辯……三五九
不從宇文辟辯……三六一
除喪辯……三六二
易説……三六四
西銘説……三六五
雨暘寒煖風説……三六六
金木水火土説……三六六
記丁卯揲卦解……三六七
戒殺記……三六七
時務策問……三六八
疑難策問……三七一
全宋文卷六五五六
黄　榦　三一

楊恭老敬義堂記……三七六
鄭次山怡閣記……三七七
劉正之遂初堂記……三七九
家恭伯重齋記……三八〇
郭聖予瑞蓮堂記……三八一
林正卿龍門菴記……三八一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三八二
平江府和靜尹先生祠堂記……三八四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絜矩堂記……三八五
吉州永新縣學記……三八七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三八八

全宋文卷六五五七

黄　榦　三二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三九〇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三九一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三九三

李德進毋自欺齋記……三九四
陳師復仰止堂記……三九五
家本仲無欲齋記……三九六
李兵部祠堂記……三九八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記……三九九
曾氏樂斯菴記……四〇〇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記……四〇一
安慶府修城題名碑……四〇二
石門酒器五銘……四〇三
磨銘……四〇三
醡床銘……四〇四
陶器銘……四〇四
燒器銘……四〇四
升銘……四〇四

全宋文卷六五五八

黄　榦　三三

貢士林君丕顯行狀……四〇五
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狀……四〇七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四一一
處士唐君煥文行狀……四一四
處士潘君立之行狀……四一六
太恭人李氏行狀……四一七
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狀……四一九
貢士黄君仲玉行狀……四二一
太安人林氏行狀……四二三

全宋文卷六五五九

黄　榦　三四
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四二六

全宋文卷六六〇

黄　榦　三五
鄭處士墓誌銘……四五六
方夫人墓誌銘……四五八

吴夫人墓誌銘……四六〇
林端仲墓誌銘……四六二
黄仲脩墓誌銘……四六三
篤孝傅公墓誌銘……四六四
董縣尉墓誌銘……四六六
周舜弼墓誌銘……四六八
吴節推墓誌銘……四七〇

全宋文卷六五六一

黄　榦　三六

知果州李兵部墓誌銘……四七三
林存齋墓誌銘……四七八
郭夫人墓誌銘……四七九
楊料院墓誌銘……四八一
李知縣墓誌銘……四八三
族叔處士墓誌銘……四八六
林處士墓誌銘……四八七

朱夫人墓表……四八八
仲兄知縣墓表……四九〇

全宋文卷六五六二

黄　榦　三七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四九三
濂溪周先生……四九三
二程先生……四九四
建安游先生……四九四
新安朱先生……四九四
祭臨江劉静春先生文……四九五
祭丁復之文……四九六
祭林丕顯文……四九七
祭晦菴朱先生文……四九八
又祭晦菴朱先生文……四九九
辭晦菴朱先生几筵祭文……五〇〇
晦菴先生小祥祭文……五〇一

祭趙舜和文……五〇一
祭任舶并女兄文……五〇二
祭范伯崇文……五〇二
祭陳寅伯文……五〇三
祭朱文之文……五〇三
祭徐子宜文……五〇四
祭高應朝文……五〇五
祭劉正之文……五〇五
祭王子正文……五〇六
祭曾光祖文……五〇七
祭楊通老文……五〇七
祭安慶項教授母文……五〇八
祭李貫之文……五〇八
祭林存齋文……五〇九
祭李守約文……五一〇
祭陳監場文……五一一

祭潘立之文……五一一
祭趙婿文……五一二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文……五一二
辭晦菴先生墓文……五一三
祭某人文……五一四
代祭林黄中侍郎文……五一五
祭章翼之運使文……五一五
安慶祈晴青詞……五一六
栗山書社祭神文……五一六
閩縣學謁先聖文……五一七
荆南代吴安撫禱雨文……五一七
臨川謁社稷文……五一八
臨川謁縣學文……五一八
臨川謁城隍文……五一八
臨川謁顔魯公祠文……五一九
臨川謁晏元獻祠文……五一九

臨川祭龍潭文……五一九
新淦謁縣學文……五二〇
新淦謁城隍文……五二〇
建康謁府學文……五二一
建康謁城隍文……五二一
安慶府祭諸廟文……五二一
日記式……五二二
桃符……五二三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五二三
新淦鼓門……五二三
中門……五二三
軟門……五二四
客位門……五二四
獄門……五二四
無訟堂……五二四
自公堂……五二四

漢陽譙門……五二四
漢廣堂……五二五
法雲寺寓舍……五二五

全宋文卷六五三七

黄　榦　二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

榦只得僕僕入京，爲調官計，漕幕之請全無來歷，大抵皆出於豐公之意。臨別猶有不忍相捨之狀，其拳拳於胡公之意厚矣，非所以相爲謀也。承見教《明德章》，更平心將諸處説明德參考，如「克明俊德」以至於「光被四表」、「懋昭大德」、「自昭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予懷明德」之類，看兩個「明」字作如何説，與今《大學》是同是別，又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明之實是如何。讀書只據見成文義看過，都無所疑，恐亦不是小小病痛，更望與諸兄審之。今有疑義，更無扣問處，只得依見本看，但恐終無味也。此事未易言，相聚時只説閑話，過了都不曾得攻擊也。《西銘》今看了三十年來，血脉文理終不能得通貫，近因道間與黄伯新商量，方覺有歸着，異日須作一段説破，録以請教也。所疑虚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先生亦將虚靈不昧

言德，德即理也。余、胡諸兄皆有此疑，更須見得不相悖處乃佳。榦差遣定後更相度尋一相聚，非紙筆所能盡述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

榦自南昌行至上饒，忽動家山之興，慨然南轅，意欲且留家，間遣人求一差遣。及抵家，米價大貴，家間典質已竭，只得且解囊中以濟其乏，而急走中都，求見次以濟之。方思賢者山居之樂，苦節而無求於人，真長策也。《大學》首章，舊説以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爲明德，今解以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爲言，故鄙意欲合内外而言之，亦似有理。今既無所考正，姑守今説爲得其本，異日出見更商量也。榦求静處而未可得，秋凉或走見，不知可遂此願否。《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

榦以是月三日交賤事，縣道敗壞之甚，其勞又倍於臨川。獄訟更不堪。開眼財賦赤立，亦只得判身判命，硬着脊梁擔負前去，更兩三月後當亦少定。所可喜者，無臨川奔走臺府之勞，可以終日坐曹耳。得徐兄肯來，甚濟事，亦更少得一兩人同理會事，不知東湖有可那得一人否。要得仙鄉，或九

江、或西□人乃佳〔一〕。蓋質實耐辛苦，且是甘吉父職事，要一人主之也。此最急者，望留意，旬日內得之爲佳。茂欽運幹煩致意，未及拜狀。趙簿爲此間謝公所持官會事，計使似亦疑之，更望同茂欽力爲言其決無此事也〔二〕。《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西」下原作墨丁，四庫本補「湖」字。

〔二〕原注：「新淦。」

與李敬子司直書 四

趙簿竟不免，小小得喪亦何足道，然世事可歎者，未易言也。榦交事已半月矣，又以其衰老之身日與頑民爲鬬，何益於事，而徒費心力，深可歎也。黃兄且留在書院，一兩月後試之以事，自有以處之也。胡伯量得近訊否？余國秀得書未及報，且爲致意。本縣縣丞王其姓者，特一畏懦之人耳，昨以憲使差慮囚，遂以權縣爲詞，乃蒙憲使對移豐城簿，欲煩一言，得其復職，幸甚。丞乃鄉人，亦無一日之雅，特以同官之誼，不忍其至此，又不敢爲白之憲使，望爲宛轉，幸甚。恐憲使未欲便改，則姑遲旬日亦不妨也。望與茂欽兄同爲致力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五

榦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却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却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爲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却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脱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虚度歲月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六

榦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横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爲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録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交絶，不出

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爲人，何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咈。外間傳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悵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游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録兄平日尤寬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一〕，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録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爲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天資：原作墨丁，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七

榦自別後，又得漕使書縷縷，甚感贊助之意。但凡所主意，無非以寬恤爲念，此吾儒分内事。但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也。職田之狀，想已爲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榦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安其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力，今得其如

此，甚以爲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望契兄爲袖以達漕與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游談爲幸。姚君用提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此則可矣。況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邪。顓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八

榦受納裝綱，百役俱起，夜以繼日，無頃刻寧，苦不敢辭，白日真可惜。又苦目昏，如此役役，良可笑也。計使每得書，憂民之志甚切，但精力不逮，殊可念，惟司直有以助之爲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九

榦聞旆從同計使巡歷，想必經此，又得承教爲幸，亦誠不可不一至章貢南安也。他悉容面言少禀。昨所招敢死軍十戰死八九，所存者一二耳。州郡所至，不加存恤，緩急何以使人？有胡以迪者經由此，欲赴漕臺陳詞，得爲行下，照李帥元行下支給請受，免使流離道路爲幸。國家財物，其他妄用，以充苞苴、供飲宴，都不計較，至於執干戈衛社稷之人，却偏去減削，殆不可曉。又有臨川寨兵

黃斌事體一同，并望介念。姚幹已書滿考，夾尖竟不可得，亦可念也，不知更可爲一言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〇

昨遣輔孫往候計使安否，想已至。今日又得其遞中叔姪兩書，力以姻事爲言，殊可念也。不須如此過慮，然荷其意厚，且念其病中心事如此懸懸，且略許之，亦無甚利害，但不知其病勢果何如。蓋老者不知吾人閑居自有可樂，而必欲見之行事，是以若此焦勞。今已上休致之章，若病勢向安，不妨高卧丘園，涵泳理義，又何必須是及物，然後有以自見邪？幹裝綱受租，更五日可畢事，已遣輔孫求檄禀議，并求一檄差新喻林丞來權縣。蓋王丞與公太熟，質弱多徇人情，恐大家得肆憾於百姓耳。三月上旬必可拜見也。姚君用提幹必欲得一紙合行之想可到鄉中，後進如斯人者殊不易得。方後生時，但見其俊爽，今乃能折節以問學爲事，深可愛重也。更幸琢磨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一

榦昨拜書令小兒呈納，今附胡叔器行。甚欲一見漕使，以林丞未來，不敢輕以邑事付人。王丞與豪家太熟，小民被害，不便也。謝公爲一邑之巨蠹，熟思之，此一段事不可不力贊計使行之，乃一邑生靈之福。榦若動足，此老必作怪，是乃榦貽禍於此邑之人也。平南安賊易，去此老難，豺狼當道，豈可不掃除之邪？樂山鄭安曾復其小小者耳。本邑苗米額管六萬二千石，除二千石不可催，實管六萬石。每年起綱及馬穀共管六萬三千石，軍用五千石，縣用六千石，此已是七萬四千石米矣；又要貼水脚錢二萬貫、春衣一萬貫、半年版帳二萬，共五萬貫。皆是將苗米折價，須二萬五千苗方折得許多錢，如此乃是十萬石苗矣。故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縣計方足。江西一路皆然，不但此邑爲然也。自此老倚恃豪强，只欲見星交量，則縣道何以取辦？以是諸豪皆爲援例，而縣道之敗實由於此。今歲諸豪聽命，皆依縣例，而此老毅然不納，已具公狀申諸司矣。榦在此尚可，脫則繼今以往愈恣橫，莫敢誰何矣。榦若爲南安之行，則不可不速治之，以寬一邑百姓之憂。若不爲南安之行，則勢不容與之兩立也。聞張元德在彼亦熟知其曲折，千萬留意，乃一邑之望；不但一邑之幸，一路豪强聞之，亦當震懾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二

榦本縣綱運已裝足，甚欲一見計使，只候林丞至便就道，更煩急往促此來。恐州郡未必肯令來，則榦亦難動。蓋一邑頑民日夜磨牙，追其幹人斷治之，便覆出爲惡也。前日偶賤體不安，民畏之如虎，同心拱手聽命，是何世界如此！不若趁計使在此，了此公終是不悛，爲一邑之害，民畏之如虎，同心拱府便投詞論擾百姓；及出假後，追其幹人斷治之事，一邑生氣，不是細事也。榦之所以不敢輕動，誠不忍百姓失所恃也。若去此害，其他小小者亦自知戒，然後得放心也。楊漕此來未曾有所按治，反覺風采不如楊子直。不若以此爲第一義，今録去大槩，更以所聞參訂助之，爲此一舉，亦一快事也。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三

榦录录於此，方喜安跡，數日前忽聞有改差監六部門之命，昨日部中人來，乃拜省劄。衰晚何以辱廟堂簡拔之意，只是合有窮分。又復搬家，寄寓臨川，且單騎一往。彼中俸薄，何以支吾？抱關擊柝，既無重責，亦無多事，却可養痾矣。然老矣何日而已邪！令人氣悶也。更有少事，得劉晦伯、

朱敬之諸公書，皆令不須候代，然輕棄民社而去，又似不安。山野之人不知典故，輕去則爲躁進，遲去則爲偃蹇，二者皆不可。今以公狀就漕臺申審，欲煩契兄袖見漕使，想亦有此樣例。當如何，得漕司行下，可不可皆可藉手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四

同官王丞以急班改乞免差考試，前書已及之，今左守亦爲致懇於漕使，想亦必送僉廳。幕中之事，契兄能爲一言，則事無不濟。人非高舉遠引，不屑世故，則寸進之念，人誰無之？今必欲拂人之情，使之無故拘牽而不得遂其所欲，且人以親老爲詞，又何忍阻人顯親之至情邪？恐見運管陳丈諸同幕，力爲言之，幸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五

聞袁、吉皆盛傳富家藏楮之説，人情爲之騷動，聞趙漕使亦主之。或云朝廷行下，皆未見的實。果有是説，則莫若且自十貫稅錢以上人户使之收藏，若一二貫稅錢人家全無所有，豈可困之邪？相見在即，他不暇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聞從人暫出章貢，想今已歸。聞以官券事行，此事亦誠難措置。虜中官會謂之鈔，舊直八百足，今只得百七十省，其狼狽又甚於吾國也。其所以出師連年屢敗者，亦以錢幣不行，軍士乏食之故，則此一項事亦誠關利害也。北方弒逆之後，盜賊四起，淮北道梗不通，非百十人不可行。榷場北客絶少，兩使不至，此其事可想也。此間最可慮，全無措置，若萬一有警，不惟不能戰，亦不可守；不惟不可守，亦不可逃。蓋處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一望二三百里方見山。其習俗勇悍，御得其道，無非精兵，御失其道，無非劇賊。向者憚於一行，蓋恐其全不可爲；及至此，究其本末，又困於不得有爲，束手坐視，甚難言也。到此已兩月，亦覺軍民豪傑翕然歸心，卒有緩急，只得旋收拾爲用耳。邦君有福人，全不見有憂慮意，亦可服也。此間事大略如此。兩子來此，却得終日監守讀書，老懶却未得工夫讀書，每日與群豪相追逐，亦頗爲酒所害，但嗽疾却有向安意也。向來遠游之興如何？葉味道、潘子善次第來相訪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安豐。」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七

承聞已解臺幕之印，且得歸山中，陶然自樂。世間愚人方且自爲議論，自爲軒輊，亦可憐也。但安豐之約既不諧，金陵諸司所在，想未必肯出。若過儀真，閑行一番，乃以微服見過，爲旬月之款，亦不惡也。榦之蹤跡想不甚知其詳。緣其人太庸凡、太鄙賤，不可相處。此亦不欲露不和之跡，只是彼此以貌相承而已。初亦不知彼乃日夜相譖訴於李仲詩之前，至於相回避，以臺諫脅之。仲詩甚憚之，遂有乞移倅之請，所以取悦於臺諫，而又以慰彼之心也。然其心又不能自安，遂密以其相傾陷之意白廟堂，所以榦既改除，而彼亦罷黜也。仲詩爲邊帥，而憚一太守，至於詰曲如此，後乃屢遣人來相謝，且自解。榦亦未嘗有他，以倅易倅，何不可之有？初未知曲折如此，遂留儀真月餘，以書懇相識乞奉祠。未幾臺評既下，亦只得且往金陵，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然彼所以相陷傾之意亦有説。有李明兄弟三四人，皆豪勇之士，榦甚愛之，數與往來。忽有告其兄欲結集人過淮取壽州者，郭守以爲奇貨，謂榦實使之，遣人相聞。榦知其必無此事，遂親出捕之，得其兄弟兩人送獄，乃是一士人徐師點者爲首謀，假太守之命以始李氏之兄弟也。徐師點却是與太守最厚善，嘗以壽州人欲獻城告太守，太守答以待寫書與廟堂，恐有可乘之機。徐得此語，遂以紿鄉人，以爲太守奉朝廷之意而爲此事也。李明之兄李顯以告李明，李明却之，而其事始敗露。既以一行人送獄，乃日夜拷掠李氏兄弟，使之誣

毀，以脱徐生之罪。榦知其故，遂移書仲詩，取一行人赴帥司根勘。郭君以此大恐，遂有回避之請，尚力争，以爲乃李明之罪，而欲嫁禍於榦，亦可見其愚也。出來仕宦便有此等事，既一家未有飯喫，而於義亦有未決然不可仕者，只得且隱忍於此，爲禄仕而已。若真要行志，則無處可頓身也〔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金陵。」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八

伯量兄來，具知爲況之詳。昨但疑未欲遽出，以疾爲辭，今乃知果嘗愈和，幸已平復，不勝慰喜。新除，去就想已有定論。昨嘗囑吴勝之乞賢者入幕，庶得一水相望，可以承教。渠初甚以爲然，不知竟何如耳。榦年事益莫，未能引去，良可愧怍。郡事甚簡，民訟絶少，但性好興作，自不能安静耳。正以無朋友講習爲苦，忽桑、胡、譚三兄偕來，黄伯新亦繼至，得以朝夕講貫，此天授，非人力也。已相約編《禮書·王朝禮》十篇，仍日温《論語集注》，以相磨切。十年之間，吏役紛紛，不意今日忽復有此，每相對，則深恨賢者之不來也。春夏之交不雨，靡神不舉，略無雨意，勢大可憂。大抵以江爲界，凡江北諸郡無不旱者，沿江亦然。北方兵革不休，妖厲之氣侵淫至此。朝論但欲平静，第

恐非我之所能必。邊防未嘗不講，而未有一之足恃。也。此間亦議築城，總、漕兩司深以爲然，但主張小未合，朝廷亦未報行。守土之臣捨是未有先焉者也〔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漢陽。」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一九

朋友得書，或云赴新任，或云不赴，皆不得端的。世事愈覺費力，皆不可曉解。榦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今歲大旱，無以爲百姓，亟發郡帑，收糴米麥，出糶貧民。目今境内幸不至貴糴，但頗以此得罪於漕司。目今施行之間，相咈處多，制司亦不相樂，只得急遣碎累先歸，置一身於此，以與之爲敵，歲終再力請祠，當必可得。若遂此志，則當有承教之幸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〇

適方知已辦臨川之行，亦勢不容已。吾人出處何常，惟義之從耳。同行甚佳，候到縣却相度

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漢陽歸途。」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一

王臨川最勤而敏，士友多稱道之，千萬爲之調護，使得展布。聞其欲丐祠而去，亦可惜也。臨川鄉民極頑，非上司庇之，不惟邑宰之不幸，抑亦鄉民之不幸也。至禱至禱。《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二

榦歸三山已月餘，一去鄉井，幾二十年，訪舊半爲鬼矣，存者莫識其面也。百事悉置之度外。近得小寺屋，在城中最幽靜處，眼界甚佳，見葺治居之。端坐六七年，則無此身矣。歸來亦苦人事之多，不得一意觀書，但於心事日求寡過矣。李貫之素疑其弱，忽奮然抗論而去，東南之士愧死矣。儒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朝廷又能容之，皆盛事也。昨得其書云，尚留九江半年，果否？欲一見之，私居

難動，自此恐爲永訣矣〔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三山。」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三

榦以被命日久，又有促行之旨，既不能力辭，只得早到官，所宜措置，以爲固圉之計。所欲請教者非一，既不能久俟，旦夕當以書求誨益也。榦過豫章，見陳巡檢名毅者，亦西班之奇士，陳凱、趙八之徒莫能及也。頗有相從之意，不知尊兄以爲其人何如？能廉乎？能不欺乎？能忠於所事乎？其他本事，隨其所長，皆有用處，且得根本正當，則不誤人耳。榦欲遣人招之，决於尊兄之一言，望見教，就宰處借一人至南康，相追爲幸。今日之事，人才爲急也。偶又與陳子實同官，甚幸。其人苦硬可喜，尊兄知之否？其人之詳何如，併幸示教。勢不能伺候，自此相望不遠，常得拜狀〔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安慶道中。」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四

閑居想甚適，知識時勢，自應若是，惟有仰羨而已。貫之既留，伯量復歸，想追隨於山南山北，其樂不可量也。榦不能固窮，又復一出，業已至此，只得安之。安慶雖淮郡，民俗最頑，頗費料理。又郡無城壁，累政以土惡不可築。不容但已，到此首興此役，請於朝廷乞錢米，不報，止得自爲之。邦人以爲是，亦有捐金相助者。度費百萬緡，亦不暇計有無，一面興築，以是終日無少暇。朋友亦有十數人在此，亦不暇講習，真一俗吏也。到此五日，便聞浮光之警，今虜退已兩月矣。朝廷亦屢有大舉之說，然施行皆未有可人意者。豐宅之意尤銳，要之無本領、無古今，只是杜撰，何以集事？得其書云，欲屈契兄入機幕，不知肯和此險韻否？若能同貫之一來此游山亦佳。肯來，當遣人奉迎也〔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安慶。」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五

爲貧試郡，落在塵埃筆楚中，望諸兄如蓬萊中人。不謂清流尚顧俗吏，千里遠訪，聞之洒然，真

如執熱之濯清風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六

茲承改帙佐郡之命，在賢者不必多賀，朝廷公論益明，茲可慶也。榦已再上丐閑之請，一以避辭小受大之嫌，二以避峻急掊克之政。年事浸晚，筋力益衰，亦欲求閑耳。本留濂溪，以熱甚蚊多，遂遷太乙觀，俟得請，却過山南也。承教有期，預以爲喜。《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七

榦以九月一日抵家，因得杜門絶人事，遂其堅僻，以度餘生。過臨川，見朋友講學頗盛，殊可喜，此契兄往者守官善誘之力也。國秀兄近況如何？往者不能迂道見之，此老久病，恐終不復相見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八

榦屏居粗遣，惟是雖脱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爲懼。鄉閭朋友絶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篤，因與之歸此。留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爲佳〔一〕。老來但覺切己務内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款語也〔二〕。《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佳：原作「桂」，據四庫本改。

〔二〕原注：「三山。」

與李敬子司直書　二九

長沙之行，想已有定論。一出一處，於義皆未有害，世俗之論亦有不足恤者，要以即於吾心之所安耳。朋友相聚想如常。此間會府却遠，不逮江之東西也。亦以進取之途頗利，故不忍捨之而從事於

寂寞也。榦還家已踰一年，只是杜門教子、温習故書而已。嗽疾復作，亦不復問醫，聽之而已。邦人得簡夫之來，不勝其快。蓋前日樂土已變爲愁歎之鄉矣；亦豈否泰相乘，故得賢侯辱臨之耶？南康黄史君亦是吾鄉之善類，必能繼陳寺丞之善政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〇

聞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閑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榦閑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孥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爲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置，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閑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間取得《禮書》來，内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榦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爲《禮書》所編皆不及，今當更子細看過，若可繕寫，即尋朋友在官者寄去抄録，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搉，其次是無錢可雇人抄寫，及供給朋友檢閲，甚以爲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爲之多方抄化得裹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竟亦難。若伯量來訪，俟其歸，榦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亦可爲旬日之集。榦若措置得家事定

叠，此間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一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之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榦頃於曾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己意，望相與訂正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二

元思報果州兄之病，令人驚惱，爲之奈何！此數日亦有可生之意否？天未昌斯文，乃使吾輩困厄病患；亦未終喪斯文，則決亦未使之止此也。得諸兄朝夕在其側，莫大之幸。榦拘縻於此，不得一往，但有終日憂歎而已。西泝之行且宜遲之，今且遣兵士六輩往備使令，更看其病勢如何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一〕原注：「安豐。」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三

榦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帥囑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四

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孥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官，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閑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爲立祠，遂爲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爲題數語，以見其爲人，庶幾祠可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一〕。

〔一〕原注：「三山。」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五

榦屏居如常，人事絶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并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爲其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凡也。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真護法大神也。先師没，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陳師復已爲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爲祠乃僧所立，未免爲着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六

余國秀兄已爲古人，今其家如何？子弟如何？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

無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榷，當不爲無益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

與李敬子司直書　三七

昨迂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況之祥，尤以爲慰。且承有訪戴之興，一動亦非易事，況筋力亦豈得與曩者并邪？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間老稚如失怙恃也。榦終日杜門，每月一竭府主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揜字本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留之一相見亦

佳。此間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寞。岳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魯書意向甚正〔一〕。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爲不亡矣。近讀《中庸》，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二〕，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内方外都未説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湖中者一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爲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爲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説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静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爲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以及於此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又見《黄氏日鈔》卷四〇。

〔一〕「魯」上原作墨丁，四庫本妄補一「諱」字。清抄本作「仲」。按疑當作「師」字，師魯，饒魯字也，魯嘗從黄榦學。

〔二〕先：原作「元」，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全宋文卷六五三八

黄　榦　一三

復楊知縣通老　楫　一

榦录录如昨，無足道者。課入粗辦，免追逮之擾，皆庇之及。鄰庫兼職，亦以俸入之薄，藉以相助。又適正官物故，新官未行，擾擾特甚，然亦幸可支吾。來諭所謂盡心者，誠當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夫子以是爲爲政之法，思之誠有味也。陳膚仲尚留婺女，云春間方歸。彼亦幸而外除耳，若果留中，今亦不免矣。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静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楊志仁同令姪在彼，可以相伴，頃聞其歸興甚濃，瑣細不可無朋友相貼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復楊知縣通老　二

榦汩没如昨，無足道者。庫中夏月絶無事，乃以鄰庫不容辭，雖已有正官，年少不更事，頗費料理。所幸人情無它，可以相處，但所惜者如此日力，顧用之於猥瑣，爲可恨耳。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志仁能留彼相處，尤非易得，若其决去，則實未有人可相從也。先師日遠，大義日微，每竊嘆悼。朋友過此者多往往不能久留，相與痛相規切，爲之奈何！榦去冬已一考，度滿罷之日，契丈尚未美解，當决意求爲旬月之款。近謙之亦來此，尚往來都下，渠亦甚有走求見之意。得永嘉徐居父書，亦欲此來，即往拜見，亦未知果何如也。令兄因書煩致意。敬義記當述師説以答尊命，此便甚亟，不能敬承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復楊知縣通老　三

榦行李以午後次郡城，首謁江户，相約來早見太守，又須逗留一日而後可離也。深念聚合之難，終日作惡。稍自遣者，以契丈得志，仁兄朝夕相聚，又令孫頗謹厚警敏，又邑事井井有條，人被實

惠，上下相孚，無它掣肘，此足以慰朋友遠別之情耳。以爲憂，而吾輩乃爲之戚戚，亦足見其疏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四。

復楊知縣通老　四

榦猥賤苟遣，無足道者。雜居庸保，以販鬻爲業，責任甚輕，真爲貧所宜處。歲且小稔，米價甚平，俸入雖薄，可以無飢，如是足矣。但無朋友之益，無講習之功，良以爲懼。旬日間忽天台永嘉一二友人來訪，且志仁、景孫繼至，因得紬繹舊聞，茅塞旋除，然亦可暫而已。竊聞德政所加，人吏相孚，財賦既可辦，則撫字乃優爲者。學道愛人之效，豈真所謂僞也哉！志仁立志堅苦，窮理不苟，友朋中所難得。景孫篤實，可與共學，但恨不能久留，亦恐契丈望其歸，不敢久留之也。膚仲此來志氣甚鈍，初勉其注一小近倅，或再注幹官，不以爲然，今遠次，豈易待耶，舜和遂爲古人，極可傷念。少壯者不可保如此，益使人凜然，恐無復有卒業之日矣。近事想聞之，又似一變。吾人但當堅守此志，死生無二，命義可畏，甚於鼎鑊，不可回互，反爲異己者所笑也，如何？《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四。

復江西漕楊通老　楫

榦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采之輿論，皆以爲凡所施行，最爲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爲都運國博今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繫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爲有德之君子，自績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爲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爲一己之長也。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爲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爲，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榦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爲任，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册，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榦爲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間去一贓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

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矣，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榦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忠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忠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送，人之冤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斫一墳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强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爲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爲强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爲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訟，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便追人，若便送獄，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榦日夜有不恤緯之憂也。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爲樂歲，朝廷既不和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筭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贏餘委州縣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户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糶；旁郡凶歉，亦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運，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爲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爲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者又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爲規

程，學生必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勤怠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爲世用，此其爲益大矣。今之爲運使者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者，大相遼絶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斡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牓以戒告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戒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三者并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託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並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者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膽，必有破其説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爲置場椿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兑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共議論也。此數事既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父處於内，有李國録、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斡所以不敢自外而輒進狂言也。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復劉師文寶學　甲

榦八月下旬自金陵，邸吏遞至台翰并奏藁各一通，捧讀驚愕，莫知所自。未及修謝，忽被漢陽之命，已而督促就道，水陸奔馳，凡兩月方達漢陽，遂成稽緩，不勝恐悚。榦，閩之鄙人也，稟資庸陋，亡以瘉人。先君以儒素起家，至紹興御史，以清節爲世所推重，不肖諸孤恪守先訓，罔敢失墜。既冠，聞晦菴先生以聖賢之學誨後進，摳衣從之，始獲粗知治心修身之本末。家素窮空，孥累猥衆，迨至中年，偶得一官，奔走州縣，亦不過爲斗升之計，而推其所聞於父師者而見之行事耳。然以狷狹之資，不能同流合汙，以自媚於世，故其得罪於人者常多。然亦有察其愚直，以爲粗有足取，薦之於朝者凡數人。然非鄉曲之舊知，則州縣之屬吏，獨端明汪公嘗三見薦於未嘗識面之日。顧閩浙之相去，壤地相接，是必有爲之遊談者。惟閣下在西蜀數千里之外，自代之章乃首及於閩嶠州縣之一小吏，以閣下之氣節德業，視當世之士固未肯多遜，而海内英俊亦豈無足以當論薦者，而顧求之於世所擯棄之人，此其所以驚愕而莫知所自也。非榦之才有以異於人，閣下之識見亦非流俗之所能窺測也。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以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顧以衰賤無用之人，而乃獨蒙大君子之知遇如此，則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亦不敢不痛自勉勵也。榦之鄉慕閣下聲名非一日之積，而未得遂侍坐函丈之願。丙寅之夏，從官於江陵幕府，是時

邊事方興，議論之間落落難合。閣下去江陵方數月，幕府之故吏猶在，間有相問勞者，必曰使子遇前帥劉公，必將志同氣合而無間也，榦猶莫能悟其所以言者。已而徧考前日之所施行，但見吏畏而民安，事修而用足，與其所親見者大異，然後歎其命之窮，而所遭之不偶也。孰謂十年之後，復蒙知遇之厚乃如此耶？然雖蒙閣下之知遇如此，而榦之年已六十有三矣，去函丈又二千餘里。榦以職守所拘，無由致其身於大君子之側，以慰其生平願見之心，則亦有咨嗟太息而已。望閣下而不得見，榦之衰老又如此，則所恃以見其區區之情素者，一紙之書耳，又何敢以無謂之寒暄、不情之稱頌而仰瀆執事者之聽耶？故敢併述其愚，以求教誨於左右。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耻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此無他，義理不明而人心不正也，閣下其何道以革之耶？中夜以思，心焉如割，尚冀台慈痛爲當路者言之。榦衰病日侵，所望者閣下召還，當得拜迎舟次也。有晦菴所爲先君子墓誌一篇，敬録呈。黨蒙爲跋數語以光泉壤，幸甚。榦近有亂道兩篇，併納呈，言雖不文，然亦足以激流俗而明道統也，併望有以教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

榦竊謂天下之吏自一命之微，皆以所聞自達於其上，惟犒賞諸庫爲不然。蓋是庫之設創於貴將楊公，而主之者不過卒伍之長，及其歸□朝廷也，亦視之無足爲輕重，而武弁之貪黷、貴游之躁進者居焉〔一〕。是二人者，人之所共惡，而□亦自輕其身，不以惡爲耻也。十數年吏多闕□，士之公勤廉敏有志事功者亦往往就之以□斗升之禄。然以其例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故亦甘心畏懦蓄縮，以苟歲月，其獲免於□□已足矣，而況欲求有以自達乎？榦也缺四字之一吏耳，是亦應畏懦蓄縮，以苟缺五字也。因使者之來，乃欲有以缺八字獨其方冠知學，蓋嘗有缺九字也既無因以自見狷缺十字區區之淺識力耕缺十一字而老及之矣，乃以一介之賤吏獲隸於賢使者按臨之下，此而不言，是終已不得舒憤懣於斯世也。雖然，大言之則非其職之所宜，淺言之則委瑣不足以瀆使者之聽。如榦之職，所謂釀數百斛酒、辦數千緡錢，雖世之庸賈亦能之，以使者之賢明，必不至使下吏不得以盡其職。榦之職瑣瑣而不足以瀆使者之聽也，小者不足言，而大者復不敢言，姑以賤職之所及而有關於國家之大體者爲閣下言之。榦聞之，生民之命，社稷之安危實繫焉。京畿之民，尤所恃以屏翰王室，而不可不加恤焉者也。今也轍環四方，而未有饑窮困苦如浙西之民者焉。姑以二事驗之。石門酒課舊額五六萬緡常有餘，今也歲解一萬常不足。界自若也，拍户自若也，而解錢不足者，民户減於昔，産業減於昔，則因沽酒之

少而可以知户口之少也。石門酒庫以灰和糟，歲以糠而食者肩相摩也，無錢而求糟以食者常相半焉。上，二三大臣所以寬恤民力者無所不至，而京畿之國之命在於百姓，百姓之重莫急於京畿，今乃虚耗貧困一至於此，是豈不深可憫者乎？幹少從先生長者遊，語及江右人物，未嘗不以先大丞相爲稱首。恭惟某官憂國愛民之意、謀王斷國之論，得諸家傳，而藹然著於縉紳之間。主上軫念京畿之小民，而付之以將輸之寄，此固百姓之所懸命焉者也。《皇皇者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釋之者曰：「周，徧也，言使者之詢訪無所不徧也。」幹以一介么麽之賤吏，其去民爲最近，得周旋里閭，覽觀風俗，而有聞焉，故敢不避僭越之誅，輒陳愚瞽，以助詢訪之萬一，伏惟少垂察焉。若夫賑恤之策、經理之方，非少知治體不足以知此，惟閣下詳擇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一〕貴：原缺，據清抄本補。

復蘆子陳監酒

幹講聞盛名甚久，每以未得參識爲恨，忽沐台翰之辱，縷縷滿幅，如對面款，非吾臭味，何以至

此，感尉無量。榦冒昧此來，以二百餘指無以自活之故，鄉兄才名如許，何故亦屑居此職？犒嘗諸庫乃楊存中所私置，不缺八字居之，後雖以歸朝廷，亦視之缺七字西二班通差，非老耄無所歸缺七字貴游有所覬，則貪吝有所慕缺七字此榦自以爲失計，而不知足下缺六字吾人要須無處不可居，無事不缺六字不然則腐儒而已。承諭曲折，乃缺六字不知榦旦夕即獲譴去矣。然區區缺五字爲足下言者，一則不可説我是官缺五字尊大不屑細務，二則便將庫務作缺五字不知有提領，但知酒要好，要賣得缺五字錢到庫一毫不至於吾心自不足缺五字而然也。如此，則庫務無不可爲，而其缺四字類推矣。若必以爲仕宦當有樂處職缺四字處則亦日見敗壞而已。榦之自處只缺四字廉易安、以勤易飽而已。承足下相問缺四字輒及之，幸毋見誚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與嘉興鍾知府書

榦昨已拜違，不欲造謁，留此數日，以俟□□，至而耳目所接，有不能自已於中者缺四字冒昧之嫌，欲不言，胸中怵惕，不能自缺四字次不能自决者，蓋有日矣，尋復自念缺四字此爲世之庸暗飾非者設也。竊惟某缺四字正，莅事公勤，方國論紛紜之日，而獨缺四字帶之士人固服執事之平，方羣賢交缺四字獨能無所附麗，人莫不稱執事之正缺四字已服人矣，政事之長不易縷數，五鼓缺四字旰而退，可謂勤矣。二三黠吏罪惡貫缺四字惡而治之，可謂斷矣。其賢如此，而缺五字毫之未察，是豈可

以不爲之一言缺五字言之。夫勤則事無不理，而有不理缺五字無不畏，而有不畏之吏者，執事缺六字寓居旅舍，有孫世謹者以訟事缺六字暇與之語也。但見其天明則拂缺六字蹙頞而歸，父母妻子終夜戚戚缺六字而問之，則曰：某投牒四十餘日，缺六字吏不爲之呈，日僦食於主人，且缺六字則事之曲直未可知也，而已費缺六字之誅求不預焉。幹固無暇問缺七字怪其胡爲濡滯之至此也，以缺七字見抑如此，而況於貧賤之小民乎？以幹之所睹者如此，況其所不見者乎？則幹深惜明公之勤斷，而事反不理、吏反不懼也，是以冒昧言之。幹之來自都城也，於交遊間皆云，執事行即召還矣，豈此胥者平日自有所憚，而今乃有五日京兆之意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四。

與或人

讎耻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爲腥羶，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間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耻，率以牽制而不敢發。某官誠不顧羣議，斷然必爲，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爾。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衄，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爲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爲不智，不告則爲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

一旦有事，又不肯力言其弊，更張振刷，而各自懷私，恒慱因循〔一〕，偷取爵秩，爲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爲害又有甚於始者，此榦所以深爲憂也。榦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爲夷狄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凜凜，若不可以終日。入江西之竟，則不復知其爲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事者。入浙東之竟，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如太平之時。而采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駭者，此榦前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今淮荆襄如彼，而内地乃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以閣下特賜垂問，榦而不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非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下不信人耳。」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譽□□後世乎？豈不欲上無愧於祖父，而下以垂□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閣下何患而不從；今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閣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閣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榦自荆襄往來，薛、吴二宣撫間見，其所請之事無一不從，閣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禄保位，自不肯言爾。《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四。

〔一〕「各自懷私恒慱」、「循」七字原缺，據傅校補。

復輔漢卿主管書

昨所諭性無善惡，心有善惡，榦以爲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復明且備也。更望垂教。《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五

上江西運使書

居於其職而不知其事之曲直者，不知也；知其事之曲直而不爲之處其當者，不仁也；受人特達之知而無以報之者，不忠也；報之不以其道而陷人於有過者，不義也。榦，閩之鄙人也，少不自勵，老而無用，不自量度，乃以一命之微而膺百里之寄，百里之内利害休戚，皆不容於不關其心也。雖事之不至於其前，猶當日夜求訪，而思有以處之；況明知其不可，乃坐視而莫之救耶？舉天下之士，孰無求進之望哉？或以佞，或以賄，或以請託，或以親故，其求之者非一方也。固有求而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得也。榦非不求也，自知其衰老而不敢求也。部使者之薦舉乃首及於不求之人，此古人有言曰「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言各求其稱也。一則恩造，二則恩造，朝夕傴僂於其前，伺人之顔色，順人之風旨，惟恐有失焉者，是妾婦之道。將順其美，若夫正救其失，扶持植立，不使人有纖毫之玷，以成其光明盛大之德者，此國士之報也。王氏饒珉之訟，榦之所不能曉者也。婉婉之弱子哀號於其前，求以奉其母而不得，此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也。然所謂天倫者，謂其親疏高下粲然有條，而不可易也；以弟而繼兄，爲子而追母，則天倫亂矣，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明道而立教也。夫以一偏之詞，執其十數家之族人，而指以爲教唆者，其虚實未可知也。以部使者之嚴，追而送之他郡，棄其家族，奔走道塗，吏卒之誅求，囹圄之禁繫，十數家者必蕩然而失其常産矣，是豈不深可憫耶？夫

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部使者之威令若雷霆然，世有登乎千仞之山，聞雷霆之發於太空也，隱然如嬰兒之聲；及其一震，則裂大石、折大木。舉措之間不可不審也如此，此榦之所以日夜思念而不容自默也。夫承使者之命而追十數家之人，於縣令非有所擾也；然爲縣令，則不容不爲百姓慮，受人之知，則不容不爲知己者慮也。苟爲不然，則不仁、不知、不忠、不義，是小人也，大君子之門豈容有此無狀之小人哉！此榦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敢有所言也，伏惟台慈察其情而加貸宥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五。

復李仲詩淮西帥　大東

榦比以蹤跡不能自明，遂具事之始末仰溷台聽。方懼瀆尊以速罪戾，乃蒙顓价寵賜台汗〔一〕，反覆開曉，聞所未聞，而又謙抑慰藉，如待敵己，不勝悚懼，不勝感激！承諭，彼書是猶欲以結集事嫁其罪於榦也。比見有蘇知録者，以憂歸，過此相訪，云：郭一日呼兩獄推司而問之曰：「獄案中如何都不説及通判？」獄吏荅云：「此事與通判不相干，如何敢寫？」郭大怒，令申報，判云各勘杖一百。知録往見之，遂相引入卧内，於紫袋中出文書一卷，内一條云：「一、體究得上件結集事，繫是黄通判使令。」知録云：「不知是何人體究，憑何人言語〔二〕？既無此事，如何敢胡寫，通判便肯休？」郭遂教令知録供一狀來，云：「徐師點係妄傳州郡台旨〔三〕，李明之徒想亦是詐傳通判台旨。」

遂判一「照」字而□之。今台諭云云，則其說尤可信。不知朝廷將信帥司之供責耶〔四〕？抑將信彼之偏辭耶？可謂愚之甚也〔五〕。第恐龍圖於廟堂私劄中，未免委曲其詞，以致疑惑，而不判然別白言之，所以中都相識交以書來相告也。若是黃通判與謀，州郡何不將一行人解帥司，乃累日抗拒而不發耶？只此一節，便自可見，其他不辨而自明也。台諭每以爲其人姦險可畏，榦但見其庸陋愚俗，而不見其可畏也。榦愚不肖，數受教於當世之君子矣，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直道而行，成敗利鈍一切付之度外，又何彼之足畏哉？以堂堂大帥乃凜然畏一列郡之繆守〔六〕，此榦之所不曉也。觀前此賜教〔七〕，以爲抑於形勢。方今朝列皆賢者，或偶爲人所誤，爲之移書求薦則有之；若其人不足薦、不足用，明白而告之，彼亦豈不見聽？且龍圖之薦人〔八〕，爲朝廷耶？爲形勢耶？高郵應守，其人自賢，又石丈之懿親，而丞相之所拔擢，一語不合，東帥劾而去之，誰議其非者？龍圖之威望豈減於東帥，今乃如此隱忍回互，得無損威望耶？果如此，則繼今以往，高見遠識之士皆不敢曳裾於龍圖之門，而形勢之人日至矣。今觀彼書，有欲引嫌回避之語，大府遂有乞遷移通判之奏，是爲其脅嚇而不自覺也。果欲回避，則自回避，何必見告耶？且繼之曰「已作劄子達大坡矣」，是何言語，乃敢陳於連帥之前？彼其意蓋欲以大坡相恐嚇耳，便是同列亦不敢出此語，而大帥之威風乃能受此脅嚇，何耶？且彼何等物類，大坡又何嘗眷眷於彼？特以虛聲相恐，便爲之動，又有大於此者，則當如何？奏狀中有「委有才學」之語，不知何者爲才，何者爲學，將委實見其有才學耶？抑此二字爲形勢而發耶？甚非天下之士所望於大君子之門也。經濟之才，世不多見，如龍圖之襟度忠壯，固當以韓、范自期，而世之所謂屬

望者亦不輕，而受制於小人乃如此，此有識所以爲之不滿也。富貴之來，自有定分，一門之中登法從者相踵，世固不徒以貴顯望龍圖，而以道德功業望之也。大江之西，賢士大夫如林，持清議者口若劍戟，故區區之愚忠，更望龍圖持心正大，處己方嚴，是非可否，一切付之公論，而禍福利害舉不能動吾之心，則此等小人奉頭鼠竄之不暇，又何敢肆無禮於其上，而以形勢脅持耶？如此，則道德日以益，功業日以彰，聲名洋溢，西山東湖當爲之改觀矣。斡愚不肖，辱龍圖之愛念者甚至，區區之意亦但欲修身明道報知己者，而不敢以功利爲心。今龍圖每得書，必勉之曰「旦夕必得郡」，或曰「必分符」，斡不知郡爲何物，符爲何物，乃如此利害，而屢勤龍圖之開曉耶？顏子、曾子不試郡、不分符，將不得爲賢人乎？天下之士皆必試郡分符，而後爲可貴耶？如此，則龍圖亦未爲深相知者。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士亦思所以自立耳，而何無位之足患哉！大韶大濩森羅乎胸中，用之則陳之朝廷，薦之郊廟，不用則憂擊搏拊於大山長谷之中。穹材茂木，清韻遺響，足以自樂，回視人世，方且擊甕盎，奏淫哇，雜優溺，何足聽哉！何足戀哉！斡所遺丐祠人尚未歸，幸而得之，便當買舟絶江，長歌痛飲於吳松之上，然後歸老武夷山中，不復交於人世矣。仰恃寬弘，僭陳悃愊，言詞激切，尚幸矜照。《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五。

〔一〕汗：疑當作「翰」。

〔二〕言語：原作「台語」，據四庫本、傅校改。

〔三〕旨：原本漫漶不清，但猶存輪廓，下句「台旨」亦可證。傅校補作「旨」，是。

〔四〕信：原缺，據四庫本、傅校補。

〔五〕之甚：原缺，據右引補。

〔六〕「乃凜」二字原漫漶不清，然上下殘筆猶在，四庫本、傅校補爲「乃凜」，是。

〔七〕此賜：原缺，據右引補。

〔八〕「龍」字原僅存殘筆，四庫本、傅校補作「龍」，是。

復交代王寺丞　從

榦比承台翰之賜，又辱真染，見之別幅，詞意鄭重，不勝感刻。諛詞賤跡，不復重禀，惟是交承之契，誠非偶然，況又得踵賢者之遺規，其爲感幸，非言所可既也。漢陽小壘，介於大國之間，士大夫不自愛重，往往過自畏怯，又以一葦可航，雖守土之官亦輒違法出竟，奔走諸臺，諂事上官，不過求知己、事苞苴，徒餔啜耳。想其趨走臺府，未免傴僂屈折於吏胥之前，以至自損威重，以故臺府兵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耳。其肆爲無禮，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奉天子命爲守於此，豈宜低首下氣奉承此輩耶？自交代丈赫然奮怒，執而囚之，公議翕然，咸以爲當，大別秋興自此遂增九鼎之重矣。榦也庸懦不武，亦得自襲此餘威，稍可自振，何幸如之！或者以爲州郡不應收禁監司之兵

卒，天下之惡一也，監司兵卒敢於擾州郡，而州郡治之，是爲監司懲惡也，何不可之有？以太守而敢於治監司兵卒，則太守之賢可知，又足以明監司之賢，然後州郡乃敢如此也。此蔡丈一時施行之失當，亦自悔之矣。吾輩從宦，誠非得已，不過爲貧爲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況事之直在我，又何慊之有？斡視事已數日，茫然未知顛末，特每事必照交代丈例施行，所謂步亦步、趨亦趨也。有可見教者，更望不外。《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五。

復李軍使書　蜀人

斡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參辰相望，願見無由，忽承惠書，陳義慷慨，詞氣奮厲，如驚湍怒濤，洶涌奔放，不可涯涘，不問可知其爲蜀之名士也。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氣，義怵於利，則畏懦蓄縮，而不能以充此心耳。觀執事之所以自叙，豈流俗之所敢望哉！顧是非毀譽屬乎人，窮通得喪屬乎天，吾惟盡吾此心而已，其他皆不必論也。閩蜀相望幾萬里，安楊之事固不能盡知，而亦嘗竊聞其略矣。柴與之，世之所謂善類，而顧若是焉，何哉？宜春善地，士友亦多可與語，惟執事安之而已。斡少不自力，老而無成，資性狷狹，與世多齟齬，其窮悴特甚。俾守偏壘，年事至此，豈能尚隨俗俯仰？方上香火之請，裹足窮山，杜門掃軌，以終餘年，安得千尋之綆挈執事於深淵乎？惟執事安之，公道開明，晉用有日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五。

全宋文卷六五三九

黃　榦　一四

與劉晦伯侍郎書

榦拙謬無他長，生平但知從師友讀書，於世事全不通曉，一行試吏，亦但知守父兄廉勤之訓，此侍郎所熟知，又安知邊防爲何事。既爲此來，亦不敢不私自籌度，以愛君憂國爲此心之主，而一身之利害不敢計。至於存撫百姓，相親相愛，使如父兄子弟、腹心手足，入可使守，出可使戰。人心既歸，則兵之弱者當思所以使之强，財之乏者當思所以使之富。城池雖難猝修，而要害之地亦當思所以爲老弱保聚之謀。南北之限雖有淮河之阻，吾既能探彼之事，彼又豈不知吾之虛實哉？吾之至忠至誠、至仁至信，有以服南北之心，而又知吾之不可犯，則雖羊、陸之事，恐不出此。今北方擾擾，內有骨肉之相殘，外有强敵之相迫，山東、河北羣盜蠭起，道路不通，此豈非諸葛孔明所謂存亡危急之秋耶？今託身於人，而目之所見皆與心之所謀者不相類。天下人物有才智自足以有爲者，有才智不足

而資人以有爲者。自足有爲者當依之，資人以有爲者當輔之。既不足有爲，而又詘詘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此所以私竊憤懣，而亦不敢見之詞色也。目今相處亦無他，事之小小者亦不敢數言，其關繫稍大者亦不容不言，禮貌往來，亦與他郡守貳無異。但勢分太尊而情好隔，得失太重而猜防深，望其松茂栢悅，魚川泳而鳥雲飛，則決無此也。不獨於幹爲然，而僚屬莫不然也，姑以貌相承而已。初亦甚覺可駭，今則久而安之矣。聞不和之説已關廟堂之聽，欲和甚不難，但相與爲欺君誤國、持禄自謀之計，則無往而不和。是非可否之相濟，乃所以爲和也。初亦思爲避之之計，蓋恐其陰相中傷，今既頑然聽其自爾也。辱侍郎愛念之深，且有甚不可處之慮，此亦無不可處者，姑自盡而已，餘則付之分也，故敢詳及之。幹冬至一疾幾殆，稍安即過歷陽鞫獄，往反一月。胡總卿以檄見招，更兩三日後，偏走沿淮數百里巡視守把，即過金陵，亦得一見制帥，入幕之請恐非寒賤所敢望也。區區愚見，竊意邊陲無寧静之理，儻得如侍郎之公忠無我以撫臨軍民，廣謀博聽，延攬英豪，庶幾有屹然不可拔之勢。但從容獻納，折衝樽俎，自有妙筭，又不在於東馳西騖也。附此申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五。

與胡總卿書

幹比因人行，嘗草帥具隸人之敬，度必關瀆台聽。惟是請違倏忽十閲月，拳拳尊慕，實切此心。

自顧寒微，朝廷過聽，用逾其分，氣血日衰，去家十五年，忽動丘壑之念，遂上香火之請，不蒙開允。俛首於此，事簡民醇，可以養痾。一旱可畏，種不入土，人無蓋藏，朝夕凛然，無以爲計。計使以監司而守武昌，必欲括諸郡之粟以歸一郡；制使以防邊而實遠儲，不肯泄遠郡之粟以歸内地。漢陽介於安復、武昌之間，制使禁安復之米使不得至漢陽，漕使又欲泄安復、漢陽之米以濟武昌，以故漢陽獨受其害。所幸得旱之初，盡捐帑中之積廣糴客米，得二萬石，而舊積亦有二萬石，斗大之郡而有四萬石之積，遂可以安枕而無虞。然兩司之交鬬猶未已也，計使挾朝廷之命以持制閫，制閫又以閫外之權以令漕司，至遣大軍數十人守漢陽之竟，計使又遷怒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耶！監司之體當如是耶？陰陽不和則爲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之和？朝廷擇人以安遠，而一室之内自相攻擊，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人物乃如此，其豈不大可寒心耶！以是益令人動歸去來之興也。要之，制使之理爲直，蓋實塞下之粟事體爲重，而救一郡之歉亦易爲力也。亦嘗以是解計臺之意，遂亦併蒙見詆，自是只得静以聽之，不敢被髮纓冠而往救也。榦只俟賑濟結局，當再伸前請，得遂從欲，則當買舟東下，拱聽教誨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五。

與綦總郎書　奎

榦伏自向者某官出宰建陽，得託受廛之芘，因獲晉拜。去歲金陵復得預屬吏之末。茲承肅將正

命，榮總餉臺，又獲密邇臺治，朝夕親承教條，視他郡有榮耀焉。顧以疏賤，僅能具姓名、通記府，雖一水之阻，又不敢越竟親承約束，拳拳此心，是以忘其犯如水東注。然區區賤職有不敢不禀瀆者，是以忘其犯分之誅，輒冒昧陳之。斡衰晚庸繆，無足比數，誤蒙朝廷知遇之厚，試邑一年而得倅，爲倅一年而得郡。此近例所無有，不肖何足以當之？竭來此邦，民淳事簡，日領詞訟不過四五紙，晨起治事一二刻即退，終日可以高卧；財賦之入不過市井酒稅，亦不難辦。真無毫髮可以圖報朝廷知遇之意，身雖佚而心實不遑安也。然有一國之地，則當有一國之政，毫髮有闕，則無非太守之罪，是豈得以爲事簡而自佚哉？漢陽雖小郡，實與武昌爲脣齒。丙寅、丁卯，斡適在武昌，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否。孫氏都武昌，而使魯肅守漢陽，則其爲要害可知。今乃蕩然無城池之可恃，此豈郡守之所敢自安？城南俯瞰大江，堤岸低薄，夏月水漲，居民晝夜爲之不寧，一或潰決，則一郡生靈皆爲魚矣。城池、堤岸二事乃郡政之最大者，日夜籌度計畫，要非郡計所能獨辦，俟有成説，即具利害方略申朝廷諸司。而目前有不容已之事，惟使所可以主張者：本軍軍籍多缺，禁軍二百人僅有百二十人，多游手亡命之徒，向來廩給不充，聽其朝來暮去。自斡到任，爲之增廩給，然後粗有固志，且招填已及百五十人。見招足舊額，但無營屋可居，往往散處民閒。有營屋三四十間，又在郡山之後荒蕪無人之地，深爲非便。蓋漢陽郡城自紹興之初殘破之後，並無居民。岳侯屯兵武昌，遂占郡城荒地爲水軍寨。所占之地居郡城三分之一，屯水軍七八百人，又皆高燥之地。郡中民居皆在卑濕，又皆偪仄，無所容居。軍學乃在湖水之中，同官廨舍往往不能備。猶未利害，而禁軍無營寨乃闕典之大者。今水軍所居

之地既爲寨屋，又爲房廊，既爲廨舍，又爲花圃，向屯七八百人，今但三百人，則空地甚多。同爲屯軍，水軍之地有餘，而禁軍乃無營寨；□軍之兵無地可居〔一〕，而寄屯之軍其地反多空閑。以彼有餘補此不足，公此心而觀之，亦無不可者。欲乞某官曲加憐念，呼權司而喻之此意，或差一屬官過江相度，如果從所請，本軍每歲甘出賃金償之，亦惟命是聽。么麽小郡，非上司力賜主張，則雖有趨事赴功之念，亦無所展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五。

〔一〕「軍」上缺字僅存上部殘畫，似是「本」字，四庫本補作「禁」字，恐非。

復豐宅之淮西帥　有俊

榦備員假守，才具淺拙，誠無能爲，獨拳拳宗社之念，日夜憂惻，無所控訴。藝祖數百年之基業，江左數百萬之生靈，二帝之游魂無歸，八陵之餘憤未洗。當醜虜衰殘、朝不謀食之際，正中原遺黎奚爲後我之思，以如是之重任，付之當世諸賢。浮光之警今又兩月矣，未見有一字施行起人意者。想其聞斫到番頭幾顆之報，上下舉首相慶，又爲宴安江沱、苟安歲月之計，真使人憤懣，欲逃遁山林而不可得也。忽聞先發制人之誨，不覺喜欲起舞。今日之事，甚不易見，釁端既開，事不容已。向者吾嘗屈己厚幣以事之，彼又據有河南北之地，志滿意足，故可以和〔一〕。今吾既絶其幣，又失河北幽

燕之故壤，其勢只得取償於我，此豈可更萌屈己求和之謀，今如此〔二〕，則只有守有戰而已。守非易事，惟戰乃能守〔三〕。然自諸賢偷安日久，軍政不修，百事廢弛，將何以戰〔四〕？顧今日事勢，則誠有所謂事半而功倍〔五〕，要在處置得宜耳。一則收中缺七字其黨與，弱其勢力；二則用兩缺七字奮其勇力，固其藩籬，所謂大缺七字〔六〕其聲勢而已，中原百姓有例缺七字〔七〕豪傑，使自相圖，得一郡則使之爲守，得一邑則使之爲令，淮北郡縣可不日而下矣。彼其離去巢穴，事力既弱，所恃者河南之郡縣，今既瓦解，則彼將救死之不暇，何暇謀我哉？斡頃在安豐，見壽州有欲自獻其城者，聞結連陳汝數郡皆有歸附之意〔八〕，此不待吾之寸兵尺鐵而事之可成者已十七八矣〔九〕。兩淮荆襄之忠義與虜相諳，□昔强盛之日，尚敢數十爲羣，越虜竟一二百□□掠財物，盜牽其馬以歸；況今虜勢如此，莫□□願戰之意。近日浮光之警，王、辛一出不待□□□樂從者數百人，其視大軍，一可當百，近缺四字取桐柏、毗陽二縣，皆忠義自爲之，其缺五字浮光一二豪士，喻之此意，便可辦缺六字然我退則彼來，我來則彼退，以缺六字亦不知，誠可笑也。安危之機在缺七字世所倚重，只得力言之。力言缺七字爲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大缺七字不可不爲之區處，不然又有缺七字事矣。要當重民兵將帥之權，缺七字使之各守要害，勿令相雜，則缺七字最可用，今之招武、定誠是也。缺七字中合處之，自爲隊伍，散處兩缺七字相應援，虜人最畏之，今若收缺六字物反爲無用，更望審思之，彼皆缺六字恐亦廢其農業也。附此申稟，狂下缺。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五。

〔一〕以：原缺，據傅校補。
〔二〕謀今：原缺，據右引補。
〔三〕乃能：原缺，據右引補。
〔四〕弛將：原缺，據右引補。
〔五〕而功倍：原缺，據右引補。
〔六〕大：原缺，據清抄本補。
〔七〕例：原缺，據右引補。
〔八〕有：原缺，據傅校補。
〔九〕成：原缺，據右引補。

與胡伯量書　一

榦录录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義，惟有禄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爲之。幸亦職事粗辦，上下不相咈，可以苟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奢，初不知讀書爲何事，過從絶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黄寺丞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膚仲去歲留此甚

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禄仕而放債以爲活，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以爲活，却不若丐祠之爲愈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二

榦衰晚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朝夕憂歎，虚度此生。若不爲擺脱之計，日度一日，溘然而逝，與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懵然無所知，然亦幸其静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無朋友過從。嘗欲遣之遠遊，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爲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爲之點檢課程。不惟使之識義理，不爲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退可以爲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榦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撑拄以爲活，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爲安也。若其可教，望收置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遣人送資糧以與之。榦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子先交於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三

李憲相約爲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捨，此亦爲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絶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閑，且爲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輞孫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楊敬仲語，此自是二陸門户，其學者之説大抵如此。專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其説，誠足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某坐某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某坐某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説似爲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四

榦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孥累。米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旦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羨。《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内外而言之。虚靈指存

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扣請所未聞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五

「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説，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脩」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榦年益老，目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説得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思論《西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六

榦本是村秀才，却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面，爲之説法，日尋羣豪，爲騎射雄飲之習。老矣，不足追逐，然舊病却自來此爲之頓減，亦是頑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向使真得一方之地，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不侵官、不犯分事爲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若安坐讀書之爲樂也！兩子來此，却得課之讀書，其他無可交

游者，蓋此間所習者騎射耳，不知有詩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七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説。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説：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强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厭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榦老矣，未能忘禄，非禄之不可忘也，不仰禄則又須别求所以糊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禄。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汩没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却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禄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説，却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八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尚復俛首從宦，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裹足山樊，杜門絶交，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朋友自爲保社，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絶而大義乖，亦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白鹿，且以吾道爲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處，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量書　九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脩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斡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絶難其人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胡伯量書　一

承誨以諸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説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説，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説，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晳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扣余、李二兄共商榷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却望垂教爲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胡伯量書　二

榦偶當一職，自不敢苟，以是亦粗辦，不然，亦豈敢虚竊廩粟以活孥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略，足見勤篤，師友所望。道體之説，前已具所聞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内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脱灑。所謂坐右銘四句

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髣髴矣，安得起之九原之下，一扣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其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斡以貧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胡伯量書 三

聞果州兄之病，令人終日憂惱，又是幾百十年，復生得一人如此，況當人物衰微、微言將絶之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望音信，及得音信，則又驚悸，不敢開緘，爲之奈何！諸兄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西泝之計，且宜遲之。斡在此，陳師復又來，皆可差人去使喚，及其他委使亦可效力。若解舟之後，朋友皆不在側，萬里脩途，不得不爲之慮也。《勉齋先生黃

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胡伯履西園書

榦賤跡如舊，去冬復爲此來，更兩三日即理歸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之久，漸覺前日用工之疏。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慕，恨不得朝夕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本大經，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己而已。《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胡叔器書

榦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記。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爲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

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殽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榦衰老，冒昧此來，只是爲貧，別無它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丐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早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葉味道書 一

榦录录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爲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爲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爲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録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説，且如語録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録，胡爲兩説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悦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説方爲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一〕，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

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謹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説，若作次第説，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録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説而遂以爲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抵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與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同是別？或云大德敦化是天命之謂性，小德川流是率性之謂道。或云大德是語大莫能載，小德是語小莫能破。此兩意是同是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句如何既説物則，又説秉彝，又説好德？則也，彝也，德也，是一是二，語脉如何相貫？《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一〕「者」字後原衍一「者」字，據文意删。

榦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性無不在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

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鶻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榦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説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葉味道書　三

榦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榦之説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説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着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李公晦書　一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一〕，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爲如何？更幸詳以見教。《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六。

〔一〕若必謂：原作墨丁，據四庫本、傅校補。

復李公晦書　二

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爲先者，特以爲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説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説博文約禮，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性善，是或一意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復李公晦書　三

所疑《近思》數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爲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三卷只論爲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爲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

庸》爲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之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泛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却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爲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爲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爲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金華朋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説，或是料想而爲之。今乃著爲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爲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爲佳。試與真丈言之如何？《通鑑綱目》昨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有諸國征伐，至弑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禀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疏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教。《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與某人書〔一〕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

已。道非它，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説愈巧，其效愈遠。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没，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嘆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隱之士刻意厲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榦之所以有望於閣下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六。

〔一〕此題原僅有一「與」字，未知與何人書，今補作《與某人書》。

全宋文卷六五四〇

黄　榦　一五

與鄭成叔書　一

榦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來人，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諭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丈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看如何，一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爲某人之家，不得不書人表德，甚皇恐；父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紹熙壬子夏成叔請《怡閣記》也。」

與鄭成叔書　二

傳諭丈丈宣義眷睞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拜，無益之書不敢先瀆，侍次望道謝意。何日復入城？近與朋友看《博議》，見其考事説理頗有可觀，反爲衍辭華語所汩没，間亦有非出一手者。妄意删去，三取其一，似稍可觀。已祝望之携呈，試爲一覽，有可疑者，幸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一閲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三

榦昨入城，特留一兩日復入山，今尚可爲半月之留。漸迫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無講切，亦頗得自温習。業與世違，不足道也。昨望之歸，以一書附之浼達，不審曾至否？子羽尚未來，秋賦甚近，計淬厲日進。以成叔詞氣，當無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亦可曉，庶讀者不甚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榦豈足議及此耶？久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皆無所傷，想並海殊爲此撓，於收刈無阻否？所在或水或蝗，天災異甚，肉食者殊不爲動心也。榦試後多事，欲再尋入山之盟而未能，筆硯已生埃矣。朋友盡散，獨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得請教論邪？

《儀禮》編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友如成叔之敏，爲兩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榦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爲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書無不當讀，況涵泳持久以養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見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泛然徒爲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詩集傳》刊本不及見，此却有寫本，偶鄭子立借去，俟其送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寬博從容，却亦頗有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四

榦明日遂行，上元前度可抵家。需《詩傳》，適迫行忙冗，亦偏尋，偶文籍散亂，竟尋未得。榦不久即歸，抄録未晚也。《儀禮》元不曾點，併俟他日。《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五

榦抵此，諸況如昨，但日俟家兄之報，以決行期。先銘非淺陋所能稱述，以友誼之厚，亦欲勉强，復迫多事，愧未能如期耳。買書亦偶印未就，彦忠行急，併俟後便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卷七、

〔一〕原注：「慶元丙辰。先生是歲自晦翁所還里。」

與鄭成叔書　六

榦罪逆不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啓先人舊壙，甚，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苦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不以風水爲意，至此方大懼。新卜地特出家兄之見然家兄嫉季通、彦忠之説如仇讎，雖有百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轍，無可言者。身屬卑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却幸稍能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况如此，亦不如無生也。考亭先生中間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遣書相訣矣，近却已安。近聞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何。此間朋友十數人却皆謹愿純静，有可共學之質。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聞家塾相聚者衆，想極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爲致意。試前能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一〕。

〔一〕原注：「戊午。」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七

承許下訪，兼聞昆仲偕俠，慰幸之甚。禮書之成有日矣，所借善書行者二人，亦約上元後到此，得如期同點檢，與之抄録爲幸。張樓不難區處。潘百二哥今日亦來相訪。大率朋友來者皆以朋友未集，且歸，若成叔之來，當呼致之。林公度、潘謙之度亦月半間此來，亦一盛集也〔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己未春，成叔遣其季弟周父來從先生學。」

與鄭成叔書　八

榦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間事緒不一，終日應酬無少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尚未暇修整，《禮圖》已略觀，更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説話，滔滔皆是也。如昆仲真讀本分書，實可爲後生法也。此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理義者，有一種亦只得令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令飭行，作世

間好人耳。近却頗似整齊，彼此意思亦漸相孚矣。長溪楊丞通老來此，此人却是武夷門樸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可敬重。度更留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一來，住三兩日亦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九

榦祥祭在近，意緒摧割，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況。朋友講習者，亦苦無堅强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千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墜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昆仲不讀世間書，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禮》此間全不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榦欲七月初一日即請一二長上權齋，榦即携《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却此一事。若彼時得成叔肯來，須省得太半功力也。不知如何，早望示報。《周禮》雖且編得到《地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間亦有前輩三四家説，略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裨世教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一〇

榦祥祭在即，哀慕何窮，衰瘁日甚，他無可言者。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膚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即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録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月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爲思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一一

榦祥祭甫畢，哀慕罙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間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膚仲故居。方此擾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訃〔一〕，殊可傷悼。辦遣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整只有百日，即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兄説《易》一卦、《孟子》兩板。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餅供，輪請六七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粗覺意思不惡。承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

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抄寫。但如孟子答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放處，更容盡抄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抄入乃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却別作外傳也。二十五月而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司馬公却於忌日在二十九日，而卜得初一二日，則尚不滿二十四月，只有七百日而大祥矣。不知司馬公何所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方卜。前日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經否。大帶初讀鄭註及疏，亦疑其如來諭云云，但「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兩句，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却云二寸者只是緇辟闊二寸，寸，不應帶反細於組，其説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繚四寸」者恐是兩面皆緣二寸，則共爲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玉藻》最是説帶處，脱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書帶多於腰間正結處作兩紐如環，注疏又不及此，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爲此即所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裨其一垂者，初亦恐如來諭，或恐一垂只言不裨腰間，而裨其垂，皆不可復考也。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只如此，但趙苞事更索區處，使一郡生靈不至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自身，而百事皆放倒，以爲乘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爲此言，而誤人國家事哉？要之古人立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孝叔素聞其豪宕有奇氣，每以不得一見爲恨，今乃得窺觀餘論，甚幸甚慰，但不曉包承小人之法如何。昨讀《管見》，方疑胡公氣蓋一世，乃獨爲此等議論，不謂孝叔生

平有豪名，而亦爲此言也。榦比讀東漢黨人事，便雖變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能樂天順命者也。奴僕熏腐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福，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剸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吉也，若大人則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以質其是否乃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余：原作「余」，據四庫本、清抄本改，余景思即余元一，黃榦講友。

〔二〕裨：原作「裡」，據四庫本、傅校改。

與鄭成叔書 一二

榦諸況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爲撓。誌文後別改定數處，亦只是删去冗辭。今所指摘數處極是，俟改正，即託舜和書之。但既不足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刊之堅珉也哉〔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己未春，成叔有外祖母之喪，此時求墓誌於先生也。」

與鄭成叔書　一三

榦頗苦多事，七家兄方遣女，六家兄復治行，墳禁之訟復興，撓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爲治裝之計矣。相別無月日，爲之悵然，後月廿日以前更能一來與朋友相聚否？此間三五同舍天資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循雅飭。榦之荒陋，反愧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款以別也。令外祖母志節之高，鄙文不足以稱之，又加以勒石，重自愧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一四

榦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冗擾不可言。自惟不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爲鄉人朋友所鄙棄，復欲與之爲筆硯之交，義不容辭。開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尚賴成叔諸兄相與維持，得不至疏脱爲幸。世俗淺薄，深恐因此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善者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一五

榦諸況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脱體，亦漸可觀書矣。師亡友散，所恃者書册矣，益不敢不自勉也。昆仲相聚，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閭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涴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未説謾記一段，託望之録呈，試一觀，是否幸見教〔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庚申。」

與鄭成叔書　一六

榦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右臂，徹夜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嘗已熟，亦不知死之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一房存没留寓於此，爲計甚深，而親故莫能悟也。歲晚當一歸爲先兄辦葬事，須得一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一七

榦諸況如昨，無足言者。俟先生掩壙後即歸，度十二月初五六間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事悉面言，茲不暇及，但有一事：陳彦忠以九月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爲棺斂之資，嘗率此間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者甚多，鄙意欲得成叔爲之糾率鄉間朋友嘗與彦忠往來者，如寅伯大哥、舜和、謙之、子立、履之、用之諸人，哀金以賻之。此已馳書懇潘溥之矣，彼中惟成叔與之最厚，當爲勸首，亦須稍厚乃可。此事不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遞來此間，或留以俟榦之歸可也。榦以先兄一房欲歸，亦以未葬不容不歸，既歸又不容遽舍之去，遂決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身拘書院，亦率一月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復回，不能久留，以是事多有不滿人意處，甚以爲撓。榦又棄家遠在數百里外，其況味可知。所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淬厲甚力，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留心。此間朋友亦只得課之作舉業以應試，不敢爲高論以誤之也。間亦有一二人甘心不習舉業，而留意於所謂僞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彦忠後事與之區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券八十道以助之，但亦尚欠得一兩月糧，承欲爲糾率，若得十餘千以助之亦佳。偶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萬早爲辦此遞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近得渠子弟書，却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連江湯裏，借問日溪路，則至此不

遠矣〔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辛酉。」

與鄭成叔書　一八

榦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爲可懼耳。七月半間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復來此，試前當得款聽教誨也。少意昨承許爲陳彦忠作檀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家已就妻兄處借去禾，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末旬内借一人送來爲佳。恐榦七月内行期不定，早得此錢使用，度成叔必不忘掛劍之義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一九

榦衰晚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學業之不進，齒髮之日衰，又爲可慮耳〔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嘉定己巳，時宰臨川。」

與鄭成叔書　二〇

榦素不治生業，孥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視其啼號，冒昧試邑，以求升斗之給。不習爲吏，一切自爲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爲文字不員，遂注令闕以歸，已絶意京秩矣。冬初一二故人官於中都者又謂可以料理，使其復來，留滯於此已半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云云〔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壬申，先生在京注新淦宰時書。」

與鄭成叔書　二一

榦請違甚久，奔走宦涂，人事曠廢，久缺晉記。尚是癸酉年秋間解后令似於清江舟中，得熟知動静之常。便中忽拜誨字之辱，反復數四，不勝欣懌。乃知琴書寓都城，長才遠識，尚爾淹回，造物固大有所成就邪？榦衰老，與世寡偶，甘就閑退，朝廷見念，尚畀祠禄，粗足自給，志願畢矣。還考亭

寓居已五十日矣，亦欲一歸里中省墳墓，尚以牽制未能動，勢須少俟秋涼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丙子，先生罷漢陽守，奉祠居考亭，是冬歸鄉。成叔時在東府鄭景紹書院。」

與鄭成叔書 二三

榦諸況粗遣，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粗有條理，則可以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稟知縣家兄位小姪子，自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漕試。日子已迫，不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疏拙，心甚念之，又不欲尼其行，已爲作林宗魯、潘謙之書囑之矣，恐尊兄有能爲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丞沙邑，大參方親迎，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扣賓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共知，若能爲宛轉使不至冒暑徒行，幸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二三

榦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膚仲兄，乃知爲子華所誤，及得來教，又知體候亦少不安。

吾輩縱浪大化中，凡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千態萬狀，不足以爲吾累可也。榦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栖宿之地，得法雲寺僧廬數間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蔬食飲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往來，則尤幸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二四

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試而已哉，此亦何足爲賢者道。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皆以爲讀書者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者爲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不令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也。榦無屋可以爲羣雛之芘，近得法雲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訪否〔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與成叔之子元肅書。」

與鄭成叔書　二五

□已拜安慶之命〔一〕，十一日出門，十五日長行，更得一見以別，幸甚。令弟喪事既展，則早下

訪尤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已」上缺一字，疑是「榦」字。

與鄭成叔書　二六

榦衰晚，爲貧冒昧，不意邊事擾擾如此。初至，人面不相識，便有浮光之警，幸即退衄，此亦汲汲爲自治計。今城壁已就，人心已安，可以無恐矣。但年月已暮，光陰無多矣，已作書懇諸公求歸，不然則來春亦決意爲歸計。虜勢誠弱，人心勇銳亦頗勝丙寅、丁卯間，但諸賢處事皆未見有足恃者。中原分裂，兵革方動，未有息肩之日，謀國者但欲苟安，未見其可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丁丑冬在舒州時書。」

與鄭成叔書　二七

榦以與當路諸賢議論不合，不忍蠹民誤國，力辭歷陽、安慶奏事之旨，深入康山，堅坐幾百日，

竟以此忤意。平日不相樂者從而擠之，罷命之至，而此身已歸至臨川矣。向使冒昧爲修門之行爲，辱豈小哉！自此遂得斬斷四路頭，温故書以待盡。然有一事欲與契兄議之，若早下訪，幸甚，北山倦翁不免一出，因與之別，想亦不免入郡也。生平故舊如賢者今幾人邪？以是尤懸懸也〔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戊寅罷，辭召命來歸。」

與鄭成叔書　二八

榦諸況如常，痰嗽不止，亦不足爲苦也。《禮書》亦畢，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番閱舊書，稍足自適耳。來教縷縷，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投老歸來，頗覺鄉俗大不如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負卓卓如此，苟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户，亦不如且伸眉之爲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教兩令似習舉業，賢者力折之。此却是子昭美意，亦是渠生平艱苦，見得如此，今説得太高，纔經折挫，便就委靡，却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某之事體，只看後年正月下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亦已先安排下此一着，對他不足畏也。春初早入城，此間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友在此，真

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末即歸，早來聽其議論，甚可壯也〔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注：「己卯。」

與鄭成叔書 二九

榦自夏間爲氣疾所苦，至今未脱體，此病恐與之同死生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間，讀了所願讀之書，則可以無憾矣。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上矣，以必得爲期也。貧固可畏，然亦留一個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人安飽也。新春和暖，亦能一出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成叔書 三〇

榦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間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掛冠主張，遲速亦不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未有不束之高閣者，近却有二人真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七。

與鄭某書〔一〕

榦愚不肖，過蒙眷予之厚，自惟怠惰，深懼無以副期待之意，尚蘄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長者於象山之中，以快平昔慕用之私，不替寢食，稍暇當求遂所願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七。

〔一〕原題只作「與鄭」二字，兹補「某書」二字。

全宋文卷六五四一

黃　榦　一六

與李侍郎夢聞書　一

榦服職淮壖，幸未汰斥，仰藉台庇，知感知遇〔一〕。自去秋之末視所職，汩没應酬，冬間感冒，幾與世隔。又其間有小齟齬，不敢拜興寢之問，非敢怠也。每得孫行之正字書，具言侍郎所以顧念之意甚至，尤切感激。榦資稟頑鈍，拙於處世，致勤台念，尤劇皇恐。駑鈍之資，於世事都不通曉，一行試吏，恪守父兄廉勤之訓，諸賢過聽，以爲有才，使佐邊州，受命以來，不勝悚懼。冒昧此來，目之所見，與平昔之所聞於師友者大異，白面書生固不曉邊事，然載在方册，其本末源流昭然可考。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絶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却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

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强，貧而能使之富，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恫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今所謂守邊者亦何必侍從臺諫之論薦，宰執之所親擇哉？雖州縣一吏亦可爲也。不過簿書期會之間而已，彼知管、范、羊、陸爲何事哉！榦之向者所以憚於一來，亦自知其迂闊之見決不能與世合也。初亦甚以爲駭，今則頑然聽其自爾也。然今日之事，侍郎亦嘗略思之乎？胡運之衰，人所共知，盜賊四起，人亦所共聞。今每舉一細事，必曰毋致張皇。千餘里之長淮，皆蕩然如無人之境，而委寄於庸夫，緩急安可恃耶？紹興之初，虜勢方張，諸賢建復讎之議，流離死徙，有所不顧。今守邊之事，亦無有明白剴切而言之，此天下有識之士皆不能無望於侍郎也，安得一侍函丈，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耶！「二聖蒙塵，八陵廢祀」，此兩句不復敢出諸其口矣。開禧丙寅之事，兩淮荆襄之生靈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有人心者亦當爲之動念也。侍郎家世忠孝，而江西平賊之功又已試之效，此擔恐不容好避，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故敢冒昧及之。榦大病之餘，氣血衰甚。歲前一至歷陽鞠獄，旦夕徧淮垠巡視守把，即至金陵總所稟議，亦須參謁制帥，入幕之事，非所敢望也〔二〕。《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八。

〔一〕遇：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原注：「安豐。」

榦自知疏拙，不敢萌一毫寸進之念。金陵贅員，方挈賤累爲久安之計，忽蒙除郡之命，自念疏遠，何以得此？吹噓之賜，端有自來，感激亡已。聖賢相逢，公論昭著，尺寸之長，尚有可采，輒破去前例，不次而用之，朝廷何負於士大夫？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塞。漢陽爲郡，雖小國寡民，然實吳蜀往來之衝，武昌居齒之國，無漢陽則武昌亦不能以自立矣。丙寅、丁卯之事，榦適在武昌，親見其事。武昌官民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否，向使虜人數騎抵大別，則武昌不攻而潰矣，其不至漢陽者幸也。然其爲郡最小，事權最輕。郡無城郭，郭内之民僅千家，有兵二百人，人月給米五斗，多者一石，朝來暮去，若客旅之視傳舍。郭外沿江之民幾二千家，皆浮居草屋，視水之進退以爲去住，夏則遷於城之南，冬則移於城之北，若鴻雁之去來。每歲二稅所入，不及中州大邑之一都，官吏請俸僅及中州三之一，騶從不備，往往徒行，以是仕者憚來，闕員殆半。如此何以爲國？由是武昌視之若屬邑然，而此邦官吏又不克自振，其爲衰陋，未見其比也。榦視賤事已兼旬，首集郡兵而第其强弱，倍支廩粟以活其家，校其武藝之工拙，數支賞給，而士卒始有固志，自是嘗有應募而來者矣。同官亦量其所得之多寡而優恤之，與同甘苦。百姓不問其已經縣未經縣、已結絶未結絶，應有詞訴，一聽其來，而曲直始有所伸。民心安，官與兵各得其所，方漸有州郡氣象。但土地褊小，雖滕文公之賢亦不

能以爲善國也。妄意亦欲有一二興創，勢須洞究本末，然後敢請于朝。亦惟藉侍郎裏言之重，庶或不至於掣肘也。但資質庸下，精力衰憊，恐不能仰副朝廷責望之意耳，尚幸有以警策之〔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八。

〔一〕原注：「漢陽。」

與李侍郎夢聞書　三

榦久不拜隸人之敬，拳拳尊仰，實切此心。遞中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事力决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遊，其令孫從宦於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之高下以爲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尚餘一章，更容相度也。榦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惟先君不事生業，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自活。榦之所以黽勉從官者，亦爲門户之衰替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願浮湛仕途爲門户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躐，亦豈不願奔走以赴事功？實以年齡頹莫，精力衰弱，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閈凡十五年，先君尚葬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

之來此則不堪扶曳，捨之則又於心不安。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遊。既冠而執經於晦菴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屬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强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孳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日上祠禄之請，蓋爲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了門户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榦亦得以婆娑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爲請築城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求去。朋友之言且如此，亦無惑朝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吴漕乃故舊，綦總尤相愛，爲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爲爲肉。」孔子之出處人尚疑之，在榦則又何怪？既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況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爲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興國趙守持本路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爲求去之計，蓋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已也。趙娶晦菴之女孫，於榦已爲姻黨之親，榦之長學生又與爲友婿。監司按察州郡，在榦繫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間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尚幸侍郎力爲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榦等輩，何足比數？苟得祠禄，已爲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再有情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月，用度漸廣，蓋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餘無幾矣。

朝廷若畀以祠禄，歸家便有飯喫，乃爲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守一書，命下之日，便得幫請，尤感周旋之賜。《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八。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

榦離里中之日，拜領台翰之辱；抵郡視事之三日，又蒙專人寵頒誨墨。謙尊下逮，捧讀感悚。榦衰病不才，奉祠還里，便已爲終焉之計，與郡之命，初亦未敢祇受。尋聞制閫之命，屬之一代偉人，榦復得託在按臨之下，是以不敢復辭。初亦欲取道金陵，求聽約束而後行，又恐在道日久，且或議其有所干請，遂不果如所願。得中都親故書，亦知台慈軫念，欲置之幕府。榦識見淺陋，亦何足以當此？然既在部封屬吏之末，則凡有所見所聞，自當詳悉吐露，亦與入幕無異。顧嘗平居以思，則今日之事誠不得不慮，所以處之者亦誠有所甚難。新虜有崛興炎炎之勢，殘虜殘寇有遁逃衝決之虞，羣盜有分裂割據之憂，邊民有乘時幸亂之意。一動則百變交起，其將何以應之？雖朝廷安靜，國祚靈長，誠有可恃，然中原雲擾，豈能終無變哉，特緩急異耳。國家素以仁厚立國，所以治安三四百年，然其弊亦以是而失之太弱。東南風氣亦不若西北之勁，秦氏倡爲和議，而忠義之心益以消沮，今欲鼓而作之，豈易事哉！朝廷起尚書於士論所共服之中，自可以談笑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其所施行必有出於世俗謀慮之表，如榦輩安能效涓埃之益哉〔一〕？然尚書之所以顧念者，不啻如子弟骨肉，則區區鄙見亦

不敢自默。大抵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内，人之所見不周，而事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吾，句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鑑矣。今國勢之弱甚矣，兵不素練，財不素蓄，人才不素養，舉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等氣象，而欲禦此大變耶？當此任者，非大有以更張之，乃欲一切聽命於人，以參苓甘朮即愈沉痾九死之疾，未見其可也。儒生之論迂闊而不可行，俗吏之論鄙近而不足行，惟尚書超然遠覽，起至强於至弱之中，致至富於至貧之地，使前所謂四可憂者皆望風畏懾，而萬一有乘吾之虚，而吾必有以制之，庶乎其可也。今之爲制帥者，或以好殺而失人心，或以偷安而不厭物論。天下之望尚書者，不但兩淮之兩路而已；況廟堂之於尚書，亦可謂相知之深者。惟在我籌度利害，使其足以壯國勢而消外侮，毋陷於儒生俗吏之言，亦當無不聽從者矣。冒昧僭率，皇恐死罪。《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八。

〔一〕之：原重出一「之」字，據文意删。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二

幹被命此來，視事已五日，途中以奔走而不遑拜書，到此又以冗擾而不敢拜書，又以到任例修啓

劄之常禮，至今方能辦，方敢敬陳悃愊。龍舒素稱佳郡，今乃大不然。闕正官日久，倅甚賢，同官以其攝事之故，玩弛特甚。兩獄繫囚無一得其平者，悉索案祖與之疏理，夜以繼日，曾無少暇。財賦失催，縣道并不起解。兩職官，癃老者不勝任，少壯者不可任；兩獄官，或病心疾，或已中風。胡倅最賢，又榦之故舊，今又得郡而去，乃以衰老之身當此紛擾。此亦不敢自憚，最是龍舒處地四平，謂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經信陽、光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無城郭之足恃，楊通老僅能葺理子城，亦未嘗包砌，市井皆在子城之外，亦復何益？開禧間張軍大者以數十人徑造郡城，如入無人之境，無城故也。累政將官錢妄用，而不思築城，亦可謂無遠慮者。舒雖近江，而蘄、黃又在舒之南，蘄、黃尚有城，而舒獨無城，可乎？榦已託同官相度，旦夕開具申稟。榦昨乞築漢陽城，而朝廷不從，蓋以非要地故也。然人之一身必有衣服，一家必有墻壁，既曰州郡，豈可無城？若無城，則米糧不可積，積之是資盜糧也；器械不可修，修之是借寇兵也。如此，亦何以爲郡耶？況張軍大之事曉然可見，豪傑之見覘者未必不垂涎也。此則賴尚書力賜主張，一郡千里之幸也。榦以拜書遲緩，不勝皇恐，又以初交事，詞訴紛紛，然不容坐視。申稟草率，惟尚書視之如子弟之寫家書，則庶幾免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八。

榦投老此來，所恃者有制使尚書知愛之厚耳。安慶素稱佳郡，及到此乃大不然。楊國博則盡括諸邑之所入，而邑至於不可爲；張舍人則盡括民間之所積，而民至於不可活。乃以羨餘獻之朝廷，以自見其功，是皆爲父而摧其子也〔一〕。子既貧，則父亦不可繼矣。楊則專事姑息，而錢費於不必用；張則專務興造，而錢費於不當用。今則郡計索然矣，軍糧常欠數月，則其他可知。其最利害者，則郡無城壁。往者張軍大以數十人之衆，如入無人之境，尚不之鑑。楊僅能治子城之壕，民居皆子城之外；張則朝廷行下，令其築城，乃爲浮言以沮之。書生不知事體、無遠慮乃若此！榦静思，一郡之大，所以保生靈，而爲江南之屏蔽，莫急於此。與同官計度，與民居商議，皆以爲然，亦欲半年之間可就。其所申述，具見公劄，望尚書力賜主盟，力申朝廷，便從其請，千萬幸甚。今最急者，欲得一壕寨官，并曾經築城軍兵二三十人前來使喚，今有一劄，且以修北峽關隘、本府城門爲辭。欲望劄付池州軍下，火急差撥應副使喚。所請於朝者甚微，特三十萬緡，其餘者皆郡元椿之錢耳。惟尚書力爲之言，一郡幸甚。殘虜狂悖，此天速其亡耳，然彼之亡與不亡，皆吾所當慮也。前書所陳屯田、義甲兩事，斷然可行，不富不强，何以爲國？今之擾擾，只得委之廬帥，或委大軍數千人以禦之。不可輕進，虜人多詐，一墮其計，則士氣沮喪，兩淮安危，在此一舉。吾之所以長久規模，則又不可以此廢

而不講。今雨水如此，彼豈能爲吾患？秋冬間必須大擾，則義甲一事不可不早圖之也。築城一事，朝廷見從，則榦尚可留；然其專輒若此，朝廷必不見貫。若貫其罪而不從其請，則榦決不可留，只得引疾東歸，便當以黄冠野服從制使尚書於金陵，與諸公上下共議論，或能有一得之愚可裨末議。《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八。

〔一〕摧：原作「搉」，據四庫本改。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四

浮光之警，或是北方羣盜，或是殘虜，皆未可知。但彼以二三千人來擾吾邊，而吾未免起大軍下缺〔一〕。事之可驗者也，惟尚書審圖之，幸甚。榦輒有私禱，前書已略言之矣。龍舒爲郡，財最匱乏，楊通老爲之，最得善爲郡之名，然壞此郡者通老也。此郡財賦全藉租税，既不通江，則舟車不往來，何緣得從容？通老適當軍興之後，人家交易頗多，以是投印契，日收千餘緡。乃不爲長久之慮，恃其多貲，欲以自見，而獻其羨餘於朝廷。張敏則繼之，又耻其不如前人，悉按簿籍，盡追索人户契照，然後别造簿收割，以此人户亦無一紙白契不來投印，以此財賦之羨與通老等，亦獻二十萬以自見，由是百姓遭竭澤之擾，而不聊生矣。二公者財賦雖羨，而不爲長久之計，一郡之大，漫無城池之可恃，

而可以爲郡乎？陳郎中繼張敏則之後，當旱歉之歲，所積之錢皆耗於招納流移，大抵迂闊類於吴勝之。所入既不及二公，而二公所積悉已耗矣。斡適承其後，視事之日，便爲築城之謀，而郡帑乃如此，前書所陳，想尚書亦深然之。斡已一面興工，燒磚鑿石，收買竹木，只俟朝廷給降錢物，便可興工修築，秋晚可成，則今冬無慮。望尚書痛賜矜念。若朝廷堅不從，則望尚書軫念帷蓋之舊，爲斡作轉身計，得早歸田里，不至在此誤生靈也。欲言千萬，安得一至尚書之側，開口一吐胸中之憤悶耶！更有少禀：淮民困於起夫，甚可念。此皆平日無措置，倉卒只是擾害百姓；便有措置，亦多不中節，卒不免爲百姓之害。近漕司令起一萬八千夫運廬州米，此最爲害，已具狀詳懇，望賜施行，幸甚。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八。

〔一〕此下原本脱去二葉。據原編號，下文仍是與李夢聞之第四函。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五

邊事不寧，想尚書措置籌度良勞。前屢聞捷報，亦深以爲喜，適聞二十七日三統制之敗，極爲寒心。大軍自是不足用，但可張聲勢耳，今乃深入，以取敗衄，是何輕率如此！聞有制幹者實主其事，想是後生不曉事，欲以是取功名耳。尚書今作如何主張？以斡之愚，莫若養威持重，牛酒日至，以作

士氣，分據險要，以防衝突，以吾之逸，待彼之勞。彼雖得一勝，然所損亦多，切不可又復輕舉也。暑氣漸熱，彼未敢深入，但秋高馬肥，誠爲可慮。此兩三月之間，早作措置，增兵聚糧，廣納計策，收用老成，相與圖事，不可輕信後生之言，以敗吾事，至望至望。榦目今汲汲爲城壁之計，然費用不貲，未必可就；便使城成，亦無人可守。攻既不可，守又不能，爲之奈何，亦只得盡心力而爲之耳。漕司運糧一事，督蹙可畏，幸得使司行下免差，百姓歡舞。但計臺必謂榦實有此請，恐自此相治愈甚，亦無可奈何，便使罷去，亦是爲百姓也。嘗謂淮西一路監司太少，合更置一提刑，舊龍舒乃提刑置司之所。今以一司兼倉憲坑冶四司之事，又安得心力可以幹當而使之中節耶？方今邊事不寧，莫若於兩路各添一憲，擇老成有膽氣才略者爲之，使之措置守禦，亦尚書之一助也。蓋彼可以往來諸郡，相度事宜，爲吾之羽翼也。今計司事冗，州郡刑獄屢申不報，良以爲苦。此一策尚書不可不力言之，如曹簡夫之類皆可使居是任也。幕府更須求人日夜計度。專人布此，率略皇懼。《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八。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六

浮光之警，今已兩月矣，但聞豐帥之除，稍足爲宗社慶，其他皆未見有所施行，足爲秋高之備者，又不能不以爲懼。今日之事，且先見得大體如何來，或和或戰，尚有可得商量。今日決然是戰，

無可疑者。前日虜人據有三分之二，吾又括江南之財賦以充歲幣，故屈己求和，彼必見聽。今既彼爲韃靼所驅，失其巢穴，豈肯甘心處河南數州之地哉？其垂涎兩淮以廣其境土者非一日也。今吾又絶其歲幣，則彼之決於一戰既無可疑，吾亦不得不與之爲敵。和既不可，則其勢必不可以不戰，此大體之最易見者也。大體既定，則凡所謀畫無非爲一戰之計。幕府盈庭之論，謀士借箸之言，可以戰者從之，不可以戰者却之，依違不決、尚守屈己之論者斬之。朝廷百姓同是此心，同是此見，然後先自朝廷進君子、退小人，延納忠讜之言，斥逐邪佞之語，凡前日苞苴奔競之風、阿私朋比之習，嚴行戒飭，使朝廷清明，天人悦豫，然後有可以進取中原之實。於是下哀痛之詔，具言二聖八陵之痛，與夫屈己求和之辱，開禧丙寅兩淮荆襄生靈塗炭之苦，以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則朝廷之氣振矣。其次則制司亦以至公盡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戰不談，各求實事，毋事空談。大軍之不足用久矣，悉驅之淮上，擇良將以御之，擇其怯懦者戮之，勇敢者常足，亦未見其不可用也。武定軍，人皆以爲可用，然以今日招武定軍觀之，則亦未必得其用也。蓋武定軍者，本沿淮有産税之家，向也爲虜人所逐，遂結爲屯寨，以護家口，或一二千人，或數百人。已而無以爲食，遂互相吞併，殺戮攘奪，不可禁遏。朝廷急招之以爲忠義軍，於是相率而應募。彼非樂爲軍也，特欲藉官中之錢米以自活耳。已而改爲沿淮，又已而改爲武定，講解之後，人人皆有放散之心。蓋其元有産税，謂之户家，故不樂爲軍，而樂爲農也。今乃欲招之爲軍，則不過得其大不得已者耳，其稍從容者決不敢就也。不若便行下諸處，使之自行招集，結爲部伍，擇其頭首人命之，以官使部轄之，但使之守護鄉井，一旦有急則調發應援，

一聽官司之命，庶幾稍從容者皆樂爲吾用矣。爭，只是武定人權太輕；若武定人如軒如夏之類，使之自爲一軍，則大軍不敢陵之矣。武定固可用，然亦不可執一也。嘗觀後唐末年，事力亦已竭矣，世宗取兩淮所遺策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也。今以吴蜀之地而兵勢寡弱乃如此〔一〕，可不早爲之圖乎？自大軍、武定之外，更合招募敢死之士，於江南諸郡得數萬人自爲一軍〔二〕，悉起諸郡配隸之人得數千人，亦自爲一軍，各擇人以將之，悉屯之兩淮要害之地，則吾軍稍張矣。財賦亦不難辦，當此危急之際，天下之財皆吾財，有道以取之，則人孰不樂輸哉？古之立大事、建大功者，曷嘗拘攣顧忌而有爲哉？但此等事須是愛日而早圖之，不可悠悠。秋高馬肥，束手無策，大事去矣。又有一説：軍政不講久矣，不可不早圖，亦不足深恃。中原遺黎引領以望王師之至，有年于兹矣。自虜人南遷，則酷用河南之民爲尤甚。榦在安豐，見有士人徐師點欲結集淮民以取壽州，乃是壽州城中一富室先爲此謀，以告吾境淮邊百姓高德，已有定日矣，偶爾敗獲，事不果就。後來探知，不特壽州爲然，汝潁諸郡皆已願從矣。想今日淮北之民欲吾歸者，又當甚於前日也。今但呼淮邊一二豪傑，諭以此意，使淮北之民先自壽州始，能以壽州降者，即以壽州之守命之，然後以武定大軍爲之擁護。吾得一州，則彼失一州之事，以漸蠶食之，不用寸兵尺鐵，而中原可復，虜將救死之不暇，而暇謀人乎？此策之最急者也。聞京西已得其桐柏、毗陵兩縣矣，願早圖之。制司欲招武定人，更有一策。向來武定頭目人今皆補官，多在江南州郡，此間亦有兩人，便可按籍悉呼至制府，與之商議；仍令見任處州郡解每月請給以與之，更以禮貌待之，添與請受。此數十輩

皆可擢之，以當主將之任者也，如軒如夏，皆其徒也。王辛亦是一人之數，此尤不可不便施行也。亦有因一二小事竄在他處者。霍丘縣有一典押，開禧間結集人以禦虜，後立功補官，爲李制帥竄逐，不知今在何處，抆拭而用之，當得其死力也。又有李明兄弟見在合肥，皆真可用之人也。此乃招武定最急之策，不可不便施行也。聞幕中議論亦不一，更宜招世所謂賢者聚之於書院，與之議論可也。斡此間已興工築城，只用民兵、厢禁軍、弓手、寨兵。力不足，則未免資之僧道寺觀；人夫不足，則未免以産錢高下勸率人户。度至秋冬之間可辦〔三〕，不敢更望朝廷之錢也。城磚諸邑□□〔四〕，但皆經由大江，非大舟不可載，欲就江、池兩軍各借馬舡兩隻，并兵梢往來般載。輒具公狀，欲乞施行，千萬幸甚。《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八。

〔一〕「兵」下「寡」上原作墨丁，四庫本、傅校補作「勢」，姑從之。

〔二〕萬人：原缺，然「萬」字尚存艸頭，據傅校補。

〔三〕「秋冬之間」四字原本漫滅難辨，姑從四庫本、傅校補。

〔四〕「諸邑」下二字漫漶不清，四庫本、傅校補作「運用」，疑非。

全宋文卷六五四二

黄　榦　一七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七

榦比奉使帖，且準省劄，具知制使大學尚書不棄帷蓋之舊，意欲羅而致之幕府。嘗謂制府辟屬，雖未必有畫諾之益，而所辟得失實係一世之觀瞻，人心服，則凡所施爲自無有不應之效。況今邊陲多事，全在措置，兵弱而欲其强，食少而欲其足，人情之向背，地形之險易，敵勢之强弱，非得有識慮之人旁搜博采，驅馳計畫，則環二千餘里之地，豈能坐於堂上而洞見其曲折哉？如張魏公之所辟客，曹簡夫爲之屬。二公者亦皆今代之奇士，所病者薛今已不敢多望；近代如薛宣撫者，尚能得林叔虎、書乃欲以衰繆不才、舉世所擯棄之人如榦者而充是公知人而不善任使，是以卒不免於狼狽。今制使尚選，恐不足以厭伏人心，而反爲累也。所幸朝廷且爲遷延之計，蓋亦知其不足以當是選也。然感激知己之恩，則銘鏤肌骨不敢忘也。此亦不敢祗受，已抗章力辭，亦微寓丐歸之意。今土城已畢，城之五

門亦已包砌，屹然爲淮右之最，一郡之人可以安枕而卧。城磚已擇僧之善幹者二十人，委之分頭燒辦，仍許以寺有闕住持者必給補之，亦無不樂從。只俟春初凍解，且燒且砌，亦三五月可畢。俟來春再上丐祠之請，果從所乞，當白衣從幕府賓客之後，可效涓埃之報也。邊事雖少息，然得沿邊書，皆謂春夏之間韃靼既去〔一〕，則彼必專意於我。彼既能抗强盛之韃靼，豈不能奮其餘力以侵吾之疆埸耶？是亦不容不早爲之慮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九。

〔一〕謂：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八

榦迂疏狷狹，生長桑梓，於尚書未嘗有一日之雅。從宦江西，伏謁之初，便蒙顧遇，異於儔匹。自是以來，薦拔覆護，蓋生平知己未有若是之特達深厚者也。榦無所能似，少從四方之師友游，涉歷世故，今年幾七十矣。竊亦以爲今代人物可以爲國柱石，扶持宗社，非尚書其誰與歸。今者當閫外之寄，以法從之尊，下與韋布之士相與爲僚友，如榦不肖，亦預采取之列。而真翰寵貽，謙抑慰藉，皆非敢望於今之世者。天下之士孰不聞風慕義，爭出死力，以效驅馳於鞭策之下哉？惟是榦之才識卑下，齒髮衰頹，既不足以備使令，而南北大勢又復有深可慮者。言戰固未可輕，言和尤爲大繆。紹

興言和，但不能取中原耳；今日言和，且併江南而棄之也。戰既不可，和又不可，以彼之憤激，當吾之偷惰，是豈非深可慮乎？此非上下一意，警策奮厲，皆以國事爲念，蒐兵聚糧，使長淮屹然有可恃之勢，未見其可也。縱曰未能，亦且以兩淮付之尚書，使得伸縮自由，而無所牽制，事猶有可爲者。今又動掣其肘，則雖使伊、周、管、樂復生今之世，亦無所用其力。榦也素於廟堂未嘗曳其裾，而諸公貴人又多有惡其不附己者。頭方命薄，動招讒謗，以義處之，理當不仕，俛首州縣，直爲貧耳。今使之居元僚之任，以參閫外之謀，是昭昭然爲的於天下，人莫不彎弓而思射之，正恐不能爲尚書之益，而反以爲累也。更望尚書熟慮而改圖之，不勝幸甚。本府城壁既就，五門亦已包砌，上施敵樓，下設重門，屹然可觀，兩淮之人過者驚歎，皆尚書之賜也。但包砌城身，其功倍於土城，勢須來秋方得了畢，蓋冬寒春雨皆非造磚砌城之時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九。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九

榦不自揆度，妄談當世之務，以瀆台聽者屢矣，區區不能殫布之懷鬱舛於中，不容但已，輒敢冒昧極言之。今日之事，其瑣細者不足言，而人皆能言之，其關於大體者有四：其一曰大本不可以不立，其二曰大義不可以不明，其三曰己私不可以不克，其四曰人才不可以不收。此四說者，雖使伊、周復生，爲今日計，無以易此，管、樂以下亦未有不假此而能自立者。然其不敢以望伊、周者，亦以

於此有所未盡耳。何謂大本不可以不立？古之聖人垂拱於廟堂之上，能使夷狄重九譯而來，曰吾聞中國有至仁者，大本立也。諸葛孔明之出師也，雖曰甲兵已足，而必拳拳於進君子、退小人〔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之數語〔二〕，亦可謂知本者矣。今□□□□□於大本可謂無憾矣〔三〕。丞相誅韓之後，所以潛消禍變者，其於大本不爲無助，惟其懲意外之變，遂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斷然屏逐而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亦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然至於軍政不修，欺罔百出，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爲之。若今大敵在竟，更不改圖，則大事去矣。丞相所以寵任此輩者，特以爲自固之計；大事既去，則雖欲自固，可乎？人之情，言之於安平無事之日則輕於鴻毛，諫之於禍變將至之日則重於千金。今日之急莫大於此。須得一二有識見、有智謀、能議論、識深淺之人，數數遣赴廟堂稟議，使之委曲曉譬，以開其惑，此亦數以手書密布忠悃，苟一言悟意，則大本立而天下定矣。何謂大義不可以不明？建炎、紹興之間，天下忠臣義士莫不慷慨憤激，捐軀赴死，以與虜爲敵者，二聖之辱、八陵之痛、中原之殘破，皆在目前，而君臣之大義，下至走卒，亦能知之。自秦氏唱爲和議，而此意日銷月亡，以至於今，皆不知有所謂君父之讎也。不惟百姓忘之，而士大夫亦忘之矣。今觀詔旨之下，與諸處宣諭之文，不過但言我不曾與汝爲敵，汝却無故來侵我；又不過言汝從我則安，不從我則危；皆不出於彼此利害之言，亦何足以感天下豪傑忠義之心哉！臣子之於君父，當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此天之經，地之義，人之大倫，不可易之

理也。祖宗德澤涵濡生養二三百年，凡吾所以衣食生養於天地間者，毫髮皆君父之賜也。至於葢爾夷虜，俘我二帝，殘我陵寢，蕩夷我中原，又使我竭江南之金幣以事之，天地以來，所謂君父之辱孰甚於此！今既爲外夷所逐，乃欲窺伺我淮甸，又欲驅虜我百姓以廣其人民，侵攘我兩淮以廣其土地，至於言辭指斥，無所顧忌，此豈臣子所忍聞哉！誠能日夜以此宣於上，告於下，使此意洞達，則雖三尺童子，亦莫不爭欲操戈，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矣。大本不立，則在內者無以服人之心；大義不明，則在我者亦無以感人之心。幽陰迫窄，雖吾國之人亦且不服，又何以使外夷之我畏哉！何謂己私之不可以不克？天下之事，非可以聲言笑貌爲也，惟其意之誠，而後無感不通矣。今尚書之身非尚書之身，宗社之身、天下生靈之身也。夫既非吾之身，則凡吾身內之事皆不可一毫芥蒂乎其心。官則法從矣，宮室則可居矣，田園則可食矣，子弟則皆仕矣，吾復何憂哉！所憂者宗社生靈耳。榮辱得失皆不可以動吾之心，苟有一毫涉乎己之私，則必痛克而去之。至于寢食居處，常有與士卒同甘苦之意；進退黜陟必求合乎理，而毋徇乎吾之私情。誠能如此，則吾之氣已伸於萬物之上，至大至剛而不可屈撓。其明白洞達，不惟吾之官屬服之，而朝廷之上亦服之；不惟江淮之軍民服之，而中原之虜亦服之矣。何謂人才之不可以不收？古人所謂觀近臣以其所主，韓公亦以爲觀其賓客可以信其主人。天下之人觀尚書，亦欲於其賓客觀之。今皆未見其卓然可稱於世者，不過循循謹嘿而已。至於一二經從，於此亦自謂「兩路而僅得一人」，自謂「以下寮而亦與賓幕」者，又皆諂諛而無情，實狡儈而用小數耳，此何足以服人哉？古之用人，固非一端，鷄鳴狗盜，莫不賓禮，然則一二巨人致之左右，則此輩亦皆足以

備使令。今大率不甚相遠，則豈不見輕於世哉？縱曰辟客皆出於朝廷，則擇世之卓然爲人之所推者，卑辭厚禮，招置東閤，雖千百人皆不厭也。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爲益多矣。諸葛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而今皆不在，深歎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先務矣。近日吴畏齋猶能以此得天下之譽，孰謂尚書而不能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耶？己私克於内，人才收於外，何事之不集，何功之不立哉？所謂兵不强，國不富，非所慮也。苟爲不然，雖吾國亦不可保，況敢望以取中原哉？中原雖可取，亦何以使外患之不作哉？人之所望於尚書者，其下者則求薦進，其上者亦不過望尚書隨世以就功名，皆不知本末源流，不知義理古今者也。榦之所望於尚書，則欲其爲伊、周，爲諸葛孔明，欲復文武之竟土，使吾宋之國祚永永無極也。望尚書無以爲老生之迂論，則幸甚。此四言者，藏之胸中已久，不敢輕發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九。又見《宋史》卷四三〇《黄榦傳》。

〔一〕「於」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臧否不宜」四字原壞缺，據四庫本、諸葛亮《前出師表》補。

〔三〕「今」下原空一字，又壞缺六字，四庫本補作「使將相得人其」，不可信，如原本第五字尚殘存下部「心」旁，顯非「人」字也。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一〇

榦一介安庸，世所擯棄，獨荷尚書之知遇眷愛，至深至厚，故亦忘其愚不肖，常欲納忠於左右，庶幾尚書之德業光明碩大，度越一世，乃所以爲知己之報也。故自去歲以來，所以獻其區區之愚忠者屢矣。今者維揚之行，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尚書亦聽納不疑；顧其至大至切者則未有所施行焉，此榦所以日夜惕然不能安也。殘虜犯邊亦既一年，彼其君臣上下日夜相與經營，必欲得吾兩淮而後已，雖以歲幣爲名，而實不在乎歲幣也。去歲五月休兵之後，使吾蚤夜經畫以固吾圉，亦何至今春三月之中，三邊衝突連亘數百里，自去自來，如入無人之竟，俘掠生齒，屠戮官軍，焚燒室廬，如此之酷哉！事之已往固不必追咎，然亦豈可不深監耶？今浮光虜退已兩月，安豐虜退已一月，盱眙虜亦將兩旬矣，不知吾所以措置者何事，施行者何策，但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日復一日，恬不知懼，但恐其禍又不止於今春矣。向者輕信庸人之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一〕，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二〕，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聞之者莫不測然痛心。比尚書巡歷，見之最切者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尚書亦豈不聞之乎？竊意千乘言旋，必須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之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審思而力行之，必將卧不能安枕，食不能下咽也。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

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用妓樂宴僚屬而已。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請之人與吾所請之人，雖相對而飲，退而未有不竊笑者也。惻隱是非，人誰無之，顧患不能充此心耳；苟充此心，則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老稚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調飢？以尚書之聰明，豈不念此？亦如謝安之雅量鎮浮，方秦人大舉入寇，乃圍棋賭別墅；即苻堅以八十萬之師入寇，謝玄以數千禦之，大敗其師。如此，則敵國雖强，若無足慮者，可以從容閒暇以應之矣。然嘗觀苻堅至壽春，登城以望晉師，見其行陣整肅，心爲□□□□師雖寡〔三〕，而玄能用之，非僥倖而取勝□□□□果能使行陣整肅耶〔四〕？苟惟不能，欲處以閒暇〔五〕，亦何異小兒輩排棗栗以爲牲牢，列瓦礫以爲俎豆，匍匐俯仰，而曰「周公之禮樂盡在是」耶？斡非以爲不合行樂也，但以爲徒行樂而不思邊防耳；苟思邊防，亦何暇行樂耶？祖宗二三百年之天下，兩淮數百萬之生靈，尚書以法從之尊，當四路之寄，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耶？而乃如是之迂緩暇樂耶？今浮光之報已至矣，虜人欲以十六縣之衆，以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黄決不保；蘄、黄不保，則江南甚危矣。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火然矣，猶謂之安，此斡之所以深憂永歎，不得已而發於言也。虜之屬意浮光，將以窺五關也；窺五關，所以瞰長江也。今淮東委之應守，

以山東忠義守之矣；濠與安豐未有警報，設使有警，濠去此爲近，亦可以調兵策應，安豐亦有六安義甲足以捍之，決不至使之深至江南。惟浮光最急，今且專意爲浮光謀。調武定五六千人分屯固始、光山，以捍其深入；調蘄黃民兵以守五關，仍關湖北借總效以同捍禦，則庶乎可以無憂。此則望尚書速圖之也。或云，朝廷靳惜財賦，難以調兵，殊不知苟失長江，則雖有財賦，將焉用之？況蘄黃自有椿積米，且得從權支借，異日事定，漸爲之圖，不可顧慮，一失事機，則悔無及矣。或又云，尚書決爲還朝之計，以故慮不及此，尤非所以望尚書也。平居暇日，猶當一日必葺，況事之危急如此，豈得以吾將行而遽忘之乎？朝廷若從尚書之請，亦須擇人以爲代，此非兩三月不可□孰有出於尚書之右者乎〔六〕？況兩三月之內豈能無變乎？此尤不可傾刻不關念也。榦衰老無□□□功名富貴之念〔七〕，家故窮空，隨例作郡耳。□□□之使來〔八〕，感激思奮，以圖報稱，歷陽既以□□不願就〔九〕，安慶又以有赴新任，不可再往，制□□□元是遥領〔一〇〕，不敢供職。塊處驛舍，以俟予□□□維揚之役〔一一〕，本出尚書之意，榦特微贊之□□□之人以爲與己異〔一二〕，譁然而排之。初以爲召禍者〔一三〕，其言既無驗矣，又變而爲虚費。不論事體，而斷以私見，大官唱聲，萬口和附。榦之寒遠，豈敢逢彼之怒耶？自今以往，苟有小失，莫不嫁其罪曰「此黃制參之謀也」，噫，可畏哉！只得稱病杜門，不敢造屏著。然區區忠於尚書之意不能自遏，故敢僭布之，猶有望於尚書深亮之也。仍勿以示人，千萬幸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九。又見《宋史》卷四三〇《黃榦傳》。

〔二〕「器」字原本不明，據《宋史》補。四庫本、清抄本作「刃」。

〔三〕「千」字原缺，據《宋史》補。

〔四〕缺字四庫本、清抄本補作「之驚愕晉」。

〔五〕閒：原本不明，據右二本補。

〔六〕缺字四庫本補作「又」。

〔七〕三缺字四庫本補作「用毫無」。

〔八〕三缺字四庫本補作「聞尚書」。

〔九〕二缺字四庫本補作「邊鄙」。

〔一〇〕三缺字四庫本補作「參之命」。

〔一一〕三缺字四庫本補作「往是知」。

〔一二〕三缺字四庫本補作「而同事」。

〔一三〕「召」下一字原缺，四庫本補作「禍」，是，觀下篇可見，今據補。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二

榦衰病之迹，已兩上祠請，未報。筋力支離，不敢造屏著。夜來方丕父下訪，繼而幕府諸丈亦

來，皆云尚書不以其不肖，欲委以西方之事。此固願驅馳以報知己，況在屬郡守土之官，亦復何辭？退而自顧，識見淺短，既非其才，老病衰頹，又無其力，既不足以勝其任；幕府英俊如林，又皆久於其職，自足以笑談折衝，乃使遠外衰病之人當此重寄，徒取訕笑，徒取忌嫉，竟亦何益？尚書委任下吏，雖欲使之任責，亦思所以保全其身，此非所以保全之也。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則異日成敗皆決擇者之任。今則不然，泗上之役，王穎叔嘗與謀矣，王穎叔之意猶言燕可伐也，所以伐之者，尚書與幕府之責也。今不幸而敗，一則曰此王遂也，二則曰此王遂也。如此，則誰復爲我謀哉？維揚之行，出於朝廷之意，尚書奉行之，榦來自遠外，特因訪問之間，而微贊其決耳。紛紛之命未行也，則曰必召禍；幸而無事且歸也，則又曰徒虛費。怫然不平，以爲異己，較之穎叔差輕耳。是尚可預幕府之末議，而當一面之重寄哉？今以西方之事責之一列郡之守，尚書曰可，幕府亦曰可。幸而虜不深入，則將曰虜自不來耳；不幸而微有衝突，則吹毛而索其疵，則曰榦之罪也，榦又何苦試身於不測之禍哉？此榦之所以雖感尚書知己之厚，願竭愚忠，而有所不敢也。今日之事，可謂至危。虜人能以弱而爲强，吾國反以强而爲弱，此士大夫之罪也。虜騎既退，竊意制府上下惕厲，悔前之失，思今之得，若不可以一朝居者。今則不然，尚書則曰吾有二萬武定，不足畏也；幕府則曰，比柴守所申虜騎將至，皆虛申也。古之用師至六十萬、八十萬而不以爲多，今以二萬人而足恃；古之用師常懷勿恃其不來之戒，今則曰虜決不來。此何言耶？古之所謂足以喪邦者是也。至於至小之事，亦復如此。且如武定人無器甲，此特一事耳，然

行道之人皆言其然也。尚書曰吾已與之矣，又以爲吾有八百人，工匠日夜製造，何以謂之無器甲哉？吾所謂無，亦誠與之矣，特恐與其一而遺其二耳，不然何以行道之人皆曰無器甲耶？以制府之森嚴，言之得以自達者百不一二也，幸而有聞，亦當考核其故，曰武定之額若干人，吾之所給器甲者若干副。人人與之矣，猶恐出戰之際，箭鏃已發者不可復收，器械已鈍弊者無力以修整也，況又未必有耶？古之用人，皆當有以知其勞苦，知其困乏，使吾恩意浹洽乎其心，然後有以得其死力。今則不然，吾但欲得汝以爲吾用，吾可以免其責，汝之勞苦困乏吾不知也，汝異日之受禍吾不恤也。近有金陵士子以書見投，有及丘宣撫之事者，云丘一日欲招敢死之士，幕府請問事例，丘判云「錢一百貫、銀六兩」；幕府以爲太多，丘判一「死」字。其意以爲欲其致死，豈不直錢一百貫、銀六兩耶？只此一字，誰不願爲之死耶？至今聞之，亦使人感泣也。今制府用人能若是耶？使斡而任西方之寄，則上下皆曰吾有人以任其責矣，有請則不報，有求則不獲，亦何以異於言武定之無器甲者耶？夫不能用人，則欲得其力，此乃今日之大病，而又不能聽人之言而用其長。嘗觀近日出而圖回國事，其能自有所爲者，莫若辛幼安；不能自爲而資人以有爲者，莫若吳德夫。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如吳德夫者常人可學而能也。吳之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者不絶于賓謁。每旦出見客，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負之以歸，吳公輒以夸於人曰：「今日復得一牛腿矣」〔一〕，言所得之多也，即送之書院，書院之士友參考之。幕府之議論，士友亦得與聞。飯後至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上下□□□而求其當〔二〕，然後從而行之。

問舉酒一二觴，夜坐漏下數刻而後退。吴公又數以言語尉藉之，察其有無而賙恤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今尚書接人則既疏矣，聞人之言未嘗商確必行也；幕府辰入酉出，其與人接尤少，則亦何以周知天下之利害云？今莫若先出文牓，具言殘虜侵擾淮甸，引咎歸己，卑辭下意，以求裨益。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幕府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而慰藉之，反覆而究問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高下，饋其薄禮，則天下之利害莫不周知矣。尚書亦以爲然，至今未有所聞，想亦以爲虜騎已退，不欲自暴其失，不欲謂己不能而求於人也。夫自謂己能而不資諸人，雖堯舜孔孟不敢如此。既不能自有所爲，又不資人以有爲，則終於無所爲而已。以無所爲爲心，亦無怪其以武定二萬人爲足恃，以柴守所申爲妄，以武定無甲爲非也。縱使武定真可恃，虜人真不來，兩淮真已寧静，亦且可以偷安於旦暮，今棗陽被圍百日，城之不陷者如髮，棗陽陷則長驅而來，破應山，掃黄陂，蘄、黄兩城不攻而下，則兩淮豈得爲寧静耶？兩淮荆襄之勢如人一身關節相通〔三〕，一處被害，則百節皆痛，非若六國之勢，韓之禍不及乎魏，趙之害不與乎燕也。然六國尚且合從以禦秦，况棗陽尚被兵，而可謂兩淮已寧静耶？此榦之所以日夜憂慮，如坐針氈之上而不敢寧也，尚書盍亦思之乎？人事久乖，天變屢見，宗社之危甚於累卵，又豈得上下安坐，欲以一方之事付之老繆之人，而遂以爲無慮耶？如前所陳，言語雖繁，其大要有三：思慮淺，則不能周知利害而動失事機；接物簡，則下情不通而聞見少；與人寡合，則人心睽而無以得其死力。尚書誠以是三者反覆思之，知宗社之爲重，而不知吾身之爲貴，知智謀之可取，

而不知一己之有所長，則庶乎其得矣。○斡老矣，不知外物之可慕，兩作邑而爲倅，兩貳郡而爲守，又兩試郡矣。狠愎自用，僅足以充筦庫之任，天下公議未嘗以爲能也。素行之不孚，自應至是。尚書辟以爲元僚，朝廷且使之任郡事，則不可以復在左右矣。今又言語狂悖，不知深淺如此，非尚書亮之而誰耶？今欲使之任西方之事，豈不爲馮婦所笑耶？

別幅

斡竊謂兩淮之事亦不難處，欲乞尚書急呼安豐軍路分韓全、正陽水軍統制王文中、武定將官徐扑、李明，及安豐寄居吴主簿名時升、安豐直學張籌，命州郡津遣速來，與之商議。斡與數人者皆有舊，且相信必能得淮西所以守禦之實。如六安洪縣尉者檄之以來，亦可與商量山中義甲，正不待斡之親行也。陳桐城一出已半月，想更四五日即回縣，併檄之使來稟議，仍以淮西之事安之可也。適有來相訪者，因問以浮光之事，其人云：安豐至浮光各有人守把，虜騎若入，亦可一戰以決勝負。惟浮光之西如中渡最緊要，皆棄之不顧，王、馬二將但閉城自守耳。沿淮守把固未必濟事，然折柳樊圃，亦足以使狂夫之驚顧。今乃捐百里之地，無一夫之守，是開門而望其不來也。此等事，不因人之議論亦不及知，乞以台意詰問光守，使之措置爲佳〔四〕。棗陽危急，則黄州以西不係六關，亦合措置，更合密行下黄州，令其條具乃佳。然此非重兵截其衝突不可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九。

〔一〕腿：原作「褪」，據四庫本改。

〔二〕三缺字四庫本補作「其議論」，然與殘筆不合。

〔三〕荆襄：原作「京襄」，據四庫本改。

〔四〕措：原誤作「楷」，據四庫本改。

舉李夢聞書　一

人心天意只是一事，今諸賢皆引去，則失人心多矣。如李敬子、劉平國、李貫之、陳師復，豈可不力言之朝，乞加擢用，以安人心。宋朝《國史·黄榦傳》，《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附集》。

舉李夢聞書　二

不張皇，不勞擾，可坐得一二十萬精卒以守長淮數千里之地，國家何憚而不爲？爲今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塞，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虜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

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大之變，爲害甚於虜，今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宋朝《國史·黄榦傳》，《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附集》。又見《宋史》卷四三〇《黄榦傳》。

全宋文卷六五四三

黄　幹　一八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柔勝　一

幹伏拜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感悚。□□□□台候起處之詳，及施行條教無非□□□□□□政，不勝敬歎。伏辱台翰，曹運幹所傳□□□□亦誠有之，但不專爲使臺欄客舟而□□□□□□無能之人，自其少年已絶科舉□□□僻□寡諧，賦性狷狹，與物多忤。每竊自□□其□旋斯世，動輒齟齬，孰若窮耕田野，與世相□□爲樂乎。偶得一官，浮湛寸禄，聊以自活，命□□老，回顧初心，終日凛然，如負芒刺。直以君相□恩，不敢不爲此來，但俟半考，即上祠禄之請而已。此語自都運寺丞艤舟弊郡，亦嘗及之矣。□五月半即半考，數日來遂委一二同官先支□迓新所用之金，令項椿管，置辦從物，庶幾解□而去，見管之錢皆是實數耳。此或者所以傳□有浩然之興也。然幹也，官先師之官，學先師之學，先師平日去就之義皦然，今衰老如此，而不

知退，是受其官而忘其教也，於我安乎？此浩然之意亦誠非妄傳，亦非全爲攔米而然也。攔米一事，使臺施行委欠商量，特不欲有請耳。米舟不之鄂渚而之漢陽，漢陽小郡，下情易通，客旅□詞訴易達，官吏有所抑勒，牙儈有所邀阻，可以徑達於太守之庭。鄂州大府則反是，治其源□斯可矣。今散遣官吏勒客舟之米，不得之漢陽而之鄂州，如此，則漢陽之百姓不隸於湖北，而爲化外之民矣。在鄂州行之則可，在使臺行之，恐非公視一路之意；在他人行之則可，在都運寺丞行之，則恐未免或者之議。假令漢陽□□官吏於金口攔鄂州米可乎？況名爲攔米，而□□攔稅，本爲鄂州，而託之使臺，情狀曉然□□□云翁大人不疑人欺我耳。今台翰以爲□□□□何人所立耶？朝旨嘗有中流爲界，不得□□□文，捨朝旨而用舊例，非所以示訓也。鄂州與漢陽無歲不爭，似此施行，鄂州爲直乎？漢陽□□乎？監司平兩郡之爭者也，而又啓之，可乎？□□此久矣，所不請者不必請也。昔者夫子轍環天下，所向不合。老聃氏退然與物無競，夫子□□：「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斡嘗請事斯語，□□物接，察言觀色，苟有不合，則望鞭影而亟□□敢競也，州郡財賦粗足可矣，政不必多求□□軍置錢監，常歲附鑄二萬緡以助軍用，其□□爲一萬緡，其後監官每以此邀州郡之舉□□如其請，則多方沮抑。自斡至此，覺其如此□□口不言，附鑄漢陽軍無萬緡錢，將不爲漢陽□便，通濟米舟悉爲鄂州所據，則漢陽軍亦不□於不爲郡也。況又既不爲久留之計，又不必爭也。斡實是衰瘁，不惟無富貴之念，實無功業之想。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判作餓死，何向不可？蓋此計已決，不但爲攔客舟而然也。後月之望，未免偏以公狀申諸臺，乞爲備申，丐歸田

里。更望都運寺丞力賜扶持，千萬幸甚。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强，外患自弭，衰病無能之人，得以止足山樊，歌詠太平，以終餘年，莫大之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一〕自此以下，原本多處文字爛落，四庫本徑以意補之，而往往不通，今不從，亦不再出校。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二

築城一事，戎司終不以爲然。榦之所以建此事者，亦是戎司壕寨路炳者相與熟謀之，初非□於己意。今所差來人堅以爲不可築則□□□之亢旱如此，自非興工之日，又米價頓長一倍，則築城之人糧食之費皆倍於前日矣。以此思之，不若已之爲愈。曹幹亦深以爲然，翌日具狀申兩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三

昨承不鄙，訪以救荒之策，榦於都運寺丞豈敢不用其情？今早見制司行下一劄，仍答使司所申

者，其説甚堅，然在彼之責亦只得如此。以斡觀之，此事亦不甚難，只覺幕府無人商議耳。都運寺丞只得端居深念，或更於一路之内檄一二有心力人相與商議，事無不可爲者。不然，則以彼淺近之智，而經理天地之變，未見其有濟也。斡適與曹丈説，制司便不放米出界，吾豈不得差人密行收糴？使司選委人物，任以此事，諸郡誰不聽命耶？制司既所執如此之堅，使司只得申朝廷，乞於湖南、江西豐熟州郡撥椿積米應副鄂州，以時價給還之，此無不可者。以都運寺丞之事權，而又爲廟堂所倚重，苟有所請，當無不從也。大抵此等事要處之有道，有毫髮不到，便能生弊。官吏之不任責，此大可慮者也。曹□□□爲本軍不當分彼此，蓋鄂州米價□□□□□制司旅皆有捨西而東之意，苟□□□□□□□漢陽之□轉死於溝壑亦□□□□□□也。又□□□□□此監米客米之□□□□□則有西州長江□浩，彼胡爲不之□□□□□漢陽耶？漢陽兩邑一郡共二十萬家，凡一郡者□只得爲之深思遠慮，今差官而攔之，自棄漢陽也。第恐米舟經税之後，則越□他界，如此，只恐多遣舟船於漢口以上守等可也。此皆幕府之拙謀，不知事體者也。王介甫云：「善謀家者資之國，善謀國者資之天下，善謀天下者資之□□。」□斡思之，莫若呿遣人於江西、湖南收糴□□□□寺丞尚疑此郡有彼此之分，則乞令張□道過此，熟與之議，必能有至當之論。做官□是大官不可爲，既隔下情，又不能不資於同官，所謂同官者類皆不足與謀，此事之所以難□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復吴勝之湖北運判　四

榦伏承台翰之辱，捧讀不勝感悚。□非列□□望，况衰賤又何以辱此？弊郡□□只是□□外可以無慮。漢陽管下分爲四五隅，請官□□□□□已抄劄到户口，量其□□而□□□□勸諭到人户之穀，官司先出價錢以償之□寄穀於其家，使之就□□約，自十一月至來歲三月而止，月前□□□□□晚豆之屬可以接食，已支去□□□□□□□貸之，兩縣亦有無錢可以糴米者□□□□□□□□□□之，自此月爲始，家日給一升，亦□□□□□其所施行僅能如此，亦豈能無煎熬之患？□諭所謂米舟不至，乃州縣迎合制司，或因以爲利，此説恐未然。榦每謂使都運寺丞守德安，將禁米乎？將不禁米乎？禁米則違上司之命，不禁米則害百姓，二者孰緩孰急？榦但聞德安、復州亦已狼狽，饑民熬熬矣，今乃專欲咎之，恐未安也。古人言遏糴之禁，謂此凶而彼豐，今數州□爲旱歉，而可咎之乎？况通融雖是美事，然處□有道可也。古人告糴，如晉告而秦輸，乃官司□遣人糴可也。官司自糴，則所糴有限量□□所用而告焉。今欲聽客旅之自販，則所販有限量，而又或適他郡，或俟價高，不惟爲彼□□□，而亦爲吾郡之害也。如雲夢、孝感自有水路徑趨淮西，不經漢陽，官司莫之覺也。李貫之提舉書云：江東一路自問朝廷乞得米三十萬石，又有常平米三十萬石，又自糴得十萬石。以一路而有七十萬石之米，何饑歉之足憂，今不

廣圖之，而日夜歸咎於饑荒之數郡，以吾爲部使者，而汲汲然爲鄂州而治，他郡米既不至，而徒傷吾公平廣大之意，豈亦未之思耶？榦嘗謂爲監司、郡守與作縣不同，作縣是親民最緊底處，每事可以立見底蘊，郡守則已隔一重，監司則又隔兩重。監司、郡守之於人户詞訴，但當只令索案，或且令具因依申，然後徐察其詞之是非而處之，今若憑一紙狀詞便爲施行，鮮不十事而九失者，不可不察也。本軍糴米或加五六，價錢低於市價，亦誠有之，而實則有説。本軍市井有三樣斛：有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有黄池斛，客人所常用也；有打買斛，軍學所置，客旅交易必請此斛，官收斛錢以養士也。打買斛者，兩斛□□爲一石五斗文思院斛，公私交易皆通用□，故人以爲加五六也，價錢反低於市價。今□□□□論之，客人糴米五碩五斗爲□□，若以□□論之，已糴七百八百會子矣，豈得以其反低於市價而病之乎？且市價起於何人？不出於民，不出於官，而出於牟利之商賈。今日一貫，明日二貫，又明日三貫、五貫，市之牙儈從而和之，此細民所以受病也，而可從之乎？官司爲之約度，使商賈獲倍稱以上之息，而不到於横爲無厭之求，官司依所糴之價而糴與百姓，則商與民俱無害矣。客人哽噎而不能言，非畏官府也，是亦自知其不可也，若其冥頑嗜利，幸災樂禍以病吾民者，亦何足多恤哉？故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是豈可不察哉？諸葛孔明之治國，以大德不以小惠，大丈夫行事，磊磊犖犖，正當如是也。築城事只是如此，知其事之可爲而不以告者，亦不忠也。所謂「恐或者得以議論」，此一句最關利害。吾人處事但當自信，不必隨人，恐其議論而曲意以從之，可乎？其亦不敢説不爲，但説須是有錢有米耳。况榦之去意已決，不敢承當此事。

世事難言，都運寺丞天下之所謂正人端士，更幸日想天下之賢者，以講明義理之正，毋徒曰資質可恃，事業可致，以道義自居，卒陷於功利而不自知也。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聖爲賢、爲堯舜、爲湯武、爲伊爲周，皆從此出，若捨却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禄真是糞壤，世間事業真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榦之所以亟欲歸山者，老先生傳授一粒金丹，亦欲歸去靜坐服食，庶幾老死可以見先師於地下而無愧也。若浮湛世間，爲庸人所軒輊，以求區區之名利，是猶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不舉而棄之溝也？若因不修城得罪而去，正所願也。承聞使節欲以點船絶江，儻得伏謁以承誨論，何幸如之。以都運寺丞知遇之厚，不自知其言之狂且僭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一

榦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躐皆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枯朽，便當疾趨，豈宜遜避？竊念榦處世多艱，氣血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忽於今夏□□之間，結爲痞塊，卧則沉伏，行則膨脹，一月之中，半在牀衽，起居百阻，愁憂亡聊。自知此身旦暮不保，已治丘壟，誅茅其間，方將移居，以便藏骨，豈敢復有意於榮宦哉？若勉强就道，不過中途，立見踣斃，此决不可以不容辭者。近者習俗偷薄，逐利忘義，祖先墳墓有累年不拜掃者。家君察

院草葬於水泉砂礫之中，家兄知縣之所藏亦爲螻蟻所食，諸孫中無一人自立者，方日夜爲之經營，庶年歲間畢此二事。今若捨之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户單微，始祖墳墓亦爲强宗所侵，銜冤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爲之經理，則數年之後，不可復任矣。此皆至痛至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飢窮至骨。向來從宦，分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有無，共其乏困。今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别亦不安。諸姪飢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幹年方及冠，從遊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幹從學之久，庶幾粗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絶而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幹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爲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保社。方深恨向者告歸之不早，若復既歸而又出，則安得面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之心事所至痛者，而不敢以告人也。幹家世雖貧，素守詩禮，自幹一從禄仕，困於朱墨，子姪輩氣習漸異前人。非彼之不可教，此既不暇教之，而游玩紛華之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習漸變，今豈宜啓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禄，爲子孫耳，今既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以資其愚不肖也。此又憂深思遠之不容不然者。閣下試以是數者而思之，則幹今日之或出或處，斷可識矣。仰恃閣下之眷憐，故敢布露心□，無非由中之言，實無片辭矯飾，非若世俗之□謂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寢免。《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二

榦窮悴無聊，疾病轉劇，前幅所陳，無非實狀，可謂曲盡，但榦今日之事，非能仕不欲，乃欲仕不能，惟有哀鳴造化，乞此一日之命，正終丘園，則千萬幸甚。更望力賜重言於二府，庶得微誠洞達，早遂卑請。若再得祠禄一任，則兩年之中，一室孥累俱獲温飽，他非所敢望也。榦兩月無祠禄，便覺丐貸費力，望閣下早賜垂念，亟與祠請，以救此涸轍之困，幸甚。別紙所示，榦久留山間，投閑養病，遂用劄子實封，遣人繳達之，亦未得回報。榦極爲其所知，然自到任，亦只得兩三次隨衆謁見，以其情性有未易以常情測度者，故亦不敢有言，想閣下備知其詳。若常常開諭，以成其美，亦鄉邦之幸也。近蒙其以鄉中士友相問，榦偶有一館客，亦自知其賢，遂枉騎訪之，徑補以學職。其人感之，遂上諫書極言其失，里人皆云，自此漸覺和平。彼自精明，苟知其過，亦不憚改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三

榦伏自昨者敬伸不得已之禱，朝夕凛凛，以俟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卑欲，既脱州麾之責，

又叨祠廩之優，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面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懇到乃如此，舉室感激，未易名言。惟是奇蹇之迹，入春以來，無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牋，以致二府之謝，自念不敢以吏書爲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據案，以是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真翰之賜，跪誦三復，大非衰賤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興，而動婆娑緑野之念，屈公相之尊，而下友於山林之棄人，盛德謙光，可爲世法，百拜十襲，以爲子孫無窮之榮。榦莫年多病，百念灰冷，儻得未就溝壑，則温尋故書，以祈寡過。向非朝廷大恩，畀以祠廩，則今已不免爲溝中瘠矣。然亦有未能不過慮者，祠禄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飢。入春已兩月，種不入土，並海之田，鹹潮浸灌，今雖得雨，亦已無及；近域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足之田亦皆枯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旱勢頗廣，則一家一月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燮調之力，而以感召和氣，變災爲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草□□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榦昨守漢陽□，自正月不雨以至九月，飢民流離，纍纍滿道，傷弓之餘，故誠不能不過慮耳。榦老病日加，終日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苦，晚歲自應如此。重蒙閣下軫念帷蓋之舊，特有珍劑之賜，雄、附五十隻，鍾乳十貼，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有者，寶藏服食，苟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造更生之賜也。專使之回，輒扶病敬布謝悃，窮居不能端謹，伏乞鈞亮。《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辭再知安慶府〔一〕

斡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閣下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孥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閣下之恩也。雖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力辭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閣下之芘護，已不復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耻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也，建議之初，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浮光之督戰，制府之命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及其速□，則曰是必勞民未及行而嫉之者至矣。眇然庸儒，何足以知天下之大計？乃創爲之説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者也。守土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郵之事未嘗與聞，一或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害，則曰，是素喜爭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正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已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倅安豐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有以取之也。斡開禧年中從事荆南幕府，往來八關，備歷險阻，因得嘔血之疾。目今痼疾復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畀山林，自同麋鹿，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肉骨之恩没齒不敢忘也。不然，政恐異日議

論橫生，雖閣下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

〔一〕題下原有注：「在知潮州前。」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爲不信，其大者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本爲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卜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説，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爲小誤也。竊詳老兄之意，蓋以天地露許多機緘，做出一箇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看得一箇義理，今却別無用處，只將來做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垂教之書，而卜筮特其一事。却不知聖人於圖書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間、施設之際，固無適而非是理之歸，亦曷嘗棄之，以爲他皆無用，而專以卜筮耶？至於一部《易》書，則原其本意，却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則卜筮亦豈小事也哉？今必以爲教人之書，則□□卜筮也亦甚矣。況《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

所謂吉凶，所謂悔吝者，其文皆主於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田獲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且迂遠而難明。聖人著書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何苦爲是艱深難測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曉之卦以爲設教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看，則所以如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嘗不可以爲教。必以爲非爲卜筮，則於作《易》之旨、《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榦之所謂亦非小誤者此也。夫□吾友天資清勁，讀書不能平心以觀，故其失□□如此，試更思之爲佳。鬼神之説大槩得之，□□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于公行，不及取□奉答，悉俟令姪歸報去也。有可垂教，毋惜往復。今以文王、周公之辭爲卜筮分曉，故又欲以伏戲之《易》不爲卜筮，及至文王、周公始借是以爲卜筮，則亦自覺其説之不通矣。自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戲、孔子作一樣説，文王作一樣説。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而爲垂教之意，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於伏戲垂教之義抑而爲卜筮之用，則是得罪於伏戲大矣。卜筮既爲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乃用一生工夫壞却伏戲一部義理，是何不知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文王、周公之書，而專使伏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爲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説不通之甚者也。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與潘謙之　一

榦此間糧食雖已竭，而治生粗有倫理。朋友相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切磋，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爲終歲之聚也。若得蚤定，庶歸來便得讀書爲佳。歲月易度，若非閏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能偕來否？先生衰病，氣滿筋攣，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頃刻忘也。吾輩可謂懶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以副其所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補此空閑之月乃佳。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集，不以長少，各立程課，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爲熟思法度見教。《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與潘謙之　二

榦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久，重以爲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爲戒也。縣學極齊整，又日瞻先聖以爲依歸，莫大之幸，不知尊友能一來相聚旬月否？兩月得侍先生誨論，方悟向來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正之。齋中規矩只得十分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略與諸友擬試。俟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于先聖，遂講光齋之

禮。初一日即立定規繩讀書。大略如此，恐吾兄欲知之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與潘謙之　三

尊兄久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賢主人，亦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却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之於命，其意以爲可曉愚人，然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此中絶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伯静十數朋友爲季集，一年亦得四次相見，各述所見，以相質正，庶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有成說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與潘謙之　四

榦近在甘泉，因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與朋友共之。以此欲與兄款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萬撥置，爲我一來。但至此不能走見，反欲坐致從者，爲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怪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

與潘謙之　五

榦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一見，相與劇論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答潘謙之　一

榦碌碌遠宦，無足言者。極邊重地，守貳之間意見不協，朝廷寬恩，姑令易地。初亦欲乘此丐歸，而臺論又爲之辨白，不欲激抗，黽勉就職，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要之在己無以取信於世，又不能阿容求售。諸賢不度事勢，力相推挽，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朝夕念歸，然亦覺於義可以少留，則

又且浮湛，爲仰禄計耳。行年六十有三矣，每思師友之訓，令人惕然以慙也。尊兄今歲安寓，或云留興化，果否？陳安溪已除六院，能與之偕來亦佳。此間相去不遠，又可以一見也。鄭子立相見否？鄉間朋友難得，得其意向如此，肯與吾人相親，又才氣亦非常流，吾人只得扶持之。彼既多與世不合，吾人又疏遠之，恐非所宜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答潘謙之　二

榦蹤跡想不知其詳。此間初自不合來，以朝廷拔擢，不敢辭。到此，百怪皆有，真不成世界。以虎狼之暴、盜賊之狡，而當方面之寄，視百姓如草菅〔一〕，視僚屬如奴隸，此豈可入其竟哉！初亦自理郡事，不復相關，適以大旱，渠自與吴漕爲敵，始則相抗，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竟，攔截米船不得過武昌；既而吴聞之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以媚武昌。其行遣之間，可怪可笑。初亦以吴爲賢，且得相依，吴又不曉事，使客氣漸以相及，只得引疾丐祠以歸。數郡大旱，監司無一人問及，餓死不可勝數，更不堪着眼。數百人爲羣，上人家丐米，丐者，奪之異名也，又只得捕而戮之。是何世界如此！榦幸而力抗兩司，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所活者萬家，他皆不暇恤也。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類爲伍也。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爲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適方得孫行之書，感感。此間只俟省劄下，或代者

至，皆可便行，要不出此月也。相識皆煩致意，既爲閑人，亦不敢作朝士書也。到家亦便欲歸福州省墳墓親戚。家兄年老多病，諸姪貧困流落，皆急欲一相見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〇。

〔一〕菅：原作「管」，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六五四四

黄　榦　一九

復楊志仁書　一

榦官守如昨，春苦蝗，夏苦旱，奔走阡陌無寧日。近方得雨，槁苗復蘇，人心亦與之俱蘇矣。但旱處頗廣，恐自此不得復寧也。一考零八月矣，亦本無他撓，中間州家以財賦見怪，亦頗不能平。渠亦無他，但不曉耳。既憤然取上，又忽然發下，特爲吏輩所玩弄耳。倉臺昨亦見疑，但此不與之辨，近亦無他。直道而行，雖蠻貊可也，何足道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楊志仁書　二

去歲新淦常辱誨字之賜，并見示《仁説》。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歎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

各究所蘊耳。榦本但爲貧，循常調，竊升斗耳，豈敢爲寸進計。諸公推挽，朝廷誤以爲可用，擢貳淮州。又不得展布，而受命於庸人，其勢必不合；不合則當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聽命。然未能決去者，試邑之後，作倅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故山之夢甚切，來春當力懇廟堂，求爲歸計也。先師云亡，朋友寥落，此道無與共講者，不知契兄能一出否？若能挑包行脚，相與講明此道，所不敢望之他人也。通老兄竟爲古人，天資甚高，學識未甚通，於朋友甚惓惓，殊可念也。都下作此，託鄭夢錫附便，亦未知何日可達。《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楊志仁書 三

榦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便中承書貺，感感。彖彖如常，無足道者。本無仕宦之念，直以爲貧，勢不容已。改秩作令之後，須欲求一便家去處，爲歸老計，偶朝廷過聽，以爲可用，一歲間自淮西移金陵，復自金陵移漢陽。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加以年事至此，素志未酬，勢須夏秋間即爲丐休之計。儻得投老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自先師在日，朋友間已覺無可人意者，今又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乃不得相與講貫，徒深怏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四

榦去冬已拜予祠之命，以省劄不明言交與何人，遂再申審。三月初命下即行，四月七日抵家。自去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適以計臺撓政，不欲與之競，亦不欲爲之屈，遂引疾丐祠。其事亦甚微，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矣。但今之士大夫見得未分明，故亦不能無疑耳。爭米事，勢不容已，受人牛羊，爲之求牧與芻，豈可爲人掣肘，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歸來意謂便得安坐讀書，偶以故居太窄，不足容孥累，遂再創數椽於其後，便覺擾擾，無異居官。但終是自在，不與世俗俯仰也。昨承見教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今所示諭數條，別紙請教。《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五

榦以孥累猥衆，未能忘禄，十餘年間，奔走宦塗，勞神苦形，無頃刻暇，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人生幾何，自苦如是，所謂講習之功，一切束之高閣矣。諸賢以其不肯避事，故凡事之至難，人所望風畏憚，必以見役。食人之禄，不容推辭，以是愈覺疲憊。今皤然一翁矣，不能善刃而藏，誰之咎歟！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良可歎也。承示《仁説》，討論極精。通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

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墮苟且，皆不能廣而充之者也。師亡友散，講誦寂寥，鄉間故人惟志仁、潘謙之孜孜不怠，更冀努力，以昌吾道。自來江西，亦有三五朋友，可與共學。今歲科舉，又且各用工舉業矣。齊卿亦相聚否？亦曾講論否？更有以切磨之爲佳。屬有帥檄，攝倅南安，乃濂谿舊治，力不獲辭。後月初即行，到彼一兩月即告歸。人行急，布稟草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六

年事遲暮，常懼即填溝壑，不得合并相與講習，以遂平生之願。近引疾丐祠，三上方得請，自此相去不遠，可以遂所志矣。亡似之跡，豈不願隨緣利物，每念講學大事，荒廢累年，區區薄宦，真成爲利，令人悚懼。然事之難言者十常八九，又未易形之紙筆也。且得退閑，庶幾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　書中所言日光月魄，見得極親切，但別紙心性之論則似未通透。昨少年日，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七

示及四條，所論思索極苦。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絶不曾見，敬服。榦但亦各有可疑，幸相與商榷。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静，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説，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説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説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説，却恐看得謝、尹之説未免疏略耳。不知然否？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録示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却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説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虚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虚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不知然否？《洪範》五行五事之説，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説決然不是，以庶證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説未免穿鑿耳。榦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

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以此等處，恐只得如此寬看，不知然否？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來諭亦似支離。耳屬腎，腎即水，水即太陰。目屬肝，肝即木，木即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即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即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不知然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八

所論大槩得之，但所引「志動氣，氣動志，合而言之，道也」等語，皆不可曉。此猶文義少疵爾，至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

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　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閑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它皆未知其果如何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也。榦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言之亦未必曉。志仁、力學、苦思，故詳布之，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思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九

榦歸老山樊，此心甚安甚愜，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福州先人弊廬，以諸位人多，無可住處。此間向來破屋三間，亦苦人多難住，欲盡挈歸福州，則不忍忘數十年師生之情，欲止留此，則墳墓親舊亦不忍輕舍。老妻長婦皆此間人，只得留之在此，以長子主之，稍爲葺治屋舍，使可居止。以三子皆娶福州人，只得挈之歸福州。榦自四月歸抵此，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以此間事緒未定矣。十月初決歸福州，自撫三子，教而養之，自此晚年得奉墳墓以終老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一〇

榦以向者見理之不明，固窮之不力，冒昧出仕，而無上下之交，竭忠盡力，橫議四起。二月虜攻浮光，令往黃州守禦；已而虜勢頗熾，又令往光州督戰；既而歷陽徐守求去，遂令兩易歷陽。諸公之意，實相忌而欲擠之。既辭歷陽，併辭安慶，又辭奏事，以此忤當路之意，諸公不相樂，遂交攻之。亦知其勢必至此，徑作歸計，至臨川而罷命始下。諸公以爲得計，而此實甘心，不然，則此身何日而可脱耶？年事至此，實不敢誤國誤百姓也。還家二十餘日，杜門謝客，一意安靜。喪祭二禮，非契兄

未易言此，日夜念念，千萬早來。舊本併携來爲佳，當得與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南康亦欲屈尊兄爲白鹿堂長。歲晚了此二書，來春可赴其招，且得此理稍明，則老死無憾也。春間及今兩拜誨字，感感。但無便，今乃獲治謝，爲愧耳。教官無所鑑別，去而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榦上嗽下痞，兩疾如故，頗爲所苦，且是疲倦，飲食不進，終日倦睡，氣象又不及去年矣。《論語》讀得一過，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執一得之智、一偏之見，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二

有司如主人服，則非今僕隸輩明矣，豈有僕隸而可服主人之服乎？執冠者，注家以爲有司爲期于廟門，擯者請期，亦謂之有司；佐禮者蒞于廟門，宗人告事畢，亦謂之有司。主禮者如此，則宗人擯者皆可以用僕隸乎？但恐古之府史亦是士流爲之，如漢卒史尚皆補官入仕，則非若後世盡用下流也，故注家以有司爲府史之屬耳。今用吾輩之後生者爲之，庶可服主人之服而無慊也，不知如何？《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與楊志仁書　一二

「自此理而出」一句不可曉，理在何處置局？許多物事皆自他局中出耶？有理便有氣，理氣未嘗相離，若是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亦是理與氣一併分付，何處專有箇理管幹出許多物耶？似此沉痼見識，若要自立議論不妨，不敢奉和也。「性無内外」一句不可曉，實體之於身，如何是無内外？横渠《定性書》言性乃是言心，何不反身以思，遂爲是語也？「道者中庸之道」一句亦無害，終是説得似太急耳。其他認得皆親切。《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一

葉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却得相與讀先生書，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絶少。「求放心」三字，動静之間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粗有省，如象山所謂悟者，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幹老矣，諸兄正好着力，庶師道之有傳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二

榦山居幸無他，以兩房子舍在此，舊居窄隘，不足以容，遂於屋後架堂三間，方不過二三丈，爲送老之計。以百物皆旋措置，遂遲緩至今，更旬日亦當告成也，坐是頗妨讀書。承欲下訪，果爾，何幸如之！此間絶無朋友講習，況得契兄辱臨之耶？諭及朋友只解讀書，不能明理，此切當之論，不長進正在此。若不見道理，正如去行在，便到候潮門外回來，亦未是端的也。近日因思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爲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産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次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常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五行亦只説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生之本始。《洪範》又推之以配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前輩之説往往以木配貌，其次序殊不可曉，且與庶證肅乂晢謀不同，不知《洛

書》安排得自分明，何必如此牽强，以水配貌，水屬陰，陰有質也；以火配言，火屬陽，陽有氣也。水滋潤柔軟而生木，木屬肝而主視；火焦燥堅剛而生金，金屬肺而主聽。如此分配，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人之一身，以貌爲主，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故貌恭則作肅。人身發用處莫如言，心正則言詞端確，故儼若思而後能安定辭也。造化以水爲主，學道以敬爲主，此《洪範》之要旨。前賢教人入道門户，不是杜撰，直是與造化同體也，以此觀之，至精至妙。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而不肯輕發也。尊兄以爲如何？試思之以見教，併舉似李司直、黄去私，恐可商確也。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説到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一陽。然學者於此，亦只見得皮草，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非尊兄莫與言此也。若不看到源頭，仍舊是候潮門外也，況又未必到此乎？安得尊兄一來相聚旬月耶？近日朋友却是鄉間有一楊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亦相許以冬間下訪也。閑居無事，只是讀書教子耳，它皆不必言也。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檢點身心爲急也。方兄之來，又得講習之益。年來朋友却頗有卓然向學者，吾道之幸也。來諭别紙所論周子之語，言合胡爲不自一而萬。竊謂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説到「四時行焉」，却説轉，從五行説説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説「各一其性」，説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

不説合，却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説，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楊至之疑却恐未曉此意，先生初然其言，後不復改者此也。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三

賤職甚簡静，可以終日讀書，同官亦多賢，但郡侯庸俗，初到便相疑，至以書見詆於廟堂，可笑之甚。此亦未免相玩，恐亦難久相處也。虜有必亡之勢，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亦無分毫備禦之策，只是一味脱空逢迎，萬一有警，則牽連就死耳，果何罪耶？《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四

五行有生數，有行數，榦嘗疑之，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理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在人欲分别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多寡爾，非謂次第

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一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四也。一能為三，二不為六而為四者，地屬於天，陰屬於陽，故其方也止於四，不為六。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爲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兩樣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内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頃見方士言人之生男女也，夫氣先至而婦氣應之則生男，婦氣先至而夫氣應之則生女。此坎離之義，一六二七相成之理也。若以次序，則全不成義理矣。雖然，此特粗淺之論也，此特文義之不可不辨也。夫水木火金土足以見其次序矣，吕不韋尚知之，而況於古人乎？六府之序、九疇之次，必曰水火木金土，何哉？六府與九疇不同，然必以水火為先。濂溪先生所序亦如此，蓋不若是，無

以知造化生成之妙，無以知太極本原之所以然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争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是必有爲之本者矣。此事更宜深思，若只隨人脚跟轉，竊恐虚過一生，不曾識本生父母面目也。有可見教，更幸往復。《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五

生之序，行之序，以質言，以氣言，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學者守其説可也。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若有所疑，正須講貫，若但如侏儒之觀優，則亦何益哉！中間所述鄙説，得諸兄詰難，甚幸，榦終不能釋然。且如生既有質，豈容無氣；行既有氣，豈容無質？木生火，火生土，曷嘗無質哉？此其所未明也。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説與春夏秋冬不同，則前已辨之矣。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己耶？土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以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誠不應如此分配，吉父兄亦有此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并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比并，則聽比於金。且何爲其聽比於金也？《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極燥極而爲木

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爲物」，子産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則不可曉矣。吉父兄論陰陽太極，以爲或以太極言，或以陰陽言者，非太極無以生陰陽，非陰陽無以見太極，此體用所以一原，顯微所以無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示人切矣。五行之序，榦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六

五行次序，榦只見造化所以然者只是一動一静，又細分之，則有動之初、有動之終，静亦然。其理如此，其氣亦如此。理如此者，仁了便是禮，禮了便是義，義了便是智。氣如此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故五行之序，只是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其生如此，其行亦如此。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今不將道理去推尋，只是隨人背後盤旋也以

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其詳已見別紙。更幸與朋友講之，有便見教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七

榦生平學問，自謂有得力處，今此之歸，方知向前只是抱不哭底孩兒。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説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吾輩勉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復甘吉甫　八

榦衰病如常，無足言者。老來深欲求閑，亦覺世道可厭，然終以家事相絆，未能脱去爲撓也。方明父來此相聚累月，其於義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爲不已，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欲留臨川旬月講論，當有可觀者，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緒餘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五四五

黄　榦　二〇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棄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絶，又不但二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此痛苦也。奉別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醫藥殯斂皆不及侍側，終身之痛，何以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略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古衣冠，諸生弔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慮，或且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三年之内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省親幹家之類亦許暫告假。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榦持舅甥之服，行師生之義，禮不可復歸。朋友相聚，方成倫理，私竊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爲無益，而吾鄉之俗

亦當知理義者漸多。一旦至此，皆榦罪惡所招，何復云云。先生臨終，再三令榦不須歸，其樂得吾人相聚，其拳拳學者之心雖死不忘，哀哉痛哉！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之？此在諸友自處，榦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分散，則家中床榻之屬欲煩齊卿、季亨收拾送七家兄處，輅孫亦令還家。房中書册悉令收歸，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齊卿恐皆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擇之、充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早報之。林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正卿，可便爲附去。必大相許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季亨、仁父或能偕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間米平，費用不多。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爲祝。會之既有破食在學，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定□亦可與應哥相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之偕來會喪否？諸兄不及一一多祝，但切須立志讀書，此身未死，尚冀他日與切磋也。六三哥、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允録此報令叔，周叔録此報成叔，季亨録此報六三哥也。伏紙悽愴，千萬自愛。《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與林宗魯司業　一

榦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東行，榦以請祠未報，不敢偕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日俟報，若未有指揮，即過九江。兩郡皆與舒相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區區之情，決不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須力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再

往？榦年已六十七矣，若更終兩考，便是七十，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萬千未了事，及今亟歸，亦可略與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爲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曉。李文昌以元僚見辟，乃是泗上既敗之後，忽思蹇叔持重之言耳，榦豈願爲此哉？浮光之虜未退，既責以守關，又責以督戰，感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乃有以爲逼己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謗書盈篋。胡卿面以見諭，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昌亦曰：「其人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而又陽爲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豈可久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虜相鄰，則淮民尤不可不每得書，好論邊事，自某相辟之後，絶口不及邊事，砖恤。今淮郡百姓被虜人之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糴，不問有無，必欲及數，不問土俗，必欲促辦，以至敷馬草、敷巢縣寨屋料、敷廬州團樓木，并是不支本錢。郡抑之縣，縣抑之總保，總保抑之百姓，一切常行之事，今皆急如星火。去歲和糴，於本府見管錢内刷去十五萬貫，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本錢。今本府交割錢亦且刮去無一文矣，今又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争則害民，争則爲犯上，此亦豈可復爲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既有憂矣，豈可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榦已措置下四百萬磚矣，更諸縣約有百萬，自可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皆有定論。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實可託之人，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過秋冬間便可畢。此不足勤廟堂慮，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則自可不勞而辦。榦亦不願以此爲功也，但得歸老故山，蔬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爲一言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也。《勉齋先生黄

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與林宗魯司業　二

榦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刻非思歸之日也。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謗言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顧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雇，姑就斗升之禄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哉？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矣，如榦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今朝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遠夷畏懾，其效可見，制已贅矣，而況參乎？已具申丐免，開春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曲爲之地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與林宗魯司業　三

榦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榦之辭歷陽，遂奪徐守之安慶，榦又居而有之，於誼安乎？平居無事，動遭口語，況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者

所得以藉口，斡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築城也，則曰此書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則曰此必勞民也；及其費省也，則又曰此必擾民也。不思往者百年之間，所至築城，爲人所欺，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爲欺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輕脫之最，可笑者也。安慶深僻，全不知所以敗衄、賊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爲之説者：自是好言恢復者也，是嘗與泗上之謀也。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爲此秘密之舉，豈肯泄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斡果有恢復之志，又豈肯甘心築城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爲元僚。使斡果若後生輕鋭之爲此謀以誤制帥，又胡爲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辟之辭云曰，斡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爲先，亦何嘗不察事機如是之輕舉哉？況斡何人，乃敢開此大口？兵之勇怯，將之能否，器甲糧廩，謾不知其虚實，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制帥以元僚見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僚之職；又令其往黄州措置關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於上命，然亦未嘗啓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而起矣。使斡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不量有無，不度可否，州迫之縣，縣迫之總保，總保迫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爲夷虜所侵，内爲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給淮民而取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簞食壺漿以迎之，此大可監也。如此，尚可以爲郡耶？只此數事，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往矣。行年幾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

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無以爲歸。萬望爲徧告相識，力稟之相君，放歸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却恐上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與黃去私書

義勇

先師教人爲學門户，平正廣大，真聖門階級，無可疑者。只是持守講習，氣質之偏，利欲之汩，即下缺〔一〕。《勉齋先生黃文蕭公文集》卷一二。

〔一〕「即」字原本爲第七葉之末字，以下爲第八葉，卷數、葉數均相啣接。然細察此葉，其上半均斷爛，下半殘存之文字與黃去私書不類；而原本卷二三第八葉（即《代撫州陳守奏》之「三、役卒」一節中「漁食里閭」之下至「朝廷詳酌」）與此葉版式、斷爛情況及殘文全同。可知原書卷一二之第八葉實已脱去，蓋元延祐間修補時將卷二三之第八葉重刻并誤移于此。今删。

復余道夫書

〔一〕

上缺可愧耳。且北虜有必亡之勢，如人將死，但不知臨時作何證候，而既死之後又作何等鬼祟，而吾又何以禦之？朝廷既不以爲意，而州郡又只是脱空逢迎，殊可慮也。聞來歲且欲歸仙里，榦近思

之，且是以求放心爲本，一動一静，一寢一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爲之根本，然後可以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譚仲南曉得此意，但亦無着實工夫，所謂其行不揜焉者也。如吾人又説得工夫太散慢，不濟事。城中得此二三朋友，亦可數數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一相聚耶？榦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兩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尹中父肯相從來，望於暇日相見之次，便以舊令尹之政力與之語爲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一〕此篇前半原脱，題亦不存，據此本目録，《與孫居敬提刑》前爲《復余道夫》，據補。

復余道夫書 二

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與孫居敬提刑　杓

榦野拙無庸，自山中來，寄跡宦途，於世事都不通曉，又生平鄙懶，不解作世俗語，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於據案親書，以敢輒作也。若某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以不敢自外。況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營締建，皆偉丈夫所爲，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此榦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已也。由郎官歷赤壁，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壒之外，其胸中之浩然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嶽洞庭於胸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危言正色，建竑偉之議，以挫憸庸之氣，此善類之所共望，非榦之私禱也。榦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兄以來，無瓦石之儲，迫於啼號之累，是以隱忍在此，但知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資狷介，與世寡合，亦不敢爲長久計。某官軫念舊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以苟逃曠責，千萬願望。《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與江陵吴帥賓客張生簡

榦少稟：夜來見董撫幹，説大帥剡章薦幕屬，亦有相料理之意。此必契兄所爲，於心甚不安。諸

丈在幕府日久，委實宣勞。榦到此甫五十日，何勞之有焉？賦分奇蹇，窮悴之甚，天實爲之，若又無功而辱薦，是重其罪也。招軍諸邑之力，買馬獸醫之事，榦何功之有？不才無似，從師友游三十年矣，幸不得罪於朋友，今顧以善招軍買馬見薦，人其謂何？帥府千里而辟一士，榦亦以千里而從辟，今乃以善招軍買馬得名，豈不輕大府、羞當世之士哉？自古乘田委吏，聖人亦甘心焉，然欲以此爲功，則稍自好者不願也。榦山林麋鹿之性，自計已熟，爲二百指所累，不得不仰寸禄以自活耳，絶無一毫榮進之念。方欲懇大府丐一祠禄而去，恐有避事之嫌，來春亦欲伸請，尊兄不能爲我謀，反欲以招軍買馬見治，尊兄亦何用此招軍買馬之朋友哉？反覆以思，殆不知所以得罪之由也。榦生平介然之性，苟使之得行其志，雖赴湯蹈火，有所不憚。辱大帥之招，當此多事之際，自當知無不爲，又豈待薦引而後用其力哉？以薦舉而後用力，則不薦舉而不用力矣，豈良士也哉？想文字未行，尊兄宜乘此力爲我辭，使榦尚得託跡幕府，幸甚。《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一

承垂諭以令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行之，甚善甚善。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而公之書即《儀禮》之節略也。亦嘗獲預於賓贊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爲易行，蓋人家閭門父子所自行，不與

他人相干涉，而質明行事，不數刻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禮者爲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憚其難，樂爲簡便也。榦嘗謂古人處事，全是煩碎中方有深意。且如揲蓍，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校杯者之一舉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蓋不專且誠，則將誤數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榦頃嘗爲童子加冠，至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教愛子弟之意。彼童子質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啓其驕慢。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處之，已不能盡如古，則今亦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人丁寧懇到之意，則不可略也。妄意謂未冠，兩紒着背子，始加小冠，今市中所賣黑漆或竹皮為之者。道服再加道巾、籠衫，三加帽子、衫帶。若有力，可製襴帽，則始加頭巾、籠衫，再加帽子、衫帶，三加襴幞、公裳，亦可用。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之東北隅，用屏風或帷幕障，截門外向。或人家廳偏間之後自有空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專之意，若能行之固善。今人父兄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而賓尤不擇，苟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當前期三日告廟，以「孝子某，某日爲子某加冠，敬以某人爲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能親訪，及有宿賓，則書中便言：「某之子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省往復也。執事者須是子弟中嚴重者爲之。恐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若可以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兩三節稍

從簡易，便覺失古人嚴肅詳密之意，況於其它，豈可略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難也。但司馬公《書儀》難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誤，更以《儀禮》參校而是正之爲佳。榦承下問之勤，不敢不竭其愚，政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正，蓋土之所生者金，而金之所尅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尅木之母也。若正相生，則當從水。此固皆無義理，然亦見陰陽家之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二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亟，亦未暇詳細，但區區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三

閑居計頗有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

而理義自明矣。此事不可更緩，吾人前面無多日子，所幸師儒并世，而不聞道以死，亦可哀。榦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惶惶二字，真學者入德之門。比以扣稟老先生，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德之高下，與鄉閭晚輩爲伍，只此一念，豈它人可及哉，顧不肖重以自愧耳。《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四

不能安貧，强顔求禄，敬讀誨語，陳義甚高，歎服歎服。況今所儗，尤衆所指目，其昭然立的，以自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顧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哉！入門而求己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辱死。古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嘗屈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屬以外移，合歸本貫銓量，事隸州家，須半月可畢事。事畢，去求山寺度暑，七月初便作歸計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五

斯文不幸，先師即世，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之舊，諒均此情。榦晨夜兼行，衝冒風露，痰

喘氣促，至今未復，氣息奄奄，亦非久於人世者。重念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摳趨之地，柰何柰何！朋友解散，講問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絶之慮。鄉間年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予勉力，以共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亡。尚賴長者出爲主盟，毋使悠悠虚度歲月。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可爲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應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分事，更幸痛勉之。須是博采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字，令氣質勁健乃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爲之領袖，必大、季亨相予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區至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六

承欲此來，甚幸。鄉間朋友來者已遍，鄭成叔、唐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參侍，亦皆奔赴，此亦足見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動想亦費力，須得轎馬乃佳。吾人血氣向衰，不宜勞頓，恐易生疾。遲速之期，亦更審處之。榦憂苦貧病，不自聊生。葬期在今冬，只得留此，候葬事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恐亦不容遂築室於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於城中度一空地，立書院三間，内設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有樂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禍患摧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兄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平生一介之行，亦間有

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吾家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具言也。以是深憂家聲自此隤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見尊兄面訴之無從也，故因此詳布之。蒙頒賜奠儀，已薦陳矣。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者，獨於長者深所敬愛，計聞此，惻然當甚他人也。先生葬畢事，朋友遠來，失聲墓下，傷哉痛哉！念之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祔廟，音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七

榦忽得季亨書，承聞先太夫人奄棄色養，不勝驚怛。昆仲孝愛純篤，何以堪處。別來數日間，事變不測如此，榦辱在契好舊交，便合趨慰，適以迫行，不克如願，愧負多矣。但得季亨報云：治喪不用浮屠，一以禮經從事。掃去末俗之陋，不以夷狄之道事其親，而先太夫人遂得以禮終。是則孝之大者，尚幸堅持雅志，世俗啁啾之論不足恤也。榦正月半間即歸，歸日首圖參慰。《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八

榦諸況如昨，無足云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有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爲問，其拳拳後學之意至矣。顧榦自治不至，又何以起發朋友之善意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九

榦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爲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見有畢，即爲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一見，殊深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合。榦方奔走爲衣食計，兄亦老且倦遊，異日思欲爲今春草堂夜話，舉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書不勝愴恨。《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一〇

斡猥賤苟活，爲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活，則不若食其力之爲無愧耳。久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理，酒酣氣振，且笑且歎，終不若歸故山之爲樂也。已一考有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爲歸，若可達里中，則又當尋尊兄爲旬月之遊也。髮已種種，齒牙動摇，目視茫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户衰頹，諸姪皆不能自立，深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能料，只有聽之而已。《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答林公度　一一

斡一墮宦途，如入苦海，終歲汩没。人生幾許，十四年不得休息，真是可厭。世間以仕爲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爲盗則爲佞，僕誠不能，其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家，以是思之，不若放歸山林之爲樂也。三上香火之請，方遂所圖，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歸，省墳墓、訪親舊。從人既遣，不能徒行，少俟秋凉，即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爲計。六郎歸鄉之計已決，性資拙朴，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册渠欲得之，乞付之爲佳。恐有重本欲留宅上者，可面諭之也。

答林公度　一二

榦爲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并無所益。性本介僻，學又迂疏，與世寡與，義不受辱，引疾奉祠，投閑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歸來怯寒，無日不病。里閭故舊朝夕來訪，只辦應酬，或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不可得，徒切悵望而已，不謂反勤先辱，尤深愧悚。榦以先閭爲姪輩占住，無所□息〔一〕，偶帥參相念，以南法雲僧堂見遺，見障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出入，不與髡徒相干涉。其側即萬歲諸刹，幽靜，最擯棄者所宜處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一〕缺字四庫本、清抄本補作「安」字。

全宋文卷六五四六

黄　榦　二一

復陳師復監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參識爲恨。三年來，每得謙之兄書，未嘗不言篤志好學、推己及物之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捧讀不勝皇悚，難言，數十年所未見，其爲向慕，又不但前日所聞隸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懇切簡直，皆人所自顧衰暮，何足以當勞問之厚？榦少不自量，喜從師友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孳累猥衆，偶得一官，仰禄爲活，一行試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蓋不待七十子之歿，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喜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而外之所恃以爲人物者，亦多不可曉解矣。所以降災者方數千里之旱，今之所以救災者又皆具文。中原蕩析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

亦殊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却而不用，則事無可爲者矣。榦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昨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年老不堪從宦，未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興國持倉節，於榦爲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卒舊業，以終餘年矣。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二。

復陳師復寺丞 一

寺丞天資高明，閑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榦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徒深悔懼。抵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爲策。今虜騎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苦是郡無城壁，便即興工創築，度費五六十萬券。郡中亦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椿積已申朝廷之錢，亦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便之，捐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萬券，未必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秋冬間了得此一役，便可丐歸矣。虜騎之來，亦不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爲所敗，吾之所失遂多，度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達制帥，與議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做家計，修城壁，造器械，排保伍，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百里耳，却來起安慶四萬夫。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

里，捨近取遠，人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便覺百姓有歡舞之狀矣。他事皆可闊略，有敢害民者必痛治之，如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恐非一木所能支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物皆引去，爲之奈何？《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復陳師復寺丞　二

久不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承台翰之賜。謙之兄繼至，又得熟聞爲況之詳，至以感尉。賑濟區處有方，人賴全活，甚善。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厲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榦衰老，念歸未能。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虜犯浮光，其勢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甚可念也。此間土城雖已圓備，但未包砌，馬面尚少，未爲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效死守之。此間世俗皆以爲丙午、辛巳、丙寅虜之犯淮皆不到此，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爲意。軍器全不整齊，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歲一意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今亦一面料理。輒有少稟：此間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隻，可怪之甚。偶見詹簿説使郡弓箭甚多，且箭材乃地産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隻，少亦須借五千見箭，却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十張，却煩一面製造以補還。仍示及價直，便當納還。儻蒙軫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事勢忽迫，亦不敢相撓也。已令此人賫錢就彼雇人擔擎以來，至望至望。《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承聞開府未幾，豈弟仁恤之譽已洋洋於田里。當旱暵之餘，得賢者振卹之，康廬之民何其幸耶！但不知朝廷上司肯以米相助否？莫若且急遣二三精敏官屬散行諸縣，勸諭諸户，籍其有餘之粟，以備賑糶，須是異日實可以及百姓。若但爲虚數，則無益也。同官間難得人，寄居亦恐多私，不若取之故舊中爲佳。若李敬子肯相助，則決不至有他也。米價亦要平而有常。每見所在豐年，米價十錢，至凶年出糶官米，却只糶五錢，如此皆非是。官物有限，只得照常年例方是。或云凶年錢難得，是固然也，却不思天災流行，百姓亦須大家喫受，常年喫一升米，今且喫半升，此豈得已哉？又賑濟不如平糶，官司錢物既有限，細民當此饑歲，亦當倍竭其力，以度凶厄，豈可誘之使偷惰，是非所以愛之也。又濟糴不可分口數，徒見瑣碎，只是每家每日三升，若一口者亦糶三升，彼自能多寡相通融。大抵舉大事者最怕叢脞也。賑糶之法當論旬不論月，且如每日糶三升，每旬糶三斗，或以一日而糶三斗，或三兩次糶三斗，從其便可也。如此，則人免伺候之勞。切不可慕納流移之名，其後難繼。人情偷惰，若開此門，必至失業，乃所以害之也。南豐述趙清獻之事，以爲仍告以去其家者勿給，此正所以絶其流移之路。若欲往他處就食者，則薄給其路費可也，亦不可多，多則既去復來，亦難繼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不敢不以告也。榦此間城壁已就，近又砌畢五門，亦屹然可觀。兵籍最少，通老

弱不過千人。見於城内沿城空地架屋千間爲壯士營，募民之壯健願居者給與之，不收其僦金，且先爲辦床榻之屬以誘之。官爲之約，無他役，但使之家守丈五之城，治其蕪穢，使不爲城之害，有警則皆守城之兵也。仍造弩千張而家給之，使之無事則閲習，亦一助也。近郊二十里保伍亦隸之郡，擇其强壯者籍之，有急亦可驅以守城。如此，二三千兵亦不難辦也。燒磚一事，擇浮屠之有才幹者二十人主之，應管内有僧寺闕住持者，便給帖與之住持，以償其勞。如此，則三四百萬磚亦不難辦。來歲夏末，此事可畢矣。故山之興甚濃，非敢爲僞，年事至此，戲衫亦不宜久着也。忽有制幕之命，此事久矣，諸公甚忌其來，李公頗費唇舌。省劄下，只得力辭不可，則來歲城壁既就，必趣使供職，却旋求去，走康廬以求教誨有日矣。虜之弱甚矣，不待間諜而可知也。諸賢度德度力，不敢便爲進取之計，此其爲宗社謀至矣；然將爲宗社無疆之思。今進取者既失之孟浪，持重者又失之偷安，不知事終安歸耶？日引月長，吾國日困，以彼之憤激，敵吾之偷惰，未知鹿死誰手也。況新寇方强，羣盜蠭起，吾所當慮，非但一端也。今邊郵事息，正造物者遺我以間暇之日，使之明其政刑，登崇俊良，以共起事功，缺七字〔一〕。政恐反因以驕縱，而日益顛倒耳，每一念之，令人流涕。要之，但當歸死故山，不至徒在世間爲人所嫉惡也。安得一見抒胸中之憤悶耶！《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一〕所缺字，四庫本補作「則恢復中原之慶翹首可待」十一字。

復陳師復寺丞　四

以廬阜之崔崒，與彭蠡之汹涌，臨之以一代之偉人，人物山川，相與酬酢，一郡生齒游泳於春風和氣中，計其歡謠已洋洋於田野間矣，甚盛甚盛！斡抵此已逾半年，自覺初謀已拙，到此別無出場，只得爲築城鑿池，與民爲效死勿去之策。方其度工之初，人無不驚且駭者，幸而天相人扶，未及半年，事已就緒。目今一意包砌，歲前五門并三斗門亦可汔事，便有啓闔。雖大敵之至未可保，而小小姦雄亦望風退聽矣。身守一郡，只得汲汲爲一郡計，外此皆非所敢知。國家如天之福，虜至輒敗衄而去，是以至今隆冬不敢深入。此兩日方聞淮北汹汹，大率皆是相恐嚇之意，兵來不除道也。天遺我以閒暇之日，而諸公視之悠悠，恬不加意，要其胸中無識見、無古今，既不曉利害之實，而又日夜拱手以聽命於人。天固助之，我固拒之，謂之何哉！南康朋友甚盛，想聞賢守之至，必有盍簪之樂。斡亦以老且病告廟堂丐骸骨，若遂雅志，當得承教於白鹿卧龍之間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復陳師復寺丞　五

斡自前月來愈覺多事，初令其往黄州提督關隘，次又令往光州撫諭將士，及至將行，又令且赴制

司禀議。凡此皆非所長，只是緩急無人承當，且胡亂拖出，不知平日拔擢貴顯者又要作何用耶？自去年四月以後，虜騎既退，全不做分毫事業，及至事到目前，方且旋荒。虜固弱甚，然驅中原之百姓，盡括其家貲，帥以渡淮，使之抄掠以取償於我。浮光、信陽數百里之地，殺人如麻，室廬焚毀，至今未退。棗陽被圍已四十日尚未解，其勢危甚。盱眙既自取敗衄，又□招侮，今又聞安豐亦已據霍丘矣，爲之奈何！全看天意如何，若人謀無一足恃者。安慶城壁未包砌，軍籍亦寡弱，器械未備，將何以守？若歷陽則尤當風寒之衝，已力丐免矣。制司禀議之命甚久，不欲遽行〔一〕，區處稍定缺十一字勢如何也，老矣，精缺十一字榦自維揚歸，即不缺十一字府皆少俊，不相合缺十一字多端，未易整頓，遂缺十一字除非朝廷意乃是徐缺十字不能任歷陽之責，又缺十字令候包砌畢日供職缺十字舒易和則徐守亦可缺十字書相近制書請之朝缺十字朝廷遂有復還舊任缺十字富之嫌，只得再三奏缺十字金陵風波可畏，因思缺十字親與朋友之可樂，遂缺十字濂溪挂搭以俟命下缺十字約一二朋友爲卒歲缺十字庶幾復爲完人也，延缺十字約李先生以爲山中缺十字爲某初曉不得此語缺十字十分精神，今以世缺十一字已不惜取爲讀書計以缺九字空，入仕以來，一家孥累缺九字畢，朝廷之恩如天莫報缺九字相安慶之民相愛如父缺九字此兩事亦往來于心，每缺九字年事至此，不容復濡滯缺九字榦山居甚適，但辭免缺十字復仕之意分數頗多缺十字此一不可仕也。名實不缺十字可仕也，年齒衰暮，力缺十字就易，辭小就大，失廉缺十字遐日降，謗議日興，此缺十字以盡從，此六不可仕缺十字不放歸，此七不可仕缺十字已芸，人將無以死，此缺十字以遺書，今而負之，此缺十字墓室廬皆欠葺治缺十一字於胸中，豈宜峨峨缺十二字爲貧故舊則

多缺十四字甚者也一缺十一字大厦萬間，支以一木，不謂之愚可乎？此計已決，但未得朝廷慨然相捨，則上無以答朝廷之善意，下無以慰舒民之望，二者縈繫於心耳。尚冀高明有以贊其決，幸甚。五事亦多是文具，此却皆是實事，今亦略改數處，未知是否，更幸詳之。聞欲招林、楊二君，亦更相度事力，果欲遣人，却望令來此取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二〕自「欲遽行」以下二葉，原本每行均脱去下半截，雖仍爲與陳師復書，然分篇不明（因原書與同人之信函均總爲一題），今姑并收於《與陳師復寺丞五》之下。

復陳師復寺丞 六

榦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爲慮。新歲已登七十矣，來日苦無多也。朋友紛紛，不爲無人，氣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左右者忽不自知其拳拳也。静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貫之全是就講學上用工，晚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忽哉！留丞相晚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輒歎服之，蓋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榦昨日得相識録示小報，知已被予祠之命，乃十二

月十七日旨揮。今日邸吏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爲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晚得免廉耻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劄早下，不復以家事關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別紙寵貺，仰仞愛予之厚，恐其匱乏，無以全其守也。若祠禄不下，亦只得判作餓死，年來却見得此事稍分明。死常事耳，朋友之餽不敢辭，私居辦此，亦令人不能安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與真景元直院　一

榦伏自壽春僭拜隸人之敬，歲月倏忽，奔走靡寧，遂疏闊貢，拳拳山斗之仰，實切此心。中間竊聞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枘鑿難合，勇退急流，此風不聞於世久矣，自顧庸懦，亦切增氣。持皇華之節，居盤踞之都，是猶欲某官推其所言而見之行事也。相望數千里，詮伏陋邦，不獲目擊施行之一二以爲快，但聞種不入土，蝗且蔽天。伏想高賢憂世之深情，烈士濟時之大略，安得拱侍函丈，款聽誨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與真景元直院　二

榦老矣，本不敢有寸進之念，偶得一官，庶脱九死。自先世不事生産，而諸孫俱墮飢寒，心切念

之。黽勉從仕，姑竭駑力，本無寸長，敢期公朝過聽，遂叨爲郡之命，此誠生平夢想所不到。冒昧此來，已踰半考，自度遲莫，不堪扶曳，亟上香火之請，不蒙開允，而旱亢如此，郡計蕭然。地居安復、武昌之間，爲制使之説則曰，安復極邊，兩郡之粟不可以出漢陽；爲漕使之説則曰，安復、漢陽之粟當泄以濟鄂渚。制使以閫外之寄而令諸司，計臺挾朝廷之命以持制閫，彼此交鬬，甚若仇讎。甚至制司遣官軍以守漢陽之竟，計臺復遷怒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也！陰陽不和則爲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之和？朝廷方爲安邊之計，而一室之内，自相攻擊，又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賢者乃如此，是殆不知其所以然也。顧榦庸凡，日夜起故山之念，亦不敢與聞兹事，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百憂滿懷，安得一侍誨言，紓胸中之憤悶耶！《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與孫行之正字

榦衰晚，負丞竊粟，自知亡補，忽叨予郡之命，皆朋友過相推許，是以至此，不敢以爲喜，重以爲憂也。自金陵五十日方抵此。民甚醇，訟甚簡，財賦亦從容，安平無事，不妨爲守之樂。但襟江帶湖，吴蜀往來之衝，武昌唇齒之國也，若欲屹然真可當于藩之任，則非所敢當。郡無城郭，有兵二百人，倏來忽去，月給甚薄，緩急亦安所恃耶？小郡若非所急，無漢陽則無武昌矣。抵此二十日，且以治財賦，增兵廩，大開赴愬之門，以平民之曲直。其他所當經理者，俟見顛末，續當有請也。既不能

不仕，仕則不可不任其事耳。但天性拙直，與世寡合，易以取禍，又不知果能安於此否。安與不安，亦一切聽之也。在己既無以瘉人，視人之所爲又多不滿吾意，不知此世將誰與扶持耶？自今觀之，只是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膚仲遂得歸，可喜，但聞其病手戰，亦可念也。真丈如何？聞且歸建寧，果否？敬子聞以疾辭，皆使人有愧也。此間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恨不得見，能録本見示否？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復趙蹈中寺丞

榦昨者僭拜記室之問，帥略之甚。黎斌來，忽辱台翰之賜，前所賜教猶未及拜領也。寺丞持節內郡，而拳拳於邊陲之諸將，豪傑之士莫不慕義，願爲效死。推其所以治峒寇者以制殘虜，中興之功可日冀也。天下大勢亦可見矣。嘗以兩淮言之，殘虜衝突，三方分攻，不攻都梁而攻招信，不攻安豐而攻霍丘，不攻浮光而攻光山，非不攻也，力不逮也。圍棗陽百有餘日，而卒以自解，則勢之弱可見矣。虜能以弱爲强，吾乃以强爲弱，豈將士之罪哉？所以用將士者非其道也。邊事方殷，而廟堂在告，制府所請，百不一報，制府疑懼，力上祠請。邊郡所請百不一行，此亦何時而可以若是耶？信義不孚，賞罰不明，無非自伐之道，而尚可以伐人乎哉？志士忠臣深憂切歎，寺丞義兼家國，想不能不

爲之寒心也。以榦料之，虜必不能自立，割麥在即，而邊郡寂然，此必有變生乎内者矣。羣盜四起，虜亦不能自立，吾亦豈能暫寧哉？是爲可痛哭流涕也。榦衰病無似之迹，本以不能固窮，投老試郡，但思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之計。制帥令以列郡帶行制參之職，虜攻五關，復令以郡守出境守關，又令以越關督戰，皆不敢辭。虜騎已退，忽令易守歷陽，則老病不堪復易一郡；又令赴制司供職，則事亦有難從者。今乃得復守安慶之旨，辭小受大，驅去復還，於義不安。已上香火之請，更一兩日往江池間候報，以必得爲期也。相望遼邈，無由一見，以紓胸中之憤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與李子復書

榦不能安貧，冒昧一出，屬以邊頭擾擾，才力綿薄，大懼無以撫安此民。諸賢措置，各持其説，當危急之秋，爲偷安之計。敵人有所制，未能以逞，然蓄憾愈深。向者之防秋，今反轉移而爲防春矣。每思契兄神識過人，閱世已久，未見其比，顧乃袖手燕間，如蒼生何？榦抵此，以郡無城壁，一意興築，不待報下，即便興工，五閱月而城成。今五門亦已包砌，屹然遂爲淮右之冠。居民方有固志，小小姦雄望風畏遁。若殘虜衝突，彼恐合肥安豐之議其後，亦不敢久頓兵於城下，恐亦可以苟安矣。制司忽有幕府之辟，此已力辭，倘一不克，則李公生平相愛至厚，亦不容不從其請。今日之事，

策將安出？靜觀事變，當必有非常之論，幸有以教之。或能不遠千里，偕鄒兄垂訪，尤不勝至幸。望賜報，當遣人奉迎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與趙省倉

人來，承惠書，雖未及詹拜，固已深服足下資稟之粹、趨向之高，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顧僕衰老，困於吏役，離羣索居，有負初心，何以謝來教之辱耶，世方急於利禄，而獨安於奉親，世方趨於卑陋，而獨志於聞道，尚賢而取友，孰有過於足下者！此僕之所以不敢默默而無言也。竊觀來教，以孔門欲爲有用之學，而又欲其大有所成就，歎其老之將至，而欲爲有用之歸。然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奥，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内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故其教人，雖欲其有用，而未嘗切切於用也。曰「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矣。至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亦曷嘗適莫於其間哉？志於學而先以用爲心，則固已馳騖於外矣。至其用也，則事求可，功求成，安於義命者固若是耶？立心一差，則將無所不至矣。聖賢立教，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必先格物致知而力行之，所謂用者，亦即此而推之耳，曷嘗先以有用爲念哉？孔門之徒，惟曾、顔未嘗見於用也，而三千之徒卒莫能及。由此觀之，則爲學之要可知

矣。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爲學而先以有用爲念，則是未知所性之貴，而有外慕之心焉。故敢以切己務實爲足下獻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交淺言深，惟足下亮之。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答陳泰之書　倫　一

榦老矣，方力上丐祠之請，而求爲無用之人，宜其榦伏承不鄙，特枉臨顧，先之朋友以達其意，副之長箋以述其情，志甚篤，貌甚恭，辭甚遜。以榦之愚不肖，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中之不能作文章、誇聲名，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此世之所謂無用而不齒焉者，顧何足以辱足下之好哉？豈非以其嘗從先生長者遊，而獲聞君子之大道歟？足下之意則甚厚，而榦安敢不竭其誠，敢以所聞爲足下言之。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礲乎義理之刃，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捨此宜無急焉者矣。足下居長溪之西偏，裹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焉，毋徒下睨污瀆之中，而覬吞舟之獲也。足下其亦亮之。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答陳泰之書　二

敬字看得親切，但常惺惺法爲主乎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持乎主一無適，似太分裂，試更思之。此學問之本原，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先師永逝，吾道益孤，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然如許重檐，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沉浮世間，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答陳泰之書　三

承諭，旦晝念慮不如平旦靜坐。此亦只是常覺不如，常加提撕，則久當純一矣。不見道體，却亦不須如此着意。行吾敬故謂之義，亦只是做行吾敬工夫而已。又着一心要見箇義，却恐有病。學問大方只是致知力行，持之以敬，只怕人不用力而已，別無好法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答陳泰之書　四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説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説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静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看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六五四七

黄　榦　二二

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　一

連辱書誨，三復感尉。旱勢可畏，臣子同憂，契兄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爲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徒爲文具。莫若且於部内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分頭管幹，守令之不才者去之，無過而庸懦者易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未見長策也。此間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旱便逐急糴米，已糴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六文一升，城之内外帖然，不見其爲旱也。漢川一邑素有蓄積，知縣又曉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稉種頗多，目前尚有可支，至冬春間即發粟以賑之，亦可過此一厄。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間與鄂渚對岸，例是齟齬，亦只是頑以待之。吾人去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爲累也。六月初遣人丐祠，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預爲此舉，庶幾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

救世之術疏，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間，自放山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録事承見諭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爲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爲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爲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旬日，亦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熱，二是多事，終日昏憒。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録以所記年月爲序，如金去僞者，番易人〔一〕，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己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絶不知蹤跡，不知此録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録之人真是學者，如子晦丈、漢卿丈之類絶少再相見，記録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爲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爲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幹後便更思之，當拜稟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一〕易：原作「易」。按文當作「易」，即古「陽」字，「番易」即「鄱陽」也，今改。

與李貫之兵部書　二

來諭趙制帥過羅事，想衆人皆不以爲然。吴勝之力與之争，契兄亦是正當賑濟之任，故皆見其非，此處利害之中者也。幹初亦見其如此處置，甚服其得策，以告勝之，勝之甚不樂。後綦總得書，

亦與鄙見合。以此一事觀之，然後知世事之不可爲也。彼爲制帥，所慮者邊防耳，盡空塞下之粟，使邊民告飢，盜賊間作，夷狄窺伺，其利害不既重矣乎？勝之初以通融之説懇之，趙力拒之；勝之復以聞於朝廷，朝廷從其説，趙又力拒之。二公正此爲敵，未知其孰勝，甚可笑也。要之，趙之説爲是。趙之説若私而公，彼所務者大，所不及者漢陽、鄂渚兩郡矣。吴之説若公而實私，非爲十五州也。且吴之請於朝，乃曰乞只通融十五郡，但不得過湖北界。如此，則兩淮江東西皆化外之國乎？以此言語寫在紙上，獨能安於心乎？勝之號剛直，人稱其賢，到此亦甚歉然。屢以書來問救荒之策，亦只得以已見告之。曹器遠在幕中，尤大言無當，其他皆不濟事，以此殊覺費力。漢陽小國寡民，本易處置，初以情告之，以爲兩州相望，莫若先定米價，使之一樣，使比之常年幾增一倍，亦無可奈何。米價既定，則客旅之販米者不之東州則之西州。吴不以爲然，一聽客人之高價，其意以爲可以致其來耳。彼商賈何厭之有？米價頓長，幾不可通；漢陽只得固守前説，而嚴泄米之禁，以是人物熙熙。彼乃以爲漢陽有米，多方作威作勢，欲奪而有之。但付之嬉笑，不與之競，亦不爲之屈。貌雖相與，而心實不平也，然亦決不至有他也。趙公方嚴，近見其二三事，亦有不可及處，所差人至州縣無一毫之擾。勝之甚鄙之，然恐未易輕也。世事如此，天象如此，人物又如此，以是尤使人不可一朝居也。讀畢焚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國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不自懲創，爲之奈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聞欲爲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沿淮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爲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浮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爲辱不少，今吾皆未見有可恃者，深足爲慮也。榦失計此來，無可言者，非可丐閑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亦但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舟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楊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丕父剛毅不苟，可爲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頗有遠游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榦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顓介承候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復李貫之兵部　一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爲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欲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爲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榦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榦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孥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爲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扣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間取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爲恨，閑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屈致；榦亦無力遠出，不能携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惓惓，殊使人爲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

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斡亦當齎糧爲數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兄并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閑退之人所宜言，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耻道喪，風俗波蕩，略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爲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至此，此誠至論。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人爲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爲黨而激成其禍哉？斡嘗記得在先師侍側，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爲問，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答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此，不是真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斡閑居甚適，嗽疾亦爲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禄，亦稍可支吾；

若無祠禄，諸子亦可做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説，今以所説鬼神大意録去，是否，幸見教。《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復李貫之兵部　二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意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爲之敷衍其説，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常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己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説，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説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

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捨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着心胸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復李貫之兵部 三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真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户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剽劫及走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使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户長自可不差人户，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户長哉？此皆徒爲紛擾，以困中産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爲，則爲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爲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旱如此，真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

古規摹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鑑，何苦而復襲其跡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救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爲備，它未有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以邊郡薦之，渠亦以此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既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爲榦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榦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摹，只住半年，便爲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丐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綦、吴二公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爲丐祠之請，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三月却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録切不可删，只得全寫，便有重復，亦無奈何。若吝所費，則不若勿爲；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併序語納去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答林季亨書

榦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以迫行，未及趨慰，徒深愧負。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夷狄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

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毋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爲致意。向氏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説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説入。理虚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曰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裹頭巾、着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着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衆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答林子至書　一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爲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爲封殖計，所在皆然。榦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争，自度决不能勝，脱身遠避，便難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畎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静，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旦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貧之意，令人太息。榦老矣，歸來亦欲温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知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固多，沮之者亦力，太虚浮雲，俱不足爲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答林子至書　二

榦投老歸來，引疾丐閑，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餘年。朝家不貰，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閑爲期，二月半間此事可决也。春事向暖，須至箕山爲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答鄭子立書

榦至愚，無所用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長者遊，又不能刻意厲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爲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能以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説，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答鄭子羽書　一

榦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榦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遊，雖足以粗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己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己，凜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啓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辨，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嘆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脩，此固僕之所感嘆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答鄭子羽書 二

榦多事如昨，朋友相處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承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着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脱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虚静，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與吴伯豐〔一〕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此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榦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真吉悔

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一〕文末原注：「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録以〔問〕晦菴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説却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注》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榦碌碌如昨。初以爲貧，勉强從仕，諸公誤以爲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即爲丐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尚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一〕，亦士之常也。叔重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鋭，一别七八年，遂爲古人，殊可傷悼。想里閭間失此人，亦復蕭索。榦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爲議之。榦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虚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冶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

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爲，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一〕原注：「一本云『而貧』。」

答董叔重之子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榦於先丈同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録太泛，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謚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友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爲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遞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榦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更冀抑節，以畢大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六五四八

黄　榦　二三

與陳子華書　韓

歸來數得款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參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爲策？且得曲意奉承爲佳。榦到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慶無城壁，到此便措置，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二三〔一〕，已申朝廷，無錢米〔二〕，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得大膽便做，每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使得罪而去〔三〕，無可奈何。秋冬間可畢事，邦人便有可恃，老夫亦可丐歸矣。安慶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多，遂頗富實，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爲之也。到此只得汲汲寬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到

此却甚健，日飲十餘杯。度尚未死〔四〕，或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三四千人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俊，喜功名，豈細事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五。

〔一〕「二」字原作「一」，據四庫本改。按自「二」字以上原本爲卷十五第一葉之前半葉，自此以下數葉版次錯亂。「三已申朝廷」至「度尚未」本應爲第一葉之後半頁，而誤作第四葉之後半頁，今移正。（四庫本、清抄本頁次略有不同，而亦顛倒不可讀。）

〔二〕無：原作「每」，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三〕「一切」下一字原殘存上部一點一橫，四庫本補作「事」字，亦似不通。

〔四〕自「死」至下篇「遊談之助」本應爲第二葉之前半葉，而此本誤移作第四葉之前半葉，今移正。

復王幼學書　伯大

榦衰病之蹤，不足齒叩。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事之請，偶蒙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痾之地，力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丐祠，亦以爲免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遊談之助，至感至感〔一〕。榦聞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并合，深慰生平傾仰之私。世道益衰，人物零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真不啻景星鳳凰也。舉世滔滔，病

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甘心没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説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斃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窮逼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況又實有命焉，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榦稟資甚庸，涉道甚淺，獨以早年侍晦翁杖屨之日，久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投閑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倀倀，既莫知其所歸。向來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强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爲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鏌鋣，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説詖行肝碎膽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但身既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尚幸有以教之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一〕原本自「至感至感」至《復王主簿》之「一旱如此事甚」共二葉半，誤接於前《與陳子華書》之「僅十分之二」後，今移正。

復鄒俊甫書

榦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夕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悁仰。忽辱台翰縷縷，尤認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榦老矣，無以餬其口，尚此竊禄。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詹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厲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爲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爲屬，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虚言以欺人，而實自欺，仙鄉諸長上爲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扣，不得不止。異日見得

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不可只以公事虚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旱如此，事甚可憂〔一〕。衰晚不才，旦夕即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遣如此之嚴，亦去一大姦，當塗之幸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一〕「事甚」以下，原誤接《與陳子華書》之「死或歸故鄉」至《復王幼學書》之「遊談之助」半葉，又接《與陳子華書》之「三已申朝廷」至「度尚未」半葉，四庫本已移正，今從之。

復黄會卿

榦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欲爲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輩葺數椽，架小樓，樓成即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井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爲此書，盡發聖賢底蘊。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慎獨〔一〕，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慎獨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間，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此孜孜奉持，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着落，而無復毫

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慎，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爲得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榷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一〕慎：原避宋諱作「謹」，據《中庸》改。下同。

復黄清卿

榦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遊本圖閑静，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爲無人，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爲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别求方法，則恐又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榦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繇，且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詹企而已。《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薛希賢書　師邵，撫州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蹈襲語，皆自胸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曾氏父子，晳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户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奥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奥，精辨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俯循學問之實，以聖道不明爲己憂，毋以吾心所見爲已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間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答余瞻之　一

榦奉親幸安，不足勤齒卹。杜門閑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況味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徒

深健羨。夏深，儻能撥置以尋雪峰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幹之撓。七家兄多往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瘉，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間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榦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廣闊，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怳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并榦亦作一書，便中煩早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爲況甚適，但云賑濟無效，丐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間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坼，瀕海者已絶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甚可慮也。榦迫親養，未能絶意場屋，但覺力綿途遠，若不能擺脱，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着，自作本分事業，意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答余瞻之 二

榦侍旁苟安，不足勤齒卹。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爲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爲會稽行。道遠力綿，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彦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即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但不得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静否？擴之兄爲況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兄書。

會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須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何説？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嘗收下十卷，上數卷多脱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録》尚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少許，遂爾相溷爲愧。榦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遠，恨不能即款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玩味，切己省察。」敬録呈〔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一〕原注：「陳士直字彦忠，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字子陽，泉同安人。」

復饒伯輿

一　魯，饒州餘干人。

榦諸況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矣。來諭爲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

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説，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爲吾道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慎獨，次言智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慎獨以致乎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真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爲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爲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似便以是爲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工。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内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爲一本，恕爲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爲一之始，貞當爲一之終，元當爲萬之始，亨當爲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大抵

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爲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勉之，吾道之望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饒伯輿　二

承聞教授里閭，向道日篤，不勝敬歎。榦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絶者如綫，向來從遊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汩没於利欲海中，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説，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不啻飢渴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説亦然。然以爲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説，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蓋以爲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説，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顛連無告」，亦不可但以爲見其爲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便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又豈特「于時保之」一以後，方爲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説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説，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説，未安者且置之也。此間絶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如何也。榦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静，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

之日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饒伯輿 三

榦諸況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説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剥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絶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榦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嘆矣，惟以勉旃爲禱。《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饒伯輿 四

榦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痛掣，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却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後來多

不得力，須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趙立夫

榦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閑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予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帥皇恐，尚冀亮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一〕，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爲然，今乃知其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闡其端，晦菴先生爲之

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爲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肖，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原，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已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未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乍長乍歇，校之世俗之流蕩汩没，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絶，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斡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知抱所有以遊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榷之，却以見教也。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一〕句：原誤「句」，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與張敬父書　元簡　一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間風氣淺薄，

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慊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幾千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沉靜默，異日結裹，爲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與張敬父書　二

四郎來，聞爲況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具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榦生平所在守官，真是不顧身命。其所管幹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榦素貧賤，柰辛苦，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榦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徧閱朋

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父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父樣人，則久而無對。非敢爲諂也，實是無第二手，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鬲上語也。斡已得予祠之命，父兄之爲子弟謀，不過如此，自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嶕峽之間。若非官路，只是隔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却旋謀之也。宋□□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不靈矣。但當斥絶之，庶使堅苦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爲賢姊夫之薦爲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楊志仁來即附去。《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復李隨甫書　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學。世方汩没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爲己，聖賢所言，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爲佳也。斡

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凋零，每興索居之歎。反覆來教，真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隱，即圖請見。草率，幸亮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答梁寧翁書　祖康

榦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峰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沉靜縝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濱，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爲説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林□□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爲善，顧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説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榦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其褊心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踶嚙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己自修，繼今以往，凡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静觀天

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畏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政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閤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如何耶？草草，幸亮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六五四九

黃　榦　二四

復李汝明書　鑑一

中間獲奉款晤，切觀志尚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相別匆匆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着此理。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制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内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内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内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

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榦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摹如何，後便望示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復李汝明書 二

閑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説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榦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間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復李汝明書 三

榦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脩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蓋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爲學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相去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

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楊慈湖文亦已一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縷縷。《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曾文仲魯仲　一

山居閑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説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爲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沉，此爲大害，更幸思之。先墳望垂念，遊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曾文仲魯仲　二

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絶，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榦於諸生中荷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緦服三年而後歸。鄉間書會不可復集，但石栗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粗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柰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季亨、武哥

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願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葉雲叟書　士龍　一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閑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葉雲叟書　二

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説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粗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凌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葉雲叟書　三

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閑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榦歲晚又丐祠，若得歸，便灑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育之責，誠爲不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粗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携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且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葉雲叟書　四

忍貧讀書，切己進學爲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爲致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如是足矣。惟閑居更益厲所學爲佳。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榦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閑，莫大之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鋪叙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遊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賢〔一〕，聞見浸廣，陶冶詩什，吟詠情性，乃能進□□至此耶〔二〕？頃亦嘗屢進説於尊丈之前矣，或□□云〔三〕，榦與令叔爲黨，紿令尊丈莫遷，以遂□□□□□移之計〔四〕。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兄長而弟先移〔五〕，吾據中堂，自爲家主人，誰□□議〔六〕，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榦與二賢父□□三十年〔七〕，未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相猜疑〔八〕。年來却覺文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隨〔九〕，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間者易使人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

令叔數過家間商量事，榦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謂榦與令叔議尊丈。日來尊丈多過舊里，榦亦數數襆被同寢，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知令叔不以榦爲黨尊丈耶？榦無能之人，縱有偏黨，亦何足道？但三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之禁，亦使人怏怏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説移居之計，是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避，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不可。先令祖締創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移入城，又何説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使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爲禮法之窟，今乃喧争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爲，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嘵嘵如此哉？二賢父年亦各四五十矣，孤苦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魂魄猶在也。吾晨起焚香而拜之，退而喧争，厥聲載路，在廟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請細讀《常棣》之篇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榦嘗爲鄭成叔作《怡閣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

子夏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呼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覺賢昆仲略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間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兄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謝過於賢叔父，朝夕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嫚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幹嘗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即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幹，即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即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幹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充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一〕缺字四庫本、清抄本補作「良友」。

〔二〕缺字右二本補作一「益」字，傅校改作「業遂」。

〔三〕缺字右二本補作「人有」。
〔四〕缺字右二本補作「令叔先」。
〔五〕缺字右二本補作「哉吾爲」。
〔六〕缺字右二本補作「有異」。
〔七〕缺字右二本補作「相處」。
〔八〕缺字右二本補作「嫌隙」，非。傅校改作「纖毫」，近是。
〔九〕缺字右二本補作「不」。

答黃伯新

榦諸況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椿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糶，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丐祠之請，不蒙俞允。丐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面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間亦難得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頃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疏略。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説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爲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勉齋先生

回考亭諸丈劄子

榦伏辱劄翰，以祀事畢，令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榦何足以當此？重念衰晚，爲貧逐禄，廢學日久，惕然于懷。引疾奉祠，來歸寓里，正有望於朋友切磋之益，若又退遜，則終無請教之日矣。敢不僭述所聞，以期鐫誨。布謝崖略，並幾情亮。《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楊德淵書

溥

國博令孫有嫁母之喪，聞不爲持服，亦不往哭。嗚呼，天下固有無母之國哉？賢者之後，禮法之家，一至此耶？想其令孫年少未更事，事必取決於族人之長者，則德淵諸賢皆不得辭其責矣。又聞亦嘗謀諸城中長上，以爲法不當爲服，此大非衰晚所能曉。年來風俗大壞，人紀不立，雖賢士大夫亦未免有可議者，流風滋熾，遂有今夏之事，令人有不忍聞者。然推此不爲服之一念，亦何所不至耶？在禮，父卒爲母，則齊衰三年；父在爲母，則杖期，而繼之以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不可易之大典也。慈母，父之妾也，父命之使慈己者，其服尚與親母同；今爲人後，而爲所後視其母，乃不得與父

妾比，何其無人道之甚耶？出母嫁，從爲之服報，禮也。謂之出母，則爲父所棄逐者也，其既嫁也，子尚爲之服期。母有過，父得棄之，子豈得而絶之哉？況其母又未嘗爲父所逐者耶？若曰，母嘗不恤其子，挈其家貲以歸，不復有母子之恩矣，是可無服也。然則處頑嚚之際，所以虐其子者亦無時不至矣，負罪引慝則聞之，未聞不爲之服也。父母，天地也，豈較曲直之地耶？毁冠裂冕，絶滅人道，一至於此，豈不大可傷、大可痛耶！想國博之賢，亦將爲之目不瞑於地下矣。又聞其令孫來歲便欲赴銓，如此，則行將仕矣。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有其母而能忠其君者也。其亟於赴銓，豈非欲急爲仕進計耶？方入仕之始，而先犯大不孝之罪，公議凛然，亦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求一二年之速化，而犯終身之大戮，亦非計之得也。榦辱國博之知甚至，不忍其孫之無知至此，不得不相爲言之。切冀德淵諸賢痛爲解説，早自悔艾，亟爲制服，往奔其喪，服以期而心喪以三年，哀號擗踊，但知有母之恩，而不知有母之過，庶幾無愧於爲楊國博之孫矣。苟能如此，則尚可以世契之故以書問相往來；不然，則亦不容不自絶也，豈有無母之人而尚可與之交耶？言之至此，令人哽塞，切幸亮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荆南與吴宣撫乞罷置櫃事

榦竊見宣撫待制德望足以高一世者，以其寬大和易，有以服人心耳。除命之下，兒童走卒無不鼓

舞，此正自古英雄所以建立事功之機也。然位望既尊，則下情易隔，侍御者不察吾平日待下之意，而徒欲爲尊嚴其上之儀，使吾寬和之心一變而爲森嚴之狀。人心一失，聲望將減，甚非所以成宣撫待制之美意也。置櫃一事，蓋恐不能盡接四方之士，以廣其聽聞，然或者以吾爲不屑於接見，而遂爲是舉，如此，則非吾平日待士之意矣。今莫若先出文牓，卑詞下意，以求裨益，然後撤去元櫃，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僉廳官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而慰藉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高下，饋以薄禮。如此，則四方之士莫不于于然而來矣。至於四方書劄，亦委所差官置簿收接，於書院中委一士人可託者置簿交收，逐日契勘，發遣回書，庶免隱匿滯留之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宇文宣撫言荆襄事體

今日之患莫甚於諸將之爲欺。荆襄去朝廷遠，故其欺特甚。武昌十萬之兵付之庸將，有虚籍，有老弱，其間可用僅及三分之二，敗衄之餘，盡聚之襄陽，不過二三萬人，鄂州、荆南全無大軍。頃見薛宣撫以戰艦無兵，盡刷其癃老者千餘人，皆皓首執幟立于舟上，州人相視，以爲兒戲。向者所創鄂州一軍，豈專欲守襄陽哉？大軍僅足守襄陽，則卒有緩急，數百里之地又何所倚賴？軍籍既少，又皆貧困無聊，至有妻女求食於人者。至於主帥，則其所服用皆精選，其所愛幸皆姝麗，又安責其善戰？

士大夫莫敢議其軍政者，其事又難言也。偏裨之中，又甚可駭。榦頃蒙宣、總、帥三司差往提點信陽三關，是時襄陽遣三將，各將千人以守三關，癃老憃愚，曾卒伍之不若。榦深竊憂之，亟以書白陳副宣，副宣復書曰：其軍中大抵皆此物。此蓋以庸繆之帥擇庸繆之將，豈暇計其勇力事藝，亦不過以其善奉承而遷之耳。是以臨敵之際，不戰而潰。襄陽之圍，特因虜人之退而乘之，使之正與虜敵，亦有棄甲而遁耳。今若因仍舊貫，使此人將此兵，宣司日出數百萬緡復招數十萬兵以益之，其相習成風，未見其可用也。爲今之計者，要須振起而更張之，多遣官吏賫金帛，招勇敢强有力之人，擇良將以統之，屯於巴陵、公安之間，不使之習見鄂州將帥之故態。日夜教閱，其不如令者繩以軍法，使之感恩而畏威，則庶幾緩急不至復蹈前日之轍。鄂州見軍屯襄陽者，且使舊帥統之以守襄陽，吾之所自立一軍，別擇主帥。氣勢既張，則襄陽之帥亦不待易，而惟吾之約束。彼見吾所自立之軍紀律嚴整，則亦將變其故態，皆爲精兵。異日事定，從而移易之，亦不難矣。自去夏唐州一敗之後，不復敢言進取，虜已知吾軍之弱矣。去冬德安、襄陽之圍，其初猶有救援之兵，然而每戰輒敗。自後數月，絶無一騎敢向之者，虜又有以知吾之弱矣。然猶有魏友諒一軍萬伍千餘人，退襄陽二百里以守荆門，雖不能解襄陽之圍，尚足以爲荆門之蔽。二月十有四日，虜騎數千未至荆門數十里，友諒策馬先遁，諸軍從之，虜遂悍然據荆門以瞰荆南，此又豈待遣間諜而後知吾之弱哉？使和可成，城可保，虜人厭兵不復言戰，武昌十萬之師尚不可不爲之修復其舊，況戎狄之情詭詐難測，萬一秋高馬肥，乘吾之虚以擣荆襄，非兵力之盛，其何以禦之？使吾兵備既飭，虜人見吾之强，則亦將望風而莫敢來；縱使之來，吾

有以待之，亦不至於倉皇無策矣。此一事者，其利害最大，可以振起數十年軍政之弊，可以强國勢，可以服戎心，與夫蹈常襲故，有敗無成者相去遠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與宇文宣撫畫一六事

一、江陵城壁較之襄陽，其厚薄高下僅得三分之二，所以今此人心極爲皇皇。向者築城之人務爲欺誑，於低城上高爲女墻，以惑外觀。吴宣撫之使高，至於城薄，亦須培之使厚。攻城之法，不過攻吾城脚，今縱未能盡使之厚，且培城脚高丈餘，各厚五六尺，稍有餘力，又逐旋培之。城壁既堅，則在我有可恃之勢矣。鄂州軍餉所聚，人物繁盛，控扼險要，乃全無城壁。去歲陳副宣欲以錢數萬緡助鄂州築城，太守不從而止。今移趙守守鄂，聞其人頗喜事，宜力贊之，此急務也。恐燒磚鳩工具器用非一日可辦，宜先以書委官屬，使一面措置。

一、荆襄糧食空乏，深可爲慮。蓋彼中連年旱荒，决無所從出。今歲江、池人民流離，既不耕種，亦决無租賦可輸。若俟到彼而旋請之，則無及矣。莫若便請於朝乞撥何處米以實荆襄，便就此委官前去催促，庶幾易以辦集。

一、諸軍器甲全少，荆襄湖北事力已竭，責之打造，未必足用。今亦宜請之於朝，行下他路打造應

副，亦合便委官前去催督。鐵甲用工最多，未必便能辦集。目今綿絹新熟，宜早委官於湖南收買，以備軟纏之用。長鎗、弓弩，軍中固不可闕，然制虜騎之衝突，則長刀巨斧又鎌尤爲要切。此等器械，新招之軍不教而能，不可不多置也。

一、義勇民兵只可用以守城，不可恃以野戰。蓋其心終是自謂百姓，未必有死敵之心也。又統之者皆是總首，不過鄉里有物力之家，恃之野戰，未必可用。但擇其强者，教之弓弩，用之守城可也。向聞義勇至，府吏輩例有需索，總首又有誅求，故其間不無私下放免，及代名抵替之弊。此當申明約束，敢有犯者，以軍法治之可也。

一、忠義軍之名甚佳，其人亦可用，但其實只是相聚爲盜賊。榦頃在信陽，聞董達者，其下有二千人，日遣其徒劫掠平民，至官司調發，則逃匿山谷，不肯爲用。是時聞其欲俟虜人之至，便先焚燒應山，其後亦聞果如其言。此曹若不早爲區處，異日必聚爲大盜。須是得其願充正軍，方入紀律，拔其首領，命之以官，方知自愛。

一、沿江南岸全無守備，戰艦不可不早備，水手不可不早招。兵法先聲，當使虜人望風而不敢犯，乃爲長策。《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論建寧社倉利病書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鬬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金，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銷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爲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爲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爲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

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爲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代胡總領論保伍書

某猥以庸虛，誤蒙委寄，總餉淮右，責任非輕。每念先世當紹興間力抗姦臣，扶持大義，某若不勉盡忠悃，是無以報君恩而見先世於地下也。竊見醜虜犯順，雄據中原垂九十年，天地之數，窮則必復，今自更化以來，正人登庸，庶政修舉，和氣充塞，年穀屢登。北虜無道，骨肉相戕，達靼侵迫，旱蝗荐臻，狼狽遷徙。此天厭夷德，而啓吾國中興之兆，斷可見矣。聖君賢相，經營圖回，固非庸凡所能測識，然愚竊料之，今日之計莫急於經理兩淮。長江者江南之藩蔽，兩淮者又長江之藩蔽，無兩淮是無長江也。今日選守，明日擇令，今日浚壕，明日修城，是亦足恃以爲經理乎？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力之不足，沿江數千里屯戍之兵不過二十萬，分戍淮郡，多者二三千人，少者數百人，雖有守令，何所用力？雖有城壁，將誰與守？豈可不深慮乎？愚竊以謂防江之兵力固不可不增戍兩淮，然有策於此，不張皇，不勞擾，坐得一二十萬之精卒，以守長淮數千里之竟土，國家何憚而不爲？此蓋爲

今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夫南北之人氣禀不同，以淮人而較之江南之人，則强弱勇怯大不侔矣。生長淮壖，與虜相諳，騎射劍戟，其所素習，山川險易，其所熟知。淮陰之韓，英六之布，皆淮人也。曩者虜人衝突，遇大軍則索戰，遇淮人則退却，此其明驗也。又紹興開禧間，虜人犯淮，俘虜殺戮，切骨怨憤，所欲甘心於夷虜者，其素志也，籍而用之，豈不賢於防戍之卒乎？又其地廣莫，所務農桑，所蓄米麥，因其農隙，教以習戰，無養兵之費，而得養兵之用，計無善於此者矣。然而用淮人之策，必先明保伍。自伍家爲伍，則伍有伍長；五伍爲隊，則隊有隊長；四隊百人，則有百人之長；伍百人則爲一軍，有統領；四軍萬人，則爲統制以總之。度其郡之大小廣狹，而爲統制多寡之數，又立都統制以總之。自都統以下，各以物力高下，人才服衆而差。自軍將而上，則朝廷給之官資，以下則制司補以文帖。其爲保伍，不過以防托鄉井爲名而已，及至緩急，人自爲戰，皆精卒也。保伍既明，則爲之置立保寨。蓋淮民散居平土，卒有緩急，米麥無所藏，妻孥無所託，不爲俘虜，則爲饑莩，不甘於轉死，則去爲盜賊。惟或依山、或附水，創置寨屋，立囷倉，使各隨其隊伍而居之。閑居則預藏米麥，有急則安存老弱。既有所居，則莫不愛護鄉井，與虜爲敵。二者既定，則寬其力役以安之，設馬監、置軍器以資之。兩淮之民不苦於稅，而苦於役。州縣之吏知其稅之輕也，則重役以困之。有保伍，有總首，一有行移，總保俱受其害。今既籍爲保伍，凡有追胥，行之保伍足矣，而總保可廢也。人免總保之苦，則亦樂於保伍之法，不待驅而自從也。兩淮之地，承平之際，蓄馬成羣，開禧之後，麾自孑遺。今馬之價數倍江南，而人之蓄馬者絶

少。淮人長於用騎，而苦於無馬，其所乘之馬亦不必産於西北，凡江南常馬，蓄於其地，風氣堅勁，水草肥饒，亦皆可用。惟廣鬻江南之馬，而蓄之淮上，隨其保伍，因以給之，又爲之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而軍政可成矣。雖然，天下未嘗無可用之法，而常患無能用之人。朝廷擇一制帥而付以閫外之任，乃獨置之江南，而於淮甸之事既未嘗諮悉，又僚屬不許辟置，則朝夕所與圖事者，又將何所恃乎？愚以爲莫若移制司於歷陽，居兩淮之中，而去江咫尺，文移往來，莫此爲便。又許之自辟其屬四五人，往來兩淮措置保伍，則庶幾所立之法不至徒爲文具矣。此法既定，忽有小警，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而彼自有以處之，此與調江南之兵相去萬萬也。且不惟足以禦敵而已，兩淮之民遭丙寅之危，瘡痍未合，今聞虜人遷居汴京，莫不狼顧脅息，皆有棄田廬、挈妻子，或渡江、或入山之意，其間素號勇悍者，則且將伺變竊發。向者胡海、張軍三之變，爲兩淮之害，甚於虜人，今若不早爲之所，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皆攘臂而起矣。惟結爲保伍，而使物力最高者統之，則爲首者皆知自愛，而其下亦各有服屬。既有險阻之可恃，則不至輕去故鄉，既有上下之相維，則不至輕爲盜賊。此非愚之策也，管仲内政之策也。朝廷所議邊事，每以張皇爲慮，今以保伍爲名，以防託鄉井爲説，則不至張皇，而屹然有不可拔之勢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六。

回總郎言築城事書

榦伏蒙台慈寵示劄翰，遣至濠寨官陳校尉并所畫城圖，令榦再行相度。仰認某官體國憂邊、思患預防之意，榦與一郡吏民不勝感激。榦一介書生，於世事都不通曉，向來所建築城之議，亦是世俗常談，其所畫城壁方向，亦是臆度。已見今蒙台令念，因得聞所未聞，遂帥郡僚陟降觀覽，形勢雄壯，誠如台諭。嘉定五年間，郡守趙朝奉亦嘗借到壕寨李忠顯相視計料，亦只欲築向西一面，接連大別山爲固，東西兩面下瞰大江，不築城壁。其後制置司疏駁三事，其一以爲錢監之側有水坑，難修築；其二以爲大別山闊遠，恐難用工；其三以爲南面鑰匙頭之外既有空地，恐不足禦敵。趙知軍遂不敢復請。今同壕寨官相視，前一項錢監之側即無水坑，但後面兩項亦有可疑。今以鄙見與趙知軍所請規摹較之，趙知軍所請，即今使所所示之圖也，乃是鄂州大軍中元立規模如此。榦所請只欲依郡治後小山，向西築至朝天門，即自朝天門斜取壕東門，過水軍寨，至南紀門，沿堤包築，後接郡治後山。周回不滿七里，則四面皆有城壁；一城之民知有城壁，則人心可安。城之四面皆可相望，厢禁軍及市兵以至義武民兵亦可固守。但以形勢論之，則誠不若併包大別山之爲壯也。然欲築四面一帶接聯大別山爲固，則形勢雖是雄壯，顧其間亦有可疑者。面面向南，鑰匙頭之外有地數十丈，既無城壁，則敵人必窺，恐難守禦。合肥之城可謂雄壯，只有水門可入，虜人攻城，徑趨水門，合肥之人危如累卵。其可

疑者一也。自錢監之側，向南至江，並是依山創築城壁，誠爲險要，但去民居遥遠，如大別山則相去又高且遠，緩急之際，欲帥市民以守城，則其聲援委不相及。其可疑者二也。築城雖以禦敵，然兩軍相向，姦民四起，東南兩面既無城壁，姦人窺伺，官司難以稽考，安知舟中不爲敵國？向日守城幾於不免者，無城壁以幾察姦盜耳。其可疑者三也。四面皆有城壁，人心皆有所恃，則顧其室家，不忍遷徙，官司亦可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東南兩面既無城壁，人心不安，皆相率而渡江矣，雖有大別之山，將誰與守？其可疑者四也。大別山一帶，其上平闊，其兩旁皆險峻，誠爲可恃；但其下若不剗削，其上若不築城，則形勢凌遲，亦可扳援而至。若欲剗削，則其山多石，難以施工；若欲築城，則其山無土，亦難用力，費用浸廣，功役難成。其可疑者五也。如榦之説，方爲城郭，如趙知軍之説，則特爲一關隘耳，非城郭之謂也。然大別天險委是雄壯，若欲守禦，亦不可廢。爲今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先如榦之説，築爲周圍可恃之城，令其堅固而不可拔；然後於西北隅接連創築低城，以至大別山之上。大別之顛，或累石，或用木爲欄障，要使内城堅固，而其外特以爲之護衛耳。如合肥之城亦然。使外城可守，則用以却敵，不可守，則退守内城。内城既固，孰敢頓兵其下，久而不去哉？大抵建功立事，須是思其始而圖其終，考其利而究其害，務求實而不求其名。每觀世道日降，人心日薄，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必不如其家，爲民計者必不如其身，但圖一時之名，但思一己之利，異日之可恃皆不論也。區區之愚，更望台慈將榦所陳聞之計臺，聚三司屬官而通議之。如榦妄論或有未當，亦望疏駁行下，往復詰難，務求至當之策，使早有定論。日下計度，便行燒磚買木，成就於歲月之間。

不勝吏民之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六。又見嘉靖《漢陽府志》卷六。

覆李心傳論易書

《占法》、《易箋》自爲一書，以記其異、述所見，以與學者共商榷，不爲無補。大抵朱先生諸書，如《語》、《孟》、《中庸》、《大學》，乃四方學者所共讀，因其質疑問難之際多所修改，故其義爲最精。若《易》之爲書，學者未敢遽讀，故未嘗有所修改。竊恐其間亦有文義未甚安帖處。今所考訂精密，亦先師之意，後學之幸也。因古書所以互見，正當拈出，前輩考經，此類亦多，不可失也。幹上覆。《丙子學易編》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五〇。

回漕司行下放寄莊

漢陽土田所出，只得養活漢陽軍百姓，若盡數搬出外界，漢陽之民必致餓死，漢陽老知軍情願放罷，不敢餓死百姓。嘉靖《漢陽府志》卷六。

全宋文卷六五五〇

黄　榦　二五

通兩浙趙漕啓

財貨源流之寄，孰踰畿甸之尊；塵埃箠楚之間，無若酒人之賤。豈姓名之敢徹，冀悃愊之少輸。竊以在昔肇民，以酒爲禮。五齊之掌，周始列於天官；大酋之監，秦復著於《月令》。凡祭禮之共、賓客之奉，皆秫稻必齊，麴蘗必時。苟爲曠職以弗虔，毋乃乾餱而失德。至詩人而有酤我之詠，及夫子而有沽酒之文。則是懋遷有無，奚間今古？然皆旨且多、旨且有，孰不醉言舞、醉言歸。至於厭棄而不售於人，則亦薄惡而不適於口。自世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米麴三斛成一釀，而味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天下命士，類多空簿之欺；市上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背公徇私，見利忘義。夜入此舍，不辭盜飲之名；日醉後園，自取廢事之責。及課額之不辦，則姦計之愈生。求善價而沽諸，皆市貨之滯者。于于然來矣，何異餔糟而啜醨；望望

然去之，無復登臺而飲酎。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獲免于戾。然木以穴蠹，穴深則木何由生；水以源長，源竭則水亦何有？所謂通變斡旋之策，實資聰明仁惠之賢。激濁揚清，興壞補廢，恤其有無而究其實，憫其卑賤而通其情。庶疵賤之微官，得展布其四體。求之於世，今見其人。恭惟某官實大聲宏，行高能鉅。敭、向之學，博雅該通；賀、白之文，温醇典麗。蚤攄素抱，俯拾巍科。揚歷滋多，聲稱甚籍。悉心州縣，屢興襦袴之歌；策足班聯，自結冕旒之眷。即正秉鈞之任，尚淹挽粟之權。有巴蜀之轉輸，始見鄧侯之績；非江淮之運漕，孰明劉晏之功。奏課朝聞，璽書夕至。榦迂疏無學，局促不才。濩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艱。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歸於農圃，豈宜復玷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饑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絜瓶，自知無用；職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隸按廉。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帡幪之庇，尚蘄藏疾以納汗。《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又見萬曆《崇德縣志》卷九。

通提領所董主管啓

酒政軍須之是仰，要須賓幕之得人；名賢民望之所推，遂使□□之贊畫。豈期寒賤，亦託帡幪。未諧望舄之恭，敢後修詞之敬。恭惟某官器宏識遠，學廣聞多。人傑地靈，盡挹湖山之清淑；儒宗世

業，久□師友之淵源。俯拾巍科，浸登膴仕。以經術飾吏治，以豈弟得民情。卧轍攀轅，籍甚虎城之譽；依蓁泛水，來爲鳳闕之游。十五州財賦之浩穰，百萬衆營屯之仰給。爲諸侯之客，才立事，智造謀；近天子之光，朝奏書，暮召見。榦稟資甚陋，賦分多奇。乃以甚貧之家，而有至重之累。冒居極猥之職，適當極弊之時。雖勉竭於疲駑，卒難逃於曠敗。尚依仁庇，俾逭官箴。何自而忘，未快白日青天之睹；自今以往，庶無震風凌雨之虞。《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提領所豐提屬啓

上幕得賢之重，易地皆然；卑官賴庇之榮，自天而下。趨承伊始，喜幸何窮。恭惟某官才職俱長，人門並壯。先朝忠槩，追事業於簡編；近世名卿，熟見聞於耳目。世濟其美，人皆曰賢。果發藻於儒林，遂蜚聲於宦海。青氈故物，合陪紫禁之贊襄；緑水清游，姑佐皇華之畫諾。不畏强禦，有公是非。與其枉尺而直尋，孰若捨彼而從此。聲稱甚籍，眷注彌隆。不容坐席之温，佇奉詔環之寵。作諸侯之客，自應事舉以言揚；近天子之光，是宜朝奏而暮召。榦賦性蹇拙，涉世迂疏。落落五十年，已甘閑散；嗷嗷二百指，尚苦饑寒。誰言簪紱之甚榮，孰識塵埃之可畏。儻非庥庇，難免曠遝。自昔閩山，幸託棠陰之蔽芾；豈期秀水，復叨廈屋之幷幪。欣咏以還，敷宣罔既。《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

通嘉興知府啓

以酒爲名，昔獲天官之屬；分肆而市，今居邦域之中。幸陪下吏之聯，敢後柔緘之貢。恭惟某官材高器遠，學廣聞多〔一〕。氣鍾雲夢之英，澤吞八九；志逞南溟之運，水擊三千。蚤擢第於儒林，遂蜚聲於寰海。自結冕旒之眷，晉陞鵷鷺之班。榦庸陋不才，迂愚無識。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生〔二〕，備涉百罹之苦。合投身於壟畝，尚抗首於塵埃。家無餅石之儲，身有妻孥之累。指四方而糊口，寧敢安居；爲五斗而折腰，誰知無米。所冀曠鰥之免，敢惟温飽之圖。幸甚依仁，庶幾免戾。無襦今袴，人歌太守之恩；飲酎登臺，客歎卑官之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聞：原作「間」，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二〕缺字四庫本作「此」，清抄本作「餘」。

謝兩浙漕司送錢啓

竊禄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衮之榮。輒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

無等差，皆當竭力以盡心，庶免素飧而尸位。揆諸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質之聖言，則牛羊亦求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偷安適己，才劣於聖而闊視高談，以汩没州縣爲勞人，以稽考簿書爲俗吏，則食焉而怠，何以免污者之譏，任既不勝，亦無怪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爲。豈曰難能，足膺厚錫。如榦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落落五十年，益歎儒冠之多誤；嗷嗷二百指，庶幾廩粟之是縻。與其因偷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馳於兩庫，固惟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俎；以新易舊，豈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心，謙恭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使人，得解衣推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予之恩。榦敢不勉竭駑疲，力圖稱塞。守清白傳家之節，爲辛勤報國之誠。廣厦千萬間，幸假驩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爲叱馭之驅。《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啓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伶官至賤，亦叨錫爵之榮。往昔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一〕，勢卑而難伸。齊禮牛角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往諜，是爲美談。要必真有用之才，乃能當非常之遇。如榦者識非涉世，學不逮人。抱關擊柝，姑以爲貧，毁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辦職，庶竊廩以偷生。豈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共二。知己難值，捐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正

官吏戰兢之際。忽寵頒於台翰，復拜賜於金錢。憫其寒微，許以甄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晉叔向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猷經遠，雅望鎮浮。於大賢何不容，占小善率以録。竹頭木屑，馬渤牛溲，咸預兼收，未嘗輕棄。遂使塵埃之賤，輒蒙禮貌之優。榦敢不益厲素心，勉殫駑力〔二〕。食禄者當任其事，感恩者必竭其勞。庶幾晚景之桑榆，遽變春風之桃李。豈惟攬轡，冀不忘推轂之言；行即秉鈞，亦願作在鎔之器。《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缺字四庫本補作「墜」，傅校從之。

〔二〕殫：原誤作「彈」，據四庫本改。

回崇德吴尉啓

采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仕邦域之中，遂有依仁之幸。忽魚書之寵賜，知騎氣之鼎來。感與愧并，得諸望外。恭惟某官，材高識遠，學廣文多。秀氣儒林，擅斗南一人之望；名高仕版，策天山三箭之勳。自應密勿於廟堂，尚復徊翔於州縣。惠必期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最之登，即聽交章之薦。榦禀姿甚薄，賦分多奇。半世蹉跎，已甘閑散；一官蹭蹬，尚苦饑寒。方興張頤待哺之思，復起折腰無米之歎。尚賴仁賢之誨，頓寬寂寞之憂。報匪瓊瑶，姑謝撝謙之辱；音毋金玉，行修

請益之恭。《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屬官啓

紅蕖緑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壚之賤吏。仰託帡幪之芘，敢稽簡牘之修。恭惟某官學廣聞多〔一〕，行高識遠。儒林奮迹，豈惟數萬里之鵬程；仕路剸繁，不但十九年之牛刃。合厠論思之選，尚淹畫諾之遊。揚歷滋深，聲稱甚籍。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有朝奏夕召之寵。晉登華貫，俯穆師言。榦局促不才，迂愚無學。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十年，備歷百罹之厄。合收身於農圃，尚投迹於塵埃。蓋將餬口於四方，但有折腰於五斗。雜居庸保，惟知竭力以盡心；尚賴仁賢，曲賜匿瑕而藏疾。《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聞：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通孟主管啓

計臺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之役。趨承有日，感幸自天。恭惟某官雅量鎮

浮，英猷經遠。文之以禮，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剛，豈特施舍之守氣。究其學問，端有源流。教傳三徙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之富不可及也，豈若以吾義、以吾仁；管晏之功可復許乎，非但其君顯、其君霸。踐揚滋久，譽望寖隆。宜自致於要津，庶盡攄於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符；坐對湖山，公獨甘心於蓮幕。雖高懷之難企，於輿論以未伸。課最朝聞，璽書夕至。借方寸之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尺之天，行即持荷之選。幹迂疏無學，淺陋不才。濩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還於農圃，豈宜復玷於搢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饑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挈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令。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之庇，庶幾藏疾以納汙。《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程主管啓

計臺重寄，獨顓幕府之權；酒正卑官，獲執隸人之役。依承有日，感幸自天。苟稽尺牘之修，曷展寸心之敬。竊以庫名犒賞，實助軍須。身爲監官，當辦國課。管榷之任無異於昔，財貨之匱莫甚於今。居是職者不得其人，委其權而悉付之吏。出入不謹，貪冒是聞。雖足苟朝夕之安，何以免譴何之辱？間有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獲免於戾，然上下不相應，而情實不得通。職雖

領之使臺，治實寓於他郡。寧復相關之血脉，殆猶無用之贅疣。至使州縣之猾胥，與夫鄉曲之豪縱〔一〕，皆得抑其志而使不得騁〔二〕，乘其隙而動欲見擠。縱有薄能，曷圖微效？深察源流之故，必資仁惠之賢。憫其卑賤之易摇，察其疏遠之難達，有訴必省，有謁必從。則夫榷酤之至微，雖或庸愚而可辦。恭惟某官源深流遠，實大聲宏。挺挺人門，蔚有乃祖之風烈；洋洋器量，卓爲當世之表儀。大受不可以小知，長才猶難於近用。踐歷寖久，譽望益隆。非朝陽無以來鳳凰之鳴，非南溟無以適鵾鵬之運。暫作諸侯之客，式觀王國之光。近咫尺之天，名徹冕旒之聽；借方寸之地，力輸肝膽之忠。豈惟賤吏實賴於帡幪，抑使善類悉歸於陶鑄。榦迂疏晚學，么麽庸才。半世蹉跎，合退安於壟畝；一官猥瑣，祇自困於塵埃。雜居庸保之間，坐計錐刀之利。以庸繆之資而當繁劇之任，以敗壞之職而求尺寸之功。儻所願之獲伸，雖至勞而敢憚。豈期幸會，獲備使令。斂板造庭，愧未有摳趨之日；鞠躬盡力，庶勉圖報稱之忠。《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縱：原作「舉」，據四庫本改。

〔二〕騁：原作「聘」，據四庫本改。

謝兩浙詹漕薦啓

東西十五郡，屬當孟博之登車；官吏千百人，咸望鄭莊之推轂。豈意剡章之辱，乃先管庫之卑。承命易驚，撫心甚恧。竊以薦士非難，而難於辱大賢之知。故燕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而萬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貴要而趨，則得之若無，榮不蓋愧〔一〕。然以卑官之冗賤，乃獲公名之薦揚。苟非學行之素充，必亦才業之可采。如斡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生師友勉其刻意於丹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畝，豈宜厠迹於搢紳。屈指平居，幾見齏鹽之不給；庇身寸禄，敢云麴糵之爲卑。處之固已甚榮，外此敢有他望？夫何脱毛遂之穎，又獲登李膺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燭蓍龜。泰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望；德容温粹，春風和氣之襲人。持心悉本於公平，接物無分於貴賤。以謂不龜手之藥，或濟於時須；當知扣牛角而歌，未忍以人廢。擢自百僚之底，賜之一字之褒。斡敢不益勵初心，堅持晚節。陳篇誓報，不敢爲世俗之佞言；律己居官，惟毋負聖賢之明訓。《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榮不蓋愧：四庫本作「榮反益愧」，當是。

通江陵府教授啓

閭閻小子，喜聞兵革之言；搢紳先生，獨道詩書之事。敢因宦學，敬拜師儒。恭惟某官德粹而醇，業通以博。談經馬帳，諸老所未能言；發策漢庭，一第亦直溷子。乃推所蘊，以淑諸人。遂令蠢爾之蠻荆，莫不翕然而鄒魯。文章典雅，追屈原宋玉之風；問學淵源，悦周公仲尼之道。獲聆盛事，實快夙心。榦質本庸愚，學尤迂僻。兩年試吏，甕盎投身；千里脩途，塵埃滿面。願亟聞於謦欬，以大振於昏冥。倒廩傾囷，儻與門人之列；息黥補劓，終從長者之遊。《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回臨川陳主學啓

塵埃筆楚，日懷製錦之慙；禮樂詩書，天假摳衣之幸。方首圖於問政，愧先辱於貽緘。恭惟某官行粹而醇，業深以博。宏才偉量，太丘遺風；麗思雄文，後山嫡嗣。自蜚聲於璧水，屢擢秀於儒林。盍陪東觀之校讎，乃屈南荒之征榷。當公道開明之日，正高賢登用之時。鄉校主盟，固足尉青衿之望；朝家汲引，行即看紫綬之頒。榦學不知方，仕尤拙計。蹉跎半世，偶得一官；禍患十年，始霑寸禄。未遂丘園之雅志，忽蒙臺府之誤知。乃以小才，付之大邑。未操刀而使割，若涉水以無涯。尚賴

師儒，言提其耳；庶幾民社，無愧厥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謝江西王提舉薦啓

銅章受察，乏撥繁劇劇之才；玉節按臨，抗激濁揚清之志。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間，感激已踰於望外。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上下之俱失。富貴者人之欲，廉恥者國之維。自奔競之習既滋，而羞惡之端浸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之不爲，雖君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騖，與之者視勢而低昂。專布私恩，絶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得，與夫既舉而不知。此當望於古人之中，要難施於庸流之表。如榦者心期甚短，學術亡奇。早歲父兄誨以徐行而後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以甘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强盛之時，又寧忍躁進於齒髮衰頹之日。一行試吏，三奉辟書。愧無尺寸之長，始爲升斗之計。揭來百里，比及三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恤貧安富，詎敢有偏；守法奉公，但求其是。柰勝心之滋熾，肆讒口以居多。市虎屢至，未免或疑；秋鶚一書，胡爲而上。靜而有守，拙性所便；直而不阿，戇懷難克。旱魃警用刑之酷，螟蝗戒爲政之貪。不辭奔走之勞，難免譴訶之及。豈意匿瑕而藏垢，乃蒙棄短以録長。茲蓋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忠體國。冰壺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静定不搖於勁力。坐令嵬瑣，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於小吏有難酬之德。榦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

篇奏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律己愛人，願守聖賢之明訓。《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謝撫州陳守薦啓

百里驅馳，祇奉州家之條教；一封奏徹，亶爲京秩之權輿。褒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曷稱。竊以富貴者人之欲，羞惡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遇。迨俗之末，惟利是趨。乞其餘者，無異播間；望而罔焉，何殊龍斷。欲求投足舉手之力，必爲脅肩諂笑之容。若夫稟質之迂愚，加以賦分之奇蹇。既無以借王公之譽，又不忍決性命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山而超海。如榦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火之勞，闊疏無用；兩鬢風霜之晚，荏苒何爲。誓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敢望大邑大官之庇。役役於塵埃筆楚，汲汲乎期會簿書。學已負於前修，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於涓埃；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儻自忘於罪戾，敢有冀於薦揚。殆速譴何，毋復廉恥。豈意不龜手之藥，與夫扣牛角之歌。雖曰無心，亦徒知己〔一〕。茲蓋伏遇某官度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尊賢，夙推德量；宰相量長而較短，克紹家聲。不爲權勢之所摇，尤以奔競爲可厭。斷以獨見，拔之庸流。十六字衮黼之榮，實爲未副；千萬里門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若爲稱塞？榦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不敢爲世俗之諛言；律己奉公，願恪守聖賢之明訓。《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徒：四庫本作「從」。

謝江西胡漕薦啓

駟騎載馳，俯頒雲翰；鶚書剡奏，仰扣天閽。既不敢陳嚴蔑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意者夢中。竊以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上無徇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彼此俱全於大節，是非夐出於常流。茲道浸微，迨今尤甚。禮辨於登門之疏數，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諂笑，誇以爲能；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報國謂何？如榦之愚，與世尤戾。彈冠筮仕，初乏寸長；據梧臨民，難甘尺柱。獨念閭閻之休戚，有關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憫於人窮，何面輒饕於君禄。始循拙政，見謂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間，亦奚恤於異同之論。大賢所棄，庶獲知音；鄙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寒谷，不礙陽和。求匪待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襲，字抵千金。潢潦無根，顧謂源流之有自；蚊山重任，剛言劇易之兼長。被溢美以若驚，恍莫知其所本。茲蓋伏遇某官清姿邁往，逸度昂霄。得澹菴衣鉢之傳，開韓公畫錦之兆。乘軺輓粟，推轂薦賢。遂使妄庸，猥蒙褒借。榦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恪守聖賢之明訓。《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謝江西章提舉薦啓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辱一字之褒，爲榮已甚。兩叨薦拔，倍切凌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爲司牧。張官置吏，暮布星分；登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賢可以報國，苟舉枉何以服人。眷言耳目之官，實握權度之柄。持至狹之京削，馭至衆之英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乃可得。故驅馳於宦路，多湛伏於選坑。孰誤我公，首及於榦。自慚鄙拙，見謂迂疏。慨慕前修，屠龍無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雖屢困於窮途，卒難忘於故步。塵埃汩没，歲月蹉跎。知伯玉之非，耄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啼號，姑此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將歸。七寶浮圖，合尖誰望；萬間廣厦，大芘焉依。反復揄揚，終始成就。學不窮於閫奥，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爲師，視民如子。皆願摳衣，敬請先生之教；庶幾磨礪，不爲小人之歸。胡然品題，逮此庸瑣。壯也不如，今老矣，曷稱所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自。茲蓋伏遇某官文雄璧水，道冠蓬山。把麾衡嶽之陽，播《甘棠》勿剪之詠；持節大江之右，振《皇華》咨度之風。掄材無間於菲葑，護善有如於璧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得月；窮冬草木，頓覺回春。榦敢不奮激憊衷，摩挲老鬢。觀大賢相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差。陋巷雖貧，讀書補過；清朝不棄，徇國忘身。

賀福建章漕啓

渙奉宸綸，晉更使指。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幾千里。按棲鸞之舊治，耀晝錦於故鄉。公雖恬然，不見其榮；人爭睹之，以先爲快。恭惟某官天生賢佐，世濟精忠。萬古家聲，應不在巡遠之下；一門秀氣，豈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筦樞衡，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國，皆足庇民。暫辭蓬萊方丈之遊，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令修庭户。姦强斂戢，窮弱歡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翼軫之躔；六轡載馳，風動甌閩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産最薄者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户常貧，黠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次之大艱，愈使綱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欺慢，聆其已試，孰不潛銷。管晏斡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吕范侈衣冠之盛，行即見之。斡自揣亡庸，受知最厚。剡鶚書而屢奏，歎猿臂之數奇。有宅一區，未辦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漫游。及瓜尚隔於再期，種菊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軺之命，不勝折屐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諧稟令；門人之灑掃應對，敢不盡心。《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江西提刑啓　一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聞，佇公卿之漢選；十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風采采振。恭惟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足以名家，炳如日月；節義見於傳世，凜甚冰霜。泛侯國之紅蓮，挺王臣之喬木。鵷序方期於大用，虎符遽斂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久安德化；潢池之甲兵徹警，已茂勳庸。虎城安靜柝之秋，燕寢樂凝香之晝。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兩邦，摩撫盡袴襦之詠；厥今一道，澄清張繡斧之威。民喜得公，刑以弼教。圜扉鞠草，旁推聖世好生之心；禁殿持荷，盡見儒者有用之學。榦少知爲士，晚始得官。齒豁頭童，自甘閑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曩懷製錦之羞，敢課鳴絃之最。豈期脱選，復此字民。金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鉛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眷言此邑之吏民，尚守昔時之條教。但知恪意，或可芘身。滿目江山，猶覺棠陰之如舊；託身霄漢，更忻樾蔭之方新。頌詠之私，敷宣罔既。《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江西提刑啓　二

光奉宸綸，榮遷使指。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教條；刑按十一州，豈謂盡歸於廉察。雖再分於

符竹，復就攬於轡絲。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才。籍籍家聲，應不在機、雲之下；巍巍望閥，寧復論吕、范之儔。慶累葉以承休，超七階而出仕。筦庫一聞於小試，入幕屢顯於能聲。贊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儉而庀司廷尉。把麾淮甸，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甘棠之詠。禽鳥知太守之樂，草木聞刺史之名。非治煩無以表其才，非歷試無以顯其器。踐揚滋久，簡注采深。因卧轍以請留，俾乘軺而更治。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犴獄多滯而吏惡久盈。尚煩霹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憲非公而孰寄，然大任舍我以其誰。會即拜於詔環，恐未温於坐席。暫持繡斧，頓令獄訟之平；行復青氈，益侈衣冠之盛。榦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壯歲蹉跎，已灰百念；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製錦之無傷，乃使操刀而再割。固知不缺而則折，但欲補拙而以勤。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固嘗沿檄，得遊賢父子之間；孰謂效官，尚託舊師帥之庇。財賦殫匱，困於追呼；豪猾縱横，見之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爲最詳。獲預按廉，實爲幸會。教載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會簿書，願緩今朝之轡策。《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江西王安撫啓

計臺飛最，制閫宣威。玉節觀風，但覺事權之浸重；珠簾捲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益著。恭惟某官聲名足以肅姦暴，學術足以經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霜烈日；成就器質，温乎和

氣春風。能稱飛宦海之英，大節見朝班之峻。民無冤者，得廷尉持天下之平；尹兹敬哉，信長安爲教化之本。卿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江淮。道上埋輪，寒甚梟狐之膽；□□□□，□□□□□□。□□□□，□□□□。高牙大纛，新榮北闕之恩；緩帶輕裘，重納西山之爽。第方咨訪，難鬱老成。人方樂於湖山，令自歸於禁闥。榦迂疏太甚，結約亡奇。齒豁頭童，自甘閑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念財賦之寒酸，與頑豪之獰惡。不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敢憚駑駘之力；萬間廣厦，不勝燕雀之情。《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謝史丞相啓

六曹管鑰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遽叨貳郡之除。悉繇大造之矜憐，遂使孤蹤之振拔。既難稱塞，但切兢惶。竊以壽春當戎馬之衝，淮右號咽喉之地。粤經蹂踐，遂至凋零。十室九空，痛流學之未復；四郊一望，嗟田畝之多荒。城池僅可以肩摩，兵卒殆同於兒戲。儻欲固封疆之守，庶幾無枹鼓之驚。非强明兼文武之材，與少壯喜功名之士，則何以籌思邊計，關決郡條。苟徒務於欺謾，乃全無於事實。力小任重，意廣才疏。但謀高爵以肥身，不卹虛名之誤國，有虧忠義，難免譴何。如榦者眇眇腐儒，空空小器。少無立志，長不逮人。術業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間關州縣，荏苒歲時。簿書期會以粗勤，勇力權謀之未

學　加以多艱涉世，奇疾纏身。深思賦分之窮，方起投閑之念。敢圖矜軫，忽被使令。茲蓋伏遇某官學際天人，器涵海嶽。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功在立談；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道推先覺。措四方於磐石，轉萬類於洪鈞。迄令遲暮之姿，亦預甄甀之數。斡敢不力扶憊體，勉竭愚衷。恩重身輕，固已甘心於溝壑；神疲形瘵，但知託庇於雲天。傾頌徒深，敷陳莫既。《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淮西李帥啓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脱塵埃筆楚之勞，伏星屏而聽命。昔忝封章之薦，今修屬部之恭。行或使之，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識達幾微。勳業萃於一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内外踐更，聲稱益著。今合調元於百揆，尚作屏於十連。翼軫星分，光射斗牛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瘡痍未瘳之日，散强梗貔貅之卒，集流離鴻鴈之民。朝寬顧憂，人忘虜至。借留采切，姑少徇遠方赤子之心；虚左以須，當大慰斯世蒼生之願。斡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己，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廟堂之甄拔。畀之朝蹟，貳彼邊州。雖力伸香火之祈，其敢怠簡書之畏。斥單車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己摧頹，難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不逃廉

按之明。《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淮西錢漕啓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路之南車。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敢憑尺牘，敬寫寸誠。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舉子一日之雄；道探其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餘以經世，隨所寓而著聲。世方學圓，人爭嗜進。慈祥所發，寧甘心於州縣之間；正直自將，不肯安於朝廷之上。年彌高而學甚苦，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確，既足以折羣邪；著述之富，又足以扶皇極。沿淮數千里，方莽爲盜賊之區；弭節一二年，皆晏若桑麻之壤。信儒者之效無間於中外，而君子之論當先乎本原。公道益開，正人迭進。評推月旦，自應不愧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於槐路。榦少無立志，老不逮人。術業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己，何所取材。六曹管鑰之司，方拜誤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之除。已力祈香火之緣，又復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英藻以焉依。省己衰頹，不足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端不逃廉按之明。《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通安豐郭守啓

才猷間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遂披雲之願。敢云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聞多〔一〕，識高器遠。文章議論，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卓爾天資之茂。合與闕庭之論，尚甘州縣之勞。中外踐更，聲稱藹著。剖淮邦之竹，要須譽望之久孚；綰鄰邑之銅，遂擢蕃宣之重寄。眷知已篤，委任尤專。益攄韜略之奇，庸壯金湯之固。華夷按堵，永無擊柝之虞；廊廟疇庸，即聽持荷之選。榦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己，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紱，來奉教條。固知事大夫之賢，或可竭愚者之慮。柰沉痾之已久，懼寸禄之難酬，已伸香火之祈，尚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前趨。儻遂歸休，亦不失詹承之幸；如乖素願，尚有資覆護之恩。《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聞：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通江東柴漕啓

理義不明，人心爲之陷溺；英賢間出，世道賴以扶持。久勤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懷奇負氣，篤志力行。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之能爲。禁僞學以方嚴，名他師者皆是。確守羲文之象數，自稱伊洛之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障，仗恩信以服人。迨北虜之既衰，倚西方而爲重。下繫羣心之屬望，上寬當宁之顧缺七字羊公之遽去；金陵盤踞，欲令缺七字有意於規恢，事亦莫先於飛缺七字馬騰不煩劉晏之低昂所缺八字餽餉孰並其功行觀詔綍缺八字榦少無立志，老不逮人。每缺八字一貧之爲累，邊塵眯目，曾缺八字心益想林泉之適。況筋力之缺七字慷慨以何如所期求全璧缺八字命。靖惟僥冒，實自推揚。諸老缺七字益陋，晚年飄泊，豈期道德之下缺。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謝史丞相

歷江淮而亡善狀，易地皆然；缺七字自天而下。莫知感德，則曰非缺七字以寫寸心之蘊。伏念榦受才缺七字也父兄，誨以安貧而守志；壯缺七字以禔身。但知爲農圃之歸，寧缺七字叨一命，不調十

年。麴蘗埋頭，白缺六字眼，敢冀生全。適從辟於諸侯，遂缺六字坑幸脱，縣譜重尋。六十歲衰疲缺六字裹足；二百指啼號之累，姑爲米以折腰。況當累政蠹壞之餘，加以羣豪獰惡之素。咸謂此行之必敗，豈期當黜而反升。司六部之門，濫厠中朝之蹟；佐二州之政，誤叨半刺之榮。方脱諸危穽之間，又寵以專城之寄。荷隆恩之沓至〔一〕，揣微分以若驚。蓋清時不次而用人，乃更化以來之盛事。然此非有科名之優，則必有閥閱之舊；非有功能之異，則必有行義之高。苟四者俱後於人，亦萬無可得之理。夫何遴選，乃及庸虚。兹蓋伏遇某官學紹帝師，家傳相業。不以夢、不以卜，勳績著而譽望隆；驗於天、驗於民，年穀豐而邊陲静。猶且取材於數路，無非用意之至公。凡拔諸州縣冗散之中，悉出於造化生成之内。故兹嵬瑣，忽預使令。榦敢不勉策愽庸，强扶衰憊。飲朝宗之水，忠誠堅報主之心；登大别之山，飢溺體爲民之意。庶殫駑力，少荅鴻私。《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一〕荷：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賀劉尚書仲則

光膺宸綍，晉長冬官。位陞八座之尊，職贊萬機之密。善類增氣，薄海具瞻。矧兹屬吏之微，復忝世契之舊，欣聞除命，倍切欣愉。恭惟某官德厚而量宏，道高而識遠。垂紳搢笏而朝綱自肅，輕裘

緩帶而制閫增隆。自應即正於鈞衡，庶以永綏於宗社。月，仰高采切，晉記實疏。以衰老之軀，當牧養之寄。適時旱暵，種不入土，米價踴翔，細民窘匱。加以制漕之交鬬，難乎州縣之奉承。益思向者趨事之時，真得大賢填撫之體。未嘗變容而動色，自然畏德以懷威。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請；卑誠未達，孰伸井壑之情。尚冀寬慈，曲垂芘護，俾全晚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皇懼。更乞權衡六氣，令金玉五官，佇膺麻綍之宣，即拜金甌之命。拳拳真禱。《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代劉氏女嫁鄭氏婚書

望通德之門，雖久欽於俊譽；持知足之戒，敢自託於華姻。忽辱魚緘，已諧鳳卜。某人聲馳簪紱，實鍾懷玉之地靈；某人業務組紃，粗識屏山之家範。封聯畛接，曾無數舍之遥；帨結衿施，永締百年之好。《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大兒娶舅氏女婚書

師門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館追隨之樂，情等弟兄。感積年辱愛之懷，起再世爲婚之念。重蒙

高誼，不替遺言。某人稟性醇和，姑姪最親於平日；某人賦才疏拙，兒童素鞠於外家。遂聯二姓之懽，夫豈一朝之雅。惟是姻婕之攸好，亦圖道德之焉依。自顧頹齡，無復侍燕申之誨；庶幾晚輩，尚獲聞詩禮之餘。冒貢微誠，敬納嘉禮。《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仲子娶潘氏女婚書

言念父兄嘗偕侍拙齋之席，豈期子弟復同升雲谷之堂。載聯二姓之姻，實篤三生之契。某人天資温淑，習姆訓以素閑；某人性質庸凡，讀翁書而未悟。輒憑久好，敬附高門。禮謹大婚，願早遂室家之好；職修半子，庶與聞詩禮之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季子娶趙氏婚書

里閈論文，不但燈火十年之舊；婚姻締好，復聯室家二姓之歡。得諸氣味之同，非以勢利而論。有請斯諾，匪今所期。某人稟姿温良，飽習家庭之儀則；某人受材疏拙，方親師友之箴規。觀平生磋切之情，卜他日諧和之意。老夫耄矣，每思師訓之無傳；小子聽之，幸有婦翁之可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長女嫁高氏婚書

師門灑掃，久矣望回；宦路馳驅，居然薦禰。脱略勢分，講求婚姻。兹今世之所難，雖小官而敢避。伏承令弟醇□有守，得自家傳；而榦長女朴拙無他，未閑姆訓。既以友朋之咸贊，繼而幣帛之鼎來。難弟難兄，足見壎篪之樂；有家有室，永臻琴瑟之和。《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叔女嫁陳氏婚書

交游滿目，莫如兩家兄弟之親；子姪通名，復講二姓婚姻之好。有高風誼，來畀雲緘。伏承某人質厚而文，衣鉢親承於諸父；榦第三女性愚而樸，亦齏鹽備見於廼翁。以配高閎，庶無違教。夢回里社，不勝鱸鱠之情；喜溢門闌，行睹鳳鳴之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代朱氏娶李氏婚書

學禮學詩，非一日友朋之契；有家有室，合百年男女之歡。適當時變之不同，益感交情之獨厚。

伏承令女少閑父訓，功容言德之既全；某男粗□祖風〔一〕，灑掃進退之未習。實熀耀先公之望，俾周旋賢者之門。以其子妻之，不但幸聯於姻事；得爲君御矣，庶幾有賴於作成。《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一〕所缺字，左方作「言」，右方作墨丁，當是「識」字。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疏

瞻省松楸，緬懷先烈；虔修香火，久創精廬。爲一方梵宇之雄，乃四海衲僧之聚。大揚祖意，獨賴宗師。某人具智慧根，離意釋想。蚤歷五湖之外，徧參萬法之源。嫡嗣雲菴，實繼雲門之衣鉢；好辭建鄴，來持建水之釣槌。冀飛錫之俯臨，庶叢林之改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六五五一

黃　榦　二六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

陳君以英豪邁往之氣，少以功名自許，熟於民情軍政之利病，與之語，亹亹不倦，老吏宿將斂衽畏服。而獨喜與世之守章句、語道理、繩趨而尺步者遊，苟誠其人，不間爵齒，必詘首下問，此豈非其本心也哉？世率以果敢捷給病陳君，而戒以靜重詳審。予以爲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禀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一〕，安知前日爲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自治之決耶？陳君於吾道汲汲向慕，而才豪氣剛，尚有持尺箠取中原之意，抑豈不能自治其氣禀之偏耶？靜重詳審之言，予將有考矣。陳君今爲昭武令，一日過門而別曰：「我行矣，子亦有以語我乎？」予於陳君爲後輩，且駑劣不足與語，而猶若是，則其志可知矣。予嘗聞昭武有故尚書黃公者，終日正容危坐，視其貌若無以

異於常人，聽其言吶然如不能出諸其口，一旦立便殿上，與天子相與可否，凜凜然不可犯。君今該諸其鄉人而式於其閭，其亦有所感也夫！春三渺瀰，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諸藏者，乃天地之全功也。陳君其尚勉之哉！紹熙辛亥莫春既望，北山黃榦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一〕折：原作墨丁，據四庫本補。

送徐居父歸永嘉序

榦嘗讀詹事王公之文，觀其序篇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汗若河漢，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世豈復有斯人也耶！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慾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慾日肆，世豈復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則公永嘉人也。常欲遊於其鄉，以覽觀山川之勝，訪於其鄉之士，豈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下。越八年，復識徐君居父于清潭之濱，既又因居父識其兄仁父、其□弟葉君味道〔一〕，與凡遊且宦於是邦者。則疇昔之鄉慕固不待跋履之艱、訪問之勤，得以與之周旋矣。至於人聞其名，家藏其書，號爲一世能言之士，而射策決科者皆宗之，則猶以未得竊伏下風爲恨也。嗚呼，公不復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將有所考焉。而世之説者乃曰，皓皓者易污，不若循循而俯者之可以集事也。則公之用心，是耶非歟？居父之

歸也，弔望於王公之墓，而過諸其友，其爲予問之。紹熙辛亥九月六日，北山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一〕「弟」上缺字四庫本作「外」。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黄東招其内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内，同姓之中，尚有争毫末相鬬鬩者，況於異居别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

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闥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爲之期日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遍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黄東如約」。《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一〇，《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九，《山堂肆考》卷一〇〇，《南宋文録録》卷一五。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

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爲聖爲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强不息者，亦將所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君爲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諗許君，且以自警云。長樂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又見《性理群書句解》卷六。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菴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

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凛凛乎微言之絶、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嘗深痛之，以爲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揜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爲予言番易饒魯師魯之爲人〔一〕，自以爲莫及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奥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中天也，尚何微言絶、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贈。

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一〕「易」原訛作「昜」，四庫本作「易」，「易」即「陽」也，據改。饒魯：原作「饒曾」，據《宋史翼》卷二五

《饒魯傳》等改。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可不思吾之所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黄榦書寄郭兄德元。《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輔仁録序

榦嘗誦《谷風》之詩，而爲之掩卷太息曰：嗟乎！人之大倫五，朋友居一焉，豈不重哉？自天地陰陽升降上下，而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著矣，朋友者果何自而然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之道也。人之與人，類也，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天典不立，而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歎也耶！世教不明，人心益薄，生而知愛，長而知敬者，往往奪於利慾而不能以相保，況其倏然集，忽然散，如太虛浮雲之無所倚薄者乎？宜其苟合輕棄，而不以動其心也。雖然，抑有由矣，相習也以利，相許也以氣，相附也以勢，平居講切無補於人心天理之毫髮，甚者又從而斲喪之，有之既不足以爲益，則棄之亦不足以爲憾矣。誠能思夫天典之所固有，人倫之所賴以立，雖欲勿重，其可得哉！吾友黃君公泰謁榦而言曰：「學者之所志，人道之當然耳，久要之不忘，獨非人道之當然乎？朝於斯，夕於斯，一旦離索焉，而姓名邑里之不紀，其何以慰吾拳拳之念耶？」遂出録，屬榦名之，而俾序其意。榦謂此道不明久矣，公泰知其有所輔於己也，願以「輔仁」名之可乎？抑嘗聞之，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禀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況是録之可考乎？不然，則屢書之奚益？同志其勉之，榦方有賴焉爾。紹熙辛亥六月九日，北山黃榦謹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久要録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録》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録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録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以爲進德之助者。是録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諗同志云。長樂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黄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黄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奔赴。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

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爲之言。某年某月其日，長樂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又見《考亭淵源録》卷七，《南宋文範》卷五〇。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

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悦聲伎，恣驩嗷，教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榦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九。又見《性理群書句解》卷六，《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四，《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一一，《文章類選》卷六，《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七二。

書蔡西山家書

榦始受學於晦菴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榦之識

公爲最久，而荷公之教爲最深。其卜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榦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累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榦，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也，子爲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勉齋先生黄文集》卷二〇。又見《蔡氏九儒書》卷二。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晦菴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二也。其拳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爲此銘以誨學者〔一〕，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誦其言，以考其所用心，蓋有老儒之所不能道，而大吏之所不暇及者。雖其天資絶人，難以企望，而志學之早、愛人之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奮哉？某疏謬不學，試邑于茲，惕然無以奉承先生之所爲銘如此，而又懼其無傳也，因取先生所爲《白鹿洞學規》併刻之，以諗同志，而亦以自警云。紹熙甲寅三月朔，門人余元一謹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一〕「以」字下原衍一「以」字，據文意删。

書晦菴先生正本大學

榦嘗獲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竊觀先生訓釋諸書，皆虛心平氣以玩其詞，研精覃思以究其旨，字尋句索，縷析毫分。其察理之精，措辭之當，必欲深探古人之意，而使後學曉然易知。至於一語之未安，則反覆紬繹，寢食之頃不忘也。《大學》修改無虛日，諸生傳録幾數十本。誠意一章猶未終前三日所更定，既以語門人曰：「《大學》一書，至是始無憾矣。」今惟建陽後山蔡氏所刊爲定本，潮倅廖君德明得之，以授潮陽尉趙君師恕。趙君鋟板縣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榦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爲之揮涕書此。嘉泰辛酉十有一月朔旦，門人長樂黃榦敬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騖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

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攬毛公之所述，爲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黄榦書于石門酒庫。《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爲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予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服其論議攻排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耶？余爲之三復而三嘆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黄榦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爲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學黄榦，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莫春望日敬書。《勉

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又見《經義考》卷六九。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觀一菴曾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一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菴者何限，老愈饕，死且不瞑者皆是，一菴非達耶？一菴能超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户爲恨，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通耶？其曰「醇謹、勤儉、讀書」則是求諸己而已，曷嘗以摇尾乞憐如墦間之徒爲能光且大哉？一菴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無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尚趑趄俛首入銓曹，讀曾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諗其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二月既望，勉齋黃榦書于武林旅舍。《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

此西山徐君子手澤也。余不及識君，而識君之婿胡伯量與其子烜。觀君之擇婿與其教子，則其人之賢猶可想而知也。曾子所謂「其言也善」者，其此之謂與！嘉定壬申長至，長樂黃榦書于新淦縣無訟堂。《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襲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録後

襲兄夢錫所編朱先生語，字字皆格言也，學者所當留意焉。雖然，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熟味衣錦尚絅之章，與夫默而識之之語，則於是書也庶乎其有得矣。嘉定癸酉七月望日，門人黄榦敬書于臨川寓舍。《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黄榦，讀已而嘆曰：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卑長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僞相勝，一室之内父子兄弟乖爭陵犯者多矣，而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弟孝友，同居合爨，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諗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云〔一〕。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于鳳山書院。《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一〕云：原作「去」，據四庫本改。

書晦菴先生語録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録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删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爲之搜訪，多得記録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讎校，重複者削之，訛繆者正之，有别録者，有不必録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幾家〔一〕。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間、承謦欬也。後之學者誠能齊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黄榦謹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又見《朱子語類》卷首，嘉靖《池州府志》卷九。

〔一〕凡幾家：《朱子語類》作「凡三十有三家」。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榦，既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既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爲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黄榦敬書于鳳山書院。《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晦菴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沿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强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

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脱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廼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陳履道先墳菴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婿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望於人，陳公菴額之所爲書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爲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爲此書，履道之寶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黃榦敬書于竹林精舍。《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陳履道辯誣卷

大書以揚其親之美，力辨以不忍其親之見誣，皆子孫愛親之美也。然貴顯而賜其族，亦人道之當然。徽猷公既貴矣，斥其母子宿昔無聊之狀，亦非書法之所宜。使其槩嘗有聞焉，書其事而諱其名斯可也。然徽猷公之所成就，自其器識之過人，假使真如所言，其志氣亦豈少衰哉？賜不賜正不足爲公之輕重，則不必辨焉亦可也。祖考之望其子孫，子孫之孝其祖考，固有在矣。諸陳爲建陽大族，皆好學守家法，則所以顯其親者，豈在於大書而力辯耶？辯謗之作，所謂家事，非外人所宜與，然幹以寓居介於諸陳之間，則亦里人也，爲里人而平其爭，誼也，故爲之書。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里人黃幹書于竹林精舍。《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跋陳履道烝嘗田約

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陳履道訪余於竹林精舍，出示其先墳菴額、墓誌、辯誣、烝嘗田約三卷，無非孝愛其親之意。而田約深遠矣，可謂篤於人道之大端者也。獺祭魚，豺祭獸，豺獺之祭非有所戒約而預爲之備也。禽獸微物，而知奉其先，況於人乎？爲物之靈而忘其追遠之念，曾禽獸之不若也，況

於爲之戒備者如此，而忍忘之乎？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誶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讎、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此履道之所爲諄諄也。讀其約，爲之三太息，而書之以爲世戒。長樂黃榦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歟？榦蚤從晦菴先生遊，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遊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携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

人禀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内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别，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

族人也，既買田以給之，又爲堂以聚之，蓋知此義矣。即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知此氣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爲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爲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聞其事而嘉其志，爲是説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菴黄榦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陳密學守城録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顧嘗以爲守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閑暇，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攘，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得是書而讀之，父子兄弟、庠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説，則凡在城之内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況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爲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既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安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官，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爲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尚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長樂黄榦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龜山楊先生帖

此靖康元年書也，公年七十有四矣。虜退圍解，痛哭流涕，以防後患，諫大夫責也。言不見聽，則浩然以歸，亦足以明事勢之誠可憂也。上下偷安，方以和爲可恃，獨何歟？爲之三復三太息云。嘉定己卯七月二十三日，長樂黃榦謹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書趙華文行狀

榦少從晦菴先生遊，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敬嘆，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偕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窺言論施設之大槩。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授業於晦菴先生之門，遂與爲友焉。其後從宦江西，累累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愈邵也。投老來歸，聞華文之子總幹君宰崇安，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之於政者，真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丁卯間，榦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姦薰焰，忠良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憸人根株鋤戮，聞其名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

善禍淫者，豈不灼然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行實，而敬題其後，爲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長樂黄榦謹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〇。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遊。明年，予將爲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稚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説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强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强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内，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内焉妻孥之慮□〔一〕，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矣。故予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遊者，盍皆有以思吾言哉！冬至後二日，北山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一〕缺字四庫本補作「重」，清抄本補作「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諗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褒然爲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子有望焉。冲佑逸吏黃榦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諄，次曰希譠，將爲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諄謂告曉之熟也，譠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即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誼而不敢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諄以伯敬甫，字譠以仲誼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誼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爲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冲佑散吏

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于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爲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己。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爲士而將貢于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爲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干霄陵雲而爲棟梁之用，椳闑扈楔非所望於吾子也〔一〕。

嘉定己卯夏至，冲佑散吏黃榦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一〕扈：原誤作「居」，據清抄本改。韓愈《進學解》：「櫨櫨侏儒，椳闑扈楔。」扈，門閂也。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傅、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其子也，蓋望其出爲世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有民也，其志大矣。榦之字之也，先乎己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己，爲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傅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愧乎。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黄榦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

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岐，志焉而中止，安能有所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説於余。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説之者，其志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爲志者諗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黄榦謹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六五五二

黃　榦　二七

臨川郡學講義

「《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五三載籍之傳，以仁義禮智對立而并言者，自孔孟始，前此未之聞也。孔子發之於《易》，孟子深於《易》，從而祖述之，示人之意深矣。天地奠位而陰陽分，陰陽既分而五行具。天地之大，所以行四時而生萬物者，不過陰陽五行之理而已。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人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乎天地之間，則亦具元亨利貞之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哉？均是人也，均賦此性，均具此形，夫子之言特以爲君子行此四德，孟子之言又有不能充之者，何哉？蓋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今夫暴虐很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很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有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此無他，學問之功不明，而無以全其本然之性也。古之君子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非誇多鬬博以爲能也，絺章繪句以爲工也，求其知吾性之至善，而全其所固有也。故其仁之用足以愛人而利物，義之用足以制事而度宜，禮之用足以事上而接下，智之用足以明物而察倫。是豈獨足以盡人之性哉，蓋將與天地相爲流通而無間矣。三代而上，此道素明，故黎民於變，比屋可封，雖閭巷匹夫，亦無往而非賢也。秦漢以來，功利之習勝，而此道始不明矣。大

山長谷之中，田夫野叟尚有能守其醇厚質實之素，而通都大邑，經生學士反不及焉。其聞見甚博也，其文辭甚工也，考其胸中之所存，而察其操履之實，則其可愧也多矣。其天資之美者亦不過安常守分，而於聖賢教人之方謾不加省。舉世滔滔，隨波逐流，醉生夢死，豈不甚可悼哉！誠能玩大《易》之旨，味孟子之言，反觀默省，而知吾心四德之本，窮理格物，而辨吾心四德之實，存養修省，而審吾心四德之用，則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吾分內事也，又何苦甘心於庸淺下流之域，而與草木俱腐哉？大《易》之言四德，而必贊之以乾元之大，孟子之論四端，而必首之以不忍之心，蓋仁義禮智者，吾心之所固有，而仁足以包四德。猶四時之運，而春生之氣未嘗不流行乎其間也。春者歲之始，朔者日之始，即大《易》之所謂元，孔孟之所謂仁也。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弗求耳。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有志之士，盍相與勉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四。

隆興府東湖書院講義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爲之當

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與知，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耳，其與違夫道者有間矣，而遂指以爲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知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四。

新淦縣學講義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

怡怡。」

爵有五，士居其間，民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爲最靈，謂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爲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夫子之於二子，非有所隱也，至其告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大端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則謂之士者，捨是無急焉矣。後世則不然，父子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選掄，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而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雖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者，人莫不有是心也。聖賢慮夫人之莫覺也，又爲之推明緝繹，載之簡策，炳然易見。學者誠能端居靜慮，察吾心之固有，博學審問，以求聖賢之格言，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事，則人道之大端既有以得之，而士之美名始可以無愧矣。此豈溺於記誦詞章之習者所可望哉？敢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君誦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道固莫大乎仁義矣，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五行既不外陰陽，則五性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知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爲氣稟所昏，物欲所汩，則惻隱者變而爲殘

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以異於禽獸哉？以天地並立之身，一不自覺，則流而爲禽獸，然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勉之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之爲義大矣，人心之所以正，人倫之所以明，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唐虞以來，司徒掌教，后夔典樂，皆學之所由興也。至商而後有學之名，至周而後有學之法。洙泗之間，師友講習，而學之條目纖悉始具。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秦漢以來，

一世之士不騖於詞章，則溺於訓詁，不陷於功利，則惑於異端，是固不足以語聖賢之學矣。至於我朝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夫道；脱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虚無據之失。學者誠能於立心之始，玩聖賢教人之法，循序而進焉，則庶乎得其門而入矣。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若昔聖賢所以致謹於君子小人之辨者至矣，毋乃太刻切而少寬裕耶？蓋善惡兩塗，判然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惡而全善也。聖賢教人之意切矣，其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此以其趨嚮之相遠者而言也。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以其趨嚮之相近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決取舍之機；言其相近，所以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諄諄而不能自已也。然即數章而觀之，雖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所達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所求者己，所達者上，曰和、曰周、曰泰，皆循乎天理者也。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人之常情，譽之以爲君子，則欣然而喜；斥之以爲小人，則拂然而怒，此秉

彝好德之良心也。至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往往捨君子而爲小人之歸，則亦不能充其心之本然而已。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誠能自其好善惡惡之本心廣而充之，則駸駸乎君子之途矣。

榦備員于此，甫及期月，拙直之資，疵繆之政，得罪於百里之士民多矣。方將日遊鄉校，以聽諸賢然否之議，以其鄙見更相往復，而爲理義之歸，廟堂過聽，忽有改除之命。行且遠別，惟同志之士更相勸勉。繼今以往，將有以德行純實、識見超遠著于鄉閭者，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四。

竹林精舍祠堂講義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於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去之則爲下愚、爲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氂，窮極幽眇，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次之以《語》、《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

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奠之後，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榦之類棄其所學，日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耶？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慾昏而信道之不篤，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期月守也。嘗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如是，則可以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子之見教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四。

安慶郡學講義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

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至其爲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陰陽柔剛，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於此，其亦知所擇矣。雖然，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苟爲不然，人我之念汩於中，利害之私昏於外，雖父子骨肉之間已不能相保，而況於仁民愛物乎！飲食起居之際已不能中節，而況於酬酢事變乎！凡吾本然具足之良心已斲喪無餘矣，其視虎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且不能無愧〔一〕，而又何以爲人乎？夫以天地並立無間之身，仁義本然具足之性，不知自貴自重，而陷溺至此，此聖賢之所以拳拳爲斯世慮也。有志於學者，即此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入德之門矣。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歷考聖賢垂世立教，示人以性，其源流蓋本諸此。夫教亦多術矣，而必以性示人者，使人知有生之初，萬善具足，爲聖爲賢，不待外求，而可以取足於吾之一身也。性者，人所固有也，而言性必以天者，使人知吾此性純粹至善，莫非天理之本然，而初無一毫人爲之私也。性者，天所賦也，而克綏其道，必歸之君者，人性雖善，而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或得以汩之，故必有聰明之君設爲教化以防閑之，然後得以全其本然之善也。羲農以來，繼天立極，莫非此理。至於成湯，乃始抽關啓鑰，明以示人。自是以來，《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成湯之意有以發之也。夫自商而周，以至於春秋戰國千有餘年，聖賢迭生，立言垂訓，如出一人之口，信乎此理之不可易也。人生天地之間，蠢蠢林林，不勝其衆也，反而求之吾身，則人莫不有是性，性莫不具是中，莫非天之所生，莫非君之所教，人何忍自暴自棄，而卒爲小人之歸乎？在昔盛世，此理素明，天下之人皆知吾之有是性，皆知性之具是中，皆知天之所生、君之所教，莫不相率而趨於善，其效至於比屋可封，黎民於變，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周德既衰，聖賢之道不傳，異端邪説復起而乘之，高者溺於空無，下者趨於功利，學士大夫已不知有斯道之正統，而況於下民乎？此風俗之媺惡始不能以如古矣。至我本朝，名儒迭興，相與推明聖賢

之道，以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載之方册，亦既家藏而人誦之矣，當秦漢之後，而獲聞堯舜禹湯文武所相傳之道，顧非幸歟？誠能於此深思而力行之，存吾天命本然之善，以無負於君師教育之意，是則區區深有望於諸君也。

《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學問之道，治心修身而已。知此心之無不善，又知此心之有善有不善，則存其善而去其不善，心可得而治，身可得而修矣。夫人心之有動静，猶陰陽寒暑之往來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天理渾然，無所偏倚，此心之静，而無不善也。事物既接，思慮既萌，隨其所趨，善惡殊轍，此心之動，而有善有不善也。静者心之體，所謂天之性，而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者心之用，所謂性之欲，而其善者則發而中節之和，其不善者則好惡無節於内也。人莫不具是性，性莫不具是中，是則性無有不善也。或中節焉，或無節焉，是則情之有善有不善也。知性之無不善，則當有以養其性；知情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有以制其情。致中和者，養其性而制其情也。不能反躬，則縱其情而滅其性矣。不能反躬，其禍至於滅天理；能致中和，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毫釐之差，天壤之隔，可不謹哉！《樂記》、《中庸》之言，其亦互相發歟。反躬者，致中和之謂也；致中和

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學者誠能終日之間如履淵冰，如奉盤水，如對上帝，如見大賓，則靜而無不中〔二〕，動而無不和矣。怠慢放肆，任情縱欲，滅棄繩檢，無所忌憚，則善者既不能以自存，不善者日長月益而不自知也，可勝歎哉！明於性情之故，而審其用力之方，學問之道，思過半矣。「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起於一念。大哉念乎，學者不可不察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三〕，虛靈而善應，神妙而不測〔四〕，主宰乎一身，應酬千萬事，總括乎衆理〔五〕，著見乎七情。爲智爲賢，此心也；爲下愚爲不肖，亦此心也。是以聖賢垂訓，必諄諄然以是爲言〔六〕，蓋綱領所係，學者舍是無以爲入德之門也。然心一也，主於形氣而動者人心也，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佚之類是也；主於義理而動者道心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莫不中節之類是也。人心生於形氣之私，故常危殆而難安；道心原於義理之正，故常微妙而難測。以危殆難安之心，求合乎微妙難測之道，是豈鹵莽滅裂、輕率淺易者之所能及哉？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察之精，則所謂人心固已合於道矣。又必一以守之，朝於斯，夕於斯，造次顛沛，無適而不於斯焉。事物膠轕，萬變不窮，天理渾然，無少間斷，如是而後可以謂之一也。精而察之於其始，一以守之於其終，則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無往而不合乎中矣。堯舜禹之授受也，洪水則未平，五品則未遜，三苗則未格，其相

告戒，必有先務之當急者，而其所言乃止於此，蓋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内，亦且顛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瞽以幾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然則堯舜禹之相告戒，舍是宜無急焉者矣。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爲重，而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宫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四。又見康熙《安慶府志》卷三二。

〔一〕視：原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二〕而：原缺，據清抄本補。

〔三〕生：原作「主」，據清抄本改。

〔四〕而：原缺，據清抄本補。

〔五〕理：原缺，據清抄本補。

〔六〕是：原缺，據清抄本補。

南康白鹿書院講義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一〕，所以居業也。」《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聖人作《易》，於《乾》、《坤》二爻首言學問之事以誨人，其旨深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而當人位之下；《坤》之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正，而居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正而復在下，故即二爻以明問學之道也。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强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静，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人能自强如《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以復加矣。不能自强，則怠惰乘之，不能守正，則放僻乘之，尚何學問之有哉？爻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慮夫天下後世未明夫所以自强者何事，所以守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之，曰所以自强者，内以進其德，外以修其業，皆當終日乾乾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内以存吾敬，外以行吾

義，敬立則内直矣，義形則外方矣。禀五行之秀以生，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業也。德之不充則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修。學者所志，孰有先於此者乎！主一無適，而虚明不昧者敬也；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紛擾矣，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所務，又孰有急於此者乎？知所以進德修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强、《坤》之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内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即是而思之，則知二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明，而所謂學問，不待他求而得之。夫《易》之爲義，廣矣大矣，《乾》、《坤》二卦又諸卦之首也，乃拳拳以學問爲言，而提綱挈領，反復詳盡又如此，有志於學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四。

〔一〕其：原作「行」，據四庫本、清抄本及《周易》本文改。

全宋文卷六五五三

黃　幹　二八

漢陽軍學講義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一章。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同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人而謂之士，則其等級亦相遼絶矣。渴飲而飢食，趨之是趨也。苟爲不然，則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懵然而無識，頽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爲士之名哉？故爲士者，要當以立志爲先，而立志者要當以仁義爲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爲宅也而安，爲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居而由之也。言而非之，是自害也；委以不能，是自棄

也。士之異於人物者，以其立志，而惟仁義之趨也。自暴自棄，是舍其所以異於人與物者，而不足以謂之士矣。諸君處庠序而謂之士者也，盍亦先立吾志，講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幾居仁由義，而無愧於爲士之名。不然，則汩没於飲食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所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諸君其勉之。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一章。

滕之爲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楚，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干戈相尋，翦焉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即孟子而問焉。孟子亦當告之以國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强，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則曰堯舜，何其迂闊不切事情耶？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爲也，況於區區之富强乎？人無賢愚，均具此性，堯舜之聖人皆可爲，何獨於文公而疑之哉？孟子歷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厲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矣，舉天下之人汩没於利欲之中，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天之所以與我而堯舜可爲者，懵然莫覺也。譬如甕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乍起乍滅，何足道哉？諸君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强之志，則將有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父母。」

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天下之人倀倀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爲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絶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爲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汩，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耶？在《商書》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衷耶？蓋嘗即數説而考之，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

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揚、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氏生於數子之後，獨有得於聖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子相近之謂也；「所以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本朝，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坦然明白，而諸子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務本之學，未有急於此者，諸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一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章。

人禀五行之秀氣以生，所禀之理則爲仁義禮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則曰元亨利貞，在人之德則曰仁義禮智，而不及乎信者何也？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爲，猶土之居中而旺於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仁義禮智四者並立，聖人於《易》獨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七篇之書亦多以仁義對言，而又不及乎

禮智者，何也？仁屬乎陽，禮則陽之極；義屬乎陰，智則陰之極。猶夏者春之極，而冬者秋之極也。故專言仁義，而禮與智在其中矣。至於孔門師生之問答，又皆以求仁爲先，而不及乎義，《孟子》此章亦特以仁爲言者，又何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間猶不能以相保，況敢望其仁民愛物乎？舉天下之間，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傾相詐，相戕相賊，無一物得遂其生者。至於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則私意橫生，天理滅矣。不知人心既失，國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於戰國之際，深明榮辱得失之辨，其憂世之心切矣。諸君日處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務，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一章。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稟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均得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又以其稟氣之正，而其心爲最靈。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貴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賦予，而異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脩其身者，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焉，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爲身者也。虛靈知覺，

百慮生焉，心也。仁、義、禮、智以爲體，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爲用，此心之理，而所以爲心者也。内而察諸精神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無適而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苟爲不然，則徇情縱欲，悖理傷道，亦將無所不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與禽獸奚異哉？孟子憂世之心切，故舉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於所以爲人也。讀孟子之書者多矣，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貴之身心，沉溺於利欲之中，自暴自棄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其是之謂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性稟於天，故在人者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己無與也，而見之者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爲氣所昏、爲欲所汩，天固予我，而我固賊之，則與禽獸奚異哉？誠能存養於齋莊静一之中，省察於念慮云爲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充足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則其至於干雲蔽日也可必矣。故爲人而合乎天爲士，而至於聖，亦即此心而充養之爾。孟子發明養心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

焉，則亦終於爲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歎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

若昔聖賢，垂世立教，載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而足。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則「以禮制心」，文王則「小心翼翼」，孔子有「操則存，舍則亡」之戒，孟子復斷爲之説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大矣，而拳拳於心之一説，何耶？心者神明之舍，虚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出没，寒暑之往來，四序之行，萬物之生，是必有爲之主宰者然也；苟無以爲之主宰，則安能亘古窮今，循序而不亂乎？人禀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得其所以主宰者以爲心，故人心之妙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可以修身而齊家，可以治國而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爲乎？然人心至微，而攻之者衆。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犇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事哉！迨我本朝，周、程先生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學者即其説而力行之，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

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内，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虚靈，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顔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之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内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説，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聖賢諄諄之誨，無非爲人心慮也，學者讀其書而不知養其心，謂之非愚，可乎？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止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爲天理之害。操存寡欲，養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顯微本無間也。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爲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

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爲乎？苟失其養，則委靡巽懦，卑陋凡猥。雖刀之得則躍躍以喜，毫末之失則戚戚以悲。聞公卿大人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則望洋向若，怳然以驚。爲媚竈，爲墦間，爲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夫是以仰不愧、俯不怍，有以全吾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也，養心也，養氣也，蓋亦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於孟子而後發耶？夫子固嘗言之矣：「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自來也。屈子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諸君其謹擇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止其中非爾力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聖賢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轍也。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言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氣之私；道心者，義理之正。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著。始而精以察之，終而一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中也。傅說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聖賢言學，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載，無非道也。始而多聞以求之，終而遜志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道

也。至周以來，學校之教益修，聖賢之道益著。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自離經辨志，以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離經者求之於方策，辨志者察之於性情，知類通達者見之明，强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詳，而其法甚密也。至于夫子，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博采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爲《大學》之書。其言大學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繼之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過於知與行而已。大《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此意也。一知一行，相爲終始。知有不至，則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篤，則雖知無益也。入道之要，無以復加於此矣。是以孟子歷叙伊尹、夷、惠之事，而繼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與行之謂也。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所缺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資，尚不能無愧於孔子，而況學者乎？世之學者溺於卑近淺陋之習，既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有志焉者則或騖於方策，而踐履有所不察，或專於性情，而知識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也。誠能即孟子之説而思之，則始終兩盡，而無惑乎紛紛之論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止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推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於斯世亦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於爲大、爲聖、爲神。夫聖神者，豈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戰國之

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强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雖然，聖神固可學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曉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門也。蓋學者入道之初，將以決其趨向，不必它求也。求之於可欲不可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不倦，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爲可欲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爲可惡，而吾亦自知其可惡也。學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間果可欲乎？果可惡乎？從其所可欲，捨其所可惡，斯可以爲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爲也。孟子教人，何其炳而易知、簡而易行也哉！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易能，而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學者顧不思焉，其亦可嘆也哉！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一章。

事所當爲之謂善，有爲而爲之謂利。爲君而仁，爲臣而敬，爲子而孝，爲父而慈，事之所當爲者也。爲内交，爲要譽，爲宫室之美，爲妻妾之奉，有爲而爲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爲舜，一則爲蹠，乃由是而分焉。蓋人心之靈與天同體〔一〕，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鷄鳴而起，孳孳在是，則舜之兢兢業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爲之，損人益己則爲之。鷄鳴而起，孳孳在是，則盜蹠之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謹哉！

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尤謹其所謂間者，蓋欲學者精別於毫釐之際，而審其所趨嚮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牼之詞，皆拳拳於義利之別，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内省，於其所謂間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爲不知□，計較於毫髮之微，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爾。一念之差，固若□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也；富貴，人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奪之；天之所賦，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者。然閭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爲富貴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真知富貴之爲輕，理義之爲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則愛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成天下之大業。以之道；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而行天下之達道；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於今，令名垂於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馬之赫奕、飲食之豐美、宫室之壯麗，賢者得志，有所不爲，不賢者亦以豢養其不肖之身，而遺臭於萬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夸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内外輕重

之分。在内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内者愈重。真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顔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翛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一章。

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一一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所付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戚於貧賤，而卒不能以自勉，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耶？是以古之君子，有以命義之當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諂是也；有以義理之可貴而忘之者，不改其樂是也；有以爲天將降大任於我，而反以爲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爲之累。顔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吾身之爲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必如顔淵、原憲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氣銷沮，卑辱污賤，靡所不爲。不能進德而反以敗德，不能□辱而重以取辱〔二〕，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悟、幡然而改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章。

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

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利，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三〕，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禄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它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者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凡我同志，仕而未達、學而未仕者，盍亦思所以自勉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章。

《孟子》一書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拳焉。齊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受以室則却而不從，欲留其行則卧而不應。枉尺直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既譬以鑽穴隙而相窺，又譬之以登龍斷而罔利，至於墦間之喻，辭旨懇切若是者，果何耶？義與利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之所關係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則辭受出

處，惟義之從，惟命之安。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君，則必能伏節而死義。徇人欲之私者反是，卑辱苟賤，惟利之趨，既已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教、欺君誤國，皆斯人爲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觀墦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雖三尺童子亦知惡之。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工簡牘，事苞苴，脅肩諂笑，搖尾乞憐，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視吾身心爲何物，視天下國家爲何事？其未得之也，則愁憂窮蹙，若不可以終日；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閭里。然其可賤尤甚於墦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當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之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一章。

自功利之説勝〔四〕，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亦曷嘗無朝夕可冀之功哉？謂王道爲迂闊，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强也，國可富也，縱横變詐，崎嶇險側，咈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家，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亡，此萬世之龜鑑也。然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於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

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爲迂闊而莫之講，故自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鴻儒碩士抱憂國愛君之志，而老死於大山長谷之中，誠可歎也。學者將以有行也，則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

「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止「未之有也」。

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説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術則皆實用也。爲功利者則曰兵可强、國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爲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爲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説以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家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皆空言而無實用，必待管、申之術而後可以爲國乎？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政，論仁政必曰井地，斷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於齊梁之君，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故歷數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復見，可歎也哉！夫儒術之不見用，學者相與講明之，庶幾猶有望於斯世也。謂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源流，徒抱其淺陋之識，以周旋斯世，則

吾道之不行，功利之説勝，是誰之罪哉？學者不可不察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止「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時措之宜謂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念慮云爲，其可以有所偏耶？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其中。子莫之執中，又非所以爲時中也，孟子從而闢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爲天下後世慮至切也。夫墨之兼愛，不失爲仁，楊之爲我，不失爲義，孟子極言其禍至於無父無君，而以禽獸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豈不甚可畏哉！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説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夷狄之教，非先王之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乃溺其禍福之説，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自絶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有志於學者惟以孔子、孟子之言爲主，以六經之道爲法，則異端之説無自而入矣。

斡疏繆不才，蒙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説，爲《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奥，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旨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

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以聖道爲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後學黄榦謹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五。

〔一〕蓋：原作「豈」，據四庫本改。

〔二〕缺字四庫本補作「遠」，清抄本作「去」。

〔三〕四缺字，四庫本補作「何者爲智」，清抄本補作「罔然無知」。

〔四〕自：原作「皆」，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全宋文卷六五五四

黄　榦　二九

大學經一章解〔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德謂人所得於天之理。人之本心虛靈不昧，故理之本體純瑩昭著，不爲氣質物欲所雜而昏，是則所謂明也。然人之此身既囿於氣，而不能不感於物，則不能無所昏雜，而不得全其本然之明，故必學問省察、存養克治，去其昏雜，而後有以復其本然之明，所謂明明德也。新民者，天生烝民，均有是德，德之本然未嘗不明；然既爲氣質物欲所昏雜，乃始汙濁垢弊，而失其本然之明。惟在我者既有以自明其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而有以新之，則亦純瑩昭著而無不明矣。止於至善者，止謂所歸宿之地也，至善謂理之極致也。明德新民皆當造其極焉，是則所謂至善也。苟未至於極，是則猶有所昏雜，而非所當止也。

此言大學綱領，其本末當如此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知止謂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必先有以知止有定，而後能靜、能慮、能得焉。苟不知所止，則理之極致莫之能辨，又何所用力而得所止哉？知所止，則吾之胸中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不可易也。曰止，曰定，指理而言也。知所止而有定理，則心無所疑而能靜，能靜則物不能搖而能安。曰靜，曰安，指心而言也。既靜且安，則有以施其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功，而能慮矣。能慮，則力行□造，而能得矣。能慮能得，則心與理一，而所守固矣。上文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而言；此章乃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以用力之方始於知止有定，而終於能慮能得也。

此言大學工夫其始終當如此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在物則有本末，行事則有終始。德與民，物也，德爲本而民爲末。知止、能慮，事也，知止爲始，而能慮爲終。物既有本末，事既有終始，則學者以事處物，必當知所先後，則交用其力而進爲有序，則去道不遠矣。蓋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則至善之所在也。言人以始終之事，處本末之物，當先明德而後新民，先知止而後能慮。不先明德則無以成己，不務新民則無以成物，不先知止則動無所止，不務能慮則明無所用。其示人之意切矣。

此承上文兩節，明大學之道，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止國治而後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治國、齊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齊，皆所以新之也。脩身、正心、誠意，明明德之事也，曰脩曰正曰誠，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然非知所止，則無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又本於致知也。格物者，言知不可以徒致，必事事物物皆有以窮極其理也，物格而後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無不窮，則吾之知無不致矣。知無不至，則是非昭晰，而意無不誠矣。意者心之發，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心者身之主，心正則身無不脩矣。身者家之儀，身脩則家無不齊矣。自家以及天下，亦推此以及彼耳。曰齊、曰治、曰平，遠近親疏之勢也。

此推言上文三節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始終之有先後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止未之有也。

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爲人，則身皆不可以不脩。所厚謂家也。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故又以脩身齊家爲要也。

上文所言大學之道盡矣，此復申言脩身齊家乃大學之要，無貴無賤皆當自勉，其示人之意至矣。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一〕此卷原本總題爲「經説」，其下注云：「先生所著之書，如《書傳》、《易解》、《論語通釋》、《儀禮通解》、

《孝經本旨》之類皆已成書，其尚未有終篇者，有未脱藁者，有一時因筆所記者，有與朋友講貫所及者，今集爲《經説》，附于集中。」

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言聖賢教人以學，既及成人，則爲大人，當志其大者，以成其大人之德，其學之道如下文所云也。明明德者，明其在己所稟至明之德也。德謂所具之理也，新猶明也。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亦使之去其蒙蔽汙濁，而復其本然之明也。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至善者德之當明、民之當新，皆當止於至善，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民明德新民之至善，而學者之所當止也。注云「夫人之學」者，兼齒德而言也；又云「虚靈不昧」者，虚謂知覺，不昧謂純瑩昭著者也。知覺者，物格知至也；純瑩昭著者，意誠心正，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注云「具衆理，應萬事」者，德即理也，而曰具衆理，又兼夫應萬事而言，此乃直指人心，合全體大用而爲言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應萬事者，德之大用也。云新者，革其舊之謂。又云「去其舊染之汙」者，舊謂蒙蔽汙濁，新則去其蒙蔽汙濁，故新亦明也。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者，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對，當然之則乃所謂善也，其極則至善

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承上文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欲得其所止，則當先知其所止，謂一事一物必先研究其至善之所在，使此心曉然，所謂知止也。事物所當止之地既知之矣，則此心之中皆有一定不可易之理，所謂有定也。理既有定，事物未接，則無所疑惑，湛然而靜矣，所謂能靜也。心既能靜，則事物之來莫能動搖，泰然而安矣，所謂能安也。能靜能安，則酬酢萬變，思慮精審，所謂能慮也。能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理，所謂能得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也；注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則不遷之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也。事指知止有定、能慮能得而言，知止有定爲始，能慮能得爲終。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謂至善之地，知先後則進爲有序，而去道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止致知在格物。

天下國家者民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也；身、心、意者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

之也。此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明明德於天下也。以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德之事也。曰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當先知而後得也。既曰先德後民矣，則先知後慮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後及於民焉，是則知所先後也。

物格而後知至，止國治而後天下平。

此覆説上文能慮。物格矣，則理明義精，而此心之知可至。知止矣〔一〕，則能謹獨以誠意，而意可誠。意誠矣，則能居敬以正心，而心可正。心正矣，則能不偏以脩身，而身可脩。身脩矣，則施於家國天下皆能盡其道而成其效矣。前言新民者先於明德，欲能得者先於知至；此則言知止而後能得，明德而後新民。合兩節而言之，則知所先後之意可見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止末之有也。

下缺。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一〕知止：原缺，據四庫本及傅校補。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

第一章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也。」

此文言學，而釋以性善，且欲明善而復其初者。愚謂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寂然不動之時，萬善具足之名也。由是而之五常百行，無非至善。人爲氣質所昏、物欲所汩，又不能學以通之，既不知其本然之善，則亦無以施其存養之功。惟能效夫先覺者之所爲，然後知吾此性本無不善，操存涵養以復其初也。爲聖爲賢，不外於此。知此，則義理之大原、學問之要指，不俟他求而得之矣。此乃首章誨人最要切之語，學者便當致思，不可泛然讀過也。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此文言「有朋自遠方來」，而程子釋之曰「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何也？愚謂以自遠方來觀之，非吾之善有以及人，何以使同類之人皆自遠而至？自遠而至，則信從者衆可知矣。程子語雖簡短，而深得聖人之意，學者當詳味也。

第二章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愛之理，則《或問》之説詳而明矣，心之德，則猶有所未達也。愚謂人之一心，虚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虚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捨虚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虚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包四者，故心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無非春生之意也。專言仁

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曰：「此章乃偏言，而併以專言者釋之，何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而非有二物也，故合而言之，仁之旨備矣。

第四章

愚謂三省雖五事，然皆重厚詳審，而無輕易苟且之意。曾子資稟篤實，故其所省如此。

第五章注：「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愚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主一無適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爲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第六章

愚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體此六者，見之行事，如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行此六者，有餘力然後學文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繫辭傳解二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儼然而尊，隤然而卑，健順之德，於此乎定。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高陳而上，卑陳而下，貴賤之分，於此乎位。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者常動，靜者常靜，剛柔之質，斷然不易。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物合一，何吉何凶，類聚羣分，迭爲勝負，吉凶之應，由是生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形未成，何變何化？已成之後，迭爲消長，變化之機，由是見焉。此以上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剛摩柔，剛化而柔變；以柔摩剛，柔化而剛變。八卦相推盪亦然，後者化而前者變，後者長而前者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變一化，而人物生焉。得乾健之性者爲男，得坤順之性者爲女。此承上文乾坤變化成物之功也。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猶主掌也，作，爲也。萬物受氣於天，成形於地，乾始而坤成之也。乾健故易而知太始，坤順故簡而作成物。此承上文生物之功，而言其本於乾坤之簡易。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則理明故易知，簡則事直故易從。理易知則可信，故有親；事易從則可成，故有功。行之而信故可久，爲之而成故可大。此承上文易簡成物，而言其功效如此。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德以理言，業以事言。賢人體乾坤之易簡，故德業可久可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不思而得易也，不勉而中簡也。天下之理得，萬物皆備於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聖人之事也。此言乾坤之易簡既成生物之功，而在人得之則爲聖爲賢，亦此理也。

右第一章。《繫辭》之作，以明《易》也。《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

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通乎此，則道體之妙、聖經之奧可以默識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設卦謂伏羲造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也。觀象謂觀萬物萬事之象，取其卦之所似，故謂之象。繫辭謂三聖所述卦爻之辭，繫於卦爻之下，故謂之繫辭。剛柔相推，謂以卦爻相推盪。此指卜筮而言，謂遇老陽則以柔推剛，變陽而化陰；遇老陰則以剛推柔，變陰而化陽。此言《易》之爲言，或見之卦爻之辭，或施之卜筮之用，皆聖人設卦觀象而爲之也。卦爻有似乎陰陽之消長，故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卦爻有人事得失之象，故其辭爲吉爲凶；卦爻有人事憂虞之象，故其事爲悔爲吝。此言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爻有陰陽晝夜之象，故剛柔相推而一變一化，化者進而變者退也。卦有六爻。動者變也，亦以相推而爲言也。上兩爻屬天，中兩爻屬人，下兩爻屬地。以其有天地人之象，故分而爲六爻。道猶言義也。此言觀象而以剛柔相推生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所居謂身所處，安謂無所疑，序謂卦爻有進退行藏之序，所樂謂心所好，玩謂不能忘，辭謂卦爻有象占之辭，居謂退處，象謂卦爻之似，動謂出而有爲，變謂卜筮得老陰老陽而變〔一〕，占謂或吉或凶。所居、所樂，以身對心而言；居、動，以行對藏而言。此言聖人作《易》，無非取諸天地萬物人事之象。既皆自然之理，故君子學《易》，身之所處，心之所樂，一行一藏，無往而不法乎《易》，亦皆順乎自然之理，是以天祐之而無不利。天即理也，順理則吉，無不利矣。　右第二章。《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一〕老陰老陽：原作「老陽老陽」，據四庫本改。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

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致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慎獨，與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詞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

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謂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華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費也；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嘉定戊寅，栖賢寺書此，以爲《中庸總論》。《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三。又見《周濂溪集》卷四。

中庸續説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也，氣禀雜之，物欲昏之，則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禀，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陵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鑑後世學者爲學之大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奥，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焉。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慎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將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禀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

大旨也。曰戒懼慎獨者，靜存動察之功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慎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

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廣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

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一〕，違乎是則差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一〕固：原作「同」，據四庫本改。

五常五行太極説三條　初五日記

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反〔一〕，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而爲智者，湛然虚静、淵然深識者與。

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静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遡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二〕，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一〕反：四庫本作「施」。

〔二〕處也：四庫本作「處乎」。

孟子説三條

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

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説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告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孟子非之，李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内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

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讀左氏傳雜説三條

嘉定十年二月一日

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爲是，《穀梁》以隱爲非。《左氏》以隱之讓爲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説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爲適，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説皆未得爲當。惟《穀梁》之説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爲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爲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虚名，是以不免於弒也。又推其原，則其禍實始於惠公失禮而惑於邪，不思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而又惑乎手文之異，是以貽禍於後世也。

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强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其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穎考叔舍肉遺母之意甚善，而闕地及泉之對甚愚，此皆不達於理而已。《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敬說

古人論爲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爲言。近世朱、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於爲箴以自警。朱先生於《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補其缺。裒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其說詳且密矣。然爲學而必主於敬，與主敬之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於爲學，而莫有能用功於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

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黃子洪

客有以黃子洪所爲二圖見示，子洪且欲刊之虎丘，以諗後學，而亦有刊之江陰郡庠者矣。僕竊有疑焉。以圖觀之，則《舜禹傳心之圖》，以人心道心合爲一，則是天理人欲同體，而可乎？危微之下，合爲精一，又合爲執中，至於一而中，則非危矣，又安得並立於危微之下乎？其爲說，則「心之所發必乘於形氣」，抑不思《中庸》序之言曰：「或發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則不皆乘於形氣矣。惟其以爲皆乘於形氣，所以合人心道心而爲一也。「人心惟危」則言之詳矣，「道心惟微」則無一

語以及之，而遂及於精一，何哉？精一之後繼以動，則皆中矣，而又曰道心統乎人心而一矣，則一在中之前，抑又中之後乎？《周程言性之圖》既以仁義禮智合爲一而謂之性矣，又於性之下而繼之以心，則心果在性之外乎？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仁義禮智皆具於心，而謂心在性外，可乎？至於爲説，則曰「心出于性」，何其與孟子之言相戾乎？其論「發以是理，發非是理」數語則善矣，而未發之性獨略而不言，則但致和而不致中，於學者功用亦疏矣。雖曰虚明之體常卓立乎其中，然終不言無所偏倚，則亦未爲深知未發之所以爲大本也。蓋其圖中置心於性之外，而其説則曰「心出於性」，則此心之妙但有虚明而無理義矣。愚恐擇義之不精，而反以誤後學，故爲是説，以寄子洪，庶幾藏其語而勿出，仆其碑而勿廣，深思而熟講之，不至於七十子未喪而大義遂乖也。

榦承惠書，感感。榦年已七十，病倦不及裁謝，姑寄此以見朋友切磋之意，幸亮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六五五五

黃　榦　三〇

催科辯

客有問於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爲乎？」曰：「非也。」曰：「子之拙於催科，何也？」曰：「非不屑爲也，有不得爲者，有不忍爲者，有不當爲者，有不可爲者。」曰：「其詳可得聞乎？」曰：「催科之法，要當任之專、信之篤，而後事可辦也。臨川之財賦，所見催者有開禧三年之舊苗，有開禧二年之舊稅，有嘉定元年之新稅。舊者額已少而難催，新者額尚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縣催而縣納者則有縣吏主之，有手力督之，朝以至則朝以納，夕以至則夕以納。彼户長者，天下之頑民也，退有所畏，進無所阻，故不容於不納也。故舊苗舊稅之在縣者，比之舊年增多萬餘貫。新稅則不然，催於縣而納於州，縣不過出文引以示之而已。其納於州也，聽户長之自納而已。既無人以督之，而州吏頡頏，日未申而已歸矣。户長既無所畏，而反有所阻，宜

其不能無欠也。縣之申於州者不知其幾狀也〔一〕，請於州者不知其幾語矣，漠然若無聞焉，此所謂不得爲者也。」曰：「舊苗舊稅亦有二三萬之欠，子得爲之矣，而不爲，何也？」曰：「不敢爲也。今之苗稅之數，皆經界已後之總數也。自經界之時已有不可耕、不可栽之名，經界之後又有逃亡走絶、沙埋落港之數〔二〕，又有撥入州縣學、慈幼院，而苗稅之實則無也，而不輸於州者。苗稅之額徒在，而苗稅之實則無也，吾豈不能峻其期限、嚴其箠楚，而使之納，顧恐保正户長不堪其苦，懦者則貿田廬、鬻妻子以償之，强者則執平民之産去稅存者以誣之。蚩蚩之氓，君以爲天，國以爲本，戕其天、賊其本，吾不忍爲也。」曰：「是則然矣，子之所謂不當爲、不可爲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已也，故當量其地，度其力，以爲之征斂，而亦未嘗不立爲一定之法也。故近郊十一，遠郊十二，十一、十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則不然，苗錢舊若干，今則增爲若干，今又增爲若干矣；稅錢每疋若干，去年則增爲若干，今又增爲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昏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後有以得其財。□□□顧其往年之所納不至若是多也，則方讎嫉之不暇，而孰肯樂輸乎？此端一啓，後之人又將有求多於此者矣。今乃併其所謂增之數，立爲數萬之額，以責其促辦，是則所不當爲也。縣之財賦，縣令不辦，當罪其令，不應取而歸之於州，猶州之不辦，總領、轉運未嘗取而自催也。自前太守取而歸之州，已非州郡之體，去歲賢太守下車之初，慨然舉而歸之於縣，然猶不盡歸者，其不盡歸者非幕府之願，非胥吏之便也。蓋苗稅之所輸者，有所謂事例錢者，縣得之則以修廨舍、造器用、供過客、宴同官；呈比錢者，縣吏得之則以活其家。故歸之於州，則縣皆不得與，而幕府胥吏得之矣，故不盡歸，猶不足以快其意也，故於新稅

特爲遲緩要阻，以幸其虧之多。及其折苗之將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爲白劄，以言縣之不辦，庶幾太守聽信，復歸而舉之於州也。不然，則此劄胡爲不發於去冬，而發於折苗之將起乎？嗟夫，險矣哉！吾老矣，無所望於世，又孰能受屈於此曹哉？是則不可爲也矣。予豈不屑爲哉，予不得已也。」作《催科辯》。《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一〕幾：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二〕埋：原作「理」，據右引改。

不從宇文辟辯

諸公皆以榦從宇文之去爲是，不從爲非，因以辯之。榦自信陽得疾，幾至不救，吴宣撫諭令解帥幕之職，從宣幕之招。榦以病辭，得歸養病。今病未瘳，而復從宇文之行，其誼安在？宇文始欲以帥幕辟之矣，復改正宣撫，復欲以宣幕見招，若從之行，是辭卑居尊，義尤不安。況興兵動衆，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豈宜見利則趨？若外言體國，内實規利，不量才力，冒當重責，雖曰體國，而實誤國，雖欲規利，利亦何有？城南宣幹，厥監不遠，豈宜冒昧復蹈其轍？加以十年之僞學，爲一日之實材，若不力辭，或至疏脱，則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類將無所容其身，不惟

榦受其禍，而上辱先師，下累朋友。至於彼時，又將以不合輕去而見責矣。去歲夏間，諸路敗衄，論者以鄧宣撫之故，皆謂道學首唱兵端。若非廟堂察其本末，力排異論，吾輩皆已不免矣，況又敢以其身誤國以規利乎？劉韜仲從鄧公之招，今議者皆非之，榦不從宇文之招，議者又非之，然則將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處去就，如陰陽四時，各當其可；今之君子，各削其半，有出無處，有就無去，如有陰無陽，有秋冬無春夏。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然則不從宇文之招，未見其爲不可也。曰：然則子之從吴公之招可乎？曰：吴公，榦之故人，帥幕非主兵之職。然予亦已悔之矣，豈敢迷復而不反乎？作《不從宇文辟辯》。《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除喪辯

或曰：「九月以下之喪，除喪之日，禮經無明文。將併始死之月以及除喪之月朔爲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初一日之類。抑自始死之月數至九月，又踰月朔而爲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始死，至四月一日之類。曰：「此於禮經雖無明文，然以禮考之，恐必數至九月，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僅至兩年，又踰月而遂除服。則九月之喪亦必至八月，又踰月而可除服矣。今乃欲至九月而又踰月，毋乃重服反輕而輕服反重乎？」曰：「《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

隆焉，故使再期也。又《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一〕。古人三年之喪本謂之再期，是以足兩年，又踰月除喪也。再期之喪足兩年又踰月而除喪，則九月之喪足九月又踰月而後除喪，無可疑矣。況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此又禮經之明文也。期之喪足一期又踰月而除喪，則九月之喪安得不足九月，又踰月而除喪乎？《檀弓》云『既葬各以其服除』，注云：『三月而葬，則三月之親先除服。』古人葬事先遠日，蓋卜下旬之日以葬，吉也。若大夫以成月數，則葬以三月，乃在四月之內，不應於未葬之前而遂先除服也。使三月之喪亦併始死之月及除喪之月朔爲三月，則是未葬而先除服矣。未葬之前，緦麻既先除，五月、九月又未當除，則既葬之後，所謂各以其服除者，所除何服耶？況三月之喪，若至二月又踰月而除，則假令有人正月三十日死，至三月初一日而除，則緦麻之服僅及六十日而止，此豈近於人情耶？三月之喪不可以至二月又踰月朔而除服，則九月之喪亦不應近至八月又踰月朔而遂除服也。以期喪及三月之喪例之，則九月、五月之喪當必足九月、五月，又踰月朔而後可除喪也。若期喪則十三月之內畢日而大祥，緦麻之喪則既葬而除服也。」曰：「久而不葬者奈何？」曰：「禮曰，久而不葬者，惟主葬者不除。如此，則九月以下之喪各足月數，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明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一〕「再期」上原有「三年問」三字，乃承上而衍，據《禮記·喪服小記》刪。

易說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爲人，以位爲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爲虛，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爲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應乃有迹。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説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説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盡之，非惟無所復爲，取飲食燕樂之義也。

風自火出，明内齊外之義，今曰「身修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内卦爲明内，明身修也；風在外卦爲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

《師》取蓄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爲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旅師亦然。師之爲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爲長。

《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故命只爲吾身性命，而致爲推以與人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西銘説

嘗記師説《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説。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

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又見《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雨暘寒煖風説

衢州道間因思雨暘寒煖風之變。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煖，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金木水火土説

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記丁卯揲卦解

丁卯正月朔旦，揲卦得《困》，其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占之者曰：「此隱遯之象也。」予以江陵吴公之命至廟堂白事，併求祠禄，以應三歲之占。偶宇文尚書復欲相辟入幕，予不從，諸公大恐，以爲必拂廟堂之意。予遂浩然而歸隱於幽谷之中，以聽天命。

五月一日占，遇《震》之《姤》，五爻俱變，合占之卦不動。爻在《姤》之四，其辭曰：「包無魚，起凶。」《象》曰：「包無魚，遠民也。」是時欲求嶽廟，占之不吉而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戒殺記

丁卯夏用兵，冬，虜騎入寇，予適在荆襄，自見江北百姓及諸軍死於鋒鏑不可勝數，奚啻如羊豕之被害。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使之至死，深可傷念。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戰争，便有殺戮。因思人之

暴殄天物亦不可不戒也。戒殺一事，吾儒雖不言，然殺之以時，用之以禮，亦決不若後世之暴殄。今觀孟子言「七十者可以食肉」，則未七十者固無因常食肉也，如此，則殺生自少。後世嬰孩便要食肉，安得不暴殄天物？人身惟五穀可以療饑，稍有滋味，便可以進食，亦何必須多食肉？人若省得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亦免得分外過求。不可以其説類釋氏，而不之思也。仲夏三衢舟中記。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時務策問

問：天道運於上，人事修於下，假天道以紀人事者莫大於建元，所以備三才、大一統，繫萬事而詔來世也。然考之往古，按之當今，其爲説不一，而其爲道不同也。元之爲義，古未有也，三《傳》興而索《春秋》於一字之間，亦曰國君之始年耳。漢儒宗之，乃曰辭之所謂大，又曰法五始之要，其意則曰，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果夫子之意耶？古之所謂年者，以歲之登而爲言。夫子作《春秋》，而歲之登者曰「有年」，《左氏》述當時之言不可以五稔，蓋此意也。然唐、虞、夏皆曰載，商獨曰祀，至周而後曰年，亦豈無義耶？三王之道何其異指哉？秦、漢以前，有初即位之元，而未有所謂改元也。文、景之世有所謂後元、中元，而元之爲號猶未至於紛紛而不一也。自時厥後，或以事名，或以功名，或以瑞名。名之不同，其孰可取乎？或頻年而輒改，或累年而一改，或數十年而不改。改之

不同，其孰可法乎？王事之大體，當世之急務，果何取於此？二帝三王之意，其亦有所合乎？聖天子嗣登寶位，六年于兹，乃獨有取於漢之武帝，與夫章聖皇帝之故事，易「嘉泰」之名以幸天下，德至渥也。亨嘉通泰之義，諸君講之熟矣，其鋪張揚厲，以侈當世之盛典，與夫古今不一之説、不同之道，其悉言之，毋略。

問：董子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以今觀古，何其不然耶？直道而行者，此民也，今也，德色而諓語，反唇而相稽。成人有德者，此士也，今也，隨□以敗業，竊竊以規利。退食自公者，此吏也，今也□，舞文以繩下，徇私而背公。豈向也善而今也惡，向易治而今難化耶，何其俗之戾也？謂化有未至耶，聖天子恭儉玄默，無愧於古矣。謂法有未密耶，國家法令明具，無隙可乘矣。謂令有未明耶，詔旨之下，諄複詳悉，如見肺肝矣。而要其治效，茫如捕風，甚至建一議、造一事，往往倡之而不應，爲之而無成。理財之法至析秋毫，而財終不可豐；養兵之費如奉驕子，而兵終不可强。邊陲之備禦未固，祖宗之竟土未復，雷霆之異、地震之變，與夫淮甸饑旱之災，所以上勤聖王之宵旰，下貽廷臣之隱思。欲起而更新之，乃以是歲之春，特命改元，以庶幾亨嘉通泰之治。猗與休哉！士生斯時，何其幸耶！風俗之未美，教令之未孚，事功之未舉，災變之未銷，當必有説以處此，以日進於亨嘉通泰之實，其悉陳之，有司將以復于上。

問：任司牧之寄者曰君，任輔君之責者曰相。君相同心一體，以階天下之治者也，輔相之責豈不甚重哉？姚崇以十事説天子，論者非之。嗟夫，崇之慮亦深矣！宰相無所不統，古所謂百揆云者，豈得不歷數而預防之耶？傅説旦胥靡而暮輔相，干戈甲冑、刑賞祭祀，未嘗不歷歷爲其君言之也。或者乃曰「宰相不親細務」，此又何説耶？是故旁求俊彦，宰相責也，而後世乃有除吏盡未之嫌。九職九賦，冢宰責也，而後世乃有問之廷尉之語。獄者生民之命，天子所與三公九卿坐於槐棘之間而聽焉者也，而閲訟牒或者以爲失體。然則又將孰從耶？恭惟聖天子嗣登大寶，七年于兹，擢用二三大臣，委之以政。兹者親灑宸翰，賜之《書》之《説命》，《詩》之《天保》，《易》之《泰》卦，其相與之意可謂至矣。然求之今日，則國是之未定也，風俗之未醇也，文武之臣尚未能副朝廷之用也，下至於獄訟之未清，簿書期會未能不稽違，則廟堂之上亦豈得不深思熟慮，以副吾君眷倚之意乎？「黷于祭祀」一語，而「無豐于昵」，尚不能不賴於祖己之訓，則君臣之際豈不甚難矣哉？夫以前數者之弊，當聖賢相逢之日，更革而作新之，又豈無其道耶？酌古人大臣之體，明今日大臣之任，其悉言之，以裨廟堂之末議。《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七。

〔一〕「也」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疑難策問

問：《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八卦者則《河圖》，叙九疇者則《洛書》。八卦、九疇非人之所能爲也，蓋有自然之象數存焉。以今考之，河圖自一至十，以備五行生成之數，八卦以奇偶錯綜，而成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二者乃不相類，何耶？至周重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始備，其亦有本於《河圖》之數否耶？或曰：自庖犧、神農、黄帝、堯、舜，制器尚象，而重卦之名已著，則又安知非伏犧授圖而遂重耶？其曰文王者，又果何説也〔一〕？《洛書》自一至九，縱横十五，亦不過備五行生成之數而已，獨不可爲卦，而乃爲疇，何耶？九疇之叙，自五行以至六極，亦自一至九以次列之耳，亦何以知其九數之内，遂具九疇之義耶？或曰：赤文緑字，已見於神龜之所負，箕子從而演之耳。其信然耶？然則所謂「則之」者，終亦未有見其必然也。《易》本《河圖》，《範》本《洛書》，猶有可疑者，則《太玄》以擬《易》，《潛虚》以擬《玄》，學者尤不可以不考也。方、州、部、家、表、贊，以三三相生而成《太玄》；氣、體、性、名、行、命，以五行相錯而成《潛虚》，固不可謂非自然之象數也。以兩贊準日，不滿則加踦贏二贊以足之；以一變準一日，有餘則元餘齊不變以合之。天地自然之數，《易》、《範》果有是乎？五行在天地之間，惟土取數爲最多，而在物爲最均也。九贊之位，土於五行特居其半，名圖之布，土居四維，多寡不齊，其義安在？

《易》之六爻即卦之六畫也，四重而爲九贊，二體而爲七變，其亦有説乎？《易》卦之名，因畫起義也，八十一家、五十五行，亦皆然乎？《太玄》之書法天運以起曆，自甲子歷二十七而得甲辰，又歷二十七而得甲申，又歷二十七而後得甲子，其於天受爲如何？《潛虚》之書於人事尤惓惓焉，祖於章旨統元之數亦巧矣。謂日起於牽牛者，其於天受行，行以俟命，此其著書之序也。自詘一以至於詘四，得無牽合之病耶？至其揲蓍之策，或分或掛，以决吉凶休咎之變者，在《易》爲大衍，在《範》爲稽疑，在《太玄》、《潛虚》亦皆有法焉，其孰得孰失耶？四書之作，本於天地而備於聖賢，是必有奥義焉，幸詳言之，毋略。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易》之爲書何預於天文地理耶？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夫子所以律而襲之者，又果何事也？古之聖人，其於幽明之故，必有深察默悟，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矣。冠員冠、履方履，俯仰之間，亦豈可懵然而不知其粗者耶？昔之言天體者多矣，有曰天包地外，地居其中者，有曰天地皆中高四頹者，有曰天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中者，其説固不同，而亦皆有理。自渾天之説興，而談天者皆宗之。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又何以知渾天之爲得而其説之爲失耶？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言天象者皆祖是説也。然日月五星皆東生而西没，曷爲反天而逆行耶？日陽而月陰，曷爲月行反疾，日行反遲耶？或者天道左旋，處其中者皆順之，以天行之疾，而視日月之遲，則日月之行反若右轉焉。五星亦然，亦豈得爲無理？且日月皆陰陽之精也，而月之有盈有

闕，何也？或曰：月無光，受日之光，何以驗其必然耶？五星行度，土何爲而最遲？金水二星又何爲常附日而行耶？二十八宿不惟四時迭運，不可以方所言，蓋一晝夜之頃，固已迭周乎天矣，何以辨其爲東西南北之宿，而各司一方耶？地之體，則人跡之所歷，非若天之難見也。人之言曰：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雖萬折無不趨於東者。然弱水則既西矣，黑水則又西矣。曰四海云者，安知四表之外不皆有海耶？又有以天地之中如中國者九，而水環之，故曰九州，中國特其一耳。人之所見，雖中國且不能徧，又安知中國之外不復有如或者之云乎？古今同一河也，決於堯而息於禹，決於商而息於周，決於漢而息於唐，其或決或否亦皆有説耶？禹釃二渠，以循西山之麓，故無泛溢之患，其蹟豈不可復考耶？江自岷山東流數千里以入于海，蓋爲他水之所會，不應復折而爲他水也，今乃有九江之名，而《禹貢》復有東爲中江、東爲北江之語，何耶？天下之水一也，而海之水乃或進或退，何也？或曰視月之出没以爲進退，其信然耶否也？深於幽明之故者非孔子孟子歟？孔子謂北辰居所，衆星拱之，説者乃以爲北極一星近於不動而非不動者，何也？孟子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汝也，淮也，泗也，皆徑入海而不入江，又何也？聖賢非講之不精者，而與今之説者異，其孰是孰非耶？夫觀天地者亦觀其理耳，苟徒襲古人之迹，而曰某之論然也，又何以異於侏儒之觀優耶？此問與答者之所當戒也。

問：六經之道與天人並，三綱五常之所自出，而人道之所由以立也。更秦迄漢，書缺簡脱，而禮

樂之失爲尤甚。樂之爲書，無復存者，小戴所存《樂記》一篇〔二〕，乃出於荀卿子，司馬遷從而述之，而□□節奏不與焉，其亦有可考者耶？《周禮》其果聖人之遺經耶〔三〕？然其所記者，乃樂之大義，職官之書，《禮記》漢儒所述，乃與《儀禮》並列爲三禮，亦□不倫矣。而《儀禮》在唐，雖名儒已苦其難讀，今乃不得與二《禮》列於學官，以設科取士，何耶？禮樂所以正人心、厚風俗，而殘缺若此，是未暇悉辨也。《易》始伏犧，《書》始唐虞，《詩》紀春秋，以備列國，其於古今之際悉矣，其書尚存，而家藏人誦之，其可不考乎？作《易》本於《河圖》，夫子何以言其觀天察地，以及鳥獸之文？用《易》本以卜筮，夫子何以言其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列卦之方位也，《震》、《兑》、《坎》、《離》以居四正，《乾》、《坤》、《艮》、《巽》以居四維，所取何義耶？九六爲老，七八爲少，揲卦之陰陽也，陰爻用六而不用八，其亦有説乎？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自夏商之《易》已然矣，何以言文王重卦之數？「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自魯穆姜已有是言矣，何以言夫子贊《易》之辭？夫子釋《彖》，繫之卦辭之後，夫子小《象》，繫之爻辭之下，何於《乾》卦爲獨得用九用六，別爲二爻？《文言》二篇總釋卦義，何《乾》、《坤》二卦爲獨詳〔四〕？《繫辭》果爲□□之言乎？《序卦》果非聖人之蘊乎？《易》之可疑者此也。《書》之作也，或以策命臣下，《微子》、《蔡仲》是也；或以告諭百姓，《盤庚》、《多方》是也。命臣下者反易曉，而告百姓者反難通，何耶？或出於口授，伏生所傳是也；或得之屋壁，孔氏所述是也。口授者反聱牙，壁藏者反明白，何耶？《堯典》一篇，孔氏所述，何不繫之唐而繫之虞？《皐陶》、《益稷》，左氏所

引，何不繫之虞而繫之夏？伏生二《典》合爲一，而孔氏析之，然《舜典》篇首得之齊建武年間者，安知非僞耶？伏生《益稷》合於《皐陶謨》，而孔氏正之，然二篇文勢相蒙，如蘇氏之傳者安知非是耶？嗣征之舉，以時考之，當在后羿之世，六師之命豈仲康所得專？康叔之封，以時考之，當在武王之世，小子之稱豈成王所宜言？《呂刑》雖曰祥刑，而穆王耄荒之所作，夫子曷爲取之？秦穆雖曰悔過，而二國之爭未已，夫子曷爲存之？《書》之可疑者此也。風、雅、頌以爲經，賦、比、興以爲緯，此《詩》之義也。或曰《詩》之中皆有六義，如豳風、豳雅、豳頌是也，其亦有説乎？有善則美，有惡則刺，此《詩》之體也，然亦有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者，豈皆爲美刺而作乎？或以《詩》爲國史吟詠情性而作，閭巷小夫之辭豈皆出於國史乎？或以《詩》爲孔子被之弦歌，以合《韶》、《武》之音，怨忿淫佚之語豈皆合於《韶》、《武》乎？《七月》陳王業，何以不列之《大雅》，而列之變風？《棠棣》閔管、蔡，何以不繫之成王，而繫之文、武？邶、鄘即衛也，何以不繫之衛而繫之邶、鄘？《詩》之可疑者此也。諸君其詳言四經之僅存，以及於禮樂之已廢，庶以副朝廷尊經重道、搜羅博洽之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七。

〔一〕又：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二〕樂：原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三〕果：原缺，據四庫本補。

〔四〕詳：原作「祥」，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全宋文卷六五五六

黃　榦　三一

楊恭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

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言其意。」榦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温厚質實，信道甚篤，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予，予亦安得無言耶？予惟楊君亦既深知古人爲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遊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静慮，斂襟肅容，深惟其義而存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裹糧而前，歷堦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適成叔來告曰：願有記。榦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爲人，襟度夷曠，智識闓爽，則又知君之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竊竊摹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爲無用之具。其間博聞强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

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横目自營，一室之内，乖離鬬狠，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爲士哉！此則君之所以爲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己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之所以爲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嘆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争之習乎？榦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嵷崒，風濤洶涌，甚可愛也。異日尚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熏沐之哉！乃爲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辰朔，北山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于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墊巾芒屨，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嘆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也哉？抑其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爲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既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顓國秉者，其先大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宮者，宦遊之交好有爲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偃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棋賦詩，蒔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嘆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真能不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屏山，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晦菴朱先生嘗爲予書之，子能爲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者，固望子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蜌蛆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其爲臭腐哉？墦間之餘，嗟來之食，蓋有

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爲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子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勳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榦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七。又見《事文類聚》後集卷九。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爲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攄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爲事，而又必以重爲先，可謂得爲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

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爲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郭聖予瑞蓮堂記

有蓮偶而華，邑人瑞之，不以私，獻于令；令顧德弗稱，復歸之，輦于通衢，邑人縱觀焉。桂湖主人郭君來請曰：「某之先嘗面池而堂，將以瑞蓮名，願有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學而德進，仕而業廣，皆道之長也，天其啓之矣，吾邑之士勉乎哉！嘉定癸酉六月既望，令長樂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林正卿龍門菴記

度地居民，爲城邑，爲鄉井，其居之安，其生齒阜以蕃，則其山川融結，磅礴深厚，宛委回復，必有可觀者。若夫萃爲中和，散爲英華，涵濡孕育爲哲人才士，則其瓌偉絶特，必有大可觀者焉。蓋人稟陰陽以生，川流山峙，陰陽之大者，其剛柔厚薄、盈虚聚散，宜悉相似也。吾友林正卿所居之鄉，山曰鼎峰，水曰梅溪。鼎峰之山析爲二支，東西迭起，仰而相向，俯而相就，卒而交互以相入。

梅溪之水沿山而流，若往而復，若抵而觸，若停而滀，莫知其所自出。如是者十餘里，然後聳爲雙崖，瀉爲三灘，崖束灘駛，崔崒澎湃，露怪呈奇，不可名狀。蓋一鄉之屏蔽，神龍之所潛也。其鄉士友顧而樂之，於崖之東結茅爲菴，名以龍門，以爲禱祈遊覽之地，而屬其友黃榦記之。榦未嘗至其鄉，獨嘗與其士友遊。大抵潔廉峭峻，好義而喜文，則山川之氣實使然也。人固囿於氣，當有以充其氣。山之高，水之深，神龍之變化，苟有以充之，吾分內物耳。不然，樵漁耕販往來其間者相踵也，於我何有焉？今正卿能與其鄉人徜徉盤礴，而講其所聞於師友者，以充其所稟之氣，庶乎博碩宏偉，而無負於茲土之勝矣。嘉定三年七月朔日，長樂黃榦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宮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域距天地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

礴，泓澄演迤，爲兩淮絶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攷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嘆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乎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兗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爲游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橅之壯，東南諸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間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贍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賮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典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藝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

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真寧人，蚤以儒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務，未期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役爲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謙之請，屬榦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間，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侈公之德，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具位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平江府和静尹先生祠堂記

和静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牓曰「三畏齋」，所題雜録、《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焴始度菴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爲和静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説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秘書郎。明年，遷少監、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宫，

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録耳。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捨，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欲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得於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又見《方輿勝覽》卷二，《吴都文粹》續集卷一四，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正德《姑蘇志》卷二七，嘉靖《滸墅關志》卷一六，《長洲藝文志》卷三。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絜矩堂記

晦菴先生初創社倉，以惠其鄉人，欲以聞于朝，頒之州縣，江浙間好義者爭效焉。袁州萍鄉社倉

九，縣西其一也，鍾君唐傑爲之記。有堂焉，未名，胡君叔器謀於榦，以絜矩名之。叔器歸以語唐傑，唐傑曰：「可乎哉！」以書來曰：「子爲我記之。」榦聞之師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己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粱肉，貧者無置錐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輟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義也。君子之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處乎其中，均稟天地之氣以爲體，均受天地之理以爲生，民特吾兄弟，物特吾黨與，則其林然而生者未嘗不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赤子入井，一牛觳觫，於己何與，而怵惕生焉，一原之所同出，自不能已耳。則方者，又人心之同然也。飢而食，寒而衣，仰事而俯育，人之同情也，是以古之帝王設爲井田，家受百畝，上有補助之政，下有賙救之義，於吾心猶病焉，此方之政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其分殊，原其理一，方之所以爲教也。夫稽之天理，驗之人心，參之帝王之制，質之聖賢之訓，君子之道孰有大於絜矩者乎？若夫橫目自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充其小己自私之心，雖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尚有彼此之分，而況推之人物乎？故不能以絜矩爲心者，拂天理、逆人心，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必棄也。然則知社倉之爲義而置者，絜矩者也；不知社倉之爲義而不置者，不絜矩者也。既不知之，又欲壞之，是自不能絜矩，而又惡人之絜矩，賢不肖之分曉然矣。又嘗即鍾君之記而考之，萍鄉之爲邑久矣，爲令爲尉於其邑者不知幾人，而孫公、潘公獨於此留意。爲士而生且長於其邑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彭君雖不知其人，而鍾君、胡君則貧不能自立者也，而亦拳拳於此。是四五人者，其賢於人可知矣。因是推之，則向之捐米以置倉，

如柳如宜者，其人又可知矣。又嘗考之，鍾君嘗求記於先生，而先生爲之跋，考其歲月，蓋屬纊之前二十日也。其詞抑揚感慨，有遺義焉。其天地生物之心，至於老且歿而不衰也。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吉州永新縣學記

永新於吉爲壯邑，山水明秀，土地衍沃。其俗富足而家業儒，其學校之創舊矣。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結黨與，負險阻，以抗逆王師，環數州之地千餘里被其毒。永新當往來之衝，剽劫焚蕩，官廬民舍，寸椽尺瓦無在者，越數年始克撫定。縣尉范君某芟荆棘、夷瓦礫，約己嗇用，首建縣學而一新之。以其州事判官孫君德輿之書來請記，榦謝不敏。范君秩滿，復過予，請益堅。方盜之始平也，山谷之反側未盡安，田野之流庸未盡復，弭寇安民，尉亦何急於此歟？蓋嘗原盜之所由興矣。慶元、開禧間，抵排道學之説，指士之潔廉好禮、誦先王之言、行其道者，一切以僞目之。貪得嗜利之流，習爲苟賤無恥，以自别於道學。阿權姦，竊威福，志氣盈溢，遂啓兵端。儥軍殺將，兩淮荆襄爲之騷然。東南之民困於供億，監司州縣方且括民財，奉苞苴，民不勝其困。江西之俗，豪家富室喜於兼并，幸菑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矣。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

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此則范君之所爲汲汲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之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然則范君之所尚，俗人以爲迂，而君子以爲急。不惟永新之爲官民者所當知，而天下之所當取法也。故爲之推廣其意而記。其學成之歲，嘉定某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某月某日，具位黃榦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七。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説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榦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

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强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豪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内之士莫不齎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欲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黄榦謹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嘉靖《南畿志》卷五六，《朱子實紀》卷一一，乾隆《歙縣志》卷一七，《歙縣金石志》卷二。

全宋文卷六五五七

黃　榦　三二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黃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爲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媺，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睟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

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脱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强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遊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于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又見《游定夫先生集》卷末。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

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一〕。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説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官，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

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長樂黃榦謹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八。又見《古文集成》卷一三，《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六，《周濂溪集》卷一一，《南宋文範》卷四四。

〔一〕騁：原作「聘」，據四庫本改。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峰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曆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爲丘墟，莽爲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爲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侵，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繼爲郡侯、爲博士者累累增治，然量力之宜，踵堂之舊，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爲前賢之祠、寓賓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爲直舍，爲門爲墉，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湢之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于朝，請釐正之。其規模宏壯，皆他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絶

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宣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爲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從學先生而通其説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徒資口腹媒利禄，而治心脩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姦扶弱，革弊興壞，而尤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税，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扼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宫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榦頃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睹書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

李德進毋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爲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潛山，屬予爲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

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輶之，隆山人。嘉定丁丑五月丁酉，長樂黃榦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八。又見《古文集成》卷一四。

陳師復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菴文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焉。太府寺丞宓長而益嗜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榦爲之記。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發不自已也〔一〕。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昏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峻則

止焉，半塗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爲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强而不息，始見其卓爾，終見其彌高，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厲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年□月□日，長樂黃榦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一八。

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二。

〔一〕發：原無，據下文補。

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静之旨，本仲喟然嘆曰：「入德之要，其在兹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静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静相因，展轉迷亂，天

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静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静，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静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静也〔一〕。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静也。方其静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静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二〕，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衮裘飽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縶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静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静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静虚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演，眉山人。嘉定己卯正旦，長樂黄榦記。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又見《古文集成》卷一四，《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周濂溪集》卷一一。

〔一〕則：原作「動」，據四庫本、《永樂大典》改。

〔二〕大：原作「夫」，據右引改。

李兵部祠堂記

兵部郎中、知果州李君道傳，字貫之，既歿之二年，有祠之于南康軍廬山棲賢寺者。貫之自蜀來仕東南，以不及執經晦菴朱先生之門爲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詘首願與之交；凡先生之遺書與其師生問答，皆手抄成誦，晝夜不倦。其天資敏悟，固已默而識之矣，其有疑未釋者，必反復問辨，以求是正。由是通達該貫，而篤信力行、見之行事者，又卓然可敬，東南之士斂衽推服。使貫之及登先生之門，當不在諸子之下。先生歿，而私淑諸人以有得者當以貫之爲首。與之處者久而益親，及其歿也思之而不能忘。貫之去國，而艤舟于山之北，日與朋友往來於巖壑泉石之間，而於玉淵三峽之勝尤惓惓不忍去。與之游者，亦不忍貫之之遂至此也，至今思貫之者，猶若貫之之徜徉乎其間。嗚呼，此祠之所爲立也。道之不明，自古病之。貫之未得爲晦菴先生徒也，而其所自得乎於人者如是。貫之未嘗有德於人，而人親慕之，以道故也，則道豈難知，善之誠，而過其下者亦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予懼其所以立祠者無以自白於世，故爲之言，而非立祠之本意者皆不著。嘉定己卯人日，友人長樂黄榦記。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己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其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於支離踳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迓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揚氏去孟氏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之醇，而

斥荀、揚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氏，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一〕，尋復其舊，歲久頹圮。太守、著作郎中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强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歿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耶？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蘊，其敢以陋爲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必不鄙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十月，其成以己卯三月，董其役者司户高炎。後三月望日，長樂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又見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康熙《宜春縣志》卷一五，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南宋文録録》卷一二。

〔一〕後：原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曾氏樂斯菴記

建陽縣之東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劉先生之隱居、晦菴朱先生執經問道之所也。章貢曾君堅伯愛其溪山之勝慨，慕先賢之陳迹，築菴於其旁，曰：「樂哉斯丘也！生以佚吾老，歿以藏吾骨也。」予嘗

與堅伯遊，而深知其爲人倜儻負奇氣，不爲齷齪軟美於勢利泊如也。考其源流，則又文清公之從孫，習聞其家法而恪守之，故其敬賢樂善，雖老不忘，而於死生之變，浩乎不以動其中也。死生，旦晝之常也，古之人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於世，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脱也。觀於此，則堅伯之名其菴而自以爲樂，是不謂之賢乎？堅伯名松，氣貌甚偉，精力倍人，猶可仕也，自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官請於朝，致其事云。嘉定辛巳二月朔，長樂黄榦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代劉晦伯作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堂，郡侯豫章黄嘗以其事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聞道里閭，爲世師表，台之士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熙、伊洛二程先生之正傳，故併祠之，庶幾邦人有生活，台之民蒙其德尤厚。先生之學實得濂溪周先生之學，則某雖不敏〔一〕，嘗竊聞之。惟皇上帝降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所響慕興起，而斯道之不忘，四先生力也。願有記。」某竊惟黄侯因邦人感先生之賜，而推原其學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衷于民，本然之性純粹至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三代

而上，立學教人，孔孟迭興，立言垂世，非有他道也。四先生之學亦起於千載之後，繼孔孟不傳之統而已。顧其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今黄侯之建是祠也，既有以尊顯其人，又刊其所著之書，日與學者講習之，推明其道，台之人將日捨其淺陋之習，而趨於正大之見矣。使凡爲政者皆如黄侯之化其民，而其民亦皆如台之人從黄侯之化，則真儒輩出，善治日興，黄侯之惠豈特一郡而已哉！某也官長成均，適當聖化更新、崇儒重道之日，方將叙正祀典，剡聞天朝，以表示當世，嘉黄侯之能開其端也，遂爲之記，俾勒石於庭以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八。

〔一〕不敏：原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安慶府修城題名碑

承直郎、權發遣安慶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屯田事黄幹。從政郎、安慶府學教授、權通判提領築城項强。承事郎、知安慶府懷寧縣事、提督築城趙善部。迪功郎、安慶府軍節度推官、提督築城鄭瀛。從事郎、安慶府觀察推官、提督築城趙善琩。從事郎、安慶府丞兼僉廳、提督築城王桌。從事郎、安慶府司法參軍、提督燒磚楊傳。從事郎、安慶府樅陽鎮監轄權支使、提督築城張似之。迪功郎、安慶

府宿松縣主簿兼僉廳收支錢糧慕容順。武顯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監督築城柴安國。武德郎、新太平州兵馬都監、監督張朝宗。成忠郎、安慶府兵馬監押、監督築城趙時利。訓武郎、安慶府太湖縣巡檢、監督築城戴興。迪功郎、安慶府懷寧縣尉、監督築城周煜。進義校尉、特添東南第一副將安慶府駐劄、提砍木場卜師服。國學進士、監督築城陳榕。府學學賓、監督築城向公榮。待補國學、監督築城王仁。待補國學生、監燒城磚余隆禮。下班祗應、池州都統司帳前都壕官尹椿。進義副尉、前淮東安撫司將、都壕寨官王先。嘉定十年八月吉日立。康熙《安慶府志》卷二六。又見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四。

石門酒器五銘

磨銘

上動下静象天地，前推後盪象六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精粗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小無大亦一理。

醡床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祇以覆其餗。

升　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豗而民不争？其取也寧過於嗇，其予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一七。又見《黄氏日鈔》卷四〇，萬曆《崇德縣志》卷九。

全宋文卷六五五八

黄　榦　三三

貢士林君丕顯行狀

君姓林氏，諱蓍，字丕顯，福州連江縣鄭崎人。鄭崎，州之東南海中，水環之，去市郭絶遠。島居之民耕且漁以生，罕業儒，儒名者率狹陋守尋常，無超越之見。君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文操紙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東萊吕先生爲同舍生。東萊先生年最少，少於君且數歲，先生所爲詩若文，輒手抄默誦之。其後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四方學者師，摳衣從者數百人，君聞之，慨然曰：「吾得師矣！」裹糧浮海，詘首受業，從諸生後惟謹，君年四十有二矣。先生方裒集諸儒《詩》、《春秋》之説，其所編次，君與有力焉。諷玩抄録，窮日夜不少懈。勞心疲精，甚或眩瞀僵仆，幾不可支持，少定，復據案誦習如初。先生常曰：「此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焉。語及當世名儒，斂衽起敬，而於武夷朱夫子尤拳拳不少忘。後嘗一再侍函丈，猶以貧且老，不

得朝夕見聞。其鄉人有嘗從學於夫子者，雖後出晚輩，必造門願交。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其天資樂易純實，事親孝，友於兄弟，於親故之誼尤篤。平居與人言，怡怡然惟恐傷之，雖待子弟僕隸亦然。家庭瑣碎、心事隱微，雖毫髮未嘗有所隱於人。方從學金華，母夫人鄭氏尚無恙，君思親之在遠，中夜感念，歔欷以至泣下。及歸，鄉人慕君之賢，郡文學以禮延致之。居數月即引去，曰：「不遠千里而辭其親者，爲道故也，今又安能捨其親而爲人乎？」即歸杜門，竭力致養。執親之喪，哭泣悲哀，鄉人不忍聞。既反哭，曰：「吾朝夕侍吾親，而忍一旦離之乎？」晝奉几筵，夜宿墓下，更三年如一日。名其所居之廬曰「著存」，除喪猶不忍去，廼率其子弟若兄弟之子肄業焉，終其身。平生未嘗計資産豐約，兄弟同室無間言。輕財急義，朋友之貧者力賙之，衣服囊篋恣所取。至有背義忘施而復請於君者，君待之如初，無毫髮怨望靳惜意。君家伏臘本粗足，卒以是取困乏，鄉人皆嗤之，君曰：「吾有讀書教子而已，貧富貴賤，天也。」死之日，家無餘財，朋友善類無不爲之齎咨灑涕者。嗚呼！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之樂〔一〕，資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又不惟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斲喪其良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茁之隈，超然知以從師問道爲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於人乎哉？君之曾祖穌，祖□，父元炳，皆隱德不仕，至君始獲與薦書。娶柳氏、潘氏。子二人：審向、審尚。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趙汝渙，次未行。君以紹熙癸丑年正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將以甲寅年後十月葬於金聲坑之原，審向來言曰：「先人之友最厚者莫如君，知先人之志趣行事最詳且實者宜亦莫如君。今不幸先人歿，不次其

事，無以發先志，示後人，敢以爲請。」榦卯角聞君名，既冠從師於武夷、金華，遂獲與君爲忘年友。二十餘年之間，辱君之教，而於金華之日，相與爲最密，故知其所以爲學者尤詳焉。遂不敢復辭，而次其事之大槩如右。謹狀。紹熙五年九月日，江夏黄榦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一〕之：原闕，據四庫本補。

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狀

本貫漳州龍溪縣。曾祖□，補太學上舍生；妣黄氏。祖彦道，鄉貢進士，贈朝奉郎；妣安人莊氏、蔡氏。父羽儀，朝散郎、通判衢州，累贈朝議大夫；妣宜人楊氏。

公諱遇，字子正。王氏之先，世有篤行，鄉閭敬之，以長者名其家。至公之曾祖，始以舍法兩魁其選。朝奉公五與鄉薦，雖不第，以儒業顯，相繼爲學者師。別駕公博而文，尤長於詩，所留題，人争傳詠以熟。公資警敏，自力於學，少遊鄉校，挺挺見頭角。甫冠，爲太學生，文詞優異，月書季攷，數占前列，未幾升上舍。東萊吕先生器之，以學職屈公，公守規矩，諸生相戒無敢犯。乾道五年，廷試中甲科，調臨江軍教授。丁別駕公憂。閩俗多忌，以喪歸自外者不以入其家。別駕公殁于建，公護喪以入殯楹間，哀毁蔬食，終三年無違禮。再調處州教授。丁宜人楊氏憂。既免喪，再調蘄

州教授。公之三調教官也，率需次五六年，其□不赴也，又率以官期甫及而丁家禍，至蘄□□之登第，已十有七年矣。一時輩行才學出□□者皆已登膴仕，公恬然不以動其心。方閒居時，不遠千餘里受業於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考德問業，以求自得，不務爲入口出耳，釣名聲，求利禄。涵泳淳濬，所蘊益富，而人亦以大用於世者期公矣。蘄學久廢，諸生家坐而官餉之，公嚴爲程課，寢食必於學。日爲講説《語》、《孟》、經、史，一以洙泗伊洛之傳爲正。夜漏下二十刻，猶裴回學舍，督諸生誦習，奬勵戒飭，蘄人化之，衣冠濟濟，若中州然。既滿秩，丞相留公欲以掌故處公，且囑公俟。公曰：「朝廷用人，使之知，又使之俟，是吾不才，以自取辱也。」亟趨部，注福州懷安縣丞。閩帥詹公體仁、鄭公僑以禮屈公賓幕府，公極意裨贊，事無纖鉅，咸盡其心力，不以名德自居也。給事尤公袤、祭酒李公祥皆一代名流，交口薦公。丞相趙公亦聞公賢，且將擢用，而僞學之禍興矣。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長樂縣。丞相陳自强、侍御林采輩所居權勢熏灼，鄉井騷動，官吏凛凛奉承，少忤意輒罪去。人□□公憂，公介然自守，持身廉謹，莅事公勤，諸□□亦莫敢撓也。撙節浮費，積緡錢數千，興修大塘水利，溉田十餘萬頃，歲旱而稔。邑人植碑立祠，以報公德，郡以聞于朝，當路者不敢没其實，而增秩焉。轉奉議郎、通判贛州。公之方注邑長樂，陳自强爲諫官，與公有太學同舍之舊，欲薦公；其滿歸也，自强爲丞相，欲留公。其倅贛也，部使者既以公薦，屬有旨，侍從郎官薦賢，諸公要人亦交以公聞。既就誅，羣邪竄斥，衆正登用。丞相錢公始擢公爲太學博士，未數月，除諸王宫教授，駸駸嚮用矣。

適毗陵大旱，議選可爲守者，以公誠心懇惻，熟知閭閻疾苦，遂屬公。既至，講求荒政，竭官府之儲以賑民。公帑之餽遺、公厨之燕犒一切停罷，積金數萬緡以資糴本，捐俸金以助賙卹，勸分通商，纖悉具舉。屏騎從，出入阡陌，去城四五十里間皆躬自巡省，餘擇官吏以委之，無一户一民不被其惠者。毗陵歉最甚，而民無流殍，公之措置有方而勞來不倦也。既又講求毗陵致旱之由，以爲其州地勢於浙西爲最高，所仰者太湖水利，往往爲勢家侵奪，填塞爲田。於是悉行開掘，使復其舊，雖豪右無所憚。時朝議欲行鐵錢於沿江諸郡，公以爲兩淮鐵錢壅滯，民間重困，正以盜鑄者多；今又於沿江州郡行使，盜鑄之徒必欣然動心。莫若權罷止鼓鑄，則鐵錢當不勞力而流轉通行矣。未幾，京口果以軍情動摇爲言，始服公遠識，而鐵錢之議寢矣。浙東大飢，廟堂以公有毗陵救荒之功，遂詔公爲提舉常平使者。入對言：「水潦浸淫，太陽虧蝕，災異相仍。淮南凶民嘯聚，動以萬計，京都護衛，理宜嚴肅，乃有狂夫唱亂，駭聞四方。此何等時、何等事，而不爲深思遠慮乎？必須齊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法令貴乎順，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斷絶斜封墨勅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又言：「常州北濱大江，南連大湖，運河貫其中，兩旁支港接續聯絡，今皆堙塞。傍湖本皆良田，豪民巨室謀取大利，乃於水面圍築成田，則傍湖之水利皆廢矣。若朝廷明行禁戢，爲郡守者任滿必開浚一二所，則水利流通矣。」公既至，留心賑濟，一如毗陵時。鹽課久不登，檢柅吏姦，憂恤亭户，鹽貨之入，視昔有加焉。朝議欲行計竈買鹽之策，公力爭之，以爲昔人置立鹽場，定爲鹽額，非不知竈之可以數計，必其顧惜亭民，不欲盡其力也。今必計竈，或有虧一日二日之

鹽，官司便以罪加之，則雖黥罪日積，不可勝加，非惟浮鹽難買，將與額鹽併失之矣。設使官鹽充積，必有獻言計口賣鹽者，則是今日之計竈買鹽，乃他日計口賣鹽之原也。議遂寢。公之論事發於忠誠，故質實剴切如此。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皇帝臨軒策士，公考校殿廬。地禁事嚴，時公年已七十矣，不敢辭，得疾，噤不敢告。既畢事，病轉劇，以六月九日終于位。公性仁厚，族人不能自食者贍之，葬死者之無歸。貧不能嫁者，具資裝而遣焉；朋友乏絶者，捐金以賙之。蓋有長者之遺風焉。家之吉凶喪祭，一以古禮，斥去巫覡老佛之陋。故公之歿，其子治喪，悉遵公命〔一〕。公在蘄，與諸生講論兩漢興亡之大端，集而成編，名曰《漢議》。及其他文集，悉編次藏于家。公先娶安人陳氏，繼室安人沈氏，皆有賢行，先公卒。子二人，長仲信預鄉薦，亦先卒；次仲誠，公遺澤及焉。女一人，適承務郎、知福州福清縣楊士訓。孫男六人，女二人。公歿之年十月二日，葬于其州龍溪縣石獅山之原。其子仲誠次公行事，而以行狀屬榦，且曰：「仲誠之先君子不妄交，於子獨惓惓焉，其毋辭。」惟公立言行事，炳然在人耳目者既不可泯没矣。士大夫馳逐於富貴，蓋有不度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焉；及其析圭儋爵，顯其身、肥其子孫，而視公家事乃漫不加意。公以少年擢高科，諸公薦引不容口，才非不足於用也，宜超躐貴顯矣，乃反低回遜避，若不屑就。從仕四十餘年，列於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郎曹，用不足盡其才也；而鞠躬盡瘁，不擇險易，蓋至於老且死而無憾焉。是非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於流俗之中，不以一毫私欲累其心者不能也，是可激貪警惰而厲風俗矣。遂不辭而叙其事如左。謹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一〕遵：原作「遂」，據四庫本改。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

本貫贛州寧都縣。曾祖京，妣林氏。祖通，妣嚴氏。父□□，從事郎、静江府司理參軍；妣謝氏、楊氏。

君諱興宗，字光祖。其先廬陵人，唐末，始祖士方爲虔化令，遭五季之亂，因家焉。紹興間改虔化爲寧都。家世業儒，饒於財，喜施予，閭里稱之。司理公性嚴重，不妄言笑。監金陵稅院，奉職廉勤，大爲建安忠肅劉公珙所知。年踰强仕，即倦遊，以致其事。君其嫡長子也。資禀純厚，襟懷坦夷，外雖温然可親，遇事則剛毅有立。自爲兒童，不好嬉戲，儼然如成人。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君處之怡然。兩預鄉薦不第，即棄去。慶元五年該恩廷對入等，調主隆興府南昌簿。南昌劇邑，簿書繁冗，吏緣爲姦。君勾稽不倦，户籍升降，稅租登耗，毫髮無遺漏，牘而藏之，官民俱便。歲適大侵，趙公希懌持倉臺節，選可囑以荒政者，莫踰君。君出入阡陌，檢視虚實，務均其惠。富民有蓋藏者勸以出粟，平其價；靳而牟利者，發廩而償其直。飢民賴以全活。趙公賢之，凡民訟歷年不决者，雖旁郡外邑，悉以委君。有袁州分宜董氏者，園池爲近鄰所占，改易途徑，人莫能

辨。君廣諏博訪，親詣其地，索文券，考步畝，積年之訟，一日而伸。南昌伍氏欺妻黨孤弱，徙其母外邑，指爲逃絶，給據而佃其業，經四十年。其孤訟之，數載不獲伸，漕帥二司交以委君。索據辨證，考其業之所自出，旁引鄰至及元賣業之子孫供證得實，一府稱其神明。邑有豪民窩聚逋逃，流毒一鄉，無敢誰何。人以冤訟里正驗實，復遭其捶，反自焚其居而訟之，無以自明。君造其里，鄰近畏之，莫敢言，得十歲小兒，訪問得實，解府黥之，鄉民以安。君嘗誦：「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在南昌，簿職雖微，不敢自怠，理冤雪滯，無慮百十數。其欲去也，士民合數百，列狀于部使者，述其政績，挽而留之。既不獲命，則送別者塞填街巷，餞于江皐者屢滿焉。見者以爲先此簿職所未有也。秩滿，注肇慶府節度推官。君於是浩然不復有從宦之意矣。君生未閱月，失所恃，事祖母至孝。嚴氏歿，獨予田數百畝以助遊學。君不以自私，悉以供歲時祭祀之用。司理公晚年以舊居近市，闢室于金精谷口之陽，以適餘年。君以晨昏不可遠離，遂闢其旁以居。司理公得疾，不遠數百里，躬自請醫，朝夕扶持湯藥，衣不解帶。事繼母楊氏，尤得其歡心。居家動遵古禮，冠婚喪祭不肯雜以世俗之儀。子孫環立，必誨以聖賢躬行踐履之學。其於鄉黨，無賢愚貴賤，接之以禮。見人有善，稱奬不容口；聞人之過，及以急難告者，如己隱憂。凡鄰里有紛争，必先于君，君以理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輟己物以息訟。人或有犯，未嘗忿嫉，從容訓責，終歸於恕，使自愧服。禮賢好士，出於誠心，往來寧都者以不見君爲慊。過從者館穀無虚日，故田園雖豐，而囊無餘貲，處之無悔也。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取後凋之意，扁曰「歲寒」，儲書聚糧，以待

四方士友，爲暮年講切之益。自號唯菴鈍叟，日處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脱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君晚年方欲休致，以卒所業，不幸遭長子之戚，未半載而君遽得氣脅之疾。雖卧疾，手不釋卷。故舊見之，勉以少事調息，君曰：「吾於病中静觀此理，愈熟愈深，政自無害也。」未易簀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至次日中，忽謂諸子孫曰：「吾病必不起矣。我死，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言終奄然而逝。卒之日，里之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善人君子之云亡，後進之失所也。斯道不明千有餘年，二程子出，孔孟不傳之緒得以復續，然諸儒迭興，講論不精，易以訛舛。晦菴文公朱先生講道於武夷之下，然後邪説詭論無復肆，而後學有所宗師。君自知學以來，既有意於聖賢之事，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君往從之遊。視其説茫洋惝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授業於文公之門。堅守其説，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文公嘗以純茂篤實、切己致思、用功正當稱之。僞學之禁興，一時學者諱名其師，君執禮益勤，厲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没，君星馳而弔，心喪三年。嗚呼，若君者，豈非天資之厚、志學之專，而又能就正於有道，故其居官治家、應事接物，處之終身，無所悔怍如此，則君之云亡，豈不深可痛恨也哉！君年六十有七，以嘉定五年六月十日卒于家。娶謝氏，有賢德，先十一年卒。子五人：長浚之，先一年卒；次夢吉，與鄉舉；次頤之、益之、艮之。益之繼弟興邦後，艮之亦早夭。女二人，長適劉昌時，次黎宗海。孫四人：樸、榛、椿、榴。女孫七人。有文集十卷，號《唯菴棐藁》，藏于家。斡於君有同門

之契，交遊非一日，宦於江之西，尤相親且相好也。因其從子益之之請，述其行事之梗槩，俾求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請銘焉。謹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處士唐君煥文行狀

代梁縣丞大亮作

君姓唐氏，諱堯章，字煥文，福州閩縣王岩人。州東南際大海，江水之所入，有山屹然錯立於其中者五，王岩據其上流，視諸山爲傑出。居其間多秀民，去而操巨資、航大海，以牟什一之利者相踵也。君世家焉。曾大父感、大父正甫、父恩，皆隱晦不仕，尤不喜營利，輕財急義，聞於鄉。紹興間，君大父以綱運有功當補官，棄不顧。出藏鏹二百萬以賑貸鄉人，疾革，取券焚之，遺命勿責償焉，人皆以爲難。君幼孤，大父撫教尤至。君承祖父之訓，不復以生業爲念，賑乏已責〔一〕，無毫髮靳惜意。始治進士業，不售，即棄去，視世之榮利泊如也。嘗曰：「讀書務明理，豈必爲利禄計耶？」留意經籍，至老不倦。歲晚視昏，諸子誦書，必令高聲，曰：「庶我聞之而有益也。」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武夷，語其子曄曰：「吾老矣，不能從夫子遊，爾其毋忘吾志乎。」既而曄獲登門授業以歸，詰其所聞，竦然曰：「吾得聞所未聞，死不憾矣。」繼而曰：「入耳出口，學者大患，爾其戒之。」其輕利重義，而篤於問學如此，故其處己應事，往往有人所不能及者。居家孝友，接人樂易。執親之喪，三年如一日，既免喪，猶不忍服華飾。夫婦相敬如賓，親屬閭里，遇之有恩，未嘗有違

言。下至奴僕，撫之亦各得其意。終日恂恂如不能言，至其見義必爲，則斷然有所不惑也。性不喜浮屠，常謂學佛者曰：「謂事佛爲可求福田利益耶？是導人以爲惡而有所恃也。使人皆有是心，則爲善不誠，爲惡不忌，佛之教使然也，尚何足學哉！」識者以爲知言。娶陳氏，先君五年而逝。治喪不用浮屠，鄉人皆異之，君不爲少變。爲文以示諸子，大略以「古人治喪自有常典，羌胡之教不足爲法。吾百歲後，汝曹謹毋爲邪説所惑，以背吾言。」故君之殁也，諸子得以不敢徇俗者，君之教也。自佛之説入中國，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雖豪傑之士有不能自解免者。王氏入閩，崇奉釋氏尤甚，故閩中塔廟之盛甲於天下。家設木偶，繪像堂殿之屬，列之正寢，朝夕事之惟謹。髡其首而散於他州者，閩居十九焉。其崇信如是。君乃獨能不爲所惑，非其義利之素明，問學之素講，其安能若是耶？若君者，可謂勇於義而篤於自信者矣。君以慶元戊午正月晦日殁，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三人：曄、暉、習。女四人，長許適歐公旦，次蚤亡，餘未笄。孫男一人，復。孫女一人。先是君爲母潘氏築墳於九龍山之原，曰：「吾生事之未足，死當祔之，朝夕必往省焉。」至其衰病，猶扶杖以往，忽自歎曰：「吾老矣，登陟良苦，孰若蚤從吾母遊地下乎！」諸孤從其治命，將以四月二十九日葬于潘氏塋之東偏，而記其平生言行以求狀於余。余於曄有舊好，辱聞君之行爲最詳，哀其請而不得辭也，故爲之類次其大略于右。謹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一〕「已」原作「已」，據清抄本改。按「責」同「債」，「已責」謂免除借予他人之債。

處士潘君立之行狀

君諱植，字立之，姓潘氏。九世祖諱□，事王氏爲銀青光禄大夫，自光州固始入閩，家于福州懷安縣之水南。世業儒，至君之考諱滋，始貢名禮部。紹興初，習淳質，中原衣冠多南徙，吾鄉之儒學彬彬焉。其以文詞行義爲學者宗師，則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二先生之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博古爲主，及門之士亦往往渾厚質實，志尚脩潔。若貢士，則又其徒之傑然者也。貢士於學，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游。後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武夷，有非他師所能及者，遂慨然屬其子往師事之。君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而往拜焉。君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衆皆謂宜以童子應試者，貢士曰：「躁進速成，非教也。」少長爲文，操筆立就，然未嘗效世俗剽剥綴緝，曰：「韓與蘇，吾所法也。」於二氏之文，關鍵脉絡，沉潛諷味，故其爲文語意雄健，遊鄉校，流輩推先焉。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復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談論亹亹，率嘗屈其坐。人方以世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君之天資學識於科目可俯拾，乃與其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脩，回視故習，若將浼己。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智識日進，聞見日廣，尤以務實爲己爲本，由是師友交稱之。退而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礲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詠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生平慷慨有大志，不能規規較錐刀、事生産。襟

度坦夷無畦畛，於親友之誼尤篤，每見必連留竟日，賙人之急，雖斥家人簪珥以振之，略無秋毫顧惜意。義理開譬，各釋其所爭而去。親戚急難，奮身以援之，利害有所不計，雖罹困辱，不以爲悔。急於救世，亦有知其不可而爲之者。雖未免賢智之過，然以世俗滔滔、橫目自營者視之，是可不謂之賢乎？使君而見用於世，其事業當有卓然可觀者。而困頓疾病，卒賫其志以歿，所以施於家、信於友、行於鄉閭者僅若此，豈非命夫！君疾病累年，至其屬纊之夕，與其弟訣，若未嘗病者，亦可謂達於死生之變矣。死之日，親朋閭里無不爲之洒涕，亦君之誼有以感於人也夫。君享年五十有九，以缺七字終于正寢。娶□氏，先卒，子一人，大圭，業進士。女□□□□□葬于□□之原，禮也。榦之兄弟嘗受教於貢士公，於君之兄弟交遊者非一日也。生同里，學同師，今又締姻於君家，則述君之行其何辭？謹摭其梗槩，以諗來者。《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太恭人李氏行狀

太恭人姓李氏，諱洞安。其先李唐之裔，五季之亂，有徙居興化莆田者，郡稱甲族。曾祖宗顏，贈通奉大夫。祖持正，左朝請大夫、知潮州。崇觀間與曾叔祖諱宗師同遊辟雍，名振當世，號大李、小李。其後宗師延對，爲第二人，朝請公繼亦擢第。父尹仲，迪功郎、廣南提舶司幹官。母宋氏，禮

部侍郎棐之女。太恭人端重静淑，一語笑不妄發，父母愛之。既長相攸，爲朝散郎、知高州、贈朝議大夫趙君諱公賓之配。孝敬慈順，以賢婦稱。朝議公歷仕四十年，居官廉謹，不殖貨利，所至可紀者，亦内助有力焉。朝議公終于高州，太恭人扶護以歸，艱險萬狀。既達寓里，囊無餘貲，聚指數百，惟以勤儉教子爲急。每謂諸孤曰：「汝輩年漸長，宜各勉學，使吾及見汝輩成立，他日見汝父於地下，則無憾矣。」間關貧困，餘三十年。至其晚歲，長子抱孫，聯翩科第。太恭人自處沖澹，日課佛書，自言：「吾生平未嘗萌一惡念。」喜施予，不問有無。諸子欲奉版輿，便榮養，不願也，由是諸子各擇邇地以仕。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晨興，忽呼諸子孫而告之曰：「吾昨夕夢朝議公在前，言□如平生，數將止此乎。」命辦衣衾，且湯沐。家人以太恭人體力康强，何遽至是，或竊悲泣，復視之曰：「不可徒亂人意。」言訖而逝，享年□十有□。初以朝議公再封安人，復以男彦侯〔一〕、彦倪兩遇明禋，加封太恭人。男十三人，存者九人：彦侯，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彦假，從事郎、邵武軍判官；彦倪，奉議郎、知南劍州尤溪縣；彦優，中國子監舉；彦仞，從政郎、興化軍興化縣令；彦仟，修職郎、廣州南海縣東尉；彦偲、彦偶、彦僩，並累中監舉。女九人，存者四人，適進士林炳、蔡幼度、國學進士林應辰、進士陳雩孫。孫男十五人：瑟夫，修職郎、潮州潮陽縣主簿；瓚夫、綰夫，並三中監舉；旺夫，習進士業；尊夫、紱夫，並中監舉；瓏夫、統夫、盤夫、緩夫、嗥夫、嵩夫、興夫，尚童幼。孫女十九人，適進士蔡應孫、錢琳、鄭元父、迪功郎前汀州清流縣主簿杜功綽、進士林天祐、陳學文，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時淦。不惟衣冠之盛，萃於一門，而樂善循理，

人無間言者，賢母義方之訓也。詩人以《麟趾》信厚爲《關雎》賢淑之應，其信然耶。天族，天所芘也，一室之内，母子兄弟無一念而非天也，則如天之福豈自外而至哉？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侯官縣保慶寺上焻山之原〔一〕，從朝議公之兆也。前期，彦侯掇其世系行實，俾榦述之。榦家世城東，後徙而南，未嘗不東首者，以丘墓之寄於東也，丘墓之感，又未嘗不痛心疾首焉，則於其鄰之賢者，安得不欣然慕之？今乃知其爲賢母之教也。既以自悲，又悲夫人之不可復見，遂述其事，以誌來者。謹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一〕侯：原作「候」，據四庫本改。下同。

〔二〕侯官：原作「候官」，據《宋史·地理志》改。

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周卿，字少望。林氏爲閩大姓，孝友之風，著自古昔，散而處者，亦多聞人。公之先占籍福州之江南，五世矣。江南爲州之中土，其俗質實渾厚，故公之家世皆以篤行厚德稱於閭里。公敏悟端重，色温氣和，襟懷坦夷，與物無競。少從合沙先生鄭公少梅學，通《易》大旨，所交遊皆世名勝。及壯失所怙，事母馮氏，年八袟，公鬚髮皓白，怡愉戀慕，有嬰兒之狀。處兄弟友愛，常恐

傷其意。貲産厚薄，一不經念，悉推祖父遺業奉其兄。鄉閭有同氣爭産不平者，必舉公盛德以爲訓。仲兄蚤世，撫其孤女，使有所歸。宗族單微嫠獨不能立、死喪嫁娶不能舉者，極力賙之，無倦色。其居家未嘗厲聲怒容，居鄉未嘗後人先己。趨人之急，如己隱憂；聞人之善，若自己出。以是服公之仁、慕公之義者，内外老稚無間言。公自少遊場屋，已嶄然見頭角，人固嶄公以大其家矣。已而蹭蹬不遂，公處之恬然，安貧守義，擇師教子之外無他念。公之子司業君坰遂入太學，連中有司，竟以舍選魁多士，出綰郡紱，入儀天朝，斑衣爛綵，極其孝養，公亦未嘗少易平素。遇貴賤，必與之握手劇談，無復畦畛。語及桑梓，則動心墮淚，不知宦遊之樂也。會兩學與京尹競，司業君謂待士宜以禮，力爭去國，兩學諸生扣相府門乞留者數百人。公以得歸爲幸，趣家人指日就道。既歸，即所居之旁鑿池築室，樓以儲書，亭以宴客。草木成陰，風日晴燠，親賓畢集，醽酒高會。年幾九十，視聽步履不減少壯，飲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忽晨興，命家人取瓜果杯勺羅列庭下，公起攝衣，焚香酌酒以告曰：「某年八十有六，天地芘護之力也。生平心事毫髮不敢欺，請酌此而逝。」又呼兒孫下逮僕隸飲以辯曰：「人生如寄，吾年至此，尚復何望？此心無累，可行即行，今與汝曹酌此而別。」一越三日，疾有瘳，家人問安否，公笑曰：「晴明即行。」至晚命浴，索酒一飲，整襟正寢而逝，嘉定庚辰六月十九日也。其達於窮通死生之變如此，則公之處於家於鄉者，又不足以盡公之蘊也。公寬厚博大人也，豈若是淺丈夫然哉！利害未毛髮許，兄弟骨肉反自如仇讎；榮辱得喪之際小不如意，則戚然若不可以生者；一旦意得志滿，則前恭後倨，視故交如路人。於公得無愧

乎？公教其子以書生起家，名聲震當世，立朝挺挺有風節，不可謂無所自。以子恩封至通直郎。娶陳氏，追封安人，先三十二年卒。子一人，司業君也。孫男三人：昌嗣、昌壽、昌敬。昌壽國學生，餘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國學生陳嘉謨，次迪功郎、前潭州湘潭縣主簿陳興龍，次勅賜同進士出身魏復亨，次進士黃輹，次尚幼。將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移風鄉龍灣之原，從先兆也。幹於公爲後輩，獨嘗拜識公於三十年之前。既與司業君爲筆硯交，後復託姻婭之好，於公行事知之審矣。司業君以述公之行見屬，不容辭，謹掇其梗槩，以諗來者。謹狀。《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貢士黃君仲玉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爲長者。曾祖緯，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不絶。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爲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涴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鄰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爲之委曲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少力學自奮，

爲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爲浮靡徇俗。歲大比，吾仲玉也。」晚益收斂爲己，慨然以歲月遲莫、役復，遂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五志俗學爲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内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没矣，蓋莫不失聲墮淚，爲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人使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榦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孚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一。

太安人林氏行狀

安人姓林氏，其先自莆徙福州，爲長樂縣新溪人。嘉祐中，有諱端復、休復者，兄弟相繼擢第爲郎，自是族益大，業儒益衆。夫人之曾祖□、祖□皆以學行爲里閭推敬。考諱□，中紹興戊午進士第四人，累官至奉議郎。夫人端重警敏，誦書一覽不忘，《語》、《孟》諸經，悉通大義。少從羣兒聚家塾，奉議命題使屬對，曰：「亞夫爲將，屯軍細柳之營。」衆閣筆未能下，安人忽從旁代曰：「召伯治民，聽訟甘棠之舍。」聞者異之。歸任氏，爲中奉大夫、太常少卿諱文薦之婦，奉議郎、知瑞金縣諱道宗之配。事舅姑以孝謹稱，夫婦如賓，相勉以正。少卿嘗以公勤廉和戒其子，夫人每諷道之曰〔一〕：「此家訓，謹勿忘。」少卿捐館舍，甫卒哭，知縣哀毀繼殁。夫人年二十有八，生計蕭然，子女七人俱在齠齔，內外親屬有不堪其憂者，安人毅然自守，莫敢奪其志。執夫之喪，哀戚備極。既免喪，不御華飾，族黨游觀無所預。閑家有則，內外肅然。自奉簡約，食喜蔬素，登堂奉姑，必具甘旨。冬裘夏絺，縫紉補拆，先期而辦。家之用度，刻苦撙節，享祀問遺與教子束脩，悉從其厚。親戚急難，倒篋以周之，忘其家之貧也。晨興，諸子就學，莫歸，使環几而坐，孤燈夜績，課以誦讀，率漏下三十刻乃寐，風雨寒暑不渝。句讀訛謬，爲之釐正，卷帙爛脱，爲之補綴，旦旦而誨之，必曰：「汝家多難，生理素薄，汝輩勉自植立，勿忝乃祖，則吾雖勞無憾。」迨其入仕也，猶力以先訓勉之。

聞士夫之廉勤者，輒悚然曰：「君子哉！汝輩能若□□吾願足矣。」晚年，諸孫皆既就傅，尚諄諄誨督，不忘其初。安人持身處家既盡其道，而義方之訓施於子孫者尤切，故其諸子皆能以少年聯翩學校，接踵世科，娣姒相勉飭，亦皆以不教子爲耻，感發奮厲，而少卿之子數人，其諸孫皆無白丁者，實安人啓之。邦人稱願之曰：「盛哉！有子如此，嗟乃母之教也。」所以望其子者，亦恨不得與諸任齒。而安人未嘗以科目爲已足也，猶責之以廉勤謹恪，使必能繼少卿之業而後已。蓋其少長習聞兩家儒學之素，而天資之高，又有以知人道之所當先，而不可緩也。世之慈子嗜利，忽詩禮而事驕逸，卒以敗其家者多矣，以一婦人，乃能於艱棘之中勉其子以有立，而少卿之門日昌而大，是不謂之賢乎哉？嘉定乙亥明禋，安人以子官封太安人。享年七十有四，己卯七月日，以疾終于適寢。將易簀，神色不亂。子男六人：長□□早夭；次惟明，國學進士；次一鳴，鄉貢擢第，今爲朝散郎、知建昌軍；次一鳴，國學待省；次騰，國學生，□年而□；次一龍，由國學，與其兄一鳴爲同年進士，今爲奉議郎、前知江州彭澤縣。女一人，適建寧府司理王榕。孫男七人：俊老、椿老、泗老、濟僧、澤僧、崧老〔二〕。女八人，適進士潘公植、周誠，餘在室。以□□年□月□日附葬于懷安縣杜塢山之原。惟明以安人之行不可無述也，率其諸弟而屬筆於榦。惟昔先君御史於少卿爲道義之交，於少卿族弟爲姻婭之好，榦也遊知縣父子間，聞安人淑德懿範者非一日，雖衰晚不文，不敢辭，謹摭其遺事可傳於世者如右。謹狀。《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一〕道之：上文作「道宗」，疑此處誤。

〔二〕上云「孫男七人」，而所列只六人，當有誤。

全宋文卷六五五九

黄　榦　三四

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妣汪氏。祖森，故贈承事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妣程氏，贈孺人。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

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一〕，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二〕，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鑑失之由，求應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

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之耳目也。今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四〕。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

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録，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絶和議、抑佞幸之戒〔五〕，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凛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内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四年之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畀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税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邑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户口多寡、蓄積虚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争傳録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脱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斂戢，里閭

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掊斂刻剥，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謁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

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户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户依此施行。乞行著

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册，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户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黄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敷。惟慮真下户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户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産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户。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

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税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觝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毁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

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

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秩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説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

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蓋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六〕。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鬬冗妄庸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

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邪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怫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説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

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

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説三，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税、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牓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宫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説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録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禀承宣布於下，所以内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宫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内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温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説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説，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説，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録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並令奏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宫，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蕆宫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説甚善，所進册子，宫中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静，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

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廟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争，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别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

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

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禄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没，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毁，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

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没，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儉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説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

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

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八〕，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九〕，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

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混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别，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吕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虚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一〇〕。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一一〕；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一二〕；然不會其極於《中庸》〔一三〕，則又何以建立大本〔一四〕，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

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慎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脱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一五〕，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温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慭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

《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没，《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絶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注》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脱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一六〕。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户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静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鋌、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黄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若，黄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一七〕。女七人。先生没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

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輒采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黄榦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叙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没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

申請之事細微必録，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説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争，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榦謹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四。又見《性理群書句解》卷二三，《新安文獻志》卷六三，《紫陽文公先生年譜》附録卷三。

〔一〕志聖賢：原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二〕「中紹」二字原空，「興」原作「典」，據清抄本補、改。四庫本「中」作「登」。

〔三〕「安簿」二字原空，據四庫本、清抄本補。

〔四〕自：原作「目」，據右引改。

〔五〕抑：原作「仰」，據右引改。

〔六〕鮮：原作「解」，據右引改。

〔七〕家：原空，據右引補。

〔八〕巾：原作「衣」，據四庫本改。

〔九〕威：四庫本作「禮」。

〔一〇〕計功：原作「討切」，據四庫本、清抄本改。

〔一一〕精：原作「道」，據右引改。

〔一二〕中庸之旨：原空，據右引補。

〔一三〕不：原作「有」，據右引改。

〔一四〕則：原空，據右引補。

〔一五〕嘗：原作「管」，據右引改。

〔一六〕衬：原作「術」，據右引改。

〔一七〕濟濬：原作墨丁，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六五六〇

黃　榦　三五

鄭處士墓誌銘　慶元三年九月

鄭君諱倫，字次山，福州閩縣象山人。象山並海，民貧，依大姓以活，其貧乏轉徙而失其所依者蓋多矣。鄭氏居是土二百餘年，爲著姓。曾祖銘、祖忻、父隻，世以輕財急義名其家，賑恤飢乏，不計有無，里閭德之。紹興間，海盜焚剽民居，且及其里，里之父老謀曰：「今遇盜必死，無鄭亦死，祈盜以全鄭，可乎？」相率冒死以請于盜，盜服其義，秋毫無犯。航海之官遇盜攻劫不能歸者，聞其風，往依焉，爲治廬室、給衣廩，久之如始至，卒全其家，里人至今往往樂道其事。君少聞祖父之志，即慨然。能容一家然後可以治一家，能容一鄉然後可以居一鄉，故於親族鄉閭之義尤篤。友愛諸弟無間言，撫教諸子，無異己出。創閣家塾之上，使其子與羣從子隸業焉，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義，名之曰「怡」，蓋勉之也。嘗爲詩以示之，其意以爲唐人書「忍」字，善矣，未若初無瑕隙可忍之爲

愈，識者以爲知言。官以繇役，令民兄弟析産，君太息諭諸子曰：「是爲政者教人以薄其親也。汝聞祖父之訓乎？産業財賄，兄弟同之。吾奉先志，罔敢失墜。公家之事非汝所敢知，謹勿敗吾家法耳。」春秋燕享、吉凶慶弔，雖族屬疏遠，未嘗或遺，恩意浹洽，晚歲彌篤。族黨乖異者必委曲曉譬，以平其憾。里閭假貸有所逋負，輒焚券已責，以財委人。有所侵盜，或請治之，曰：「勿任足矣，彼既盜用，尚安所責償耶？」有侵其田廬疆埸者，亦不復校，曰：「所爭幾何，而失吾鄉鄰之意耶？」鄉人無賢愚，皆以長者目君，好事者亦爲歌詩以美之。嗚呼，真可謂長者之風，而善守家法矣。君天姿穎悟，志尚高潔，好讀書，不喜營利。壯歲即棄場屋，放懷山水間，爲詩自娛。其言多出於修身俟命之意，不事華采，而皆有補於風教。名其讀書之室曰「正己」，端莊以居，雖大暑未嘗見膚體。造次夜起必冠，曰：「豈以晦冥故，不加整飭耶？」與人書簡，未嘗草書。律身甚嚴，而居家接物寬和樂易。事親孝養篤志，居喪哀毀過人。教子勤懇，爲擇師友，訓以理義。至或有過，未嘗厲聲責之，閨門之內雍雍如也。病且革，戒其婦曰：「汝爲冢婦，異日介婦歸，其相率輯睦，毋以小利傷大恩。」家人復請所欲言，則曰：「從孤女未行，吾憾也。」語已，命之退，恬然而逝。蓋其篤於親族之意出於天性，故雖老且死而不忘也。卒之日寔慶元元年八月戊辰，享年六十有一。先娶吳氏，早世，再娶林氏，生男四人：適、適、邁、适。孫男一人，元孫。幹嘗與適遊，因得聞君之賢爲最久，後謁君於象山之中，觀其氣象，聆其言語，凝重温粹，誠實懇惻，然后信所聞之不妄也。適將以三年九月甲寅葬君於龍角山之原，以王明府之狀來曰：「願請銘。」余悼夫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

而天理之寖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斲喪淪泯，臨小利害，未毫髮比，則父子兄弟反面若不相識。如鄭君者，豈不足以激頹俗而厚人心哉？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人物並生，氣同體均。孰合而離，孰疏而親。先民有言，仁與不仁。鄭君之先，逮于厥身。禀此春和，裕彼鄉鄰。孝友任恤，曰睦曰婣。君實備之，有志未伸。獨濬其源，以溢于後人。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方夫人墓誌銘

慶元五年春三月辛酉，象山鄭遹成叔以其外祖母方氏之喪來訃，且問服之制度與其日月之數，及凡居喪之品節，以授方氏之孫，俾行之如禮。某年某月某日，將葬于某縣某鄉某山之原，成叔復以方氏之狀來曰：「願請銘。」予嘉成叔之能篤於親而志於古，方氏之孫能不徇於俗，而惟成叔之言是聽。既受其狀讀之，因仰而吁曰：嗚呼，禍福倚伏之期豈不甚可歎哉！守道者不以所遇易其志，雖無意於福，而未必不得福；分之不安，而戚然以避禍爲心者，禍亦豈可終避哉？予於夫人方氏之狀有感焉。

成叔之狀曰：方氏於莆爲著姓，五代末，有占名數于福州閩縣之象山者。其先皆隱德不仕，至諱某者，年踰九十，始用高宗皇帝慶壽恩補迪功郎。夫人其長女也。生有令姿，温淑而高潔。年十三，喪其母吴氏，佐迪功君，治家事勤以篤，友兄弟敬以和。年既笄，適同里進士林君松。未六年，年二十

有六，而林君卒，事其姑如事父，友其夫之女弟如在室之兄弟，而守節毅然，又有人所不能及者焉。子二人，曰偉才、良才。女一人，適處士鄭君，適之先君子也，有賢行，鄉人稱爲長者鄭君。偉才既有室而卒，良才亦蚤世。孫二人，友孫、恭孫，皆幼。夫人惸然當一家之寄，不惟保其田廬以無失墜，而其温惠正信又足以孚於鄉人；不惟撫其二孫，以無廢林氏之祀，而又教之義方，以得爲良子弟。二孫既長有立，而夫人卒，享年八十有三。夫人始終之所遇如此。古者婦人有三從之義，夫人所從何其坎壈而多故耶！少哭其母，長哭其夫，又哭其子，古之所謂窮而無告者，夫人居其三焉，其亦可悲也已。夫人守志彌堅，厲行彌篤，卒享高壽。二孫知讀書好學，而又有成叔爲之外孫，以禮相其終而述其行，以詔于後。夫人於此，又何其幸耶！使夫人於禍變摧折之餘，而不能保其身以全其壽，其生也不爲鄉閭之所稱，其没也亦將泯泯而無聞矣。此余於夫人方氏之事爲之三歎者，蓋不但爲夫人歎也。銘曰：

太虚冥運兮尸之者誰，禍福倚伏兮我罔敢知。彼日而食兮彼月而虧，此心凛凛兮百挫不移。有後而賢兮有壽而耆，没而以禮兮憾寧有遺。我作此詩兮以儆世人，嗟爾子孫兮勿替引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吳夫人墓誌銘

代仲兄撰　慶元六年二月

夫人吳氏，福州懷安縣達溪人。父諱貴，有隱德。夫人以姿性柔淑聞于里，里之大族爭遣媒約婚，不聽，曰：「是女必以歸詩禮家。」石栗林公諱茂，倜儻重信義，有賢子諱齡，少穎悟，喜讀書，善屬文，將聘婦，則曰：「非吳氏女不可。」吳公聞其言，一日適相值語道意，乃酌酒定婚。夫人歸，逮事祖姑曾氏。曾氏晚多病，舅及姑高氏奉事起居，蚤夜不少懈，夫人承其意輒先之。舅姑曰：「此吾事也，爾毋預。」夫人曰：「有婦以代勞也。」曾氏曰：「吾病且愈，爾曹其休矣。」其上下雍睦如此。舅喜客，客至必盡歡，不計家之有無。家素厚，坐是日益窘，有譏者，則輒笑曰：「儋石爲黍，當飯幾客？薄酒伏雌，爲費幾何？」夫人聽從婉娩，曲順其意，几榻膳羞，整潔豐備，常若客至，未嘗敢以貧爲解。舅姑没，夫人治家益勤，禮賓客不廢其舊，故其夫與其子憲卿、守卿益得以讀書肄業〔一〕，從賢士君子游，家事瑣碎一不以屬心。夫既没，而夫人年已七十矣，二子不忍朝夕離侍側，夫人輒戒之曰：「汝讀書當如乃父，敬禮賢士當如大父，毋以我老，故有怠心。」以是二子交道日廣，聞鄉之名勝，不以道之遠近、齒之長少，皆願裹糧詘首而與之交。夫人極力資致無惰容，每曰：「汝能從賢者遊，雖不在吾側，吾樂也。」憲卿遂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而與東及東之季弟榦交最厚，後皆能自檢飭爲名士。里之人相與語曰：「二子之賢，嗟乃母之教也。」夫人以慶元己未十有一月三十

日戊午卒，享年八十有五。子二人。女一人，適進士吴溥，先夫人卒。孫一人，蕃。孫女一人。夫人亡恙時，憲卿嘗從容曰：「浮圖氏之教行，而先王之禮遂廢。天堂地獄，寧有是事耶？」夫人曰：「汝能守禮，吾死無憾矣。」故夫人之没也，二子治喪盡斥去浮圖氏法，一以禮致其哀。里人族黨謗言日至，晦菴先生貽書以勉之，而謗者始息。自佛老之説行於中國且數千年，五代王氏崇奉塔廟，而其説始熾於吾閩。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篤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衾複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焰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夫人生山谷間，乃能以禮誨其子，而不溺於異教如此，是豈不謂之賢者耶？將以慶元六年二月十四日庚午合祔于高嶺之原，其姪吴宗萬與其夫之族子士蒙狀夫人之行來請銘。予既從夫人之二子游，且嘉夫人之行，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未笄而見愛於父母，已嫁而能順於舅姑。厲其夫若子以學，而交天下之善士；全其終以禮，而不溺於昏妄之浮圖。夫人之德始終全備如此，是豈可不銘也夫。《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一〕肄：原作「隸」，據四庫本改。

林端仲墓誌銘

有隱君子曰林公某，字端仲，福州懷安縣栗山人。州之山自北而來者曰雪峰、曰芙蓉壽山九峰，皆巖谷嵌岩，巔崖崛崔，可喜可愕。栗山當其中，蜿蜒扶輿，回復磅礴，有清淑之氣。居其間者多秀民傑士，孝友雍睦，發於天性，豈非風氣使然耶？公俶儻有偉志，未冠遊四方，與方外之士交。有異人焉與之處，愛其才，授之書一編，曰讀是可以活萬人。公退而閱之，乃黃帝岐伯相與問答之書，其品裁劑量，則國工名方未嘗不載也。公歸，築精舍於其居之前，病者造焉。公則齋戒涓潔，如己隱憂，館而食之，日往視焉，曰安則喜，有不安節，則爲之惻然，終夕不寐。其以息數疏數決人死生於數年之後，如燭照龜卜。方匕之劑，以起人死而肉白骨者，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諸公貴人聞公名者，爭欲致之。公入有左右圖史之娛，出有山林池亭之樂，率十餘年未嘗至城郭。深山長谷窮悴無聊之小民昏暮叩門以疾告者，公遺之藥，且賙之，未嘗責報焉。輕財重誼，視人之急，極力振之，惟恐或後。里閈之間有利於人者，公常慨然爲之倡。嗚呼，若公者豈可以醫名者耶？豈亦如古之憤世絶俗、寄於醫卜以自晦者耶？公之卒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居之二十里翠微寺之北。其子子牧與其子子斆之爲兄後者嘗以公之志氣從學於予，予又嘗假館於其里，樂其山川之勝，而知公之行爲最詳，故其葬也，子牧來請銘。予嘗歎夫天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癢痾疾痛皆切吾身，痿痹不

仁者不惟莫之恤，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天子宰相操殺生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王左提箴砭、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今斡老矣，無能爲也，惜公之死而考公之行，豈不有所感也夫！銘曰：

負陰抱陽同一域，胡爲不仁相禍賊。赤子入井皆怵惕，知公此心可醫國。《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黃仲脩墓誌銘

嘉定三年十二月

余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媺，名儒鉅公彬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厚而質直，其天性然也。黃君思永字仲脩，其先金華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嘗過之，入其門，庭宇闃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不輕發一語，氣貌凝重，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延客坐，服飾樸素，器用純質。坐客常滿，然無雜賓焉。自是累累過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脩交最久，仲脩足迹未嘗造公庭間。嘗走鄉疃視時穀價之貴賤，仲脩獨下其價以售，賙卹閭里。役於仲脩之家者，歲凶無流徙焉。篤於教子，不爲剽竊，以徼利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求有學行者致之。爲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鄉之名勝。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夫、吏部郎中、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夫次山、碩人章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静江府義寧縣事愷之、

孺人徐氏之孫，貢士逢吉、夫人管氏之子。叔祖瓊管公擇仲脩於羣從之子最賢者以爲貢士後。蓋邑人之右族，其生産之厚裕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榮耆利，恃氣陵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今仲脩家世如此，廼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吝之意，豈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耶？仲脩年四十，卒於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氏。子二人，慶臣、清臣。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洽，次以疾廢。慶臣娶晦菴朱文公之孫、監酒朱君埜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後仲脩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遣姆來曰：「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改擇焉。」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寄語於朱氏，謹毋以貧爲嫌。二子無異意焉。嗚呼，非獨仲脩然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道行於家人固若是耶？仲脩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之原，二子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既獲交於仲脩，又於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脩之行事爲最實，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爲基，胡墉之崇。猗歟仲脩，古人之風。器大聲宏，不于其躬。銘以俟之，列于幽宮。《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〇。

篤孝傅公墓誌銘　嘉定元年十二月

公諱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也。曾祖俊。祖安民，建炎中以收逆賊補官進義校尉。父時中，從

政郎，爲宣撫岳公賓客。母胡氏。生於紹興己未，以開禧丁卯六月丙午卒于正寢。將以嘉定元年十有二月癸酉葬于所居之南荷田源。是歲十月，公季子瑭走臨川，謁公之友長樂黄榦，泣而言曰：「瑭嘗侍先人師晦菴先生而友吾子，今不幸棄諸孤，葬有日，生平之梗槩託以不朽者，先生殁矣，子何説之辭？」榦謝不敏，又泣曰：「德與位，世所有也，先人之友莫子若也，子何説之辭？」發其書讀之。公剛方質直，孝友信義行於家庭，著於閭里。天資敏悟，不樂時學，少習輒棄去。端坐一室，左右圖史，持身斬斬無違行。接親族有恩，賙人之急常恐不及。凡公之性行皆可述如此。而於事親尤篤，飲食起居未嘗頃刻忘。嘗遊蕪湖，一夕有感而歎曰：「吾親其有疾乎！」旦即馳歸，千里不數日而至。從政公既葬，去家一舍，每一念至，即馳往，裴回信宿而後反。庚申之春，榦嘗侍坐於晦菴先生之側，有麻絰營屨扶服而前者，貌不勝衣，言不能出諸其口。問其姓名，則公也。先生方與諸生習禮於武夷之下，愛其賢，書其所携從政公之事狀曰：「予觀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慤，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先生没。明年，且葬，柩行，公悵悵而來，且號且拜，俯伏於道，若將隕焉，送葬者重爲之垂涕。方是時，僞學之禁嚴，縉紳耻言學，學者更名它師，至有吊賻不及門者，公獨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公誠孝人也，以其愛親者施之師，由是充之，則凡子瑭之所述，皆可信不疑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諸老先生迭起力扶之。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救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爲實行之累，顧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爲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堙晦。今諸老先生既没，如公之篤實躬行者亦復相繼而逝，是豈不重哀也

夫！公娶張氏。子三人，夢得、夢與、瑭，業進士，瑭嘗與鄉貢，皆篤信好學，有父之遺風焉。女四人，長適修職郎、前筠州主簿趙汝儇，次適待補太學生王大年，次適進士周士珍。孫男女十四人，男謙、巽、觀、咸、益、渙，女長適漕貢進士趙師櫓，次未行。榦既謝不獲，遂次公之行而爲之銘。銘曰：

學之大，先人倫。行有實，豈其文。參也魯，以孝聞。一唯間，策奇勳。嗟後世，胡紛紜。毋他求，視茲墳。《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董縣尉墓誌銘　嘉定八年八月

番陽董君叔重之子浚以書走漢陽，叙次叔重之言行，以求銘於其父之友黃榦，曰：「吾父治命也。」奉其書而泣，進使者而問故。嗚呼，榦嘗從游於晦菴先生，今四十年矣，相與始終周旋最久且厚者惟叔重爲然，宜其疾且革而不予忘也，其何辭？叔重諱銖，世爲德興望族。唐保大間始有以仕顯名者。本朝慶曆以來，六世從祖諱淵爲太常博士，高祖諱介卿爲删定，自是業儒益衆，登進士第者相踵。曾祖材，處州縉雲令。祖陵，隱居不仕。考琦，迪功郎致仕，有賢德，晦菴先生嘗誌其墓。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爲卿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公語以晦菴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

夜玩習。裹糧入閩，摳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稟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復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汙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己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爲之搖動，欲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叔重敏志，工於文詞，藻麗而醇正，嘗貢於鄉矣。迨其晚年始中進士第，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轉從事郎以歿。人皆以叔重不得究其用爲恨，然使叔重以少年即擢高科，爲世所用，必不能用力於學，雖學亦不能專心致志而有得也。得此失彼，亦何憾哉！叔重事親孝，於朋友義以誠。家素厚，喜施予，親舊

貧不能自振者，竭力扶持之，有利於鄉閭者，爭先爲之。歲或大侵，必發粟以賑貧者。故其没也，鄉人皆爲之垂涕焉。叔重之施於家、施於鄉如此，則推之於世猶是也，士奚以窮達論哉？娶祝氏，生子二人，浚之弟曰淪。孫二人，曰榘、曰栗。叔重以嘉定甲戌卒，享年六十有三。葬于其鄉銀城九峰之原，卒之明年八月也。先師没十有六年，交游凋落，後生無所師承，而微言將絶。榦與叔重生同年、學同師，叔重没而予亦老矣，故重爲之悲感，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師之誨兮諄諄，君之德兮恂恂。交朋友兮以義，處閭里兮以仁。世方艱兮心愈壯，身雖屈兮志則伸。正以斃兮奚所憾，尚其似之兮後之人。《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又見同治《德興縣志》卷九。

周舜弼墓誌銘　嘉定九年

君諱謨，字舜弼，姓周氏。其先會稽人，八世祖勍仕南唐李氏，有軍功，官至御史中丞，徙居江州瑞昌縣，今爲南康軍建昌縣人。君資强毅，果於爲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温然。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文公朱晦菴先生守南康，君摳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晝抄夜誦，精思篤行。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君嘗往就學。先生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爲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既歸，温繹所聞，以書請益，先生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

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先生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先生沒，僞禁方嚴，君冒隆寒，戴星徒走，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閭，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其卒以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祖妣彭氏墓左，嘉定戊辰七月也。娶李氏，有淑德，盡婦道，後君三年卒，其葬以君之祔穴。子三人，曄、晒、昭，皆業進士，晒亦預鄉薦。女適進士蔡樞、崔若訥、黄萬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沒，學徒解散，靳靳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絶如綫〔一〕，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季一集，迭主之，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規正之，歲月浸久不少怠。斡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八，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君之子曄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吾父入閩，與子交最厚。墓木拱矣，銘未立，將有待也。子辱與吾黨之士游，又辱過其里，敢請。」又泣曰：「自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爲季集，亦吾父發之。今没而無傳焉，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晦，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廬阜兮蒼蒼，彭蠡兮湯湯。地靈兮鍾秀，物産兮多良。諸儒兮勵志，吾道兮有光。夫君兮始倡，没世兮不忘。《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又見同治《德安縣志》卷一〇。

〔一〕蓋：原作「益」，據清抄本改。

吴節推墓誌銘　嘉定九年

君諱居仁，字温父，姓吴氏，建陽縣考亭人。考亭溪山之勝甲建陽，文公朱晦菴先生卜居之，君其西鄰也。先生以道學訓後進，四方之士日造焉。暨君至，則竦然起敬，延之上座，語移晷乃退。榦嘗私請焉，曰：「此真廉吏也。」嗟異者久之。又數年，先生爲榦買地結廬，徙其家以居，則又爲君之西鄰焉，於是始識君，君亦折輩行爲道義交，故知君之履行爲尤詳。君没之十年，仲子從周以其婿葉士龍之狀爲書走漢陽，曰：「吾父以廉介自守，既没而無傳焉，諸孤責也。」又曰：「吾父受知於文公，又獲與子交。文公没矣，述吾父之行傳諸後，非子其誰？」榦既與君鄰，有雅故，其奚辭？君之曾祖睿，仕至承議郎、知福州侯官縣，有廉聲；妣安仁縣君黄氏。祖天覺，妣陳氏。父懋功，妣江氏。君自少以學行爲鄉閭所敬，長貢於其州，晚以特恩補官，爲福州古田縣尉。再轉爲潭州攸縣丞，秩滿爲融州節度推官。君仕所至，勤於職業，以儒飾吏。聽訟必以人倫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

爲州縣式。居官常俸不足自給，君洗手奉法，一毫不妄取。古田之人稱其清廉世所絶無，以俗語目之爲「生羅漢」，邑人思之至今。丞滿，不能歸，邑長以富民之訟産者囑君，且曰：「行計可辦矣。」君笑曰：「此言何爲至我哉？」遂徒步以歸。廣西部使者知君貧，不可以不義屈也，委君行視十邑倉粟，一切餽遺悉却之。大爲當路所知，共薦之，而君没矣。同寮交致賻，始能以喪歸。君生以建炎丙午，其没以開禧丙寅。娶翁氏，先君二十年卒。子三人，有洽、從周、子容，今其存者從周也。女一人，適進士黄拱。孫男四人，椿、田、杞、梆。孫女二人，長適進士葉士龍。讀其狀，皆生平閭里所聞見，可考不誣也。嗚呼，貧固人所難處，君老得官，且家貧，又多累，獨能以廉自將，是則真可敬也，其爲大賢之所推許也宜矣。吾聞君之八世祖殿中丞文靖與其弟比部員外郎文秀，自國初擢第，歷仕三朝。祥符三年同日告老辭位，而天子以三朝元老，加賜章服，以華其行，時人榮之，以比漢二疏。侍郎李虚己以詩餞之，有「常棣陰中齊拜表，脊令原上對懸車」之句。然則君之清風高節，其源流固有自也。吴氏之先自太伯避位逃奔于吴，孔子稱其至德。其後季札有賢德，孔子題其墓。今君亦以廉見稱於文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多賢也？抑予有感焉。始予爲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尚大與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惸然，折而爲厮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駃，

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可勝既耶！孰貴孰賤，必有能辯之者。予因吴君之事併書之，以爲世戒，且以勉其子孫。銘之曰：

謂貪爲可樂兮，跖名以盜。謂廉爲可貴兮，夷死以餓。歷前聖以折中兮，跖之鄙而夷是慕。嗚呼賢哉，是謂有宋廉吏吴君之墓。《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六五六一

黄　幹　三六

知果州李兵部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八月

嘉定十年冬十月壬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果州李君諱道傳字貫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聞之者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刻意勵行、求聖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子殿上、危言正色、爲宗社無窮之計者，是懇惻愛民、救菑捍患、江東父老子弟數十萬皆得全其生者，是利禄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不能易其守者。斯人也，止於斯，可哀也夫！明年冬，太府寺丞、知南康軍陳宓以書告于長樂黄幹曰：「李君有惠政於江東，樂與此邦之士遊。今亡矣，從之遊者祠之廬山棲賢寺。子與李君交最厚，願有記。」幹悲君之不可復見，遂爲之記，以見君之誠於身、信於友也。又明年，君之兄弟若子以君門人牟桂之狀來請銘，又得以考君事業氣節而備書之，尚何辭？君隆州井研縣人。曾祖公錫。祖發，宣義郎。父舜臣，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贈朝請大夫。宗正公官中都，君年始十

一，試胄監，中貴人主邏者異之，曲加問遺，雖處閨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未冠，博通經史百家，書，知講學涵養之要，玩索理義，至忘寢食。爲舉子業，不逐時好，較於有司，名常出衆上。賜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户參軍。秩滿，移蓬州州學教授。開禧用兵，虜窺散關急，君以諸司雄材，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持書遺制置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逆儔趙也。誠決此舉，不惟内變可定，亦使虜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逆儔趙亮以曦意脅君，君以誼折之，遂棄官歸。逆曦平，有奏君抗節不撓、潔身自全者，詔進官二等，由是中外交薦。嘉定二年，召除太學博士。宰屬有以諭書應試，風同列囑君，君却之，兩學之士多君有子之喪，官吏例進秩，君曰：「有執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輩何與焉？」辭不受。遷秘書郎，閱月又遷著作佐郎。見上，首言人才盛衰係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尚正學，取故侍講朱熹《論語》《孟子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君，君不爲動。兼權考功郎官。令史有以某御史意求更定欲筆者，君曰：「欲筆不可改也。」自是六部郎官缺，君遞攝之，幾二年，無敢干以私。時新進用事，贓賄成風，會再對，首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才吏，刻剥殘忍、誕謾傾危之人紛然進矣。」君求補郡，執政使諭曰：「進書近可待也。」請愈力。六年，差知真州。君至，按圖牒、覽形勝，歎曰：「要地也，可無備乎？」城圮弗治，前守請於朝，得緡錢斛米

以數萬計，甓護之所費僅四之一。君益以郡計，盡甓之。並江居民視城中幾十倍，請築翼城，不報；乃請築兩石壩，益浚二壕，緩急有警，復決州之東西陳公塘，以水爲阻，而人心始固矣。創築倉廩，請廣儲蓄，上出内府錢，命增糴四萬斛以實之。忠勇軍舊千人，亡者半，君既募足，迺爲置統率、嚴教閱、幾出入、禁役使，軍政肅然。復條弩手民兵按閱之法上之，及請六合戍兵聽守臣節制，皆報可。君以禮下士，數詣學校，誨以聖賢經訓。瓜步故有魏太武祠，牲幣湊集，君曰：「此地昔拓跋燾所踐蹂，豈宜獲祀？」悉取土木偶投江中，以除民害。七年秋，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將行，別儲郡計錢四萬緡爲樓櫓費，弛負輸亦萬緡。去之日，帑庾視始至皆倍焉。君之爲部使者，按行屬郡，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猛獄不當繫者二百餘人盡釋之，弛負錢一十餘萬緡，決訟牒二萬餘紙。所過村落細民愬事者，日夜坐而聽焉，無不得其情而去。池陽戍將以責賄不滿意，杖其統制官幾死，其弟愬于君，不受，愬愈切。君逮繫之，密以告江淮制使，移他屯，得不死。後制使奏言：軍帥以求貨杖殺將士，歲至六七百人。自今將佐有罪，並送所在州論鞫如律。奏可。蓋自君啓之。夏大旱，君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刻剥。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多從之。時三部使者分賑九州，君得池、宣、徽三州十八縣，獨居一路之半。得濟糶米三十萬斛、錢一十萬緡，通商勸分，足以均給。君既分委寮屬，又躬行省視。窮冬風雪中，竹輿上下山坡，深村窮谷，靡所不到。起十有一月，盡明年四月，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鄰郡九江來告急，亦輟糴舟濟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新宣城守素無廉稱，君奏罷之，主之者大怒，郡

號凋弊，乃命君攝事以困之。君撙節關防，府計充裕。郡爲大斛以受民租，悉剖而更制之。是歲減民輸七萬斛，既又捐夏稅緡錢亦五萬。去郡之日，父老庾視始至亦數倍。君視民疾苦如己隱憂，爲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推行晦菴先生社倉之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社倉之法獨盛，江東人蒙其利。江東豪民詭籍寄産以避差役，某王府物力四千緡，莫非詭寄。君請勒王家吏齎契券質驗，仍申嚴限田之法，自是豪猾不得肆，貧弱少紓矣。浮梁、德興民訴役錢增重，爲考其實，歲用之外盡蠲之。君於僚屬待之有禮，至於舉刺，斷之以己，不爲貴要所移。初除真州，徧白輔臣臺諫以薦舉請託之弊，願公舉以勵職業，比終更，莫敢以書至者。及使江東，兼攝臬事，所舉多不識面，受舉者亦莫知其故也。新南康守，貴勢子也，庸下躁妄，君劾之，久乃予祠。廣德守臣觀望，劾郡博士，且詆轉運使，真德秀乞避之，君請覆實，守坐免。徽守丐祠倚閣月椿錢，爲總餉者所劾，都省亦言本州玩視朝廷。君既孤立多忤，已浩然有歸志，會吏部侍郎胡榘舉君自代，遂引疾丐祠，不許，令君入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首疏二千言，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臺諫闕失，無不歷歷爲上言之，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治亂者。聞者爲之悚然，上寬容，不以爲忤也。言者論君務爲己勝，昧於體國，除兵部郎官。力辭，差知果州。薦君者方爲君恨，而不知君之簡奄宦、折逆黨，其平昔植立已如此，安有去就出處不能擇其所主，而顧爲不義屈哉？君聞臺劾下，即解舟過京口，與其友劉宰登茅山，次九江，入康山，山南北之士皆來會，幅巾藜杖，窮極勝槩，飲酒賦詩，不知爲逐客也。君既得疾，即請奉祠，乞致仕，皆未報。疾革，屬其友南康李燔

以後事，一本朱先生之禮，釋老之說皆不用。手爲書別兄弟，召大兒達可坐床下記遺言，尤以謹藏伊洛之書讀之爲囑。九江蔡念成舉易簀語以告，則對曰「不敢忘」。已而命左右出，下帷少頃，視之已長往矣，年四十有八。特轉一官，朝請郎致仕，命沿江轉運司致其柩還蜀。君氣禀清明，容貌端直，望之若不能勝衣，而其中屹然不可犯。羣居終日，寡言笑，而温潤之色，即之睟然。孝友出於天性，内外屬之貧者死喪嫁娶，悉爲經紀，輒分俸贍之。立朝介然無阿附，然沉静安詳，人亦莫能窺其際也。儀真俸素厚，損其不當得者；宣城之禄厚於庾，使取其薄者；四方聘幣皆不講。與僚吏寓公過客爲禮，酒不過五行，非公會不作樂。其恬淡寡慾，無所係累，則學問之本已先立矣。自宗正公始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爲法。兄心傳不樂仕進，窮經博古，爲西州之望，其所著述多行於世。其季性傳亦力學自好，其進未可量也。君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於正。君既擢第，慨然有從學武夷之志，屬以家難不果行。及爲中都官，訪求所嘗從學者相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謙虚下問，晝夜紬繹，宏綱大義、微言奥旨，靡不研究。又得門人所録問答，反覆參考，鋟版以惠學者。然其爲學篤於實踐，不爲空言。於經史皆未有所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平淡條達，亦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其没也，其家哀其遺藁，定爲五十卷，君之所得不盡見於此也。君篤於爲學，蓋有摳衣升堂涉歷歲月莫能及者，故其事業氣節卓然可敬，而窮達死生不能累其胸中也。士大夫不悦學久矣，投之事物膠轕之中，依阿顧望，無益於成敗之數。窮通得喪之來，利害未毫髮比，顛冥昏瞀，棄其所守者皆是也，聞李君之風，得無少愧乎！若李君者可謂有

道之士否乎？是可以付之萬世之公議矣。君娶眉山史氏，封安人。三子：達可，國學進士；當可，少穎悟，莊重如成人，後君八閱月而夭；獻可尚幼，以君命爲伯父後。三女，長適迪功郎、新資州盤石縣主簿杜曄，次尚幼，其季後君九月而夭。君以嘉定十五年八月甲辰葬于眉州青神縣盤龍山之原，距宗正公大墓十里。銘曰：

大學之道，曰知與行。博文約禮，玉振金聲。知而不至，如眇斯視；行而不力，如跛斯履。允穆李侯，稟資清明。志篤行堅，心通義精。曰豈徒言，静存動省。暗室屋漏，必戒必謹。中外踐更，遑卹我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民方阻飢，慈母來哺。衮職有闕，肝膽披露。窮達死生，浮雲太空。以身任道，萬折必東。有言有行，爲訓爲式。勒此銘詩，以詔罔極。《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又見《黄氏日鈔》卷四〇。

林存齋墓誌銘　嘉定十二年九月

存齋先生林君公度，諱憲卿，福州懷安縣栗山人。天資莊重，篤實淵粹，自少已爲佳子弟，處學校，輩行推其賢。喜從當世知名之士遊，聞濂洛治心脩身之學，欣然慕之。受業朱文公，與所嘗從學者友，日以孔孟六籍、周程之書磨礲浸灌，充養其德性。色温氣仁，言必擇而後發，舉動造次，不失繩墨。與人交，先自下，聞人善，若出諸己，表裏洞徹，人無間言。少孤，事兄如父，撫兄子如己

子，飲食居處不忍一日離。事瑣細，以身任之，親族鄉黨如其家，有無患難相賙恤，惟恐後。誨之子弟必以理義，從容談論終日。人交感其誠、樂其和，相勉以善，故雖山谷窮處，儒風之盛不減都邑，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爲存齋徒也。生平交遊皆已致身貴顯，君獨翛然大山長谷中，坐幽亭，俯清池，吟風弄月，不知窮通榮辱之變也。文公晚得君，稱其忠信，勉以學，及屬纊，猶惓惓與君訣。文公没，君痛甚，嗜學益苦。其徒吴宗萬、林士蒙皆志篤行堅，可與進道。二子相繼没，君益悲，望後輩日益切，而君亦老矣。年七十，嘉定丁丑六月壬戌，以疾終于家。君之曾祖菁，祖茂，父齡，皆世積賢厚，迨君學行始著。君不娶，兄守卿之子蕃主君喪，哭之也猶父子。鄉人哀之也，皆曰：「吾師逝矣，吾誰與歸！」相與即存齋祠而祀之。所謂鄉先生没，祭於社者，則君雖不娶，不爲無後也。越二年己卯，九月辛酉，葬君南山之麓。蕃以君之治命來請銘。予與君交最久，不敢辭。嗚呼，若君者，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也夫。銘曰：

學有本，修諸身。行於家，及鄉人。施不遐，道則伸。琢斯珉，示無垠。《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郭夫人墓誌銘　嘉定八年九月

夫人，龍舒郭日休先生名作德之女，臨川晏元獻公曾孫名巽之配。既没而狀其行者河東薛慈儉，

既葬而爲之請銘者新城黄義勇，叙其事而銘之者長樂黄榦。予嘗從宦潛皖，愛其土俗之美，聞兩家世德爲尤詳，與薛、黄二君交相好也。晏氏望族，世守禮法。薛君耆儒，黄君名士，皆謹然諾，不輕許可。則夫人性行，禀賦薰習，始爲女，中爲婦，終爲母，各盡其道，可書如狀，不誣也。夫人端静敏慧，聞講誦，輒通大旨，閑於女功，極其精巧。既嫁，閨閫如賓，能勉以正。夫黨繁衍，遇以恩禮，咸得其情。執夫之喪，哀痛摧毁。既免喪，不御綺縠，宴遊之會不赴。創書室，蓄經籍，擇端士爲子師。禮以齊家，儉以足用。迨其晚歲，資生之具倍致昌阜。親屬貧者月給之，里巷死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力賙之。歲或艱食，輒發廩平其賈。夫人之德見於狀者，此其大略也。予嘗嗟夫世之稱婦德者必曰柔静，然非剛嚴方正以濟之，則昏愚庸弱之敗人家者多矣。夫人年方三十，夫喪子幼，獨能以禮節防其身，以義方訓其子，以勤儉富其家，又能斥其有餘以及族屬鄉黨，無秋毫顧惜意。介然烈丈夫之所爲，非所謂至柔而動剛、至静而德方者耶？夫不能鞠躬盡瘁，以直道事其君，務爲脂韋軟美以偷合苟容者，士大夫猶爲之，況敢責之婦人女子乎？予以是益歎夫人之爲賢也。夫人孀居四十有八年，享年七十有九，以壽終。子男三人：紹祖、茂祖、榮祖。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吴綰。孫男十一人：煥、炳、燁、奕、煜、煒、熾、炘、燧、嬉、燐。女八人。振之盛又如此，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夫人没嘉定癸酉九月□□，葬於長樂鄉大園窠，乙亥九月□□也。銘曰：

婦人之德，柔淑静專。濟以剛方，其德乃全。豈惟婦道，臣道亦然。靖共正直，曷其有偏。

承顔順旨，爲世所賢。亡家敗國，伊誰之愆。孰若夫人，行通于天。子孫振振，眉壽永年。於昭厥聲，勒銘幽阡。《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楊料院墓誌銘

嘉定十三年正月

文公朱先生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置賓賢□以處之〔一〕，楊君士訓字尹叔實與焉。予以諸生從，始識君，君年尚少，已爲儕輩所推重。户部郎中王君遇剛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予與王君交最厚，知君志行爲尤詳。已而聞君擢進士第，初試吏，爲福州古田尉，再轉爲潮州海陽丞、福州永福令。古田、永福又予鄉之鄰邑也，君之政譽益有聞於人。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君亦以邑最爲諸臺交薦，遂以選差監鄂州糧料院。未幾聞君歿。累官至宣教郎。年五十有八，嘉定己卯三月二十有六也。將以明年正月壬子葬于漳浦縣永清里官陂之原，其孤以予與君有雅故，來請銘。所以叙述君之本末者，皆予所親見聞也。君之曾祖絳，祖宗孟，世積厚德，至父成大始貢名禮部。君醇靜警敏，少刻厲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劬書，不爲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文公嘗稱其學已知方，則其望之亦至矣。持身謹恪，一語笑不妄發，處家内外肅然。少孤，事祖母孝，遇所願欲，雖行數十里，不憚艱險，以求順適其意；所不樂，一毫不敢有所拂；有疾，訪醫行禱，循陔百匝，鄉空悲泣，疾瘳乃已。既歿，執喪盡禮；及葬，廬于

墓左，朝夕哀號，至毀瘠骨立；終喪，鬢髮盡白。仕於其邑者，相與爲詩歌以詠其事。厚於親族，急難乏困，竭力賙救之，雖功緦之戚，必爲之制服蔬食。朋友貧，願稱貸者倒篋予之，無吝色。故君之内弟有同居終其身者，及君之殁，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寫其悲痛之情，見之篇什，有人所不忍聞者。其居官一以寬和爲主，不爲震厲立威名，善者扶之，豪者柔之。人亦感其誠，不肅而自化。民有爭訟，先以禮義曉譬，有遂釋所争而去者。至決事，姦無所容，而曲直咸得其情。其治永福，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師壇。有以民俗險健爲言者，君不敢鄙夷其民，推誠以待之。邑之人士誦君之德不容口，有曰：「公之德量，汪乎如不撓之陂；公之接人，温乎如可愛之日。潛心可質之上帝，操行不欺乎暗室。」諸臺亦以豈弟慈祥、聽訟平允薦之，皆實録也。自北鄙兵連，民疲轉餉，而士不宿飽，至舉荆襄兩路軍儲以屬君，君亦以忠誠懇篤，慨然任其責，上下相慶，以爲得人。未踰月，君殁，行道之人皆爲之咨嗟涕下。君素廉介，至無以爲斂，總餉者義之，帥其僚屬爲之具棺槨、備舟車，護其喪以歸。觀君所以感於人者如此，則其殁也，不獨爲君惜也。蓋君資稟既厚，而又切於爲己之學，故其立行無瑕玷，而孝道之篤尤人所難及。措之事業，雖未能大見於世，即其已試者充之，顧亦何施而不可哉！嗚呼，習俗之薄久矣，不學者無以議爲也，學焉者工言語，事容飾，植聲名，殆類知道者，胸中所存，矛戟森列，雖父子骨肉間不能盡其道多矣，況他人乎？況以臨其民乎？若君者，非古之所謂篤行君子乎？君之子七人：景亮，鄉貢進士；次厓，爲族人後；次□；餘夭。君之教子，以孝悌忠信爲先，其餘利禄，未嘗一語及之，故其諸子皆篤學謹行，克世其家。予既深識

君，而又參之以師友公論之所推許，是宜銘。銘曰：

天命靡常，定理則存。濬其源，毋伐其根。不在其厚其根，其實不蕃；流之長，不如其源。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一〕缺字四庫本作「館」，清抄本作「堂」。

李知縣墓誌銘

嘉定十三年四月

榦少居里中，聞秘閣李公之賢，每朔旦必齋宿造焉。公不鄙，延之坐，語移日，凡治身處家、事物之應酬、古今治亂得失之故，隨所扣，無倦色。公於其好善如不及，其於窮通榮辱之變泊如也。公於是老矣。後十餘年，友人余元一爲邑同安，稱其主簿之賢不容口，問其出，則秘閣公之季子也，於是始識君。又十餘年，君以南安丞轉爲廬陵丞，秩滿，調安遠令，又以部使者交辟改爲龍泉令。榦適從宦江西，去君治所率不過數舍，聞君治行爲尤詳。又數年，君以薦者改秩，爲令惠之歸善。未幾，聞君以疾終官舍，嘉定己卯七月十九日也。君以父任，累官宣教郎。享年五十有四。秘閣之賢，宜有子矣，君又真能世其家者。榦遊君父子間幾四十年，而老而歸日，求里之賢者與之處，如君者不數人，而君歿矣。明年四月二十有二日，葬於侯官縣保安山之原〔一〕。其孤僩述君行實來請銘，遂叙其事而銘

之。君諱大訓，字君序。其先金陵人，國初徙合肥，遂以儒起家，擢天聖五年進士第，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孫公覺稱其有古循吏風，以太中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先生朝請郎、贈朝議大夫諱庭玉，庭玉生朝奉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彥倫，是爲君之曾祖，與豫章黃太史爲文字友。彥倫生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廱，廱生奉直大夫、直秘閣諱士龍。君端重警敏，弱不好弄，居家孝友，秘閣公深器之。少長，篤意學問，聞伊洛之學，忻然好之，得朱文公《大學》、《中庸》，朝夕諦玩。非其類不交，鄉鄰罕識其面。冲淡寡慾，若無意於世者。至居官，則恪意盡瘁，勇於敢爲。簿職卑而冷，例求奉檄入幕府，簿書斷絶，吏緣爲姦。君洗手據桉，會計纖悉，終日不倦。民産登降，官賦贏乏，無逃者。兩丞劇邑。南安踵積弊，姦豪受民賦，與吏相表裏，不以入，賦日虧，民苦追逮。君課吏，籍其姓名與所受之數，按籍以索，不擾而辦。廬陵歲委官受租，前期請囑相攘奪，既得，與吏爲市，民苦重征，官受惡粟，選可委者，以囑君。君洗手奉職，盡革前弊，公私便之。歲適大旱，獄囚淹滯，檄君慮之。有以峒寇繫者七十餘人，君得其正犯十餘人，皆伏辜，其二十人則爲所驅迫，餘皆平民，官軍掠之，以示多獲。獄具，白之主將，捕盜者力爭庭下，君與之辯。明日復以告，爭愈力，君正色曰：「將官殺人軍前，則獄官不得與；今既付獄，是非曲直，當聽有司，君安得輒爭乎？」所活五十餘人。有尹四者，或謂賊將，不當釋，君辯其非。後數日，果有執尹四將以至者，人大服。方峒寇猖熾，焚燒兩邑，峒連湖廣，三路騷然，官吏縮手畏遁，君往來兵間無虛日。萬安通寇境，攝其事。烽火屢警，君不爲動，密調義丁戍兵以備之，賊不得

逞而去。郡委官湖南，議夾攻之策，難其人，咸謂無以易君者。潭帥曹彦約得君大喜，偕行討賊，迄事始歸。峒寇新平，龍泉遭焚蕩，人心憂疑，負固喜亂者尚跳踉山谷間。君既去官，以辟就職，招集流庸，一意撫摩蹂踐之地。朝廷蠲兩稅，君復請寬年限，又請于州，給錢積穀，以備凶荒。大軍撤戍，君謂不可無備，請置隴頭寨以捍外寇，留戍兵五百以護縣郭。新作縣門，示以閑暇，人情始安。青草、明坑二峒素桀驁，或請勦之，以息後患，君曰：「獨不可理諭乎？」招其酋長十餘人，或戒以勿往，皆曰：「李知縣非欺人者。」既至，爲具勞之，諭以禍福。皆泣謝，誓不敢他志。於是籍鄉丁、明保伍，使聽命隅官，又擇其有信義、能帥衆者爲都隅官以統之，有警則互相防守，不率則更相糾察。衆皆歡呼而去，相與勒石於石筍峰頌君德，以明不敢有負。自是鄰邑連歲竊發，以此曹不從亂，皆莫敢入縣境。君於理煩劇如此。至爲歸善，事簡俗醇，治以安靜。以民未知禮，鬬狠告訐，形於親族，衣冠喪葬，無復品節，爲文戒之，民俗自化。君既簡追呼、罷科抑，民亦田里相安，獄訟衰息，可以卧治，而君殁矣。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若君者，倥傯則力事功，閑暇則修禮教，儒而不腐，吏而不俗，此豈常情所能及哉？君所至以廉勤整辦稱。其在江西，臺府交薦，君自處恬然，未嘗曲意阿世，故功多而報嗇。其於財利，未嘗秋毫經意，故其殁也，以田易地，而後能葬。嗚呼，是可謂賢者也，是真能世其家者也。君娶陳氏，子三人，僩、佾、侹，皆業進士　女三人，長適浙漕進士林夢庚，次適迪功郎、汀州寧化縣尉林光謙，次在室。銘曰：

業紹於家，學修於身，行孚於友，利加於民。何幸于天，有志莫伸。聚散倏忽，如空中塵。顔夭跖壽，孰暴孰仁。不亡者存，視此堅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一〕侯官：原作「候官」，據《宋史·地理志》改。

族叔處士墓誌銘〔一〕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

黄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釐而爲三，派而爲六，後有他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人，挾策爲儒者累累不絶。紹興間，察院公始以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聞當世。子宣教君杲、通直君東亦皆孝友廉潔，挺挺有父風。又六七十年，後路之黄諱叔毖者生先覺，先覺生俊卿，俊卿生公。諱凱，字舜舉，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苦學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傳，皆雅飭爲良子弟。南金以弱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之盛，庶幾哉，察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兩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婚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爲公流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書。公之子弟與凡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爲法，則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公于桑溪艮山之原，其族孫榦爲之誌其墓，而

系之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身；天之報施，不于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〇。

〔一〕按誌文，榦自稱「族孫」，則此題「族叔」當作「族叔祖」，否則「族孫」二字有誤。

林處士墓誌銘

嘉定十三年十月

龍門三灘之勝，清邃雄特，著於永福，有隱君子諱仁澤、字德俊居之。篤行遠識，信於鄉之人。大理卿黃公景説、國子博士杜公申皆鄉鄰之望，嚴介少許可，道君之賢，亹亹不絶口。榦嘗欲禮於其廬，未能也，間與其弟若子遊，則如見君焉。投老來歸，卧病田里，不復有志於當世之賢豪，而君亦已爲古人矣。其子宋偉踵門泣且拜曰：「葬有日，願請銘。」考其弟羽所述之狀，則君奉親以孝聞，事寡嫂如母，撫子孫極其慈，視兄之子若己子。樂賓客，喜施予，處鄉閭以和，遇童稚如成人，田夫野叟如敵己。樂君之德，斂衽而稱道之者，内外無間言。家故多貲，中更變故，簞瓢屢空，人不能堪，君處之裕如也。及其子入太學、升舍選，疲精竭力，營菽水以進其親，有餘矣，君不爲喜，厲其子以學，尤嚴以切。自號龍門牧翁，放懷山水之間，賓朋觴詠終日，翛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利害得喪

與夫横逆之來，一以虚舟視之，不爲毫髮自累。勿忽一日晨起，命家人具酒肴，集羣從，語以死生旦晝之常，若相訣别焉者。於是治楯柎、相丘隧，舉酒屬客，笑傲其旁，觀其神采，無異平日。後數月，以疾終于正寢。蓋君之兄仁實嘗受業於晦菴朱文公，退而講習如師友，厭棄科舉，刻意聖賢之學，嘉言善行，沉潛玩繹，終其身不少懈，則君之自得周旋乎日用之間，傲睨乎塵俗之表，其以是歟。予嘗疾夫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之變，鮮不悖繆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哉，況於不學者哉！若君者，可謂篤行遠識之君子矣。君之曾祖校，祖覺民，父必先，世積厚德。母黄氏，外祖純夫以文章行誼著於州里。娶黄氏，先君卒三十年。子男女各一人，男宋偉，女適進士黄淵。孫男女二人。君之生以紹興壬申，其殁以嘉定己卯十月。明年十月壬戌，葬于東山之麓。銘之曰：

龍門之灣，昔所遊兮；東山之麓，今所休兮。生死旦晝，等一漚兮，與化俱逝，將安求兮。俯視斯世，捐若囚兮。何千萬年，樂斯丘兮。《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朱夫人墓表

賜冠帔夫人朱氏，紹興丞相魏國公之季女，常德臨汀郡侯之女弟，是爲某官陳公之婦，都昌令元平之妻。子七人，女三人。享年若干，以慶元五年某月殁于福州所居之小寢。元平方調官上京，聞其

喪，哭之甚哀。將以是年某月葬于某鄉某山之原，元平三過予而言曰：「此吾賢配也，丞相魏國公酷愛之。吾從宦遊四方，坐曹不少暇，凡於裘瑣碎〔一〕、歲時薦享、賓客問遺，得以無闕漏者，惟夫人是賴。吾之子非夫人所生者凡三人，夫人撫之無毫髮異意。飲食衣服必先其夫若子，不足則啜空器、衣敝襦，泊如也。夫少爲人子，長爲人妻，又爲人母，能若是，亦可以爲賢矣乎。今臨汀公既爲之誌二十年，元平慷慨奇男子也，生平視世事不如意，輒上書闕下論得失，斥公卿賢不肖，立部使者、郡太守庭下，辨事可否，刺口斥言不少忌，以是官不遂。家故豐厚，坐是反困約。予觀元平之所爲與其于外，知夫人之賢者莫若夫與兄，臨汀公既爲之誌，元平復與予言如是，予尚何言哉？予與元平交且所遇如此，意其妻孥當甚苦之，然賓客過元平之家，輒笑語移日。其杯勺殽核皆若素備，以待元平不時之需，其飲饌陳設必精以潔，其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奴隸趨走執事惟謹，大不類元平之爲人。朋友患難雖甚乏，輒罄囊以賙之。升堂，琴瑟和鳴之聲聞於外。予於此有以見元平夫人之賢矣。婦人之行莫大於順。其夫由貴盛而處窮約，雖男子有不能堪者，今夫人乃能與元平相安如是，是可不謂賢乎？元平所與朋友見元平之豪俊不可羈束，鮮不病之，視元平之官不遂且貧，鮮不姍且笑，則元平之友反不如元平之妻者多矣。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没勢利，使其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如元平之家乎？故予於夫人，不惟有以見其行，而又有以厲當世；不惟有以見夫人之賢，而又有以見元平之能刑其家也，是爲表。《勉齋先生黄文肅公集》卷三五。

〔一〕於：清抄本改作「衣」，當是。

仲兄知縣墓表

嘉泰二年九月

慶元六年五月十有一日，通直郎、知撫州樂安縣事黄君東字仁卿至撫州之一日，以疾卒于郡學之官舍。教授劉君填發其篋視之，金無餘藏，問之左右，則君未至州而糧已終矣。劉君亟取其家器皿質金，買棺製衣，以襲以斂，徧走部使者臺郡寮屬以告而賵之。丞相廬陵周公以幣來賻，旁縣他郡聞君名者雖非雅故，亦交致禮，然後君之喪與其孤幼始得歸達于福州。嘉泰二年秋九月，葬于懷安縣桃枝山保福僧寺之東北隅。君之家世族系見於晦菴朱先生所誌御史公之墓〔一〕。君，公之次子也，遺澤補將仕郎，歷任迪功郎、監吉州酒務，全州法曹，關陞從政郎、南劍州沙縣丞，轉文林郎、監衢州税務，轉承直郎，改秩通直郎、知吉州萬安縣。丁内艱，服闋，受今任。君天資警敏，而簡默遲重，吶然如不能言者。少遊鄉校，多爲先輩所稱道，屬文賦詩，思致清古，遇事無鉅細，咸研精極思。其所規畫，人莫測其意，及臻厥成，往往歎其不能易也。故其居鄉，親故事有難理者，必即君謀之。及當官，雖筦庫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訟難剖者悉以委君；同寮聯事者文書行，非君莫敢決，間遇詰責，率賴君以免。故君之所涖輒有稱，而既去無不思之者。廉介之行，人所難及。常俸之外，凡以例得者皆却不受，官之雜金苦敷諸吏以給公用者一切屏之。每之官，警盜之卒非法所應役者遣之，雇夫

之金非法所應用者歸之。既終任，供帳之屬一毫不以私其家，故相番陽趙公知君之貧〔二〕，其帥閩也，屬君校書而月饋之，謝不可，則受什之一二。請君攝事鄉邑，辭曰：「有先人之訓，不敢違。」居官辦職，不爲表襮以求人知，所至未嘗以姓名通諸司。剛介自持，雖州縣長吏，不敢溷以私事；所當爭，則脅以斥逐，不顧也。以是，官既不達，而家益貧，然君處之，如未嘗仕，衣食疏糲，妻孥以下有不能堪者。築室先壠之側，仕已則居焉，日與田夫野老出入桑麻之間，頗有終焉之志，以家事爲累，未能也。御史公既歿，家無餘財，田畝之入不足支數月。君奉太夫人，撫弟妹，三十餘年之中，米鹽瑣細，靡不躬歷，黽勉有亡，未嘗告憊。以故太夫人之意甚適，而弟妹亦皆賴以有立。俸入之餘，銖寸積累，嫁女弟、從女弟及弟之女凡三人，至遣弟之女，則囊篋絲縷無餘矣。嗚呼，以君之才識，豈不足以致富貴，至於貧困者，取於人者廉也。以君之簡儉，縱不至富貴，亦豈不足自給？至於死無以爲斂，且無以爲歸者，施於弟妹者厚也。無所利而爲善，古人猶難之；若夫顛連困躓，以身殉義，没齒而無悔者，其視古之有道之士見善明而用心剛者，何如也！君娶延平張氏，有賢德，事姑孝，處内外以和，能承君之意。君初無子，得張氏女撫養之，復以叔弟之子益孫爲後。君歿前三歲，有子曰安孫〔三〕；既歿，有遺腹子曰寧孫。惟吾家自御史公以剛方潔廉、慈愛惠利著聞當世，號稱名卿，伯兄杲亦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所自植立又如此。三子皆幼，而二弟亦已老矣，大懼君之行泯泯無傳，將無以著吾家世濟之美，而昭先訓於無窮也，遂洒涕而誌其梗槩如此，以表諸墓，而示後人，使有考也。季弟迪功郎、監嘉興府崇德縣户部石門犒賞酒庫榦述。《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

五。

〔一〕誌：原作「諗」，據四庫本改。

〔二〕番陽：原作「番易」，據四庫本改。

〔三〕「日」字原空，據清抄本補。

全宋文卷六五六二

黃　榦　三七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

濂溪周先生

維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十有二月乙酉朔，六日庚寅，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宣教郎、權發遣漢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義勇民兵黃榦，謹率郡僚及諸生，釋奠于濂溪周先生。惟先生資稟清明，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碧草紅藥。推太極之立，以探造化之原；定仁義中正，以顯人極之立。紹孔孟不傳之緒，闡古今未發之機。眷惟春陵，實隸荆楚。湘波餘潤，沾丐邦人。假守于茲，敢忘祠祀？庶幾末學，尚想高風。敢告。

二程先生

惟先生西洛儲精，濂溪嗣派。春温秋肅，玉潤金堅。指持敬以明存養之端，論致知以極貫通之妙。聖道益闡，後學有師。眷惟鄰封，實生賢哲。釋奠有令，著在禮經。假守于兹，敢忘祠祀？師生并列，萬古儀刑。敢告。

建安游先生

惟先生德器晬然〔一〕，學問日進，見稱於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二〕，見稱於友。流風餘韻，足以師範斯世〔三〕，惠政在民，至於久而不忘。先生之於此邦，遺澤固不淺矣〔四〕。百餘年間，士風淳質，可與適道，非其效歟〔五〕？然訪之學宮，祠貌猶缺。遺前賢之軌躅，泯後學之儀刑，師帥之職，得無曠歟？是用建祠，以舉墜典。敢告。

新安朱先生

惟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師延平以繼龜山之緒，泝西洛以尋洙泗之原。六經之指，久鬱而明；周程之學，將訛而正。玩索窮乎杪忽，操履極於堅高。張皇大中，啓迪後學。人尊其道，家藏其書〔六〕。榦也庸愚，早蒙誨誘，總角聞道，皓首無成。願與邦人，起敬起慕。敢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文集》卷二二。又見《游定夫先生集》卷末。

〔一〕「惟先生德器」五字原漫漶，據清抄本及傅校補。

〔二〕「清德重望皎」五字原漫漶，據右引補。

〔三〕「範斯世」三字原漫漶，據傅校補。

〔四〕「邦遺」二字原漫漶，據傅校補。

〔五〕非：原漫漶，據清抄本補。

〔六〕藏：原作「哉」，據文意及形近改。四庫本作「誦」。

祭臨江劉靜春先生文

諱清之，字子澄。

嗚呼！去古愈邈，道學不明，末俗喧豗，匪利則名。豈無大賢，挺生斯世，彼昏不知，孰發其蔽？吁嗟先生，天資絶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羣書，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閨門雍雍，兄弟怡怡，憂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推己愛人，尤極懇惻。人之有善，稱道揄揚，不責其備，而取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顧其違，而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謂至仁，芝菌鸞鵠，同然一春。吁嗟先生，今其亡矣，昏迷恣肆，誰逆其耳。斡也顓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摳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乙未之冬，歲莫天寒，奉命造朝，艤舟

江干。折簡來呼，治子行李，武夷金華，惟子所止。二三偉人，爲世宗師，莫啓其行，已背而馳。廬山之陽，杖屨歲月，別後詒書，勉厲不絶。尚期他年，執經遠遊，南北犇馳，有志未酬。千里訃音，哀慕悲痛，哲人云亡，豈曰私慟。天不佑善，斯文已孤，舉世滔滔，斯人何辜！武夷夫子，先生所敬，小子不敏，幸獲將命。敢不蚤夜，益堅所行，庶幾有聞，如見先生。抆淚緘辭，寄觴以酹，惟神之靈，鑑此微意。《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丁復之文

嗟嗟復之，如君之賢，而止此耶！信耶非耶，病革之書，伯休、文之之訊，胡爲而至於是耶！勉我以學，告我以死，捧書長號，濡淚滿紙。嗚呼悲夫，其何有於余，逮死而不已耶！以復之之惓惓於余，則余之恨於復之者抑可知矣。荒村之陬，茅屋之底，春雨對床，秋風聯騎。挾册承師，質疑問義。退歸切磨，夜分乃寐。往來七年，終始一意。至今潭溪之湄，山翁野稚尚能言：「善哉二人者之爲友也！孰謂復之而遽棄耶！賢哉復之，少有大志。蟬蜕於名利之場，鞭加於聖賢之地。視其貌，若不勝衣，考其所操，凛然有君子之器。先民有言，順事而存，得正而斃。達人大觀，生死一致。有如復之，固亦可以無愧矣。顧余未死，則將奚恃？余目孰視，余足孰履，扶持一傾，顛沛頓委。則余之所恨，寧有止耶！家空四壁，目極千里。聞喪不前，朋友之耻。緘辭寄哀，幸勿予鄙。自冬徂春，聚

糧于邁，庶得以哭于殯，弔其父而撫其子也。嗚呼哀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林丕顯文

嗚呼！人心厚薄之不同，古今人物之所以異也。古人不可復見，則能如古人者誠足貴也。如君之賢，篤厚誠實之風，求之古人，亦可以無愧也。慕親之孝，顧瞻松楸，常若承其志也。愛子之慈，從容訓誨，常恐傷其意也。東萊先生，君之故友，詘首受書，凜乎有所畏也。鄉曲後進，纖芥之善，踵門願交，未嘗有所棄也。急義之誠，不必家之有無；好學之篤，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於應酬交際，懇惻繾綣，貴賤長少，同一致也。雖兼善之志不能自達，而婆娑里閭，亦可以激薄俗之澆浮，而振古風於既墜也。曷爲不永其年，而遽嗇其志，以殁于地也耶！丙申金華，師席連侍，有過相箴，有善相示，握手劇談，達旦不寐，分雖友朋，恩若同氣。十有八年之中，離合不常，而相予之情，不忍一日離也。去歲之冬，君嘗與余言曰：「吾老矣，無所合於世，殆將結廬于荒山之巔，要子爲旬日之集，則吾之願遂矣。」孰謂其反視君於殯，而哭君於位也耶！嗚呼已矣，君不可復見矣。亦將潔身厲行，以慕君之義而已；勉君之子，以述君之事而已。薄酒哀詞，亦庶君之來暨也。嗚呼哀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晦菴朱先生文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説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灑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静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掃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閫奥，謂《大學》爲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爲苟簡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

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瞶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伯之説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絶學，正人心而息邪説。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林坰，或談笑而舂容，或切至而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來歸，乃獨睹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魂欲絶而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駑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巵酒以陳辭，尚有鑑於微誠。《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又見《考亭誌》卷九，《朱子實紀》卷一〇。

又祭晦菴朱先生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于兹。海内之士，聞風以馳。垂橐而來，稱載而歸。榦於朋儕，質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既養其端，復發其知。既揉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别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絶等夷。嗚呼曷喪，而不慭遺。日月推遷，窀穸有期。夜臺冥冥，藏棺蔽帷。海内之士，賚咨涕洟。使榦之

愚，倀倀何之。孰策其慵，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扣孰咨。維今之春，升堂摳衣。笑語温温，神完氣微。鄉人見招，悲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閩山荔枝，其實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清溪之湄。履迹雖存，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心惟。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毋誘于利，毋蹈于非。毋溺于安，毋憚于危。庶幾師門，涓埃是裨。靈輀啓行，清酒一巵。撫棺長號，天乎痛哉！《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辭晦菴朱先生几筵祭文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爲本，以成物爲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後學之意切矣。榦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以其從遊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粗有所聞也，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榦方固辭，而先生督之愈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歿之誨，至今抱恨無有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之子弟復有所請。榦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鄉人之善意不敢沮，遂捨先生之几筵以行。不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絶愧古人。巵酒告行，痛徹心肺。《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晦菴先生小祥祭文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彌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齊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賤子兮何之，菀結兮慘傷。嬰兒兮失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在望，佩服兮琅琅〔一〕。髣髴兮耳目，顧瞻兮茫茫。歲月兮不淹，遽易兮星霜。矯首兮武夷，白雲兮高翔。褰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侍旁。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瑶席兮玉斝，桂酒兮椒觴。靈來兮何許，涕泗兮淋浪。《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一〕「在望佩服」四字原作墨丁，據四庫本補。

祭趙舜和文

朋友之誼，人之大倫，豈曰燕遊，以輔吾仁。昔我兄弟，退居鄉鄰，交遊親厚，非趙則陳。責難規過，握手諄諄。自始及今，餘二十春，有不見者，未嘗涉旬。維君之年，少我數人，發軔仕途，名滿搢紳。胡爲一疾，遂隕厥身，使我衰頹，慟哭酸辛。君所可憾，有志未伸；亦有可慰，諸子詵詵。

人之賦命，脩短莫均，君則往矣，我老孰親。千里脩途，東越南閩，撫棺長號，欲往曷因。緘辭寫哀，涕淚霑巾。《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任舶并女兄文

昔我先人，峻節山峙。始奇女兄，不與凡子。君來登門，二姓咸喜。義忘我貧，德不以齒。君資粹和，兄輔以理。克成闕家，既多受祉。振振兩甥，復濟其美。歲晚婆娑，榮耀閭里。相樂以生，亦偕以死。誰無室家，鮮克有是。君擢危科，名聯伯氏。娶而卜居，相望扮梓。朝嘻夕怡，苦樂相倚。四十餘年，親狎誰比。自榦之遷，武夷之趾，效官荆吴，一别半紀。二老貽書，蠅頭滿紙。謂當期頤，益介福履。云胡相繼，一疾不起。病不及知，斂不及視。捧書長號，欲往暫止。終天之痛，有淚如泚。《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范伯崇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之鋭，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紛然而前，摳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詘

首受書。致知力行，無替厥初。榦也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閭。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陳寅伯文

嗚呼寅伯，而止於此耶！福善禍淫，孰主張是耶！剛方正直，胡横以夭，脂韋婉孌，老不死耶！所謂天者不可信，而理者不可恃耶。人生斯世，切磋講貫，不可無友。相知以心，相期以道，孰有過吾二三子耶！饑寒所驅，犇走四出，尚期它年，合并卒業。今存者尚可復見，而九原之下烏可復起耶！自吾仲氏之亡，已不勝索居之歎，今又失吾寅伯，使兩家二弟形影相弔，銜哀抱痛，何時而已耶！今遣吾子哭君之喪於西山之側，緘詞遣奠，不自覺其淚之如泚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朱文之文

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内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殽核清酒。囊篋瑣碎，俾君承其顔，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莫書，遑恤

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榦之從遊，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飢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詵詵，且訓且誨，爲婚爲姻。有疑未祛，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銜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徐子宜文

定大策於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大難於丙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此當世所以爲公歎也。利不私於身而忠存於國，身不享於今而名顯於後，則公亦何所憾耶？和好方通，流庸未復，人情易變，正論難伸。公於此時，奄然而逝，公則無憾，國其謂何！榦一介諸生，無所肖似，獨於蚤歲，徧交諸賢，我特於公，未嘗識面。公於我厚，首以露章，我知公賢，不敢私謝。是則相知以心，相期以道，亦未有如是之深也。公以喪歸，俯伏道左，一觴以薦，有淚盈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高應朝文

惟公稟剛直不撓之德、博碩有用之才，而位不顯，年不壽，此榦之所以爲公惜也。當變異屢見之時，人情危疑之際，而賢者擯，能者伏，此榦之所以爲世惜也。榦也聞公之名於數十年之前，爲公之屬於三四月之頃。公之行事表表著見者，夫人而能知之。干戈擾攘，人方應酬之不給，而公獨長慮却顧，築城鑿池，爲不可拔之計。帑藏空竭，人方支吾之不暇，而公獨捐金結客，振窮恤滯，有不勝用之財。此豈人之所能强爲，亦豈人之所可輕議哉？此則榦之所目擊而心服者也。數月之前，公嘗以書屬榦曰：「晉有祖逖，人莫有知之者；今之世未嘗無祖逖也，知之者其惟子乎！」榦何足以知公者，世之知不知，亦何足爲公道哉。公其死矣，顧使齷齪庸凡之徒紛起而謀天下之事，是則重可爲斯世惜也。千里緘詞，一觴遣奠，公其以爲真知我者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劉正之文

嗚呼正之，天資偉然。不出户庭而相羊詩禮之囿，不越里閈而涵泳師友之淵。故其學積於身，行著於家，事業施於官，而賙卹偏於親故。至其大節之不可及者，則不爲威惕，而不爲利遷。貴要人所

趨，而義所不可，則寧沉伏於州縣之吏。權勢人所畏，而意所不樂，則或怒罵於公侯之前。退休于家，而以遂初自命。是豈一毫榮辱禍福之所能拘牽者哉！榦之定交，三十餘年，歲晚論心，金石其堅。蓋將卜鄰於屏山之下，而依我友以終老。孰謂先師既歿，季通、伯休相繼以逝，今又哭吾正之。則自今以往，善孰吾告，而過孰吾鐫耶？然則失我良友，既足爲斯世惜，而尤榦之所以深自憐也。嗚呼痛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王子正文

清漳人

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爲學，骫骳熟爛，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挈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磋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踔厲，潛心道闈，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蛩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名利之去來，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媺，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宜享期頤、躋貴顯、爲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榦亦同門，多艱棘也。慇懃顧念，感君德也。哭君之亡，病弗克也。奔君之葬，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勉齋先

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曾光祖文

有倬斯道，如日方中。天生蒸民，咸啓厥衷。質弱氣浮，利慾交攻。乃背而馳，乃瞽而聾。孰厚而深，孰毅而洪。不事空言，體道以躬。我觀曾君，稟資粹冲。處心端夷，古人之風。志學雖切，不爲苟同。乃得明師，摳衣而從。篤志力行，百倍其功。心無外思，《大學》《中庸》。壯始筮仕，飭己奉公。利澤小施，扶衰振窮。君曰已哉，我學未充。簣簹之谷，金精之峰，結廬其間，笑詠從容。前修是期，後輩所宗。胡不眉壽，一疾而終。同志寂寥，孰磨孰礱。晚進滔滔，孰啓其蒙。痛哉斯文，涕淚填胸。《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楊通老文

嗚呼，遊晦菴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强毅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能隨所寓，内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何也？人生

一世，如浮雲太空，倏來忽去，不足把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榦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不能犇走以哭公之柩。緘詞寫哀，遣子往弔，公其尚能鑑榦之衷也夫。《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安慶項教授母文

榦之於僚屬，義猶弟兄也。愛猶弟之賢，傷其母之歿，人之至情也。有子之賢，有母之壽，歿猶生也。因夫人之喪，奪賢屬之助，淚如傾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李貫之文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菴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顧以爲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資粹美，襟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質固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東南而求師，縱往者之不作，有遺風之可追。」聞晦菴之門人，則虛心屈己而與之友。得晦菴之遺書，則手抄口誦而講其

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采，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粗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亦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發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百謫而不辭？使其在摳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斂衽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山溢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泝峽，子能一來，庶以尉吾拳拳之念。」榦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行也。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爲之嗟惜。視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尚與朋友講析理義而不少衰。嗚呼，此其所以爲吾貫之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得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以爲貫之之累。顧爲斯世惜，爲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涕漣洏？《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林存齋文

居大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乎聖賢，沈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礲乎身心。爲弟而事兄如父也，爲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也。族人觀之，鄉人敬之。歷山之陽，無百室之聚，家弦

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教也。吾鄉之士遊晦菴之門，歲晚能自守者不過三數人。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教其族子弟，故其情爲尤親。宦遊江湖，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視其貌猶矍鑠，而嗜學之志不少衰。予復以王命守淮邦，相期以一年之別，尚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耶！君既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而弔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李守約文

自先生講道武夷，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鐫？彼頑鈍齷齪，脂韋軟美，雖曰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求之師門，如吾守約兄者，是豈流輩之所可并肩也耶！早以俊譽，蚤聲場屋，出其小技，所向無前。迨其聞道，超然默會，且鑽且仰，孰高孰堅。而一第之微，獨低回於壯歲；簿領之卑，又復馳逐於蠻煙。鞠躬盡力，輸忠納善，臺府交薦，斂衽稱賢。至於十室之聚，鳥言夷面，尤不足以展布，撫摩經理，不遺餘力，向之憂疑反側者安生樂業，驩謠沸傳。政聲賢譽亦既轉而上聞矣，庶幾收功於桑榆之後，不惟障斯世之橫流，亦以煽吾道於復燃。孰謂造物既嗇於其始，而於其將振也而復奪之年。嗚呼！梁木之已壞者不可復作矣，

宿草之可弔者又不勝其悲矣。當齒髮衰頹、交遊凋落之際，乃復失我良友，則箴規警誨，將誰是望？此所以既爲吾兄慟，而又以私自憐也。《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陳監場文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否耶，今則不然。善人何夭，不善何壽。頃子來訪，以書見扣。讀之亹亹，如獲瓊玖。徐而察之，夙有良友。尚期他年，微言細剖。一疾而終，伊誰之咎？謂天有常，禍福紛糾；謂天無常，如在左右。觀子南歸，不前不後。不殁於道路，而殁於館人之家；不斂於諸僕，而斂於賢者之手。則天於善人，蓋亦未嘗不厚也。諸郎詵詵，先訓是守。鄰有明師，是誨是誘。他日有成，子則不朽。莫寫我哀，寓此杯酒。《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潘立之文

昔我兄弟，與君父子，俱以諸生，摳趨林李。偉哉大儒，倡道武夷，悉屏舊習，翩然從之。空谷春融，虛堂夜靜，有善相勉，有過相警。四十餘年，豈無他人，與君兄弟，神交意親。昔我宦遊，君以病止；今以倦歸，君病不起。追想音容，如在目前，志氣雄豪，化爲新阡。道則常存，因人顯晦，

師友寂寥，興言永慨。豈期晚年，乃復哭君，莫寫我哀，酹以斯文。《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趙婿文

維兩橋之天派，昔固知其多賢。迨結交於諸父，偉聲望之卓然。故一語之契合，締二姓之姻緣。及吾子之受室，儼諸老而齊肩。幸季女之有託，庶舊學之可傳。攬別後之貽書，覺向道之彌堅。方得子之足喜，胡一疾而沉綿。執訃書而長號，灑老淚而漣漣。想庭闈之愛戀，與孀幼之哀憐。願一伸於弔唁，病支離而拘牽。遣長子以代行，情哽噎而莫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文

榦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榦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昧執筆，以爲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而歲月浸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已哉？於是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褊愎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

朋友之見止於如此，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鮮，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丁丑之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淚如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辭晦菴先生墓文

榦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陶育於困窮惸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先生不以是爲有德於榦，榦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問學之精密，顏曾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榦獨何人，而在摳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榦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榦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遊，虛堂夜坐，一行之孚，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付囑，將殁之丁寧，則戚戚然大義之乖、微言之絶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榦也不能安貧自守，而仰禄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朝廷憫其衰

病，畀之祠廩而予之歸，杜門省過，番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榦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之恨而已。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涓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榦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痰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于墓下，惟先生其鑑之。《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某人文

難明者道，難遇者師。從師問道，難得者資。志堅行篤，道奚遠而。自我夫子，講道武夷，豈無他士，踵門摳衣。嗟君之來，婦啼子悲，交遊怪訝，閭里笑譏，君獨毅然，如救渴飢。問君之年，二毛鬢垂，何見何聞，果毅不疑。上堂請業，切問謹思；下堂取友，片善不遺。如榦之愚，尤君所推；君之爲人，實惟我知。性資謙和，襟懷坦夷，持身若法，觸事敢爲。義動鄉閭，恩撫窮嫠，盜不過門，人誰忍欺。求之古人，庶或似之，胡不永年，而止於斯。師友相顧，齎咨涕洟。自君之亡，弔不及帷，葬不哭墓，銜哀坐馳。君嘗語予：「吾力已衰，惟我二子，他日可期。而與之遊，切磨箴規。」尚祈他年，無愧此詞。《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代祭林黄中侍郎文

嗟往哲之垂訓，曰剛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庶德業其日新。相彼頹俗，與波俱淪。不爲丈夫偉特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聖賢作經之意，而剽切摹擬，徒欲以媒其身。若夫剛正不懼，仕優而學，求之斯世，如公幾人。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犧經之文象，究筆削於獲麟。忘齒尊而爵貴，常矻矻以諄諄。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某試吏長沙，低回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婁忤，然既久而益親。何一老之不遺，淚琅琅而沾巾。承乏仁里，有社有民，小智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而默護之者，尚有賴於在天之神。《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祭章翼之運使文

榦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郡，竊觀當世人物；於百里而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道而求一賢使者，嗚呼，何其難也，其吾某官章公乎！蓋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

世務者未必潔廉而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潔廉忠信而通世務者也。《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六。

安慶祈晴青詞

淫雨過常，失秋斂冬藏之節；至仁育物，播陽開陰闔之功。載竭精衷，願孚善應。伏念臣誤叨郡寄，深軫民憂。竊希魯頌之務農，尤監莒城之恃陋。且耕且築，百堵皆興；曰雨曰暘，三時不害。適秋成之在候，值陰沴之爲災。禾生耳而未收，墻及肩而婁止。罪皆由己，痛則呼天。伏願矜憫黎元，斡回造化。清風四起，盡掃重陰；白日正中，頓開霽景。色動三農之喜，聲騰萬杵之歡。飽食安居，銜恩戴德。下缺。《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栗山書社祭神文

揚抱兮拊鼓，燎鄉兮奠糈。羽駕集兮繽紛，神翩翩兮來下。拜舞兮鏘鏘，劍舞兮滿堂。陳齊謳兮趙瑟，羅桂酒兮椒漿。神熏熏兮既醉，詔諸生兮上征。操弧矢兮射魁斗，跨龍首兮登天庭。諸生兮蹈

舞，神之靈兮予祐。鼓詞鋒兮一戰，掃千軍兮莫予禦。秋風高兮槐黃，月魄皎兮桂子香。旂紛紛兮耀神，凱音奏兮琅琅。諸生喜兮交賀，宰肥牛兮烹羊。走靈祠兮百拜，報神休兮不忘。《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閩縣學謁先聖文

維年月日，後學黃榦謹率同舍拜謁于先聖先師。榦等適以今歲聚學于先聖之宮。惟先聖所以教人，見於門人所記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蓋博文所以致其知，約禮所以見諸行。加之以忠信誠慤之心，則知無不精、行無不篤也。竊嘗聞於當世宗師者如此，敢不痛自循省，勉勵同志，以無負先聖之教。顧惟庸陋，舍己芸人，日瞻聖容，有靦面目。恭惟先聖道通古今，不倦之心，千古如在，憫茲後學，尚克相之。敢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荊南代吳安撫禱雨文

往歲之夏，不雨而暘，飢饉荐臻，民卒流亡。彼夏而旱，已乖其常；此春而旱，于何不臧。干戈方興，田萊多荒，失時不耕，後將安望。刑政之愆，某身是當，毋虐我民，亦孔之傷。神之聰明，實

佐彼蒼，嗚呼仁哉，反妖爲祥。《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臨川謁社稷文

往年大歉，井邑蕭然。一稔之餘，民窮自若。顧瞻四境，惕然于中。神之聰明，尚克有相。《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臨川謁縣學文

聞古之從政，勸學爲先，義理既明，風俗自媺。榦敢不敬從衿佩，勉課誦弦。《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臨川謁城隍文

神司此民，而吏治之，惟敬於民，乃敬於神。吏治此民，而神庇之，惟福於民，乃福於吏。故吏之始至，敬謁神祠，非有所祈，惟民是禱。《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臨川謁顔魯公祠文

惟公孤忠壯節，萬世如生。臣子大倫，賴公以立。吏司教化，首拜公祠。庶與邑人，聞風而起。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臨川謁晏元獻祠文

惟公受天間氣，爲世鉅公。山川炳靈，顧瞻如在。吏司教化，首謁祠宮。庶公邑人，聞風而起。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臨川祭龍潭文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禮也。令雖卑，而地倍子男，其職爲近民。民之不幸，而有水旱之菑，非名山大川其奚禱？案圖考牒，質諸父老，云：南濟之山，嵌嵓崔崒，其上爲潭，泓渟黯黮，神龍之所潛，一邑之望。今歲之春，雨暘時若，禾黍芃芃，民生有樂。及茲大夏，不雨逾月。早禾之

入，已乖所望；晚稻方茂，田又告拆。天之於民勤矣，胡爲而至此極耶！將吏職有不恭歟？民情有不通歟？是非有不明歟？聽斷有不公歟？賦役或太煩歟？刑罰或失中歟？此吏之愆，匪民之罪也。使者守令反躬自責，靡神不舉，卒不獲應。豈天神人鬼之不歆非祀歟？抑興雲雨潤萬物固有其職歟？此榦所以犇走數舍，而有禱于神也。膚寸之雲，足以澤百里之廣；三日之霖，足以慰終歲之望。神亦何憚，而不惠我民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新淦謁縣學文

昔者夫子嘗曰：「達、果、藝，於從政乎何有？」榦於三者，未能有一焉。若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榦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新淦謁城隍文

新淦之爲邑，神實司其土。江山之秀，風俗之媺，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神亦預有榮焉。以壯哉之邑，而注闕天官者皆望洋而退，吏不能自安，民亦無所赴訴，豈不重爲神羞耶？榦之疏繆，冒昧此來。廉勤自將，固不敢有愧於己；芘護之福，亦不能無望於神。莅事之初，敢敬以告。《勉齋先生黃文

建康謁府學文

不學而仕，無德而禄，義不精不足以集事，大，易地名藩。聖訓具存，服膺敢怠。反身自省，以蓋前愆。視事之初，敢敬以告。《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建康謁城隍文

榦丞郡亡狀，分合誅斥。聖恩寬大，姑令易地。趨走大府，朝夕凛然。賴神之休，庶無後悔。視事云初，敢敬以告。《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一。

安慶府祭諸廟文

潛皖之勝，穹窿磅礴，甲於兩淮。山川之靈，降而爲神，則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大庇兹土也。榦

衰晚庸陋，假守于兹，勉竭疲駑，深懼弗稱。禦菑捍患，使年穀屢豐，百姓安業者，惟神其相之。祇謁之初，敢敬以禱。《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二二。

日記式

聖賢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録之所以作也。自旦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故相尋，德進業廣矣。

一記年月日。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所及。　四行
一記所讀書起止
一記所出入及所爲大事。　三行
一記所出入動作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三行
一記所見善言善行
一記所見賓友。　三行
賓友

下缺。《勉齋先生黄文肅公文集》卷三七。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

卜築從師千古恨；出門求友故鄉心。

新淦鼓門

和氣滿城樓照日；歡聲到耳漏催春。

中門

萬家赤子安田里；一夜青春到户庭。

軟門

春意不隨門屏隔；老懷長與里閭關。

客位門

嘉客不妨常見訪；諛詞從此莫相聞。

獄　門

夜後列星沉貫索；春來茂草鞠圜扉。

無訟堂

但覺堂中無愧怍；不應門外有紛爭。

自公堂

食租衣稅當知愧；律己齊家更自勤。

漢陽譙門

二水抱城朝海去；一山環市送春來。

漢廣堂

一窗紅日文書省；滿坐春風笑語閑。

法雲寺寓舍

廬其居；仁者壽。《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七。（以上劉琳校點）